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新文學大系

趙家璧主編



第四集

良友總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北平 良友公司
南京 良友公司
廈門 良友公司
漢口 良友公司
重慶 良友公司
廣州 良友公司
梧州 良友公司
紐約 良友公司

小說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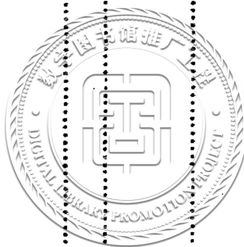
魯迅編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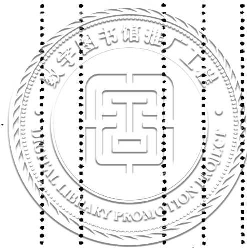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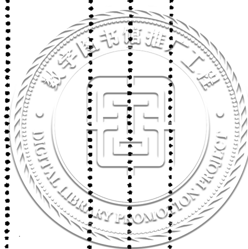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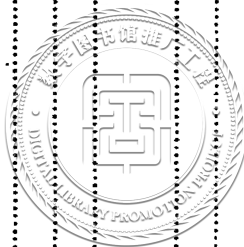
目次



目次









導言

導言

魯迅



一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適的『改良文學芻議』發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爲『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只有白話詩；至于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里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爲『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却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 N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裏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

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萊夫(L. Andreev)式的陰冷。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爲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爲讀者們所注意了。

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麼小說的作家。

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從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到次年主幹者們出洋留學而消滅的兩個年中，小說作者就有汪敬熙，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歐陽予倩和葉紹鈞。自然，技術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舊小說上的寫法和情調；而且平鋪直敍，一瀉無餘；或者過于巧合，在一剎時中，在一個人上，會聚集了一切難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種共同前進的趨向，是這時的作者們，沒有一個以爲小說是脫俗的文學，除了爲藝術之外，一無所爲的。他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爲』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雖然也沒有設定終極的目標。

俞平伯的『花匠』以爲人們應該屏絕矯揉造作，任其自然，羅家倫之作則在訴說婚姻不自由的苦痛，雖然稍嫌淺露，但正是當時許多智識青年們的公意；輸入易卜生(H. Ibsen)的『娜拉』和『羣鬼』的機運，這時候也恰恰成熟了，不過還沒有想到『人民之敵』和『社會柱石』。楊振聲是極要描寫民間疾苦的；汪敬熙並且裝着笑容，揭露了好學生的祕密和苦人的災難。但究竟不免伸縮于描寫身邊瑣事和小民生活之間。後來，歐陽予倩致力于劇本去了；葉紹鈞却有更遠大的發展。汪敬熙又在『現代評論』上發表創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選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終于沒有自覺，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奮鬭，以爲他自己的作品，是並無『什麼批評人生的意義的』了。序中有云——

『我寫這些篇小說的時候，是力求着去忠實的描寫我所見的幾種人生經驗。我只求描寫的忠實，不攙入絲毫批評的態度。雖然一個人敍述一件事實之時，他的描寫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觀之影響，但我總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竭力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

『因爲持了這種客觀態度的緣故，我這些短篇小說是不會有什麼批評人生的意義。我只寫出我所見的幾種經驗給讀者看罷了。讀者看了這些小說，心中對于這些種經驗有什麼評論，是我所不問的。』

楊振聲的文筆，却比『漁家』更加生發起來，但恰與先前的戰友汪敬熙站成對蹠：他『要忠實於主觀』，要用人工來製造理想的人物。而且憑自己的理想還怕不夠，又請教過幾個朋友，删改了幾回，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說『玉君』，那自序道——

『若有人問玉君是眞的，我的囘答是沒有一個小說家說實話的。說實話的是歷史家，說假話的纔是小說家。歷史家用的是記憶力，小說家用的是想像力。歷史家取的是科學態度，要忠實於客觀；小說家取的是藝術態度，要忠實於主觀。一言以蔽之，小說家也如藝術家，想把天然藝術化，就是要以他理想與意志去補天然之缺陷。』

他先決定了『想把天然藝術化』，唯一的方法是『說假話』，『說假話的纔是小說家』。于是依照了這定律，並且博採衆議，將『玉君』創造出來了。然而這是一定的：不過一個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們此後也不再見這位作家的創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這運動的大營的北京大學負了盛名，但同時也遭了艱險。終于，『新青年』的編輯中樞不得不復歸上海，『新潮』羣中的健將，則大抵遠遠的到歐美留學去了，『新潮』這雜誌，也以雖有大吹大擂的預告，却至今還未出版的『名著紹介』收場；留給國內的社員的，是一萬部『孑民先生言行錄』和七千部『點滴』。創作衰歇了，爲人生的文學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還有着爲人生的文學的一羣，不過也崛起了爲文學的文學的一羣。這里應該提起的，是彌灑社。牠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彌灑』(Musai)上，由胡山源作的『宣言』(『彌灑臨凡曲』)告訴我們說——

『我們乃是藝文之神；
我們不知自己何自而生，
也不知何爲而生：
…………
我們一切作爲只知順着我們的Inspiration！』

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頁上便分明的標出了這是『無目的無藝術觀不討論不批評而祇發表順靈感所創造的文藝作品的月刊』，卽是一個脫俗的文藝團體的刊物。但其實，是無意中有着假想敵的：陳德徵的『編輯餘談』說：『近來文學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謂文學研究者，所謂文人，都不免帶有幾分販賣者底色彩！這是我們所深惡而且深以爲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討伐『壟斷文壇』者的大軍一鼻孔出氣的檄文。

這時候，凡是要獨樹一幟的，總打着憎惡『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誠然大抵很致力于優美，要舞得『翩躚迴翔』，唱得『宛轉抑揚』，然而所感覺的範圍都頗爲狹窄，不免咀嚼着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爲全世界。在這刊物上，作爲小說作者而出現的，是胡山源，唐鳴時，趙景澐，方企留，曹貴新；錢江春和方時旭，却只能算作速寫的作者。從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實踐宣言，籠罩全羣的佳作，但在『櫻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這面的過度的睡覺一樣，顯出那面的病的神經過敏來了。『靈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趙景澐的『阿美』，雖然簡單，雖然好像不能『無所爲』，却強有力的寫出了連敏感的作者們也忘却的『丫頭』的悲慘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發祥于上海的淺草社，其實也是『爲藝術而藝術』的作家團體，但他們的季刊，每一期都顯示着努力：向外，在攝取異域的營養，向內，在挖掘自己的魂靈，要發見心靈的眼睛和喉舌，來凝視這世界，將眞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韓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華，林如稷，徐丹歌，顧隨，莎子，亞士，陳翔鶴，陳煒謨，竹影女士，都是小說方面的工作者；連後來是中國最爲傑出的抒情詩人馮至，也曾發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樞移入北京，社員好像走散了一些，『淺草』季刊改爲篇葉較少的『沉鐘』週刊了，但銳氣並不稍衰，第一期的肩端就引着吉辛(G. Gissing)的堅決的句子——

『而且我要你們一齊都證實……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時覺醒起來的智識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熱烈，然而悲涼的，卽使尋到一點光明，『徑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見了周圍的無涯際的黑暗。攝取來的異域的營養又是『世紀末』的果汁：王爾德(Oscar Wilde)，尼

深（Fr. Nietzsche），波特萊爾（Ch. Baudelaire），安特萊夫（L. Andrev）們所安排的。『沈自己的船』還要在絕處求生，此外的許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髮朱顏，低唱着飽經憂患的不欲明言的斷腸之曲。雖是馮至的飾以詩情，莎子的託辭小草，還是不能掩飾的。凡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難之早，也卽此可以想見了。

不過這羣中的作者們也未嘗自餒。陳煒謨在他的小說集『爐邊』的『Proem』裏說——

『但我不要這樣；生活在我還在剛開頭，有許多命運的猛獸正在那邊張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這也不用怕。人雖不必去崇拜太陽，但何至于懦怯得連黯夜也要躲避呢？怎的 ，禿筆不會寫在破紙上麼？若干之年後，回想此時的我，卽不管別人，在自己或也可値眷念罷，如果値得憶念的地方便應該憶念。』……

自然，這仍是無可奈何的自慰的傷心之言，但在事實上，沈鐘社却確是中國的最堅靭，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牠好像眞要如吉辛的話，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鐘』的鑄造者，死也得在水底裏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鐘聲。然而他們並不能做到，他們是活着的，時移世易，百事俱非；他們是要歌唱的，而聽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風塵澒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們的箜篌了。

後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也是在『淺草』中略見一斑的作者，但並未顯出他的特長來。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裏，才見以冲淡爲衣，而如著者所說，仍能『從他們當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約作者過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了，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于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

就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

馮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筆名，發表于上海創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煉了『隔絕』和『隔絕之後』（並在『卷施』內）的精粹的名文：雖嫌過于說理，却還未傷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牠的光的時候，因爲我害怕那些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的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這一段，實在是五四運動直後，將毅然和傳統戰鬪，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鬪，遂不得不復活其『纏綿悱惻之情』的青年們的眞實的寫照。和『爲藝術而藝術』的作品中的主角，或誇耀其頹唐，或衒鬻其才緒，是截然兩樣的。然而也可以很歸于平安。陸侃如在『卷施』再版後記裏說：『「淦」訓「沈」，取莊子「陸沈」之義。現在作者思想變遷，故再版時改署沅君。……祇因作者秉性疏懶，故託我代說。』誠然，三年後的『春痕』，就只剩了散文的斷片了，更後便是關于文學史的研究。這使我又記起匈牙利的詩人彼兌非（Petöfi Sandor）題B. S.夫人照像的詩來——

『聽說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爲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沈默在幸福裏了。苛待他罷，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來。』

我並不是說：苦惱是藝術的淵源，爲了藝術，應該使作家們永久陷在苦惱裏。不過在彼兌非的時候，這話是有些眞實的；在十年前的中國，這話也有些眞實的。

三

在北京這地方，——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一九二〇至二二年這三年間，倒顯着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晨報副刊』，後來是『京報副刊』露出頭角來了，然而都不是怎麼注重文藝創作的刊物，牠們在小說一方面，只紹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許欽文，王魯彥，黎錦明，黃鵬基，尚鉞，向培良。

蹇先艾的作品是簡樸的，如他在小說集『朝霧』裏說——

『……我已經是滿過二十歲的人了，從老遠的貴州跑到北京來，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時間不能說不長，怎樣混過的，幷自身都茫然不知。是這樣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發模糊消淡起來，像朝霧似的，裊裊的飄失，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虛與寂寞。這幾個歲月；除近兩年信筆塗鴉的幾篇新詩和似是而非的小說之外，還做了什麼呢？每一回憶，終不免有點慘家攙擊心頭。所以現在決然把這個小說集付印了，……藉以紀念從此闊別的可愛的童年。……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們肯毅然光顧，或者從中間也尋得出一點幼稚的風味來罷？……』

誠然，雖然簡樸，或者如作者所自謙的『幼稚』，但很少文飾，也足夠寫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寫的範圍是狹小的，幾個平常人，一些瑣屑事，但如『水葬』，卻對我們展示了『老遠的貴州』的鄉間習俗的冷酷，和出于這冷酷中的母性之愛的偉大，——貴州很遠，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樣的。

這時——一九二四年——偶然發表作品的還有裴文中和李健吾。前者大約並不是向來留心創作的人，那篇『戎馬聲中』，卻拉雜的記下了游學的青年，爲了砲火下的故鄉和父母而驚魂不定的實感。後者的『終條山的傳說』是絢爛了，雖在十年以後的今日，還可以看見那藏在用口碑織就的華服裏面的身體和靈魂。

蹇先艾敍述過貴州，裴文中關心着榆關，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爲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但這又非如勃蘭兌斯（G. Brandes）所說的『僑民文學』，僑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這作者所寫的文章，因此也只見隱現着鄉愁，很難有異域情調來開拓讀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許欽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爲『故鄉』，也就是在不知不覺中自招爲鄉土文學的作者，不過在還未開手來寫鄉土文學之前，他却已被故鄉所放逐，生活驅逐他到異地去了，他只好囘憶『父親的花園』，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園，因爲囘憶故鄉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較爲舒適，也更能自慰的——

『父親的花園最盛的幾年距今已有幾時，已難確切的計算。當時的盛況雖曾照下一像，如今掛在父親的房裏，無奈爲時已久，那時鄉間的攝影又很幼稚，現已模胡莫辨了。掛在牠旁邊的芳姊的遺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親題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執拗　，遇復可憐，一朝痛割　，我獨何堪！」

……………………………………

我想父親的花園就是能夠重行種起種種的花來，那時的盛況總是不能恢復的了，因爲已經沒有了芳姊。』

無可奈何的悲憤，是令人不得不捨棄的，然而作者仍不能捨棄，沒有法，就再尋得冷靜和詼諧來做悲憤的衣裳；裹起來了，聊且當作『看破』。並且將這手段用到描寫種種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爲故意的冷靜，所以也刻深，而終不免帶着令人疑慮的嬉笑。『雖有忮心，不怨飄瓦』，冷靜要死靜；包着憤激的冷靜和

詼諧，是被觀察和被描寫者所不樂受的，他們不承認他是一面無生命，無意見的鏡子。于是他也往往被排進諷刺文學作家裏面去，尤其是使女士們皺起了眉頭。

這一種冷靜和詼諧，如果滋長起來，對于作者本身其實倒是危險的。他也能活潑的寫出民間生活來，例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見。

看王魯彥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題材和筆致，似乎也是鄉土文學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許欽文是極其兩樣的。許欽文的苦惱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親的花園』，他所煩寃的却是離開了天上的自由的樂土。他聽得『秋雨的訴苦』說——

『地太小了，地太髒了，到處都黑暗，到處都討厭。人人祇知道愛金錢，不知道愛自由，也不知道愛美。你們人類的中間沒有一點親愛，祇有仇恨。你們人類，夜間像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爭鬥着，撕打着……

『這樣的世界，我看得慣嗎？我爲什麽不應該哭呢？在野蠻的世界上，讓野獸們去生活着罷，但是我不，我們不……唔，我現在要離開這世界，到地底去了……』

這和愛羅先珂（V. Eroshenko）的悲哀又彷彿相像的，然而又極其兩樣。那是地下的土撥鼠，欲愛人類而不得，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間而不能。他只好將心還給母親，才來做『人』，騙得母親的微笑。秋天的雨，無心的『人』，和人間社會是不會有情愫的。要說冷靜，這才眞是冷靜；這才能夠和『託爾斯小』的無抵抗主義一同抹殺『牛克斯』的鬬爭說；和『達我文』的進化說 一併嘲弄『克魯屁特金』的互助論；對專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詼諧之筆出之的，但也因爲太冷靜了，就又往往化爲冷話，失掉了人間

的詼諧。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還不盡的，『柚子』一篇，雖然爲湘中的作者所不滿，但在玩世的衣裳下，還閃露着地上的憤懣，在王魯彥的作品裏，我以爲倒是最爲熱烈的的了。

我所說的這湘中的作家是黎錦明，他大約是自小就離開了故鄉的，在作品裏，很少鄉土氣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熱情。他一早就在『社交問題』裏，對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論者擲了斯忒林培黎（A. Strindberg）式的投槍；但也能精緻而明麗的說述兒時的『輕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布告不滿于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說——

『在北京生活的人們，如其有靈魂，他們的靈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罷，自然，「烈火」即在這情形中寫成，當我去年春時來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變了，對于它，只有遺棄的一念。……』

他判過去的生活爲灰色，以早期的作品爲童騃了。果然，在此後的『破壘集』中，的確很換了些披掛，有含譏的輕妙的小品，但尤其顯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來；有時如中國的『磊砢山房』主人（屠紳）的瑰奇；有時如波蘭的顯克微支（H. Sienkiewiez）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場，有聲有色，總能使讀者欣然終卷。但其失，則又即在主旨居陸離光怪的裝飾之中，時或永被沈埋，倘一顯現，便又見得鶻突了。

『現代評論』比起日報的副刊來，比較的着重于文藝，但那些作者，也還是新潮社和創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華的小說，却發祥于這一種期刊的，她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愼的，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即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爲了偶受着文酒之風的吹拂，終於也回復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汪靜之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

門鉅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現，這其實不過是不滿於『京報副刊』編輯者的一羣，另設『莽原』週刊，却仍附『京報』發行，聊以快意的團體。奔走最力者爲高長虹，中堅的小說作者也還是黃鵬基，尚鉞，向培良三個；而魯迅是被推爲編輯的。但聲援的很不少，在小說方面，有文炳，沅君，霽野，靜農，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報』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爲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時所紹介的新作品，是描寫着鄉下的沈滯的氛圍氣的魏金枝之作：『留下鎮上的黃昏』。

但不久這『莽原社』內部衝突了，長虹一流，便在上海設立了狂飆社。所謂『狂飆運動』，那草案其實是早藏在長虹的衣袋裏面的，常要乘機而出，先就印過幾期週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二月間的『京報副刊』上發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還帶着並不自滿的聲音——

『黑沈沈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沒有一點聲音，一件動作，闃寂無聊的長夜呵！

這樣的，幾百年幾百年的時期過去了，而晨光沒有來，黑夜沒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們，都沈沈的睡着了。

於是有幾個人，從黑暗中醒來，便互相呼喚着：

——時候到了，期待已經夠了。

——是呵，我們要起來了。我們呼喚着，使一切不安於期待的人們也起來罷。

——若是晨光終於不來，那麼，也起來罷。我們將點起燈來，照耀我們幽暗的前途。

——軟弱是不行的，匪着希望是不行的。我們要作強者，打倒障礙或者被障礙壓倒。我們並不懼怯，也不躲避。

這樣呼喚着，雖然是微弱的罷，聽呵，從東方，從西方，從南方，從北方，隱隱的來了強大的應聲，比我們更要強大的應聲。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樹葉之飄動可以兆暴風之將來，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偉大的結果。因爲這個緣故，我們的週刊便叫作狂飆。』

不過後來却日見其自以爲『超越』了。然而擬尼采樣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終於使週刊難以存在，可記的也仍然只是小說方面的黃鵬基，尙鉞，——其實是向培良一個作者而已。

黃鵬基將他的短篇小說印成一本，稱爲『荊棘』，而第二次和讀者相見的時候已經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曉暢的主張文學不必如奶油，應該如刺，文學家不得頹喪，應該剛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學』（『莽原』週刊二十八期）裏，說明了『文學絕不是無聊的東西』，『文學家並不一定就是得天獨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鮫人』。他說——

『我以爲中國現代的作品，應該是像一叢荊棘，因爲在一片沙漠裏 ，憧憬的花都會慢慢地消滅的，社會生出荊棘來，他的葉是有刺的，他的莖是有刺的。以至於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請不要拿植物生理來反駁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結構，的練句，的用字，都應該把我們常常感覺到的刺的意味兒表現出來，眞的文學家……應該先站起來，使我們不得不站起來。他應該充實自己的力，讓人

們怎樣充實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現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讀者一直讀下去，無暇辨文字的美惡，——惡劣的感覺，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覺，也算失敗。——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樣抓著他的病的深處，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飾的結構，平凡的字句，會使他跑到旁處去的，我們應該反對。

『「沙漠裏遍生了荊棘，中國人就會過人的生活了！」是我相信的。』

朋其的作品的確和他的主張並不怎麼背馳，他用流利而詼諧的言語，暴露，描畫，諷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識者層。他或者裝着傻子，說出青年的思想來，或者化為渝腿，跑進闊佬們的家裏去。但也許因為力求生動，流利的緣故罷，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結末的特地裝置的滑稽，也往往毀損掉全篇的力量。諷刺文學是能死於牠自身的故意的戲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荊棘』卷首）道：『寫出「刺的文學」四字，也不過因了每天對於霸王鞭的欣賞，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領略花的意味兒』，那可大有徘徊之狀了。此後也沒有再看見他『刺的文學』。

尙鉞的創作，也是意在譏刺，而且暴露，搏擊的，小說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綱要。他創作的態度，比朋其嚴肅，取材也較為廣泛，時時描寫着風氣未開之處——河南信陽——的人民。可惜的是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輕小了，使他為公和為私的打擊的效力，大抵失在由於器械不良，手段生澀的不中裏。

向培良當發表他第一本小說集『飄渺的夢』時，一開首就說——

『時間走過去的時候，我的心靈聽見輕微的足音，我把這個很拙笨地移到紙上去了，這就是我這本小册子的來源罷！』

的確，作者向我們敍述着他的心靈所聽到的時間的足音，有些是藉了兒童時代的天眞的愛和憎，有些是藉着羈旅時候的寂寞的閒和見，然而他並不『拙笨』，卻也不矯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對，娓娓而談，使我們在不甚操心的傾聽中，感到一種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內心是熱烈的，倘不熱烈，也就不能這麼平靜的娓娓而談了，所以他雖然間或休息於過去的『已經失去的童心』中，却終於愛了現在的『在強有力的憎惡後面，發現更強有力的愛』的『虛無的反抗者』，向我們紹介了強有力的『我離開十字街頭』。下面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的自述的憎惡——

『爲什麼我要跑出北京？這個我也說不出很多的道理。總而言之：我已經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僞的大城。在這裏面游離了四年之後，我已經刻骨地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僞的大城。在這裏面，我只看見請安，打拱，要皇帝，恭維執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滑，以及敏捷的逃躲，這都是奴才們的絕技！厭惡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魚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嘔吐，於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在這里聽到了尼采聲，正是狂飆社的進軍的鼓角。尼采教人們準備着『超人』的出現，倘不出現，那準備便是空虛。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場之法的：發狂和死。否則，就不免安於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即使在孤獨中毫無『末人』的希求溫暖之心，也不過蔑視一切權威，收縮而爲虛無主義者(Nichilist)。然而巴札羅夫(Bazarov)是相信科學的；他爲醫術而死，一到所蔑視的並非科學的權威而是科學本身，那就不免成爲沙寧(Sanin)之徒，只好以一無所信爲名，無所不爲爲實了。但狂飆社却僅止於『虛無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隊，現在所遺留的，只有向培良的這嚮亮的戰叫，說明着半綏惠略夫(Sheveriov)式的『憎惡』的前途。

未名社却相反，主持者韋素園，是事願作爲無名的泥土，來栽植奇花和喬木的人，事業的中心，也多在外

國文學的譯述。待到接辦『莽原』後，在小說方面，魏金枝之外，又有李霽野，以銳敏的感覺創作，有時深而細，眞如數着每一片葉脈，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廣，這也是孤寂的發掘者所難以兩全的。臺靜農是先不想到寫小說，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但爲了韋素園的奬勵，又爲了『莽原』的索稿，他挨到一九二六年，也只得動手了。『地之子』的後記裏自己說——

『那時我開始寫了兩三篇，預備第二年用。素園看了，他很滿意我從民間取材；他遂勸我專在這一方面努力，並且擧了許多作家的例子。其實在我倒不大樂於走這一條路。人間的酸辛和悽楚，我耳邊所聽到的，目中所看見的，已經是不堪了；現在又將它用我的心血細細地寫出，能說這不是不幸的事麽？同時我又沒有生花的筆，能夠獻給我同時代的少男少女以偉大的歡欣。』

此後還有『建塔者』。要在他的作品裏吸取『偉大的歡欣』，誠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貢獻了文藝；而且在爭寫着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能將鄕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的了。

五

臨末是，關於選輯的幾句話——

一，文學團體不是豆莢，包含在裏面的，始終都是豆　。大約集成時本已各個不同，後來更各有種種的變化。在這里，一九二六年後之作卽不錄，此後的作者的作風和思想的變化等，也不論。

二，有些作者，是有自編的集子的，會在期刊上發表過的初期的文章，集子裏有時却不見，恐怕是自己不

滿意，删去了。但我間或仍收在這裏面，因爲我以爲就是聖賢豪傑，也不必自慚他的童年；自慚，倒是一個錯誤。

三，自編的集子裏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發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這當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但這里却有時採了初稿，因爲我覺得加了修飾之後，也未必一定比質樸的初稿好。

以上兩點，是要請作者原諒的。

四，十年中所出的各種期刊，眞不知有多少，小說集當然也不少，但見聞有限，自不免有遺珠之憾。至於明明見了集子，却取捨失當，那就卽使並非偏心，也一定是缺少眼力，不想來勉強辯解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寫訖。

小説二集

狂人日記

魯迅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爲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於書名，則本人愈後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纔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沒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又怕我看見。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兇的一個人，張着嘴，對我笑了一笑；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曉得他們布置，都已妥當了。

我可不怕，仍舊走我的路。前面一夥小孩子，也在那里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麽讎，他也這樣。忍不住大聲說，「你告訴我！」他們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趙貴翁有什麽讎，同路上的人又有什麽讎；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腳，古久先生很不高興。趙貴翁雖然不認識他，一定也聽到風聲，代抱不平；約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對。但是小孩子呢？那時候，他們還沒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睜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這真教我怕，教我納罕而且傷心。

我明白了。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總是睡不着。凡事須得研究，纔會明白。

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佔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麽怕，也沒有這麽兇。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打他兒子，嘴裏說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幾口纔出氣！」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驚，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夥人，便都哄笑起來。陳老五趕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裏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他們的眼色，也全同別人一樣。進了書房，便反扣上門，宛然是關了一隻鷄鴨。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細。

前幾天，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對我大哥說，他們村裏的一個大惡人，給大家打死了；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喫，可以壯壯膽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戶和大哥便都看我幾眼。今天纔曉得他們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夥人一模一樣。

想起來，我從頂上直冷到脚跟。

他們會喫人，就未必不會喫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幾口」的話，和一夥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戶的話，明明是暗號。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厲厲的排着，這就是喫人的傢伙。

照我自己想，雖然不是惡人，自從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難說了。他們似乎別有心思，我全猜不出。況且他們一翻臉，便說人是惡人。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無論怎樣好人，翻他幾句，他便打上幾個圈；原諒壞人幾句，他便說「翻天妙手，與衆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樣；況且是要喫的時候。

凡事總須研究，纔會明白。古來時常喫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喫人」！

書上寫着這許多字，佃戶說了這許多話，却都笑吟吟的睜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喫我了！

四

早上，我靜坐了一會。陳老五送進飯來，一碗菜，一碗蒸魚；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着嘴，同那一夥想喫人的人一樣。喫了幾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

我說「老五，對大哥說，我悶得慌，想到園裏走走。」老五不答應，走了，停一會，可就來開了門。

我也不動，研究他們如何擺佈我；知道他們一定不肯放鬆。果然！我大哥引了一個老頭子，慢慢走來；他滿眼兇光，怕我看出，只是低頭向着地，從眼鏡橫邊暗暗看我。大哥說，「今天你彷彿很好。」我說「是的。」大哥說，「今天請何先生來，給你診一診。」我說「可以！」其實我豈不知道這老頭子是劊子手扮的！無非借了看脈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這功勞，也分一片肉喫。我也不怕；雖然不喫人，膽子卻比他們還壯。伸出兩個拳頭，看他如何下手。老頭子坐着，閉了眼睛，摸了好一會，呆了好一會；便張開他鬼眼睛說，「不要亂想。靜靜的養幾天，就好了。」

不要亂想，靜靜的養！養肥了，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喫；我有什麼好處，怎麼會「好了」？他們這羣人，又想喫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眞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聲大笑起來，十分快活。自己曉得這笑聲裏面，有的是義勇和正氣。老頭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這勇氣正氣鎭壓住了。

但是我有勇氣，他們便越想喫我，沾光一點這勇氣。老頭子跨出門，走不多遠，便低聲對大哥說道，「趕緊喫罷！」大哥點點頭。原來也有你！這一件大發見，雖似意外，也在意中：合夥喫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喫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喫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喫了，可仍然是喫人的人的兄弟！

五

這幾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頭子不是劊子手扮的，眞是醫生，也仍然是喫人的人。他們的祖師李時珍做的「本草什麼」上，明明寫着人肉可以煎喫；他還能說自己不喫人麼？

至於我家大哥，也毫不寃枉他。他對我講書的時候，親口說過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議論起一個不好的人，他便說不但該殺，還當「食肉寢皮」。我那時年紀還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戶來說喫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點頭。可見心思是同從前一樣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麼都易得，什麼人都喫得。我從前單聽他講道理，也胡塗過去；現在曉得他講道理的時候，不但唇邊還抹着人油，而且心裏滿裝着喫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

獅子似的凶心，兎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直捷殺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禍祟。所以他們大家連絡，布滿了羅網，逼我自戕。試看前幾天街上男女的樣子，和這幾天我大哥的作爲，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帶，掛在梁上，自己緊緊勒死；他們沒有殺人的罪名，又償了心願，自然都歡天喜地的發出一種嗚嗚咽咽的笑聲。否則驚嚇憂愁死了，雖則略瘦，也還可以首肯幾下。

他們是只會喫死肉的！——記得什麼書上說，有一種東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樣子都很難看；時常喫死肉，連極大的骨頭，都細細嚼爛，嚥下肚子去，想起來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親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趙家的狗，看我幾眼。可見他也同謀，早已接洽，老頭子眼看着地。豈能瞞得我過。

最可憐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夥喫我呢？還是歷來慣了，不以爲非呢？還是喪

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詛呪喫人的人，先從他起頭，要勸轉喫人的人，也先從他下手。

八

其實這種道理，到了現在，他們也該早已懂得，……

忽然來了一個人；年紀不過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淸楚，滿面笑容，對了我點頭，他的笑也不像眞笑。我便問他，「喫人的事，對麽？」他仍然笑着說，「不是荒年，怎麽會喫人。」我立刻就曉得，他也是一夥，喜歡喫人的；便自勇氣百倍，偏要問他。

「對麽？」

「這等事問他甚麽。你眞會……說笑話。……今天天氣很好。」

天氣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問你，「對麽？」

他不以爲然了。含含胡胡的答道，「不……」

「不對？他們何以竟喫?!」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狼子村現喫；還有書上都寫着，通紅嶄新！」

他便變了臉，鐵一般靑，睜着眼說，「有許有的，這是從來如此……」

「從來如此，便對麽？」

「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

我直跳起來，張開眼，這人便不見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紀，比我大哥小得遠，居然也是一夥；

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還怕已經教給他兒子了；所以連小孩子，也都惡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喫人，又怕被別人喫了，都用着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覷。……

去了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喫飯睡覺，何等舒服。這只是一條門檻，一個關頭。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夥，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尋我大哥；他立在堂門外看天，我便走到他背後，攔住門，格外沉靜，格外和氣的對他說，

「大哥，我有話告訴你。」

「你說就是，」他趕緊回過臉來，點點頭。

「我只有幾句話，可是說不出來。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喫過一點人。後來因爲心思不同，有的不喫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有的卻還喫，——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了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喫人的人比不喫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

易牙蒸了他的兒子，給桀紂喫，還是一直從前的事。誰曉得從盤古開闢天地以後，一直喫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喫到徐錫林；從徐錫林，又一直喫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裏殺了犯人，還有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舐。

他們要喫我，你一個人，原也無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夥。喫人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他們會喫我，也

會喫你，一夥裏面，也會自喫。但只要轉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雖然從來如此，我們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說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說。前天佃戶要減租，你說過不能。」

當初，他還只是冷笑，隨後眼光便凶狠起來，一到說破他們的隱情，那就滿臉都變成青色了。大門外立着一夥人，趙貴翁和他的狗，也在裏面，都探頭探腦的挨進來。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舊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認識他們是一夥，都是喫人的人。可是也曉得他們心思很不一樣，一種是以為從來如此，應該喫的；一種是知道不該喫，可是仍然要喫，又怕別人說破他，所以聽了我的話，越發氣憤不過，可是抿着嘴冷笑。

這時候，大哥也忽然顯出凶相，高聲喝道，

「都出去！瘋子有什麼好看！」

這時候，我又懂得一件他們的巧妙了。他們豈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豫備下一個瘋子的名目罩上我。將來喫了，不但太平無事，怕還會有人見情。佃戶說的大家喫了一個惡人，正是這方法。這是他們的老譜！

陳老五也氣憤憤的直走進來。如何按得住我的口，我偏要對這夥人說，

「你們可以改了，從眞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喫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喫盡。卽使生得多，也會給眞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狠子一樣！——同蟲子一樣！」

那一夥人，都被陳老五趕走了。大哥也不知那里去了。陳老五勸我回屋子裏去。屋裏面全是黑沈沈的。橫梁和椽子都在頭上發抖；抖了一會，就大起來。堆在我身上。

萬分沈重，動彈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我曉得他的沈重是假的，便掙扎出來，出了一身汗。可是偏要說，

「你們立刻改了，從眞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喫人的人，……」

十一

太陽也不出，門也不開，日日是兩頓飯。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曉得妹子死掉的緣故，也全在他。那時我妹子纔五歲，可愛可憐的樣子，還在眼前。母親哭個不住，他却勸母親不要哭；大約因爲自己喫了，哭起來不免有點過意不去。如果還能過意不去，……

妹子是被大哥喫了，母親知道沒有，我可不得而知。

母親想也知道；不過哭的時候，却並沒有說明，大約也以爲應當的了。記得我四五歲時，坐在堂前乘涼，大哥說爺娘生病，做兒子的須割下一片肉來，煮熟了請他喫，纔算好人；母親也沒有說不行。一片喫得，整個的自然也喫得。但是那天的哭法，現在想起來，實在還教人傷心，這眞是奇極的事！

十二

不能想了。

四千年來時時喫人的地方，今天纔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裏，暗暗給我們喫。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喫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喫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眞的人！

十三

沒有喫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一九一八年四月作，載吶喊。）

藥

魯迅

秋天的後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遊的東西，什麼都睡着。華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點上遍身油膩的燈盞，茶館的兩間屋子裏，便彌滿了青白的光。

「小栓的爹，你就去麽？」是一個老女人的聲音。裏邊的小屋子裏，也發出一陣咳嗽。

「唔。」老栓一面聽，一面應，一面扣上衣服；伸手過去說，「你給我罷。」

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錢，交給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兩下；便點上燈籠，吹熄燈盞，走向裏屋子去了。那屋子裏面，正窸窸窣窣的響，接着便是一通咳嗽。老栓候他平靜下去，纔低低的叫道，「小栓……你不要起來。……店麽？你娘會安排的。」

老栓聽得兒子不再說話，料他安心睡了；便出了門，走到街上。街上黑沉沉的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燈光照着他的兩脚，一前一後的走。有時也遇到幾隻狗，可是一隻也沒有叫。天氣比屋子裏冷得多了；老栓倒覺爽快，彷彿一旦變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給人生命的本領似的，跨步格外高遠。而且路也愈走愈分明，天也愈走愈亮了。

老栓正在專心走路，忽然喫了一驚，遠遠裏看見一條丁字街，明明白白橫着。他便退了幾步，尋到一家關

着門的舖子，蹩進簷下，靠門立住了。好一會，身上覺得有些發冷。

「哼，老頭子。」

「倒高興……。」

老栓又喫一驚，睜眼看時，幾個人從他面前過去了。一個還回頭看他，樣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餓的人見了食物一般，眼裏閃出一種攫取的光。老栓看看燈籠，已經熄了。按一按衣袋，硬硬的還在。仰起頭兩面一望，只見許多古怪的人，三三兩兩，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定睛再看，却也看不出什麼別的奇怪。

沒有多久，又見幾個兵，在那邊走動；衣服前後的一個大白圓圈，遠地裏也看得清楚，走過面前的，並且看出號衣上暗紅色的鑲邊。——一陣脚步聲響，一眨眼，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那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趕；將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個半圓。

老栓也向那邊看，卻只見一堆人的後背；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揑住了的，向上提着。靜了一會，似乎有點聲音，便又動搖起來，轟的一聲，都向後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幾乎將他擠倒了。

「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那人一隻大手，向他攤着，一隻手却撮着一個鮮紅的饅頭，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錢，抖抖的想交給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那人便焦急起來，嚷道，「怕什麼？怎的不拿！」老栓還躊躇着；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罩，裹了饅頭，塞與老栓；一手抓過洋錢，揑一揑，轉身去了。嘴裏哼着說，「這老東西……。」

「這給誰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但他並不答應；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彷彿抱着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現在要將這包裏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裏，收穫許

多幸福。太陽也出來了；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直到他家中，後面也照見丁字街頭破匾上「古口亭口」這四個黯淡的金字。

二

老栓走到家，店面早經收拾乾淨，一排一排的茶桌，滑溜溜的發光。但是沒有客人：只有小栓坐在裏排的桌前喫飯，大粒的汗，從額上滾下，夾襖也帖住了脊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個陽文的「八」字。老栓見這樣子，不免皺一皺展開的眉心。他的女人，從竈下急急走出，睜着眼睛，嘴脣有些發抖。

「得了麼？」

「得了。」

兩個人一齊走進竈下，商量了一會；華大媽便出去了，不多時，拏着一片老荷葉回來，攤在桌上。老栓也打開燈籠罩，用荷葉重新包了那紅的饅頭。小栓也喫完飯，他的母親慌忙說：——

「小栓——你坐着，不要到這裏來。」

一面整頓了竈火，老栓便把一個碧綠的包，一個紅紅白白的破燈籠，一同塞在竈裏；一陣紅黑的火燄過去時，店屋裏散滿一種奇怪的香味。

「好香！你們喫什麼點心呀？」這是駝背五少爺到了。這人每天總在茶館裏過日，來得最早，去得最遲，此時恰恰蹩到臨街的壁角的桌邊，便坐下問話，然而沒有人答應他。「炒米粥麼？」仍然沒有人應。老栓匆匆走出，給他泡上茶。

「小栓進來罷！」華大媽叫小栓進了裏面的屋子，中間放好一條凳，小栓坐了，他的母親端過一碟烏黑的圓東西，輕輕說：——

「喫下去罷，——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這黑東西，看了一會，似乎拏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裏說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開了，焦皮裏面竄出一道白氣，白氣散了，是兩半個白麪的饅頭。——不多工夫，已經全在肚裏了，却全忘了什麼味；面前只剩下一張空盤。他的旁邊，一面立着他的父親，一面立着他的母親，兩人的眼光，都彷彿要在他身裏注進什麼又要取出什麼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來，按着胸膛，又是一陣咳嗽。

「睡一會罷，——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親的話，咳着睡了。華大媽候他喘氣平靜，纔輕輕的給他蓋上了滿幅補釘的夾被。

三

店裏坐着許多人，老栓也忙了，提着大銅壺，一趟一趟的給客人冲茶；兩個眼眶，都圍着一圈黑線。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麼？——你生病麼？」一個花白鬍子的人說。

「沒有。」

「沒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花白鬍子便取消了自己的話。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兒子……」駝背五少爺話還未完，突然闖進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人，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鈕釦，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綑在腰間。剛進門，便對老栓嚷道：——

「喫了麼？好了麼？老栓，就是運氣了你！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

老栓一手提了茶壺，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聽。滿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聽。華大媽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葉來，加上一個橄欖，老栓便去冲了水。

「這是包好！這是與衆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拏來，趁熱喫下。」橫肉的人只是嚷。

「眞的呢，要沒有康大叔照顧，怎麼會這樣……」華大媽也很感激的謝他。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喫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麼癆病都包好！」

華大媽聽到「癆病」這兩個字，變了一點臉色，似乎有些不高興；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訕着走開了。這康大叔卻沒有覺察，仍然提高了喉嚨只是嚷，嚷得裏面睡着的小栓也合夥咳嗽起來。

「原來你家小栓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了。這病自然一定全好；怪不得老栓整天的笑着呢。」花白鬍子一面說，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聲下氣的問道，「康大叔──聽說今天結果的一個犯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誰的孩子？究竟是什麼事？」

「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麼？那個小傢伙！」康大叔見衆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高興，橫肉塊塊飽綻，越發大聲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的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拏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小栓慢慢的從小屋子走出，兩手按了胸口，不住的咳嗽；走到竈下，盛出一碗冷飯，泡上熱水，坐下便喫。華大媽跟着他走，輕輕的問道，「小栓你好些麼？──你仍舊只是肚餓？……」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仍然回過臉，對衆人說，「夏三爺眞是乖角兒，要是他不先告官，連他滿門抄斬。現在怎樣？銀子！──這小東西也眞不成東西！關在牢裏，還要勸牢頭造反。」

「阿呀，那還了得。」坐在後排的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很現出氣憤模樣。

「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卻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淸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麼？紅眼睛原知道他家裏只有一個老娘，可是沒有料到他竟會那麼窮，搾不出一點油水，已經氣破肚皮了。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癢，便給他兩個嘴巴！」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夠他受用了。」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花白鬍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麼可憐呢？」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冷笑着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

聽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滯；話也停頓了，小栓已經喫完飯，喫得滿身流汗，頭上都冒出蒸氣來。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鬍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店裏的坐客，便又現出活氣，談笑起來。小栓也趁着熱鬧，拚命咳嗽；康大叔走上前，拍他肩膀說：——

「包好！小栓——你不要這麼咳。包好！」

「瘋了。」駝背五少爺點着頭說。

四

西關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塊官地；中間歪歪斜斜一條細路，是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邊，都埋着死刑和瘐斃的人，右邊是窮人的叢塚。兩面都已埋到層層疊疊，宛然闊人家裏祝壽時候的饅頭。

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楊柳纔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華大媽已在右邊的一坐新墳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飯，哭了一場。化過紙，呆呆的坐在地上；彷彿等候什麼似的，但自己也說不出等候什麼。微風起來，吹動他短髮，確乎比去年白得多了。

小路上又來了一個女人，也是半白頭髮，襤褸的衣裙；提一個破舊的朱漆圓籃，外挂一串紙錠，三步一歇

的走。忽然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躊躇，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但終於硬着頭皮，走到左邊的一坐墳前，放下了籃子。

那墳與小栓的墳，一字兒排着，中間只隔一條小路。華大媽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飯，立着哭了一遍，化過紙錠；心裏暗暗地想，「這墳裏的也是兒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觀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發抖，蹌蹌踉踉退下幾步，瞪着眼只是發怔。

華大媽見這樣子，生怕他傷心到快要發狂了；便忍不住立起身，跨過小路，低聲對他說，「你這位老奶奶不要傷心了，——我們還是回去罷。」

那人點一點頭，眼睛仍然向上瞪着；也低聲吃吃的說道。「你看。——看這是什麼呢？」

華大媽跟了他指頭看去，眼光便到了前面的墳，這墳上草根還沒有全合，露出一塊一塊的黃土，煞是難看，再往上仔細看時，却不覺也喫一驚；——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着那尖圓的墳頂。

他們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這紅白的花，却還能明白看見。花也不很多，圓圓的排成一個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華大媽忙看他兒子和別人的墳，却只有不怕冷的幾點青白小花，零星開着；便覺得心裏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不願意根究。那老女人又走近幾步，細看了一遍，自言自語的說，「這沒有根，不像自己開的——這地方有誰來呢？孩子不會來玩；——親戚本家早不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淚來，大聲說道：——

「瑜兒，他們都寃枉了你，你還是忘不了，傷心不過，今天特意顯點靈，要我知道麼？」他四面一看，只見一隻烏鴉，站在一株沒有葉的樹上，便接着說，「我知道了。——瑜兒，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你閉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眞在這裏，聽到我的話，——便教這烏鴉飛上你的墳頂，給我看罷。」

微風早經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兩人站在枯草叢裏，仰面看那烏鴉；那烏鴉也在筆直的樹枝間，縮着頭，鐵鑄一般站着。

許多的工夫過去了；上墳的人漸漸增多，幾個老的小的，在土墳間出沒。

華大媽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擔，便想到要走；一面勸着說，「我們還是囘去罷。」

那老女人歎一口氣，無精打采的收起飯菜；又遲疑了一刻，終於慢慢地走了。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這是怎麽一囘事呢？……」

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後「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都竦然的囘過頭，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着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

（一九一九年四月作，載吶喊。）

肥皂

魯迅

四銘太太正在斜日光中背着北窗和她八歲的女兒秀兒糊紙錠，忽聽得又重又緩的布鞋底聲響，知道四銘進來了，並不去看他，只是糊紙錠。但那布鞋底聲卻愈響愈逼近，覺得終於停在她的身邊了，於是不免轉過眼去看，只見四銘就在她面前聳肩曲背的很命掏着布馬掛底下的袍子的大襟後面的口袋。

他好容易曲曲折折的匯出手來，手裏就有一個小小的長方包，葵綠色的，一逕遞給四太太。她剛接到手，就聞到一陣似橄欖非橄欖的說不清的香味 ，還看見葵綠色的紙包上有一個金光燦爛的印子和許多細簇簇的花紋。秀兒卽刻跳過來要搶着看，四太太趕忙推開她。

「上了街？……」她一面看，一面問。

「唔唔。」他看着她手裏的紙包，說。

於是這葵綠色的紙包被打開了，裏面還有一層很薄的紙，也是葵綠色，揭開薄紙，纔露出那東西的本身來，光滑堅緻，也是葵綠色，上面還有細簇簇的花紋，而薄紙原來卻是米色的，似橄欖非橄欖的說不清的香味也來得更濃了。

「唉唉，這實在是好肥皂。」她捧孩子似的將那葵綠色的東西送到鼻子下面去，嗅着說。

「唔唔，你以後就用這個……。」

她看見他嘴裏這麼說，眼光卻射在她的頸子上，便覺得顴骨以下的臉上似乎有些熱。她有時自己偶然摸到

頸子上；尤其是耳朵後，指面上總感着些粗糙，本來早就知道是積年的老泥，但向來倒也並不很介意。現在在他的注視之下，對着這葵綠異香的洋肥皂，可不禁臉上有些發熱了，而且這熱又不絕的蔓延開去，即刻一逕到耳根。她于是就決定晚飯後要用這肥皂來拚命的洗一洗。

「有些地方，本來單用皂莢子是洗不乾淨的。」她自對自的說。

「媽，這給我！」秀兒伸手來搶葵綠紙；在外面玩耍的小女兒招兒也跑到了。四太太趕忙推開她們，裹好薄紙，又照舊包上葵綠紙，欠過身去擱在洗臉臺上最高的一層格子上，看一看，翻身仍然糊紙錠，

「學程！」四銘記起了一件事似的，忽而拖長了聲音叫，就在她對面的一把高背椅子上坐下了。

「學程！」她也幫着叫。

她停下糊紙錠，側耳一聽，什麽響應也沒有，又見他仰着頭焦急的等着，不禁很有些抱歉了，便儘力提高了喉嚨，尖利的叫：

「絟兒呀！」

這一叫確乎有效，就聽到皮鞋聲橐橐的近來，不一會，絟兒已站在她面前了，只穿短衣，肥胖的圓臉上亮晶晶的流着油汗。

「你在做什麽？怎麽爹叫也不聽見？」她譴責的說。

「我剛在練八卦拳……。」他立即轉身向了四銘，筆挺的站着，看着他，意思是問他什麽事。

「學程，我就要問你：『惡毒婦』是什麽？」

「『惡毒婦』？……那是，『很凶的女人』罷？……」

「胡說！胡鬧！」四銘忽而怒得可觀。「我是『女人』麽!?」

學程嚇得倒退了兩步，站得更挺了。他雖然有時覺得他走路很像臺上的老生，却從沒有將他當作女人看

待，他知道自己答的很錯了。

「『惡毒婦』是『很凶的女人』，我倒不懂，得來請教你？——這不是中國話，是鬼子話，我對你說。這是什麼意思，你懂麽？」

「我，……我不懂。」學程更加侷促起來。

「嚇，我白化錢送你進學堂，連這一點也不懂。虧煞你的學堂還誇什麽『口耳並重』，倒教得什麽也沒有。說這鬼話的人至多不過十四五歲，比你還小些呢，已經嘰嘰咕咕的能說了，你却連意思也說不出，還有這臉說『我不懂』！——現在就給我去查出來！」

學程在喉嚨底裏答應了一聲「是」，恭恭敬敬的退出去了。

「這眞叫作不成樣子，」過了一會，四銘又慷慨的說，「現在的學生是。其實，在光緒年間，我就是最提倡開學堂的，可萬料不到學堂的流弊竟至於如此之大：什麽解放咧，自由咧，沒有實學，只會胡鬧。學程呢，爲他化了的錢也不少了，都白化。好容易給他進了中西折中的學堂，英文又專是『口耳並重』的，你以爲這該好了罷，哼，可是讀了一年，連『惡毒婦』也不懂，大約仍然是唸死書。嚇，什麽學堂，造就了些什麽？我簡直說：應該統統關掉！」

「對咧，眞不如統統關掉的好。」四太太糊着紙錠，同情的說。

「秀兒她們也不必進什麽學堂了。『女孩子，唸什麽書？』九公公先前這樣說，反對女學的時候，我還攻擊他呢；可是現在看起來，竟究是老年人的話對。你想，女人一陣一陣的在街上走，已經很不雅觀的了，她們却還要剪頭髮。我最恨的就是那些剪了頭髮的女學生，我簡直說，軍人土匪倒還情有可原，攪亂天下的就是她們，應該很嚴的辦一辦……。」

「對咧，男人都像了和尚還不夠，女人又來學尼姑了。」

「學程！」

學程正捧着一本小而且厚的金邊書快步進來，便呈給四銘，指着一處說：

「這倒有點像。這個……。」

四銘接來看時，知道是字典，但文字非常小，又是橫行的。他眉頭一皺，擎向窗口，細着眼睛，就學程所指的一行唸過去：

「『第十八世紀創立之共濟講社之稱』。——唔，不對。——這聲音是怎麼唸的？」他指着前面的「鬼子」字，問。

「惡特拂羅斯（Oddfellows）。」

「不對，不對，不是這個。」四銘又忽而憤怒起來了。「我對你說：那是一句壞話，罵人的話，罵我這樣的人的。懂了麼？查去！」

學程看了他幾眼，沒有動。

「這是什麼悶胡盧，沒頭沒腦的？你也先得說說清，教他好用心的查去。」她看見學程爲難，覺得可憐，便排解而且不滿似的說。

「就是我在大街上廣潤祥買肥皂的時候，」四銘呼出了一口氣，向她轉過臉去，說。「店裏又有三個學生在那里買東西。我呢，從他們看起來，自然也怕太嚕蘇一點了罷。我一氣看了六七樣，都要四角多，沒有買；看一角一塊的，又太壞，沒有什麼香。我想，不如中通的好，便挑定了那綠的一塊，兩角四分。夥計本來是勢利鬼，眼睛生在額角上的，早就撅着狗嘴的了；可恨那學生這壞小子又都擠眉弄眼的說着鬼話笑。後來，我要打開來看一看幾付錢：洋紙包着，怎麼斷得定貨色的好壞呢。誰知道那勢利鬼不但不依，還蠻不講理，說了許多可惡的廢話；壞小子們又附和着說笑。那一句是頂小的一個說的，而且眼睛看着我，他們就都笑起來了：可

見一定是一句壞話。」他于是轉臉對着學程道，「你只要在『壞話類』裏去查去！」

學程在喉嚨底裏答應了一聲「是」，恭恭敬敬的退去了。

「他們還嚷什麽『新文化新文化』，『化』到這樣了，還不夠？」他兩眼釘着屋梁，儘自說下去。「學生也沒有道德，社會上也沒有道德，再不想點法子來挽救，中國這纔眞箇要亡了。——你想，那多麽可歎？……」

「什麽？」她隨口的問，並不驚奇。

「孝女。」他轉眼對着她，鄭重的說。「就在大街上，有兩個討飯的。一個是姑娘，看去該有十八九歲了。——其實這樣的年紀，討飯是很不相宜的了，可是她還討飯。——和一個六七十歲的老的，白頭髮，眼睛是瞎的，坐在布店的簷下求乞。大家多說她是孝女，那老的是祖母。她只要討得一點什麽，便都獻給祖母喫，自己情願餓肚皮。可是這樣的孝女，有人肯布施麽？」他射出眼光來釘住她，似乎要試驗她的識見。

她不答話，也只將眼光釘住他，似乎倒是專等他來說明。

「哼，沒有。」他終於自己回答說。「我看了好半天，只見一個人給了一文小錢；其餘的圍了一大圈，倒反去打趣。還有兩個光棍，竟肆無忌憚的說：『阿發，你不要看得這貨色髒。你只要去買兩塊肥皂來，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哪，你想，這成什麽話？」

「哼，」她低下頭去了，久之，纔又嬾嬾的問，「你給了錢麽？」

「我麽？——沒有。一兩個錢，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她不是平常的討飯，總得……。」

「嗡。」她不等說完話，便慢慢地站起來，走到廚下去。昏黃只顯得濃密，已經是晚飯時候了。

四銘也站起身，走出院子去。天色比屋子裏還明亮，學程就在牆角落上練習八卦拳：這是他的「庭訓」，利用晝夜之交的時間的經濟法，學程奉行了將近大半年了。他贊許似的微微點一點頭，便反背着兩手在空院子

裏來回的踱方步。不多久，那惟一的盆景萬年青的闊葉又已消失在昏暗中，破絮一般的白雲間閃出星點，黑夜就從此開頭。四銘當這時候，便也不由的感奮起來，彷彿就要大有所爲，與周圍的壞學生以及惡社會宣戰。他意氣漸漸勇猛，脚步愈跨愈大，布鞋底聲也愈走愈響，嚇得早已睡在籠子裏的母鷄和小鷄也都唧唧足足的叫起來了。

堂前有了燈光就是號召晚餐的烽火，合家的人們便都齊集在中央的桌子周圍。燈在下横；上首是四銘一人居中，也是學程一般肥胖的圓臉，但多兩撇細鬍子，在菜湯的熱氣裏，獨據一面，很像廟裏的財神。左横是四太太帶着招兒；右横是學程和秀兒一列。碗筷聲雨點似的響，雖然大家不言語，也就是很熱鬧的晚餐。

招兒帶翻了飯碗了，菜湯流得小半桌。四銘儘量的睜大了細眼睛瞪着看得她要哭，這纔收回眼光，伸筷自去夾那早先看中了的一個菜心去。可是菜心已經不見了，他左右一瞥，就發見學程剛剛夾着塞進他張得很大的嘴裏去，他於是只好無聊的喫了一筷黃菜葉。

「學程，」他看着他的臉說，「那一句查出了沒有？」

「那一句？——那還沒有。」

「哼，你看，也沒有學問，也不懂道理，單知道喫！學學那個孝女罷，做了乞丐，還是一味孝順祖母，自己情願餓肚子。但是你們這些學生那里知道這些，肆無忌憚，將來只好像那光棍……。」

「想倒想着了一個，但不知可是。——我想，他們說的也許是『阿爾特膚爾』。」

「哦哦，是的！就是這個！他們說的就是這樣一個聲音：『惡毒婦。』這是什麼意思？你也就是他們這一黨：你知道的。」

「意思，——意思我不很明白。」

「胡說！瞞我。你們都是壞種！」

「『天不打喫飯人，』你今天怎麼儘鬧脾氣，連喫飯時候也是打雞罵狗的。他們小孩子們知道什麼。」四太太忽而說。

「什麼？」四銘正想發話，但一回頭，看見她陷下的兩頰已經鼓起，而且很變了顏色，三角形的眼裏也發着可怕的光，便趕緊改口說，「我也沒有鬧什麼脾氣，我不過教學程應該懂事些。」

「他那裏懂得你心裏的事呢。」她可是更氣忿了。「他如果能懂事，早就點了燈籠火把，尋了那孝女來了。好在你已經給她買好了一塊肥皂在這里，只要再去買一塊……」

「胡說！那話是那光棍說的。」

「不見得。只要再去買一塊，給她咯支咯支的遍身洗一洗，供起來，天下也就太平了。」

「什麼話？那有什麼相干？我因為記起了你沒有肥皂……」

「怎麼不相干？你是特誠買給孝女的，你咯支咯支的去洗去。我不配，我不要，我也不要沾孝女的光。」

「這真是什麼話？你們女人……」四銘支吾着，臉上也像學程練了八卦拳之後似的流出油汗來，但大約大半也因為喫了太熱的飯。

「我們女人怎麼樣？我們女人，比你們男人好得多。你們男人不是罵十八九歲的女學生，就是稱贊十八九歲的女討飯：都不是什麼好心思。『咯支咯支』，簡直是不要臉！」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那是一個光棍……」

「四翁！」外面的暗中忽然起了極響的叫喊。

「道翁麼？我就來！」四銘知道那是高聲有名的何道統，便遇赦似的，也高興的大聲說。「學程，你快點燈照何老伯到書房去！」

學程點了燭，引着道統走進西邊的廂房裏，後面還跟着卜薇園。

「失迎失迎，對不起。」四銘還嚼着飯，出來拱一拱手，說。「就在舍間用便飯，何如？……」

「已經偏過了。」薇園迎上去，也拱一拱手，說。「我們連夜趕來，就爲了那移風文社的第十八屆徵文題目，明天不是『逢七』麼？」

「哦！今天十六？」四銘恍然的說。

「你看，多麼胡塗！」道統大嚷道。

「那麼，就得連夜送到報館去，要他明天一準登出來。」

「文題我已經擬下了。你看怎樣，用得用不得？」道統說着，就從手巾包裏挖出一張紙條來交給他。

四銘踱到燭臺面前，展開紙條，一字一字的讀下去：

「『恭擬全國人民合詞籲請貴大總統特頒明令專重聖經崇祀孟母以挽頹風而存國粹文』。——好極好極。可是字數太多了罷？」

「不要緊的！」道統大聲說。「我算過了，還無須乎多加廣告費。但是詩題呢？」

「詩題麼？」四銘忽而恭敬之狀可掬了。「我倒有一個在這里：孝女行。那是實事，應該表彰表彰她。我今天在大街上……」

「哦哦，那不行。」薇園連忙搖手，打斷他的話。「那是我也看見的。她大概是『外路人』，我不懂她的話，她也不懂我的話，不知道她究竟是那裏人。大家倒都說她是孝女；然而我問她可能做詩，她搖搖頭。要是能做詩，那就好了。」

「然而忠孝是大節，不會做詩也可以將就……。」

「那倒不然，而孰知不然！」薇園攤開手掌，向四銘連搖帶推的奔過去，力爭說。「要會做詩，然後有趣。」

「我們，」四銘推開他，「就用這個題目，加上說明，登報去。一來可以表彰表彰她；二來可以借此針砭社會。現在的社會還成個什麼樣子，我從旁考察了好半天，竟不見有什麼人給一個錢，這豈不是全無心肝……」

「阿呀，四翁！」薇園又奔過來，「你簡直是在『對着和尚罵賊禿』了。我就沒有給錢，我那時恰恰身邊沒有帶着。」

「不要多心，薇翁。」四銘又推開他，「你自然在外，又作別論。你聽我講下去：她們面前圍了一大羣人，毫無敬意，只是打趣。還有兩個光棍，那是更其肆無忌憚了，有一個簡直說，『阿發，你去買兩塊肥皂來，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你想，這……」

「哈哈哈！兩塊肥皂！」道統的響亮的笑聲突然發作了，震得人耳朶嗡嗡的叫。「你買，哈哈，哈哈！」

「道翁，道翁，你不要這麼嚷。」四銘喫了一驚，慌張的說。

「咯支咯支，哈哈！」

「道翁！」四銘沈下臉來了，「我們講正經事，你怎麼只胡鬧，鬧得人頭昏。你聽，我們就用這兩個題目，即刻送到報館去，要他明天一準登出來。這事只好偏勞你們兩位了。」

「可以可以，那自然。」薇園極口應承說。

「呵呵，洗一洗，咯支……唏唏……」

「道翁!!」四銘憤憤的叫。

道統給這一喝，不笑了。他們擬好了說明，薇園謄在信箋上，就和道統跑往報館去。四銘拿着燭臺，送出門口，回到堂屋的外面，心裏就有些不安逸，但略一躊躇，也終于跨進門檻去了。他一進門，迎頭就看見中央的方桌中間放着那肥皂的葵綠色的小小的長方包，包中央的金印子在燈光下明晃晃的發閃，周圍還有細小的花

紋。

秀兒和招兒都蹲在桌子下橫的地上玩；學程坐在右橫查字典。最後在離燈最遠的陰影裏的高背椅子上發見了四太太，燈光照處，見她死板板的臉上並不顯出什麽喜怒，眼睛也並不看着什麽東西。

「咯支咯支，不要臉不要臉……」

四銘微微的聽得秀兒在他背後說，回頭看時，什麽動作也沒有了，只有招兒還用了她兩隻小手的指頭在自己臉上抓。

他覺得存身不住，便熄了燭，踱出院子去。他來回的踱，一不小心，母雞和小雞又唧唧足足的叫了起來，他立即放輕脚步，並且走遠些。經過許多時，堂屋裏的燈移到臥室裏去了。他看見一地月光，彷彿滿鋪了無縫的白紗，玉盤似的月亮現在白雲間，看不出一點缺。

他很有些悲傷，似乎也像孝女一樣，成了「無告之民」，孤苦零丁了。他這一夜睡得非常晚。

但到第二天的早晨，肥皂就被錄用了。這日他比平日起得遲，看見她已經伏在洗臉臺上擦脖子，肥皂的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般，高高的堆在兩個耳朵後，比起先前用皂莢時候的只有一層極薄的白沫來，那高低眞有霄壤之別了。從此之後，四太太的身上便總帶着些似橄欖非橄欖的說不清的香味；幾乎小半年，這纔忽而換了樣，凡有聞到的都說那可似乎是檀香。

（一九二四年三月作，載彷徨。）

離婚

魯迅

「阿阿，木叔！新年恭喜，發財發財！」

「你好，八三！恭喜恭喜！……」

「唉唉，恭喜！愛姑也在這裏……」

阿阿，木公公！……」

莊木三和他的女兒——愛姑——剛從木蓮橋頭跨下航船去，船裏面就有許多聲音一齊嚷的叫了起來，其中還有幾個人捏着拳頭打拱；同時，船旁的坐板也空出四人的坐位來了。莊木三一面招呼，一面就坐，將長烟管倚在船邊；愛姑便坐在他左邊，將兩隻鈎刀樣的脚正對着八三擺成一個「八」字。

「木公公上城去？」一個蟹殼臉的問。

「不上城，」木公公有些頹唐似的，但因爲紫糖色臉上原有許多皺紋，所以倒也看不出什麼大變化，「就是到龐莊去走一遭。」

合船都沉默了，只是看他們。

「也還是爲了愛姑的事麼？」好一會，八三質問了。

「還是爲她。……這眞是煩死我了，已經鬧了整三年，打過多少回架，說過多少回和，總是不落局……

……。」

「這囘還是到慰老爺家裏去？……」

「還是到他家。他給他們說和也不止一兩囘了，我都不依。這倒沒有什麼。這囘是他家新年會親，連城裏的七大人也在……。」

「七大人？」八三的眼睛睜大了。「他老人家也出來說話了麼？……那是……。其實呢，去年我們將他們的竈都拆掉了，總算已經出了一口惡氣。況且愛姑囘到那邊去，其實呢，也沒有什麼味兒……。」他於是順下眼睛去。

「我倒並不貪圖囘到那邊去，八三哥！」愛姑忿忿地昂起頭，說，「我是賭氣。你想，『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婦，就不要我，事情有這麼容易的？『老畜生』只知道幫兒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七大人怎樣？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了麼？他不能像慰老爺似的不通，只說是『走散好走散好』。我倒要對他說說我這幾年的艱難，且看七大人說誰不錯！」

八三被說服了，再開不得口。

只有潺潺的船頭激水聲；船裏很靜寂。莊木三伸手去摸烟管，裝上煙。

斜對面，挨八三坐着的一個胖子便從肚兜裏掏出一柄打火刀，打着火絨，給他按在煙斗上。

「對對。」（註一）木三點頭說。

「我們雖然是初會，木叔的名字却是早已知道的。」胖子恭敬地說。「是的，這里沿海三六十八村，誰不知道？施家的兒子姘上了寡婦，我們也早知道。去年木叔帶了六位兒子去拆平了他家的竈，誰不說應該？……你老人家是高門大戶都走得進的，脚步開闊，怕他們甚的！……」

「你這位阿叔眞通氣，」愛姑高興地說，「我雖然不認識你這位阿叔是誰。」

「我叫汪得貴。」胖子連忙說。

「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總要鬧得他們家敗人亡！慰老爺不是勸過我四回麼？連爹也看得賠貼的錢有點頭昏眼熱了……。」

「你這媽的！」木三低聲說。

「可是我聽說去年年底施家送給慰老爺一桌酒席哩，八公公。」蟹殼臉道。

「那不礙事。」汪得貴說，「酒席能塞得人發昏麼？酒席如果能塞得人發昏，送大菜又怎樣？他們知書識理的人是專替人家講公道話的，譬如，一個人受衆人欺侮，他們就出來講公道話，倒不在乎有沒有酒喝。去年年底我們敝村的榮大爺從北京回來，他見過大場面的，不像我們鄉下人一樣。他就說，那邊的第一個人物要算光太太，又硬……。」

「汪家匯頭的客人上岸哩！」船家大聲叫着，船已經要停下來。

「有我有我！」胖子立刻一把取了煙管，從中艙一跳，隨着前進的船走在岸上了。

「對對！」他還向船裏面的人點頭，說。

船便在新的靜寂中繼續前進；水聲又很聽得出了，潺潺的。八三開始打磕睡了，漸漸地向對面的鉤刀式的脚張開了嘴。艙中的兩個老女人也低聲哼起佛號來，她們擷着念珠，又都看愛姑，而且互視，努嘴，點頭。

愛姑瞪着眼看定篷頂，大半正在懸想將來怎樣鬧得他們家敗人亡；「老畜生」，「小畜生」，全都走投無路。慰老爺她是不放在眼裏的，見過兩回，不過一個團頭團腦的矮子：這種人本村裏就很多，無非臉色比他紫黑些。

莊木三的煙早已吸到底，火逼得斗底裏的煙油吱吱地叫了，還吸着。他知道一過汪家匯頭，就到龐莊；而且那村口的魁星閣也確乎已經望得見。龐莊，他到過許多回，不足道的，以及慰老爺。他還記得女兒的哭回來，他的親家和女壻的可惡，後來給他們怎樣地喫虧。想到這里，過去的情景便在眼前展開，一到懲治他親家

這一局，他向來是要冷冷地微笑的，但這回却不，不知怎的忽而擠梗着一個胖胖的七大人，將他腦裏的局面擠得擺不整齊了。

船在繼續的寂靜中繼續前進；獨有念佛聲却宏大起來；此外一切都似乎陪着木叔和愛姑一同浸在沈思裏。

「木叔，你老上岸罷，龐莊到了。」

木三他們被船家的聲音警覺時，面前已是魁星閣了。

他跳上岸，愛姑跟着，經過魁星閣下，向着慰老爺家走。朝南走過三十家門面，再轉一個彎，就到了，早望見門口一列地泊着四隻烏篷船。

他們跨進黑油大門時，便被邀進門房去；大門後已經坐滿着兩桌船夫和長年。愛姑不敢看他們，只是溜了一眼，倒也並不見有「老畜生」和「小畜生」的踪跡。

當工人搬出年糕湯來時，愛姑不由得越加侷促不安起來了，連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麼？」她想。「知書識理的人是講公道話的。我要細細地對七大人說一說，從十五歲嫁過去做媳婦的時候起。……」

她喝完年糕湯；知道時機將到。果然，不一會，她已經跟着一個長年，和她父親經過大廳，又一彎，跨進客廳的門檻去了。

客廳裏有許多東西，她不及細看；還有許多客，只見紅青緞子馬掛發閃。在這些中間第一眼就看見一個人，這一定是七大人了。雖然也是團頭團腦，却比慰老爺們魁梧得多；大的圓臉上長着兩條細眼和漆黑的細鬍鬚；頭頂是禿的，可是那腦殼和臉都很紅潤，油光光地發亮。愛姑很覺得稀奇，但也立刻自己解釋明白了：那一定是擦着猪油的。

「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殮的時候塞在屁股眼裏的。」七大人正拿着一條爛石似的東西，說着，又

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兩擦，接着道，「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買得，至遲是漢。你看，這一點是『水銀浸』……。」

「水銀浸」周圍即刻聚集了幾個頭，一個自然是慰老爺；還有幾位少爺們，因爲被威光壓得像癟臭蟲了，愛姑先前竟沒有見。

她不懂後一段話；無意，而且也不敢去研究什麼「水銀浸」，便偷空向四處一看望，只見她後面，緊挨着門旁的牆壁，正站着「老畜生」和「小畜生」。雖然只一瞥，但較之半年前偶然看見的時候，分明都見得蒼老了。

接着大家就都從「水銀浸」周圍散開；慰老爺接過「屁塞」，坐下，用指頭摩挲着，轉臉向莊木三說話。

「就是你們兩個麼？」

「是的。」

「你的兒子一個也沒有來？」

「他們沒有工夫。」

「本來新年正月又何必來勞動你們。但是，還是只爲那件事，……我想，你們也鬧得夠了。不是已經有兩年多了麼？我想，冤讎是宜解不宜結的。愛姑既然丈夫不對，公婆不喜歡……。也還是照先前說過那樣：走散的好。我沒有這麼大面子，說不通。七大人是最愛講公道話的，你們也知道。現在七大人的意思也這樣：和我一樣。可是七大人說，兩面都認點晦氣罷，叫施家再添十塊錢：九十元！』

「……」

「九十元！你就是打官司打到皇帝伯伯跟前，也沒有這麼便宜。這話只有我們的七大人肯說。」

七大人睜起細眼，看着莊木三，點點頭。

愛姑覺得事情有些危急了，她很怪平時沿海的居民對他都有幾分懼怕的自己的父親，爲什麽在這里竟說不出話。她以爲這是大可不必的；她自從聽到七大人的一段議論之後，雖不很懂，但不知怎的總覺得他其實是和藹近人，並不如先前自己所揣想那樣的可怕。

「七大人是知書識理，頂明白的；」她勇敢起來了。「不像我們鄉下人。我是有冤無處訴；倒正要找七大人講講。自從我嫁過去，眞是低頭進，低頭出，一禮不缺。他們就是專和我作對，一個個都像個『氣殺鍾馗』。那年的黃鼠狼咬死了那匹大公雞，那里是我沒有關好嗎？那是那隻殺頭癩皮狗偷喫糠拌飯，拱開了雞橱門。那『小畜生』不分淸紅皂白，就夾臉一嘴巴……。」

七大人對她看了一眼。

「我知道那是有緣故的。這也逃不出七大人的明鑒；知書識理的人什麽都知道 。他就是着了那濫婊子的迷，要趕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擡來的呵！那麽容易嗎？……我一定要給他們一個顏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緊。縣裏不行，還有府裏呢……。」

「那些事是七大人都知道的。」慰老爺仰起臉來說。「愛姑，你要是不轉頭，沒有什麽便宜的。你就總是這模樣。你看你的爹多少明白；你和你的弟兄都不像他。打官司打到府裏，難道官府就不會問問七大人麽？那時候是，『公事公辦』，那時，……你簡直……。」

「那我就拚出一條命，大家家敗人亡。」

「那倒並不是拚命的事，」七大人這纔慢慢地說了。「年紀靑靑。一個人總要和氣些；『和氣生財』。對不對？我一添就是十塊，那簡直已經是『天外道理』了。要不然，公婆說『走』！就得走。莫說府裏，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這樣。你要不信，他就是剛從北京洋學堂裏回來的，自己問他去。」於是轉臉向着一個尖下巴的少爺道，「對不對？」

「的的確確。」尖下巴少爺趕忙挺直了身子，必恭必敬地低聲說。

愛姑覺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說話，弟兄不敢來，慰老爺是原本幫他們的，七大人又不可靠，連尖下巴少爺也低聲下氣地像一個癟臭蟲，還打「順風鑼」。但她在胡裏胡塗的腦中，還彷彿決定要作一回最後的奮鬪。

「怎麼連七大人……。」她滿眼發了驚疑和失望的光。「是的……。我知道，我們粗人，什麼也不知道。就怨我爹連人情世故都不知道，老發昏了。就專憑他們『老畜生』『小畜生』擺佈；他們會報喪似的急急忙忙鑽狗洞，巴結人……。」

「七大人看看，」默默地站在她後面的「小畜生」忽然說話了。「她在大人面前還是這樣。那在家裏是，簡直鬧得六畜不安。叫我爹是『老畜生』，叫我是口口聲聲『小畜生』，『逃生子』(註二)。」

「那個『娘濫十十萬人生』的叫你『逃生子』？」愛姑回轉臉去大聲說，便又向着七大人道，「我還有話要當大衆面前說說哩。他那里有好聲好氣呵，開口『賤胎』，閉口『娘殺』。自從結識了那婊子，連我的祖宗都入起來了。七大人，你給我批評批評，這……。」

她打了一個寒噤，連忙住口，因爲她看見七大人忽然兩眼向上一翻，圓臉一仰，細長髯子圍着的嘴裏同時發出一種高大搖曳的聲音來了。

「來～～～兮！」七大人說。

她覺得心臟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亂跳，似乎大勢已去，局面都變了；彷彿失足掉在水裏一般，但又知道這實在是自己錯。

立刻進來一個藍袍子黑背心的男人，對七大人站定，垂手挺腰，像一根木棍。

全客廳裏是「鴉雀無聲」。七大人將嘴一動，但誰也聽不清說什麼。然而那男人，却已經聽到了，而且這

命令的力量彷彿又已鑽進了他的骨髓裏，將身子牽了兩牽，「毛骨聳然」似的；一面答應道——

「是。」他倒退了幾步，纔翻身走出去。

愛姑知道意外的事情就要到來，那事情是萬料不到，也防不了的。她這時纔又知道七大人實在威嚴，先前都是自己的誤解，所以太放肆，太粗鹵了。她非常後悔，不由的自己說——

「我本來是專聽七大人吩咐……。」

全客廳裏是「鴉雀無聲」。她的話雖然微細得如絲，慰老爺却像聽到霹靂似的了；他跳了起來。

「對呀！七大人也真公平；愛姑也真明白！」他誇讚着，便向莊木三，「老木，那你自然是沒有什麼說的了，她自己已經答應。我想你紅綠帖是一定已經帶來了的，我通知過你。那麼，大家都拿出來……。」

愛姑見她爹便伸手到肚兜裏去掏東西；木棍似的那男人也進來了，將小烏龜模樣的一個漆黑的扁的小東西遞給七大人。愛姑怕事情有變故，連忙去看莊木三，見他已經在茶几上打開一個藍布包裹，取出洋錢來。

七大人也將小烏龜頭拔下，從那身子裏面倒一點東西在掌心上；木棍似的男人便接了那扁東西去。七大人隨即用那一隻手的一個指頭蘸着掌心，向自己的鼻孔裏塞了兩塞，鼻孔和人中立刻黃焦焦了。他皺着鼻子，似乎要打噴嚏。

莊木三正在數洋錢。慰老爺從那沒有數過的一疊裏取出一點來，交還了「老畜生」；又將兩份紅綠帖子互換了地方，推給兩面，嘴裏說道——

「你們都收好。老木，你要點清數目呀。這不是好當玩意的，銀錢事情……。」

「呃啾」的一聲響，愛姑明知道是七大人打噴嚏了，但不由得轉過眼去看。只見七大人張着嘴，仍舊在那里皺鼻子，一隻手的兩個指頭却撮着一件東西，就是那「古人大殮的時候塞在屁股眼裏的」，在鼻子旁邊摩擦着。

好容易，莊木三點淸了洋錢；兩方面各將紅綠帖子收起，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原先收緊着的臉相也寬懈下來，全客廳頓然見得一團和氣了。

「好！事情是圓功了。」慰老爺看見他們兩面都顯出告別的神氣，便吐一口氣，說。「那麽，嗡，再沒有什麽別的了。恭喜大吉，總算解了一個結。你們要走了麽？不要走，在我們家裏喝了新年喜酒去：這是難得的。」

「我們不喝了。存着，明年再來喝罷。」愛姑說。

「謝謝慰老爺。我們不喝了。我們還有事情……。」莊木三，「老畜生」和「小畜生」，都說着，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唔？怎樣？不喝一點去麽？」慰老爺還注視着走在最後的愛姑，說。

「是的，不喝了。謝謝慰老爺。」

註一：「對對」是「對不起對不起」之略，或「得罪得罪」的合音：未詳。

註二：私生兒。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作，載彷徨。）

花匠

俞平伯

禮拜天的早晨，天上有層薄薄的雲彩，那太陽偏喜歡在雲縫裏露出一點溫暖的面孔，來偷看地球。世上許多男男女女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映在他的眼簾。他只是傍觀，又是陪笑。我今天閒着沒事，想去看看花，也對得起一個初春的好禮拜。

到了一家花廠門口。柵欄虛掩着，我用手一推，呀的一聲露出一片平地。緊靠西牆，有三間矮屋。旁邊有口井，上面安着轆轤，欄口現出幾條很深的凹紋，是弔桶繩子磨的。場上收拾得非常乾淨，一排一排擺列許多花盆，是些山茶碧桃金雀迎春杜鵑之類。輕風掠過，一陣陣花草的香氣。冰哩！我不多時還看見你們。花開這般快呀！

一個花匠，年紀不過四十上下，醬色的臉膛顯出些些皺紋，好像也還和善，手拿把剪刀，脚邊放著一堆棕繩，蹲在地上做工。

他正在紫榆葉梅呢。樹上有稍爲枒杈點的枝子，只聽他的剪刀咯支咯支幾響，連梗帶葉都紛紛掉下。他却全不理會，慢慢的用手將花稍彎轉差不多要成橢圓形，然後用手掐住，那手拿棕繩緊緊一結。從這枝到那枝，這盆到那盆，還是一樣的辦法。

原來他心裏先有個樣子，把花往裏面塡。這一園的花多半已經過他的妙手了。所以都是幾盤幾曲滾圓的一盆，好像同胞兄弟一般。有兩盆花梗稍軟一點，簡直紮成兩把團扇。那種「披風拂水疏亂橫斜」的樣子，只好

想想罷了。

但花開得雖是繁盛，總一點生趣沒有；垂頭喪氣，就短一個死。我初進來覺得春色滿園，及定睛一看，滿不是這麽一回事。儘管深紅淺紫鴨綠鵝黃又俏又麗的顏色。裏面總隱著些灰白。彷彿在那邊訴苦，又像求饒意思，想叫人憐他，還他的本來面目。那種委曲寃屈的神情，不是有眼淚的人能看的。眞狠心的花匠！他也是個人呵！

這不過是我傍觀的癡想。花兒不會說話，懂得什麽呢！他受了痛苦，只有開一朵朵的鮮花，給他賞玩，讓他賺錢。

我不禁問道，『好好的花紮了不可惜嗎？』

他說，『先生，你別玩笑啦。這些花從窖裏拿出來，枝枝椏椏，不這麽辦，有人買嗎？你看牆角邊一堆梗子。都是我昨天剪下來的，我的手脚多快。』

我纔知道這都是烘出來的唐花，不然三月天氣，那裏來許多花呢。便問道，『我看不紮倒好，你何必費事？』

他答道，『你不喜歡不行，喜歡的人多着呢。前兩天張大人差個管家來買一百盆花。花剛出房，有許多還沒紮。他們現逼着要，把我忙得手當脚做，纔討他一個喜歡。這碗飯好不容易吃！』

我方纔明白他們原是靠花做買賣，只要得顧客的歡心，管什麽花呢！他們好比是奴才。闊人要看這種花，花沒有開，便用火烘；闊人喜歡花這個樣子，花不這麽生，便用剪刀來鉸，繩子來縛。如果他們不這樣辦，有人誇獎嗎？有人照顧嗎？本來好名氣同黃的白的錢是世界上頂好的東西，是再沒有好的東西！

話雖如此，但是花的可憐總是眞的。我既覺得這樣，何以早早晚晚殷勤照顧他的花匠，偏一點不動心，整天的繩兒剪子忙個不住。難道一個人除吃飯穿衣以外，竟沒有別的喜歡東西嗎？我一點不懂。

想到這裏，方要轉身出去；但兩隻脚偏釘在地上，不聽我的命令。我又癡想，倘若有了錢，把許多的花一齊買回，痛痛快快把繩綑束綁的牽纏解個乾淨。魔鬼都死了，只留那可愛的天眞，自然的美。

我正想的時候，遠遠聽得烏烏怪叫，我便呆了。一忽兒，柵門開處，看見有一輛紅色的汽車，裏面有個白鬚的紳士，帶個十三四歲的女孩慢慢下來。花匠一看見，便搶上去，滿面堆笑道，『恁老帶著小姐來得這樣早呵。』那一種肉麻的神氣，不是能夠比方的。然而我方且自幸我不是闊人，他還沒有用那種面孔來對我，叫我不能哭不能笑。

那老者穿着狐皮袍子，帶了頂貂帽，一望便像個達官。那女子手上帶個鑽戒，一閃一閃的在花匠眼睛前面只管發光，但臉上總白裏帶青，一點兒血色沒有。

聽得他老子說道，『嫻兒，賭輸的錢有什麼要緊。不要說四五百塊錢，就是再多點，怕我不會替你還嗎？你不要一來就不高興。你看那花紮得多們整齊。』

那女孩只是不響，低着頭，並着脚，一步步的捱着走，拿條淡紅絲巾在那邊擦眼睛，露出一種失眠的樣子。

他倆走了十幾步。老頭子回頭看看她，說道；『昨天牌本來散得太晚，天都發白了，弄得你沒有睡。我帶你來看花，借着消遣消遣。你既倦了，也許睡得着，花不要看了，我們回去罷。』

那女孩嘴裏說了幾句話，——很輕很輕——我也糢糢糊糊沒有聽見什麼。

忽然驀地裏澎騰的一聲怪響。

我那時分，早已癡癡的出神。忘記在什麼地方，是什麼時候了，被午砲一聲，方纔驚醒。我站在這裏，已經快有兩點多鐘的光景，紅炎炎的太陽，正曬着我的頭頂。我好像有許多沒頭緒的心思，只是說不出，直瞪着眼睛，看許多花在陽光底下淌淚。停了半晌，把眼一低，慢慢的轉身踱出。那匠人還是紮他的花，猛然一抬

頭，露出深黃的牙齒，對我嘻嘻一陣冷笑。

（一九一九年四月，載新潮一卷四號。）

是愛情還是苦痛

羅家倫

我去年看了一本比國近代文豪梅德林所做的劇本，叫做內幕，不久又看一本叫做青鳥。看過之後，總覺寒風颯颯，陰氣逼人，髣髴聽得秋墳鬼唱一樣。我嘗關書嘆道：『梅德林，梅德林，你竟是世間多愁的種子！』

今年一月間有天夜晚，我在新潮社預備稿件方完，身子已經疲倦了，胡亂拏起一本西洋近代戲劇史來看。看見其中有一段說：『梅德林雖是神祕主義的巨子，象徵主義的先鋒，但是他現在陡然變了。因爲他新近娶了一位夫人叫盧白蘭。這位夫人是巴黎最著名的女優，姿容絕代；就是梅氏戲劇中所理想的美人兒，也不過如此。所以梅氏恐怖失望的心思，一律烟消雲散。將他往日悽悽慘慘的悲觀戲劇，一化而爲歡天喜地的樂觀論文。』我看了拍案叫絕，大快心胸。不禁又私自嘆道：『梅德林你眞有福，看你如何消受得了呢！』一會兒又聯想道：『婚姻眞能轉移人的一生啊！』說完，一人大笑。

我近年略經世變，嘗以他人的苦樂爲自己的苦樂。這是常事，不足爲怪的。

那知我一笑未了，忽而一位朋友開門進來，急忙拍着我的肩膊笑道：『笑什麼？你在發精神病嗎？』

我嚇了一跳，回頭一看，乃是我的舊朋友程叔平，今晚無事，特來同我閑談。叔平年約二十三四，中西文學都好；爲同輩中很有志氣，不可多得的人材。今夜穿着一件蟹殼青的外套，愈顯出他白皙沉着的面色，炯炯射人的目光。

一見着他，我就把他拉住，要求他看這節書，髣髴訪員得了新聞，報告主筆一樣的神景。

他一邊看，却一邊現出一種冷靜的態度；進門時的笑容，慢慢的沉下去了。他的面貌，忽而轉紅，再由紅轉成蒼白。

我見了莫明其妙，仍然含笑問道：『何如？尊夫人比……』

他低着頭，一聲不響。

我說；『不要臉皮這樣薄。聽說你去年方纔結婚呢！你們還算在新婚時期，——就是說什麼「卿卿我我」的肉麻時期——愛情濃密，不消說了。你可以說幾件韻事把朋友們聽嗎？』

他仍然不響。

我接着說；『噯呀！怪了。你不要也發了精神病。為什麼一聲不響呢。難道尊夫人吩咐你不說話嗎？』停了足足有好幾分鐘，他方纔嘆一口氣：又停了一會纔悶悶的說道：『什麼愛情，無非「人道主義」罷了？』

我一生雖然也過了二十年，却永久不曾墮入男女愛情的網裏去。乃是因為求學的時代無暇及男女愛情，不是說人生不得有男女愛情。對於愛情二字既不留意，今日忽然聽到「人道主義」代替愛情的新學說，自不能沒有好奇的心思。遂追根溯源的問他這句話的真意義，只見他面色愈覺深沉，髣髴心中有無限憂愁一樣。我方纔追悔以前所說的話太魯莽太輕薄一點，致觸動我朋友的心事；但是想起這也是我們學生常說的話，我就不深悔了。我好奇的心事，仍是逼我問他這件事的根底。他被我敦促不過了，乃輕輕的一嘆，又等了一會說道：

『你……你方纔說「婚姻真能轉移人的一生」的一句話，真是不錯。咳！你何嘗真能領略這句話的甘苦。我十年以前的情形，你大概也略知一二。當時同我才思一共發展的，却有一個意中人的思想。以為得妻而為理想意中人，我一生的幸福真是不可限量。最初讀嚴譯權界論第一句說「以伉儷而兼師友，於真理要道有高識遐情，足以激發吾之志氣，」我便深深感動：後來漸漸能讀西洋書的時候，我最愛婀娜克琳那本書上，想起為託

爾斯泰手鈔嫏娜克琳的蘇菲夫人。嘗嘗自己心裏想，世間豔福，難道祇有穆勒和託爾斯泰可以享嗎？設如我得了這樣的如花美眷，我的才思奮發，難道就不如穆勒託爾斯泰嗎？咳！回想以前的思想，眞如做了一場大夢。我十九歲一個人到上海入梵王渡西人所辦的大學。雖然在大學本科，却深惡裏面的習氣，覺得怪難受的。究竟這種習氣是怎麼樣的，爲什麼令人難受，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祇是啞子吃黃連，苦在肚裏。一天我在某處演說會演說家庭改革問題，滿座的老前輩都有搖頭的神氣；只聽得幾下欲拍未敢拍掌聲，起于右邊座位裏；側眼一看，只見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發出來的，眼波盈盈，於嫵媚中現出一種莊嚴流麗的態度。我生平不愛留心女子；到了那時候，我的眼睛却忽然變了和快鏡一般的，立刻攝了一個照片，深深的印在腦膜上。看過之後，我心理又自悔恨，以爲腦中不當留這樣的種子。但是回想道：「果然世間有我理想中的最高愛神，我腦膜中爲他留下一千個影像又何妨呢？」不一秒鐘想起我許多朋友的往事，又悔道：「天下愛情都是苦痛」。這幾個念頭循環往復，在我腦中擾擾的半天。忽而想起我十三四歲的時候「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一種口頭禪，又不覺啞然失笑。

『歇了一個多月，我到舊同學韓紫誠家裏去坐；他父母都曾赴美游歷，所以家庭的新鮮空氣很多。花廳裏外兩間相連，均照西式陳列，非常精雅。壁間所掛的，只有擺倫和希臘女詩神兩個畫像；畫工入神，栩栩欲活：我也祇得嘖嘖嘆服。我在外邊這間客廳裏同紫誠談不多時，只聽得韓夫人在裏間說：「吳小姐，覺得St. Mary的功課好嗎？」一位女子用清脆的聲音答道：「什麼好，不過是十三世紀的神權教育罷了。」我聽了心中肅然，沉沉不語；覺得我心中想說的話，却被他一語喝破。又聽得說：「我們不過利用他的機關，學一種他國文字，爲我們學高深學理的過渡……」這句話到我耳邊，彷彿令我同醉後初醒一般，心中以爲女界中那有這樣見解的人，莫非我聽錯了。於是渡生出一種將信將疑的心理來。回望紫誠，紫誠也低頭不語，因爲他也是受過「神權教育」來的人。不一會韓夫人同客走到外邊的客廳；紫誠同我都立時站起。韓夫人爲我介紹，知道

他名叫素瑛，正是我那天在演說場所見的。惺忪半斜的鬢脚下，露出淡紅色的雙頰。衣服的顏色，比前次更素淨一點。一見面，臉上忽而加上一層薄暈。談了幾句，彼此分別。我想起腦膜上前後兩個影片，起了無限的愛慕心；記着當時的談吐，又添上一層崇拜的心思；却幷沒有他種的思想。因爲我平素以爲世間眞正能審美的人，見了美人，見了知心的美人，祇能愛慕崇拜，亦祇有愛慕崇拜。若是問我這是什麽道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以後我到韓家的時候，與素瑛嘗嘗相遇，漸漸認識他的家庭。他父親是改革時代的志士，前幾年死了；現在祇剩了一個母親，同住上海。我到過他家裏幾次。他所說的，多半是先得我心的話。於西洋最近美術文藝界的潮流，知道的尤爲明白。所以我常常想世界的美術文藝，若是能令優秀的女子担任，眞能爲世界放一異彩呢！因爲我以爲同素瑛這樣的女子，眞有一種特別天賦的慧根。最初兩次，我們所談的多半是關於智識和意氣兩方面的話。最後兩次，我們見面的時候，竟無話可談；不見又好像有千言萬語想說似的。所以我反不得不同他生分了，不敢到他那裏去。唉！那知道就……就此生分了，……也免……免不了四年前的今日……』

我聽了這番話，心裏的粗浮氣幾乎銷磨乾淨了。又見叔平的面色忽紅忽白的轉過幾次，我更爲大大的感動，乃輕輕的說道：『四年前的今日又……』

『距四年前今日五個月的時候——唉！我同素瑛相識還沒有一年，見面也不到十次，但是我同他的心事，雖然沒明說，却有許多互相印證，不言而喩的地方。我以爲將來若是能同他長久相處，我簡直可以有一個新生命；我的前途，等他來影響的時候很多。唉！那知道我忽……忽然有一天晚上接到一封雲南的信，從先君來的——你知道那時候先君還在雲南辦鹽政——說他新近同我聘了他同僚錢某的女兒，是八年前口頭允許的，現在纔正式聘定。我看了當時不知所措，血氣上湧，有好大一會眼睛看不見東西。和衣睡了一睡，醒過來想這究竟是怎麽一囘事；我一生的希望，就此送了嗎？我如何對得素瑛起？父母這樣就是愛我嗎？爲何八年之久，我還

在夢裏呢？難道我此刻是夢不成？在枕邊拿出信來看，看來看去，分明是方纔收到的，何曾是夢。眼睛雖然看，心裏却仍盼望他是夢。翻來覆去，一夜不曾睡着。天明的時候，眼睛稍微閉了一閉；又想道，我信裏的事，究竟要告訴素瑛不要。若是我瞞着他，我如何對得他起；若對他明說，又使他心中驟然增出無限悲痛，我何以爲情。想了許久，乃決定道，這件事若我肯力爭，或者還有可以挽救的餘地；一紙書信，終不可靠。我又何必魯莽的告訴他，把將來一綫希望都打斷呢？不如一方面暫且不告訴他，一方面寫信回家力爭，且看後事如何。忽而又想力爭就有效力嗎？設如不成，當時我又何面目見素瑛？素瑛對於我的感想又怎樣？想到這個地步，不覺百脈僨張，身不自主，昏昏的倒在榻上。唉？我這樣的情形，不知我父母知道不知道？設如我父母知道，不知道他還忍獨自同我訂婚不忍？第二天我立刻寫了一封信回家力爭，以後又連寫了幾封，但在素瑛面前却不提起。我又不敢常到他家裏去；偶然見他一次面，心中不由得不另生一種新愛情。想愛；忽而又不敢愛；但是不容我不愛。何論我對他的愛情幾高，在他面前總不敢表現出來——所以面子上我們反覺比以前生分一點——因爲我想設如將來爭而無效，我自己不足惜，我何必教他多增一分苦痛呢？他以爲我怕受見面無言的苦痛，所以也不以爲意。那知道我……」

說到此地，我心中已悲不自勝，但見叔平臉上忽而又轉過緋紅色來；我以爲房裏空氣太熱，隨手關上汽爐，輕輕的推開窗子。忽然一陣霜風進來，我同叔平都不覺打個寒噤。遙望窗外，除了深黑的河水，尚有三五寒星同皐城根的路燈，在濃霧中忽明忽滅。這片淒涼的景況，髣髴告我叔平將來的苦痛，比方纔所說的還要悲慘。我却祇得靜靜的候他繼續說：

「我那時候一綫的希望，就是盼家庭來信，把前議打消。那知道家信來了幾次，前議絲毫不動；並且以爲我受了輕薄的風氣，目無尊長；又說我們生在「詩禮之家」，連這點場面都不顧嗎？唉！我不知我的家庭是爲「詩禮」而有了，還是爲「人性」而有的？我的終身幸福要緊？我到今天還猜不着這個啞謎兒。我心裏想起

來，巴不得立刻死了倒還乾淨。我自此以後，心裏一刻不安。屢次想到素瑛家裏去，却沒有去過一次；有幾次走到他門口，重新囘轉。囘轉以後，又悔不該。那知道遲而又遲，終遲不過四……四年前的今日。那天的早晨，我接到一封家信，說先君病重，錢家催娶甚緊，叫我立刻到雲南去一趟。我接了信又悲又氣，眞是不知所措。想起那件事，實在不敢去；想起父親病，又不能不去。決定了去的事，遂不得不同素瑛談一談。好得臨出門的時候，恰好接到素瑛一個短簡，叫我立刻去同他一談，有要事相告。我看過疑惑了半天，却把不再折囘的心思決定。走到他門口，脚又同幾千斤重似的。走三步，退兩步，然而總不能不進去。還沒有進他的書房，他已含笑在房門口迎我；他問我收到他的信沒有。他今天叫我來談的宗旨，是爲他近來得了家庭的許可，不日動身到美國留學，專研究美術同社會教育。他的志願遂了，所以他的容貌上現了一種快愉的顏色。他想起我們將別，又現出一種莊嚴的狀態來。所以他勸我設法同去，或是我明年畢業以後再去。我只有沉沉的一語不發，他也莫名其妙。唉！我何嘗沒有話，不過有話說不出來罷了。我舌頭在那時眞不合用，擠了半天，連一個「是」字都擠不出來。他以爲我不忍同他暫離，又說：「你今年若肯出去，我可以代你盡一半力，你不必傷感，來日方長，我們兩人的事，總……」說到此處，他又忽然停住，臉上起了淡淡的紅霞，低頭只是弄他的衣裳角兒。我心裏同刀挖一般，恨不得立刻死了，却又死不去。心中發恨，又不知道恨誰好。氣又噎，肉又戰，眼睛裏只見一陣一陣的黑光上來，冷汗同披麻雨似的，閉了閉眼，稍微把神一定，只得咬緊牙根，從荷包裏掏出一封信來，狠命的望他懷裏一丟。他不知所以，忙打開信來看，一面只見他臉上的顏色就漸漸改變起來。看完，仍輕輕的折好。他緊緊握着我的手，我握着他的。他一聲不響的睜睜望着我，我也望着他。望了半天，還是一聲不響。最後還是聽得他輕輕說，「……愛……愛情……不是只有男女間獨有的……你……斟酌……我總……」他說不到三個字，臉上就同白紙一樣，手祇是發戰。我但覺心裏發一陣冷，抽身就走，如同脚上駕了風火輪似的，比往日倒快幾倍。走到梵王渡的盡邊，纔知道走不過去。陡然一驚，方同夢中醒過來一樣。抬頭一顧，祇

見斜陽古渡，寂寞荒涼，我想我分明在素瑛房裏，現在素瑛到什麼地方？我何以會在這個地方？於是獨自立在渡頭，發了一會獃。想我同素瑛的一生就自此了了嗎？我就……忽而又自己寬慰自己說：「我從前總以爲若是彼此眞有愛情，只須長久相處就好了，又何必一定結爲夫婦。」繼續又想道：「不爲夫婦，難道可以想處長久嗎？」一想到此，萬念俱灰。驟然見得自己的手上有青紫的餘痕，不知從何時起的；想了半天，遂想到素瑛的手又怎麼樣了呢？想回去問他，却又不敢。念到他，又放下；却如何放得下。唉！這是我同素瑛末一次的……唉……早知……』

這番話淒淒切切，令我心酸淚落；聽到這段更忍無可忍，乃拍案叫道：『世間最苦痛的，是有愛情而不得愛。』只見叔平搖頭冷笑道：

『豈止這點，你不曾結婚的人，世故還淺呢！當時我回校之後，打點行李，立刻動身。到雲南省城，那知道我親愛的爹爹，受瘴氣太深，已經棄世了。臨死的時候，還輕輕的對家裏人說 ，叫我好好把錢家的親事完了，免得鬧出笑話來，使我們「詩禮人家」不好看；不然他做鬼也不依我。唉！我爹爹養我一世，愛我一世，爲什麼爲了別人一個女兒，就把二十年愛我的心事，一旦拋棄呢？我到今天還不解。』

稍微停了一會兒，他又咬緊牙齒道：

『「詩禮」！「詩禮」！你有什麼根據——你是不是人造的——眞利害，居然能離間我父子的感情！唉！……眞狠……』

說着，又停了一會，他眼圈兒都紅了；却繼續說：

『我含悲飲痛的把喪事料理完備，把家母接回原籍來；我仍然在上海求學。歇了一年半，纔算在這種不中不西的大學本科畢了業。我屢次想籌備赴美留學，家母說家中無人照料，囑我暫緩。又歇了幾個月，二十七個月的孝服纔滿。那知道孝服還沒有滿，錢家來催娶的信，已經四五封了。我起初不理他，後來他們把日子都好

了，並且將他女兒送到我原籍去。他們臨到的前幾天晚上，我知道糟了，祇得帶着無限的悲痛，把我的苦衷，一條一條的同家母說了。家母雖然痛我，但是擋不住的眼淚滴下來說：「當時說這門親的時候，我也并沒有看見，祇是錢家託人來說過一次，你爹爹就答應了。那料你爹爹就丟下……」說着，我母親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我也禁不住揾淚。他又繼續道：「這門親究竟好不好，我還不知道；但是木已成舟，現在還有什麼法子。況且那邊也有勢力，若是你一定不依他，那邊又怎樣肯依你。將來鬧翻了，一則對於我們家裏的名聲不好，二則對于你將在社會上做事不很方便，三則你爹爹臨……」說還沒完，家母又哭個不住。再道：「我也老了，我的兒，你看我分上，受點委曲……」我聽了，心肝都幾乎迸出腔來了。夜間獨自睡在床上，第一件就是想我一生幸福，就此完了嗎？究竟是爲誰犧牲的？我倒也要說明白。又想道，前途究竟是長，是矮，是美，是醜，是智，是愚的一個人呢？又嘆道：無論他是長，是矮，是美，是醜，是智，是愚，但是我如何對得素瑛起？素瑛雖然叫我斟酌，難道我就……。忽而又想起母親剛纔悽慘的狀態，又不覺落下淚來。想走，又想走了母親如何得了。想來想去，心如刀割。最後又嘆道：「祇當我死了，聽他們擺佈罷。」以後一切婚事，都係我舅舅料理。到了結婚那天，我祇當是死人，聽他們怎樣說怎樣好。新人過門來了，我的心已冷完了。晚上他第一句話我沒十分聽得清楚。以後更說了一番勸我做他丈夫的話。又問我將來可以做什麼官。我眞難受已極。後來聽說他們那邊的風俗，以爲新婚第一夜誰先開口的先死。他先開口，却是體恤我呢。許多親戚朋友見面開玩笑還不夠，寫信的時候還架上濫調的四六，說什麼「珠聯璧合」，「名士傾城」，我聽得眞是受寵若驚。唉！平心而論，他也受過幾年前舊教育，脾氣也很和順，顏色也不粗鄙。人家都說他是一位賢惠的少奶奶。我設如生在三十年前，也何曾不心滿意足。但是我現在雖然同他一同起處，精神方面，總覺隔着一個太平洋。後來我想這總非長久之計；我雖自以爲死人，總要發明一種「死人的愛」法；因爲事已至此，我們不得不愛。後來有位朋友對我說，他發明一種「死人造愛法」。他說：「我們處到這種境遇，最好想起他們這般女子

受二千多年社會壓制的苦痛；把一切罪惡，都不加在他們的本身上。然後就從這一點觀念，推廣了去愛他。中國的女子，祇要你稍微愛他一點，他沒有不愛你的，因爲他一身要依靠你。此後他愛你一點，你愛他一點，他再愛你一點，你再愛他一點，愛愛相積，就眞愛上了。」我聽了覺得有幾分道理，就如法泡製起來。我想怎麼愛他好呢？自然不好叫他「乖乖」「寶寶」哪！我想愛他第一件事，就是尊重他的人格；所以他有幾件事來問我，我總叫他自己作主。他以爲我待他更生分了，反暗地背着我哭。我說：「你自己應當做你的人，設如沒有我呢？」他說：「我聽得長輩說，女子總是靠丈夫的。」我好容易收來一點愛情，把他這一句遺傳的話，又嚇走了一大半。我屢次想留學，總把他們拖住了，噯，就是留學，又何曾脫得了「精神地獄」呢？我現在到北京幹了一個事，他們又要跟着我來。我也不知道爲什麼見了他，精神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我眞不解我從前的豪氣，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一生的才力，在甚麼地方消磨了？我學問方面，成就了多少？罷了！罷了！穆勒和託爾斯泰的夢也不做了。從何說起。我今天接了素瑛在美國來的一封信，他聽得現在的情形，也有點言外哀響。信裏封了一張照片，叫我存着，又說他現在對於人生，有根本覺悟，定了一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此後終身從事美術同社會教育。撫今追昔，我又慚愧，又悲痛，恨不得立刻就死，却比以前更死不了。偏偏這封信把他看見了，他回房一人又獨自哭了一回。說我沒有到美國就是這樣，到了美國就根本把他忘了。家母看見我天天憂鬱，又見了這封信同這張照片，輕輕的叫我到他房裏去說：「呀我的兒，我誤了你了！但是遲……遲……」說到這個地方，他睜睜的含淚望著我，我也無話可說。轉身朋友來了，問起他，我還不得不親親熱熱的稱「內人」；因爲照名義而論，我不得不說愛……愛他；祇是精神上……所以你方纔說「世間最苦痛的，是有愛情而不得愛」的時候，我說你「世故還淺」。唉！你那裏知道世間極苦痛的事，就是強不愛以爲愛！』

我聽這番話，已是柔腸百折；聽到此地不禁勃然大怒道：『叔平！你該苦！你爲什麼不離婚呢？我想他同你在一處也未必見得樂！離婚之後，豈不兩全嗎？』諸位不要笑我荒誕，來離間人家夫婦；因爲我近來主張人

類相處，必有一點人類的樂趣；現在一點樂趣沒有的家庭，豈不是活地獄嗎？還不如離了好！所以我見了人家不滿意的婚姻，總勸人家離婚：人家不離婚，我倒替人著急似的。祇聽得當時叔平用狠嗚咽的聲氣說道．

『離……離婚……我何曾不知道。但是現在中國的頑固社會裏面，還有誰娶再嫁的女子？豈不是置他於死地嗎？我的精神雖然不能同他相合，平空弄死一個人，我又何忍。我現在祇是講「人道主義」罷了！唉！我一生的幸福，前半是把家庭送掉的，後半是把「人道主義」送掉的。我自己也無從說起。我總是想沒……沒這樣的家庭……那有這好的「人……人道主義」……』

一語未完，電燈忽然黑了。我不覺叫了一聲『噯呀』！立刻去找洋火。心中又替叔平悲痛，又埋怨梅德林害了我們一夜。洋火半天沒有找到，但見窗子外的夜霧愈大，星光同燈火都看不見了。惟有樹根殘雪，襯得幾株樹同奇鬼攫人一樣。房裏已對面不見人了。祇聽得叔平還在那裏斷斷續續的說：

『道……這就是中國的家……家庭……』

（一九一九年三月，載新潮一卷三號。）

一個勤學的學生

汪敬熙

在高等文官考試末一次出榜的頭一天的夜裏，丁怡躺在他學校宿舍裏的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直到了打過四點鐘，他困極了，方纔能合上眼，矇朧睡去。早晨打六點鐘的時候，他却又醒來，掀開帳子一看，天已經明了。他便急忙穿上衣服；下了床；喊校役。他喊了一大會兒；才來了一個衣服不整，剛起床的校役替他舀臉水。他洗完臉，也沒有吃點心，就往學校去了。

學校同宿舍一樣，也是纔開了大門。丁怡進門之後，一直走到教務處。看見教務處內只來了一個職員，他就向這個職員要請假簿。這個職員聽他要請假簿，立刻現出詫異的神氣，問道：「丁先生！你從來不告假的呀！爲什麼今天大淸早兒，就跑來請假呢？」丁怡紅着臉啊啊了幾聲；纔慢慢的答道：「因爲……因爲有點要緊的事，一早就要出去。」丁怡拿到了請假簿；看了一會；請那職員教給寫法；草草的寫完了；把筆一丟；便離了教務處。

丁怡出了學校的大門，僱了一輛洋車，到國務院門口去看榜。起初他總嫌車子走的慢；他同車夫說道：「快快的走；多加你兩個銅板！」繼而他心裏想起考的時候的種種不得意的事體，惟恐不取，怕去看榜；就叫車夫慢一點兒走。後來他心裏跳的七上八下，甚是不寧，覺得還是早到國務院門口去看着痛快；便又催車夫快跑。

車快到國務院了。丁怡坐在車上，覺得心跳的更利害了。他恍如前淸時大車拉着往菜市口的囚犯，走的越

近，心裏越難過。離國務院門口約有四丈遠，他在車上已看見牆上沒有貼榜。他立刻焦燥起來，叫車夫把車停下。他下了車，多給車夫四個銅子。車夫接錢的時候，一面發喘，一面不住的用眼打量他，露出詫奇的樣子。

下車之後，他就在街上低着頭踱來踱去，候着發榜。他踱了兩個鐘頭，榜尚未張。他正在那裏心裏發燥，忽然聽見一個人高聲叫他道：「小峯你到那兒去？你怎麼不坐車呀？」他吃了一驚；抬頭看見他的一個舊同學剛剛在國務院門口下車；便連忙說道；「伯成你幾時來的？你也是來考文官麼？」

「不是！我一個中學畢業生，那能同你一樣，有資格考呢？」

「那末，你到北京來做什麼呢？」

「在高等文官考試委員會裏，有點兒小事。」

「恭喜！恭喜！你知道今天什麼時候發榜？」

「下午四五點鐘。你一定是高中的。賀喜！賀喜！」

「那裏的話。我這次考不過碰碰罷了。……啊……啊……你也該進去了。我們分手罷。再見！再見！」

「改日再見！」說罷，兩人相對深深鞠了一躬。

那個人進了國務院，丁怡叫了一輛洋車，拉他到前門。下車之後，他走到前門門洞裏關帝廟恭恭敬敬的求了一枝籤。籤上面寫着：

「疑是復疑非，只恐心事違。
若逢丙與午，定能見光輝。」

他看了這枝籤不甚懂的。他又到亞柳康那裏占了一課。這課占的却是甚好。他便高高興興的回了學校。

吃過午飯，丁怡仍舊挪了書去上堂。在講堂上，他滿心想着照平常的樣子聽講和寫筆記；他心裏却是無論如何總是想考試的事情，鬧的他講既不能聽，筆記也不能寫。起初他還想用力使他的心不想關於考試的事，却

是壓不下。到後來他簡直忘記是在講堂內了。他低着頭，對着書，心裏直想他擬的那篇內務部咨各省巡按使飭縣知事提倡林業的咨文當中的第二段，文章既不好，且又有一點兒不合公文體裁；他恐怕看卷子的人以爲他公文不熟，是個沒有經驗的學生，就不取他；他心中着實後悔；他深恨當時不改這一段，以致爲一篇精心結撰的公文之累。他心裏又接着想，口試的時候，朱總長問他一句話，他一時答不出；幸而朱總長又說了一句，他方纔答出；他只怕朱總長以爲他人不機警，少給他口試的分數，以致使他落第。想完了這件事，他的心又跑到求籤占課去了。

他照這個樣兒上了三堂。下了堂，就四點鐘了。他就慌慌忙忙的到國務院去。到了門口，他看榜已經貼出來了，有許多人圍在那裏看。他到的晚，身體又不高，站在後邊，簡直是看不見。他心裏急躁異常，遂拚命往裏擠。好容易擠到榜前，他站的地方，恰恰是丙等末尾，看見沒有他的名字，他就橫着往右擠。他隨擠隨看，他看見許多同學都取了，榜上偏偏獨沒有他自己的名兒，他心裏就發起慌來了；臉上顯出失望的樣子；頭漸漸的低了；面色漸漸的白了；擠的也漸漸的慢了。他心裏却還以爲看的不的確，便又用力往左擠。他一直擠到榜尾，仍然看不見「丁怡」兩個字。他知他確是落第了；頭越法低了，臉越法白了；腿軟了，幾幾乎蹾在地下。他定了一定神，不知不覺的還是慢慢往右擠。正擠着，他耳朵裏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叫：「老丁，你中乙等第十一名了！」他回頭一看，見是取在丙等的同學郝振基，便衝口問道：「眞麼？」郝振基立刻拖他擠到貼乙等前一二十名的地方，叫他自己看。他看見乙等第十一名寫的是：「丁怡，二十八歲，××省，××縣人。」念了三遍，他方才知道，這確是他自己的名字！他的的確確是中了！他心裏卽時大喜；他眼裏淚都落下來了。他喜的把嘴微微的張着，翹起兩撇仁丹鬍露出黃牙，擠的兩腮上圍着嘴凸出一道一道的紋，顯出滿面的笑容；幾乎笑出聲來；並且也幾乎手舞足蹈起來。郝振基笑嘻嘻的同他說道：「從前我們兩個打賭，誰取了請客。現在我們都中了！你取在乙等；我取在丙等。你取的比我高。今天你先請我！」丁怡也笑迷迷的答道：「好！好！我

們這就去！」他們兩個就擠出這一羣人之外，往前門去了。

已經夜裏七點鐘了。丁怡的宿舍裏的人都去了；各房間裏全是黑越越的沒有一點兒燈光。丁怡請客回來，走入他的房門，便幾痛痛快快的手舞足蹈的放聲大笑了一會兒。笑的跟他進屋的那個校役大爲驚駭。校役點起燈來之後，就連忙走出去了。丁怡見燈點了，立刻躺在他放在書棹前面的籐椅上，用手撚着仁丹鬍，嘴微微的張着，滿面都是笑容。過了一會，他的手垂下去了，嘴也閉了。他反而蹙着眉，額上顯出幾條深縐紋，低着頭，眼直直的向下看。他這個樣躺了一點多鐘之後，漸漸的眉頭開了；接着嘴也張開了，臉上又現出笑迷迷的樣兒。不到三分鐘，他忽然長嘆一聲，把臉沉下，彷彿像遭了大故一樣，又把頭垂着，將手搔着頭，縐着眉，獃着兩隻眼睛，又在那裏出神。

在丁怡住的房間左近的一個學生來賀他取了高等文官。那個學生進了門，走到丁怡背後一拍他的肩膀說道：「恭喜！恭喜！」丁怡嚇了一跳，轉回身來，向那個學生不知不覺的衝口說道：「乙等乙……」，丁怡急忙改道，「僥倖的很！僥倖的很！」那個學生接着說道：「你這回考高等文官，同學那一個不說你是一定取的？你何必自謙呢？」丁怡回答道：「實是僥倖！末一場口試的時候，朱總長問我一句話，我一時記不起，不能回答；幸而朱總長提了我一句，我纔能答出。險的很！險的很！……」那個學生插着說：「大概朱總長看你少年老成，像是甚有經驗，有心提拔你，所以這個樣罷？」丁怡撚着鬍子得意的笑着說道：「不要鬧……」丁怡撚鬍子往下說道：「還有一層僥倖之處。我們學生考文官，最怕的就是公文程式那一場。學生作公文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空議論發的太多，失了公文的體裁。考公文的那一天，我同王禮賢坐的甚近。我遠遠的望見他作了約有一千多字的時候，我還正在肚子裏頭打稿子，沒有動筆。我知道他一定是作起大文章來了，然而我又不能同他說話，我直替他發急。後來我看他作了二千多了，我方纔動手寫。寫了七百多字，我就交了卷了。我出來的時候，看見禮賢還在那裏不住的寫，我立刻知道他是一定糟了。然而我出場之後，想起我作那篇咨文的

第二段用了些史漢的筆法，雖又合公文的體裁，又有古文的義法，然而文辭過于高古，恐怕不中試官的眼；我也着實後悔了一番。今天上午，我到了前門洞裏關帝廟求了一根籤。看上面有兩句是：『若逢丙與午，定能見光輝，』我就知我這本卷子落在桐城馬先生手裏，一定是不要緊的。實在僥倖！實在僥倖！」那個學生聽了這話，甚是羨慕，便竭力恭維丁先生幾句。談到十一點多鐘，那個學生才回他自己的房去。丁怡等他去後，也就睡了。

丁怡上床之後，同昨晚一樣，仍然是睡不着。聽見打了兩點鐘，他用盡了種種的法子，纔漸漸睡去。他忽然模模糊糊的覺得自己彷彿是在家裏開賀。他自己耀武揚威的在那裏走來走去；來賀的鄉下老對他都露出一種恭而且敬的樣子。庭上掛起種種自己寫的對聯；庭下唱着戲。庭上庭下的人聲，加着唱聲，和鑼鼓聲，十分熱鬧。他耳朵裏聽見來賀的人沒有一個不稱贊他，他更覺得高興，越法仰起頭，挺出肚子，撫着仁丹鬍子，面上略帶笑容，顯出了做大官的氣度。正高興着，他迷離恍忽的覺着像是垂着手，低着頭，恭恭敬敬的站在一個將軍面前。那將軍甚誇獎他的辦事的才能。將軍越誇獎他，他愈做出足恭的樣兒，滿口不住的說：「蒙大帥過獎！……蒙大帥過獎！」後來將軍說叫他到天海關去作監督，他急忙口頭謝委。他回到寓所，同學的接二連三的來賀他受了簡任官。他自己也竭力將將軍待他的天高地厚的恩表白一番。屬僚聽了他的話，都附和着說。……他覺得手中已經有了數十萬元了。他拿三萬元買了一個妾。妾進門那一天，非凡鬧熱。妾的顏色是甚標緻，舉止也甚風騷。他心中甚是高興。那知道到了戲唱完，客散了之後，他的鄉間的夫人忽然現出來了。署內立刻鬧的大亂。夜裏也沒有能同他新納的妾做成好夢。他一個人孤孤凄凄的睡在外面花廳裏。正在躺在那裏心裏難過的時候，他忽然聽見人喊：「救火呀！……救火！」他走出花廳，看見他鄉間的夫人住的那座屋正在那裏燒着。他鄉間的夫人也不見了。他並且聞見屋裏有一股甚重的臭味。他心裏却是不慌，不急，也不害怕。忽然他腦後鐙，鐙，鐙，打了幾下救火鐘。他不覺大吃一驚，開眼一看，見窗上的陽光已經滿了，聽得學校裏正打下

堂鐘。他却不理他，仍然臥在床上，默默的温他的好夢。

這時候，他的一個素日要好的同學走進他的屋裏，高聲叫道：「小峯，第三堂都下了，你還不起來麼？今年你的不曠的分數加不成了！你的『勤學』的好名聲兒也壞了！」

丁怡仍然臥在被裏，默默的把臉兒望着他！

（一九一九年，二月，載新潮一卷二號。）

瘸子王二的驢

汪敬熙

柳口是個小村莊，臨着大道，四面離着大集大寨多則有四五十里，少則有十五六里。每日過往的人馬車輛確是不少。不過村莊太小，吃沒有好東西吃，睡沒有好店房睡。車輛在這裏歇脚的甚少。只有推紅車的和軍行人兒有時在這村裏喝喝茶，有時打個尖，若是天晚了趕不上大集的宿頭，就睡一夜。所以也有一家張家老店，帶着個茶館和間館子。

民國□年修築□□鐵路，在柳口設立車站，柳口便立時熱鬧起來。附近幾十里路以內的人，要搭火車，必須在這裏落脚。來的人多，打尖的和住宿的人多，開店的生意也漸漸的興隆。張家老店之外，又有新開張的兩個店。並且村上也有了個車馬行。眼看着柳口小村要比那大村近鄰大些集大寨闊氣了。

生意多，張家老店的店主東照顧不來，就想把那館子讓出去。可巧莊西二三十里遠的王車莊的王二，因爲他莊裏周家店關了門，閑下來。王二人是老實可靠，照應人也週到，還有一手好手藝，四鄰莊裏有紅白喜事都是請他掌竈。街坊隣里稍一幫湊，王二就承受下張家老店的館子。王二飯菜做的好，照應週到，待人和氣，他的生意眞是日盛一日。

王二手藝好，很是個能幹人兒。可惜他天生有個缺陷——一條腿是彎的。這根彎腿比那直腿長個四寸掛零，也不知道是直腿比彎腿短四寸多。王二走起路來，就免不了一拐一拐的。村莊裏的人順口上他一個綽號：——瘸子王二。他起初聽了這綽號，確是氣得鼓鼓的。他瘸是眞瘸，禁不住旁人說他瘸。日子久了，他只得任

着旁人叫他瘸子，心中却不免恨他這個天生的缺陷。這缺陷不但使他受旁人輕薄，並且給他以事實上的不便。每逢趕集趕會，年節回家，他是拐呀拐呀的走不動，非僱紅車不成。一年車錢化個不少。

生意日盛，王二便計算着買一頭驢。但是他的錢積蓄不夠。好了！從柳口又修了一條汽車路到曹口府，一條汽車路到商口縣。在柳口下汽車上火車，下火車上汽車的人多。店家及館鋪的生意更好了幾倍 。一年的工夫，瘸子王二餘下五十多吊錢，加從前的積蓄，有六十多吊錢在手內。開春的時候，王二到林七口集上，花了四十串，買回一頭叫驢。

他回來的時候，村裏的人看見這驢沒有不笑的。一個瘸子騎着一匹皮包著骨的小驢，一歪一斜的走。一個嘴損的人順口說：「咳！瘸子王二！你瘸人不要買一匹瘸驢呀！」大家聽了，不免哄然一笑。

你們笑你們的，王二是不在乎此的。王二只是加意喂養他那頭小驢。三個月的好喂養，那驢就長了膘，半年那驢就完全改了樣，一年那驢就成了一匹刮刮叫的走驢。王莊寨上的財主王九爺的那匹有名的走驢，都賽不過王二的驢。王二騎着這匹快驢趕集，赴會，回家，在路上得得的快走，好不快活殺人也。旁人沒有不羨慕他這匹驢的。人以驢名，漸漸的有人叫王二爲快驢王二。王二聽了着實歡喜，因爲快驢的綽號比那瘸子的尊稱是恭維的多。并且當日笑他買瘸驢的人也喊他快驢王二，王二更是高興。

窮人有了好東西，富人就要買。王二的驢也逃不出這個定理。王莊寨的王九爺肯出八十串，林七口的大戶李老五出到八十五，縣城裏快班老總趙閻王一口價就說了一百吊。村裏的人都說王二可以把這驢賣了。一天一個人背地裏勸王二道：「快驢王二！一百串，你還不賣麼？你不賣，你就是個傻瓜！」「這驢是我的命，我不賣。賣驢，就是龜孫！」

一百千錢也是一大宗款項。這二年，王二已集攢了百多串，今年生意可以到八十吊。明年開春王二手裏可以有二百千。到那時候再把驢賣了。三百串錢，二畝沙地之外，還可以買一匹小驢。現在樂得再騎一年快驢。

明春賣驢！

× × × ×

今年六七月間，火車站上和村裏都嚷着說，江南北京開了火，什麼口軍打口軍，什麼口口口要揮口口口。鄉裏嚷的響哩。甲子年天下要大亂；大亂之後，眞龍天子就出來坐朝廷了。

越嚷越凶，四鄉裏的富戶財主搬的搬，走的走，有的到府裏，有的到省裏，鬧的是亂亂烘烘。火車汽車卻依舊按時開行。往來的行人依舊不斷。店家和飯鋪的生意照常。王二自然不信鄉間這些謠言。況且小本營生的人沒有錢搬走。王二仍然是安分做生意。

到了中秋以後，鄉間嚷的更加利害了。癩子王二心中就有些搖動。每逢縣裏府裏下來的，穿靴戴帽衣裳冠冕的人，王二不免要問問。城裏的人自然比鄉間的知道的對。問的時候，總在這種人吃罷飯之後。並且王二總是說：「老鄉！你吃飽啦！還要別的不要？城裏聽見說打仗打的怎樣咧？」愛說話的多告訴他幾句，不愛說的少告訴他幾句。告訴的無論多少，癩子總是聽不明白。那些不相干的地名人名，他也記不了許多。他卻實實在在的知道了一件事——打仗是眞的。

你們打仗，打你們去。火車汽車照常開。行人往來不斷，館子生意仍舊，癩子王二管你們打仗做什麼呢！

九月末聽說江南和北京的仗是不打了，不過忽然曹口府起了什麼軍。汽車都被抓了官車，再不來了。癩子的生意小小受了點影響。又聽見說這什麼軍是到處搶。柳口東邊六七十里地的唐官屯。趙家寨，田集，張灣都是搶的寸草不留。漸漸搶到四五十里地的莊子。王二恐怕那集攢的百四五十串錢被人拿了去。於是一天請了個鄰居照應買賣，他自己騎上那頭快驢將那百四五十串錢送回家去藏了。王車莊更在柳口以西二三十里，錢存在那裏總比在柳口牢穩一點。

那曉得十月中，運氣更糟了。那火車先是來的時間不定，終於不來了。每日因而只有六七個單行客人，五

六輛紅車在柳口打尖。店家和飯館的生意一落千丈。王二着實發愁。看看到年底這兩個半月內不但是不能賺一個錢，還要賠本。新年以後又不知是什麽樣子。却喜那曹口府什麽軍始終沒有到柳口附近來搶。

柳口村裏，靠着火車汽車吃飯的，不只是王二一人，也不只是店家，茶館和館子的掌櫃。那些賣燒餅鷄子的，賣糖和水菓的，賣燒鷄的，賣鹹牛肉的，推紅車的，搬運行李的，——也都是靠着車站吃飯。他們也都是發愁，也都是等着火車汽車快快的再開。一日等一日汽車終是不到，火車終是不來。許多人都說，「今年年前是沒有想頭了。柳口開車站是柳口交了好運。今年年底柳口該走一步壞運。過了年，交了運，就好了。咳！這都是運氣！」

十二月初，一日下午，火車站上忽然發出嗚嗚的笛聲。好了！火車又來了。推紅車的，搬行李的，賣燒餅的，都趕着往車站跑。王二也高興收拾鍋竈，預備待客，火車一開，汽車再來，柳口的賣買又該興隆了！

那知道，那歡天喜地的往火車站去的，都忍着氣跑回來，喊着官兵來啦！村裏的人聽了都大吃一驚，你瞪着眼看我，我瞪着眼看你，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糟了！柳口的刼運到了。

由車站跑回來的人喘息還沒有定，就看見，三個五個一羣的，七個八個一隊的，有倒提了套筒的，有斜背了快鎗的，有腰掛盒子砲的，有身上滚滿了爛泥的，有號坎破了的，有裹腿掉了一隻的，有穿着一隻鞋一隻靴的，——隊伍不整，器械不全，衣服破爛的五六百官兵，陸陸續續進了莊來。有一百多個官兵住在莊內這三家店內，其餘的就分住在周圍四五里地以內的莊上了。

官兵在柳口一住，莊子內人人都須供給：有錢的出麵，出米，出肉，出菜，出炭，出柴；沒錢的出力。王二沒錢，只得出力，終日燒水做飯，忙個不了。幸而他的手藝好，伺候週到，副爺總爺們都歡喜他，待他很好。

官兵在柳口不是吃飽飯沒事幹的閒住，是來柳口附近做清鄉事業的。這事業中，最要緊的是搜求鎗械，帶

養弄幾個錢花花。每日都是到四鄉出查。出去的時候，副爺總爺們當然不便步行，都是騎牲口的。騾馬是向村上車馬行借了來的。不夠用，副爺總爺們就向莊戶人家借騾子借驢。王二的驢走的快，又是拴在店內，自然是日日出差。但副爺總爺們不使王二吃虧，每日回來的時候總給王二串把錢。

莊子裏，有錢的供給麵肉柴炭，供給的到桌子櫈子都作柴燒了；沒錢的是累的筋疲力盡，還免不掉挨幾次拳打脚踢。只有那癩子王二出了力，不挨打，還有錢入。大家不免羨慕他，嫉妒他。

官兵在柳口住了四五天之後，週圍一二十里地的村莊都被他們清理的差不多了。王莊寨上王九爺家，林七口上李老五家自然是首先被抄了。就是這週圍一二十里地的村莊中稍微過的像樣的人家都逃不了被查。官兵到一個村莊內，不把油水弄盡了，是不走的。查完了一二十里地內的村莊　，就漸漸的查到四五十里以外村莊上去。

起初王二看見搶一二十里地內的村莊，心中就有些兒害怕。到了聽見搶四五十里以內的莊子，更是膽戰心驚。家裏沒有口信來，王車莊也沒有人來，自己又不能回去，眞眞是使人又愁又心急。好在那一百四五十串錢是埋在房裏的，或者兵大爺拿不去。但是總是沒有實信，怎樣不愁人急人呢！

在柳口住了十天，官兵說是要開拔了。柳口的人聽了這消息忍不住歎氣說：「謝天謝地，太歲爺爺們可要走了！」

王二自己想道：「他們在這裏住了十天，我不但沒有賠錢，還賺了七八串。若是我家內的錢沒丟，驢子不被他們牽去，我癩子的運氣今年還不算低！」

官兵開拔的頭一天，他們陸陸續續拉進許多牲口車輛到村內三家店中來。王二看見不免心中吃驚。幸而有許多兵向王二說：「癩子！你伺候我們這許多日子，難爲你伺候的好，你那匹快驢給你留下吧！」

王二的運氣總算不低。誰曉得那天傍晚，王車莊有人來，告訴王二說：「二叔！這村裏的壞種給你洩了

底；你家裏埋的那一百五十串錢被人掘了走啦！」唉！錢是飛了。還剩下一條驢。還不算十分倒霉。

次日午飯罷，官兵開拔了。剛剛要開拔之前，張排長把王二叫在一邊同他說：「瘸子！你伺候的好，我們說不帶走你那匹驢。不過……」說着，張排長去下帽子，扭過脖子，給王二看那一粒一粒紅底盤頂着灰頭的瘡。「不過我生了一脖子的黃水瘡，騎大牲口我受不了那累。坐大車我受不了那顛簸。我只是騎你那一匹驢得勁。我同你說，我騎你的驢到前站，你當跟驢的。跟到前站，驢你帶回來，我還有幾個錢給你。」

排長如此吩咐，王二那敢不遵。官兵開拔了。張排長騎着驢走，王二一顛一瘸的跟着。沒出莊子，走的慢，王二還隨得上。一出莊門，驢是越走越起勁，王二是越走越發喘；驢是越走越快，王二是越走越慢。所以王二與驢子相離越弄越遠：始則數尺，繼則丈餘，漸漸要隔開十丈了。

一路上張排長不住的叫王二快走。可憐王二的腿天生不爭氣，一長一短，走起來費力不小，卻前進不遠，並且是愈要快反而前進愈慢。瘸子的腿比那驢腿差多了。他從來喜歡那驢走的快，現在却想要那驢走的慢，恨那驢的腿不同他自己的腿一般兒瘸！

張排長喊一次，王二加一次勁兒。排長喊了第三次，瘸子已經是滿身出汗，眼瞪着，口張着，氣喘不上來，兩腿酸的扯不動。他終是捨不得那頭驢，仍是竭力走。無論如何用力走，驢子終是愈離愈遠。

遠遠的張排長又喊：「瘸子！瘸子！你快走一點。我可不能等你呀！」王二聽了猛一用力跑。不幸，道路不平，地上的一個凹把那條長腿一絆，把瘸子摔出幾尺遠去，跌在地上。平常，瘸子從地上爬起都不是易事。況是大大的疲乏之後，又重重的跌了一下子呢？王二躺在土裏起不來。心裏仍是急於要趕那驢，但是力盡筋疲，想爬着去趕也爬不動了。瘸子王二只好眼巴巴的望着那驢和排長漸漸的小下去，終於小的不見。

× × × ×

王二那天在土中躺了許多時候方才能爬起來。他強忍着痛慢慢的一拐一拐的走到鄰近的一個村莊裏，雇了

一輛紅車把他推回柳口的張家老店。黃昏時候回了店內，他又乏又氣又痛，在屋裏地上做一個鋪，一直睡到第二天太陽老高才起。

雖然歇了一夜，王二身上腿上仍是酸痛。他尋驢子的心却是不休。他起來之後便打聽那頭快驢的下落。有一個人說，在張灣見那頭驢。王二立刻僱了輛紅車去找，却是垂頭喪氣的回來。次日有人告訴王二，驢在趙家寨。他坐着車去了，又是撲了一個空。他想驢是找不回來了。這樣找下去，驢弄不回來，倒賠些車錢。

好了，那驢有確信了。王車莊上的車老大從府裏回來，路過唐官屯，見官兵住在那裏。並且看見王二的那頭快驢拴在莊裏南門大街潘家店的槽上。

晚上癩子王二聽了這消息，喜歡的了不得。明日清早，就坐了紅車往唐官屯去。

正午的時候，王二到了唐官屯。官兵是駐紮在那裏。到了南門大街，一眼便看見他那匹叫驢拴在潘家店門口一顆樹上。但是到店裏問張排長，那些兵們說不知道。驢子找到了怎樣要回來呢？張排長不在這裏，向誰要呢？要是簡直上前解了繮繩牽着驢走，不但驢帶不回去，還要挨一頓臭打呢？好容易找到了驢，能不想法要回來嗎？但是怎辦呢？王二一瘸一顛的在潘家店門口轉了不知道多少灣兒，可就是想不出一個法子，將驢要回來。

過了好大一會兒，王二看見好幾個軍官在上房裏吃茶說話。忽然他的靈機來了，走進店內，到上房門口，向這些軍官，輕輕的跪落。

「起來！起來！有甚麽事站起來說。不要跪着。」一個身體肥胖像貌魁梧的軍官說。

「給大人們囘。店門口那頭叫驢是小的的。大人們現在若用不着，賞小的帶囘去吧！」

「這驢是你的麽？」

「是！是！是小的的。」

「是你的，你帶囘去。李得勝！你把門口拴的那驢解下來，給這瘸子。」

王二聽了，立刻磕個頭謝謝軍官，站起來同這馬弁李得勝出去拿驢。

哈哈！哈哈！驢要囘來了！

× × × ×

王二牽着驢，高高興興的向南門走來。到了門口，他拍拍驢鞍上的土，緊緊肚帶，揀了一個高崗兒，正要上驢，忽然聽見人喊：「呔！瘸子！你那驢借給我們用用！」他一看，見是兩個兵——一個倒提着根快鎗，一個腰裏揣着個盒子砲——向他走來。

「瘸子！把驢借給我們用！」帶盒子砲的說。

「總爺！讓小的囘家看母親去罷。小的的母親……」

「借我們用用！」那提快鎗的上來一面搶住韁繩，一面說。

王二看見這兵來得兇猛，不由自己的跪下去，手却仍是緊緊的握住韁繩。

「小的的母親病重了。小的是個瘸子，不能走路。總爺們高抬貴手，讓小的走罷。」

「給我驢！」那兵說着，用手把韁繩一頓，幾乎把王二磕在地上。

王二仍是沒有鬆手。那帶盒子砲的，忽地裏將那手鎗掏了出來，指着瘸子的頭說：「你給不給？」

同時那提快鎗的也把鎗駕起來，對着王二的心口，說：「不給，我們就開砲！」

瘸子王二嚇癡了，不知不覺的便鬆了手，放了韁繩。

兩個兵牽過驢來，兩人一同跳上去。一頭驢馱着兩個兵歪歪斜斜的走了。

這一次，瘸子王二囘到張家老店一睡就兩日兩夜沒有起來。起來的時候，自言自語的說：

「命運低，遇見壞種，錢飛了，驢沒了。命還在呀！再幹兩年，我王二就又有錢，又有驢啦。」

（一九二五年作，載雪夜。）

漁家

楊振聲

一個春天的下午，雨聲滴瀝滴瀝的打窗外的樹。那雨已經是下了好幾天了，連那屋子裏面的地，都水汪汪的要津上水來。這一間草蓋的房子，在一顆老槐樹的旁邊；房子上面的草，已是很薄的了；還有幾處露出土來；在一個屋角的上面，蓋的一塊破席子。那屋子裏面的牆，被雨水潤透，一塊一塊的往下落泥。那窗上的紙經雨一洗被風都吹破。上面塞的一些破衣裳。所以那屋子裏面十分慘淡黑暗的了。

屋子的牆角，放着一舖破牀，牀上坐的一個女人，有三十多歲，正修補一架打魚的破網。旁邊坐着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給他理線。牀頭上還躺的一個小孩子，不過有一歲的光景，仰着黃黃的臉兒睡覺。那女人織了一回網，用手支着腮兒出一回神。回身取一件破襖，給那睡覺的小孩子蓋好。又縐着眉兒出神。

那女孩子抬頭望見他母親的樣子，便說道：『媽媽！爸爸出去借米，怎麼還不回來？我的肚子餓……痛……哎喲！』說着便用手去捧肚子。

那女人接着說道，『好孩子！你別着急，你爸爸快回來了。』

那女孩子又接着問道，『爸爸是上張家去借米的麼？』

那女人道，『是的，上次借了他家的米，尙未還他，這次還不知道他借……』

那女孩子道，『那一天我到張家去玩，他家的蓉姐姐拿饃饃餵狗，我從他要一塊吃，他倒不給我。』

那女孩子道，『咱們因爲甚麼沒有錢？怎麼就命不好？』正說着，一陣雨水從那屋頂上淋了下來，打了那

女孩子一身，那女孩子不覺的打了個寒噤，說道，『不好了！屋子上面的席教風吹掀了。快把牀挪一挪罷。』說完，便同他母親來拉牀。正忙着，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打着一把破傘，通身的衣裳都溼了，走了進來。那女孩子叫道，『爸爸來了！你借了米回來了麼？』那男人夾着肩膊，顫聲說道『沒……沒……』

那女人急道，『我們兩天沒有動火了，又沒處再去借米，還不得等着餓……』這句話倒說的那女孩子想起餓來了，哭道『爸爸，餓……餓死……我了！』

那男人拭眼說道，『你乖，別哭，等到好了天，我打魚賣了錢，就有的吃了，不挨餓了！』說着，只聽哇的一聲，牀上睡覺的小孩子也醒了，那女人忙的抱了起來，給他奶子吃。但是那小孩子啣着奶子在口裏，只是不住的哭。那女人拿下奶子看了一看，道，『哎喲！這奶子是沒得湯了！怪不得他哭呢，這怎麼……』說着，便用袖子去拭眼。那女孩子看見他母親哭了，越發哭個不住。那男子包着眼淚，轉了臉往上望那房子上面的窟洞。

那時已是黃昏了，雨漸漸的住了，但是還沒開晴。忽聽門外叫道，『王茂，你的漁旗子稅還不快納麼？』說着，一聲門響，進來了一個穿藍軍衣的人，手裏拉着一根馬棒，嘴裏吸着紙煙，挺着胸腹，捽着個大辮子，一搖一擺的走進來。王茂見是一位水上警察，就帶了幾分怕，忙陪笑道：『老爺！我這裏連飯都沒得吃，那裏有錢上稅。再等幾天我給你送去罷。』那警察從鼻子裏出來兩道煙，慢慢的說道，『你有沒有的吃我不管，這漁旗子稅總是要納的，難道你說沒有飯吃，就不納稅了麼？沒有飯吃的人多着呢，那一個敢不納稅來。快點！我若囘去稟了老爺，辦你個抗稅的罪，你就担不了兜着走！快點罷！』

王茂道，『我前些日子預備了兩塊大洋，這幾天沒的吃，還沒敢動用。等着再借三塊，一遭兒給你送去。不是……你先拿這兩塊去。』

那警察道，『不成，得一塊兒交齊。』

王茂道，「老爺！我今年時氣不好，上一次下了網，又教旁人把魚偷了去，連網都割去了，所以我……」那警察不等他說完，便接口道：「胡說，有我們水上警察，那一個還敢偷魚。難道我們偷了你的魚不成！你分明抗稅，不要胡說，非帶你見我們老爺去不成。——快走——不成。」說着，拉了他就要走。

那女孩子原是哭着的，後來看見那警察來了，他便嚇的跑到他母親的背後，一聲也不敢哭了。今見那警察要帶他父親，他怕的又哭起來了。那女人也急了，把小孩子放在牀上，跑來求那警察道，「老爺饒了他罷！你若把他帶……我們一家……都要餓……死了！」那警察仰了臉，只作不理，說道，「走！走！別費話啦。」說着。拉了王茂就走。嚇的那女人孩子一齊哭起來。那時雨又下大了，泙湃之聲與哭聲相和。

忽聽嘩喇的一聲，接着那小孩子哭了一聲，就無動靜了。那女孩子哭叫道：「後牆教雨沖倒了，弟弟……」

王茂聽了，哀告那警察道，「你放了手！我看看我的孩子再走！」那警察那裏聽他，拉着就走了。那女孩子還在後面哭着叫「爸爸……爸爸……媽媽暈過去了……哎呀！」

那時天已昏黑，王茂走的遠了；猶聽得他的女孩子叫哭之聲，被風送到他的耳朵裏，時斷時續的。

（一九一九三月，載新潮一卷三號。）

睡

胡山源

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是我此次來杭的第二天。早晨起來，吃過了點心，高義同我商量今天的消遣法。他要請我下湖，我不贊成。我說：『我們不如出錢塘門，自由走去，信足所之，隨寓而安。』他本亦沒有一定主張；兩人就從湖濱路開步走，出了錢塘門，過了石塔兒頭，取了孤山路；等到進公園，已在白堤橋上坐了幾次，白堤水邊創了不知幾盞水碗了。

那天日光很是晴美。到了公園的山上，却有些西北風，從棲霞嶺上吹來，使人不敢多在石上坐久。下到涼棚盡頭的茅亭中，風却吹不着了，好暖呀！

當我坐下時，用手指向立在別一亭子裏，遠遠注視我們的茶房，鉤了一下，他便殷勤的來了，爲我們泡了兩壺茶。

確是本山茶，何等的清香！而在我們倦行的人得之，更如同玉液瓊漿；一舉幾碗，兩袖生清風了！

且慢着！請看前面的湖，平得眞如鏡面，沒有一些皺紋；划子一隻也沒有，更不留一些斑點。天空的蔚藍，是湖水的反映罷？不！湖水的深碧，是天空的倒影罷？好了！由他們去，不必管，我們且看嵌在兩色——其實一色——中間的日球；看他如何發揮光輝罷！

游人一個也沒有，只有多情的茶房，按序來冲開水。耳中沒有響的聲音，目中沒有動的顏色；兩個人呆了，兩個枯燥的靈魂醉了，酣暢極了。好一條長椅，不用思想，倒下去罷！同志的高義，何嘗用一些思想，只

將脚擱着另一櫈子，頭枕着另一長椅，睡在三段式的大床，和我同夢了。

太陽之神呀，多謝你賜我們沒有一些重疊的襞被！

我們現在在何處呢？是的，在慈母的懷裏，安心睡罷！一切都沒有了，只有安心的睡罷，在母親的懷裏！

啊，母親，我們愛你！

雜沓的脚聲，驚破了我們的好夢。

『什麼時候了？』我問。

『沒有帶着表。』高義答。

『我肚子有些叫了。』

『不錯；太陽偏西了。』

付去茶資，過西冷橋，進杏花村，兩個人隨便叫了幾盆菜，——醋溜魚却是必要的——儘量大吃。太飽了，走出來時，只好安步當車的緩行。日光又正是年富力強的當兒。熱而倦，眞走不動。脫衣服罷？擕在手中，等是討厭。只好坐坐歇歇，支持過去，尋一適當地方，再睡一會就好了。

好容易進靈隱寺的院子了。樹頂上一隻松鼠，在柔條細枝上，飛也似的竄來竄去，宛如喜鵲。

大殿的佛，可以參拜的；右邊配殿，不可進去。那裏是五百尊的羅漢堂，今年清明節，我們在裏面偷了許多蠟燭，和檀香，此刻豈可自投羅網？大殿後面，地勢高些了，又有風，不快意，退下來罷。

好！眞好！大殿的東廊下，又有兩條長椅，裝滿了無風的陽光；我和高義，就分佔了一條坐下。

我的身體漸漸沿着椅背往左倒了。忽然靠着一根柱子，心中很是快樂，諒必我佛慈悲，要保全我這金剛不壞身哩！

高義如何，我不知道，勉強抬開眼皮望望他，只見他頭垂在胸前。在我眼皮合攏之前，忽見坐在長廊彼端的中年和尚，對我微笑一下，我就此不知道什麼了。

形容人的睡，總喜用香夢二字。很對，我們睡得多少香呀！但是那並非什麼花香玉香，却是旃檀香；而且並沒有夢。

我們又睡在何處了？不須問；我們只管睡；這是人生的不二法門！

『永昌：：荳腐乾——頭香齋……條頭糕——椒鹽落花生麻酥糖。』一聲聲自大門口唱進來了；我們被他唱醒了；樹枝的影兒，一條條畫在我們身上了；欠伸幾下，立起來時，我說：『是時候了，走罷。』於是別去「妙莊嚴域」的靈隱寺；穿過穢氣冲天的茅家埠；跨過了東坡走過的大麥嶺；傍着村舍錯落的赤山埠；過了沒有看見的四眼井，和來不及進去的虎跑寺大門；繞着黑影中的六和塔；上了必須努力最後五分鐘的二龍頭西齋二層樓；衝進了達到目的的二百零七號寢室，倒頭躺下！

這樣可紀念的睡，人生那得幾回！好，我又記起來了。

五年前的夏天，到廬山去玩着兩星期。有一天，我一個人請了一個嚮導，引我出去游山。他先帶我到千佛巖，御碑亭，然後下了一個很深的谷，名兒已忘了。走下去的石級，似乎總要以千以萬計。他自然走得很快，因爲他平日抬着轎子常來的，我可也不致跟不上。谷的底就是一條大溪，其中的水，非常湍急；而大石如磨，如臺，小石如拳，如筍，更是不可計數。我們就踏着跳着從石上逆溪而上。有時石與石之間，隔得太遠了，只好取溪旁的仄徑。走了久久，衫褲外面都淋出汗來。到黃龍池了，好涼爽的地方！水從上面分散而下，掛了許

多珠簾。

離黃龍池，稍上一些，過了盡破霄漢的娑羅樹，就是黃龍寺。寺中有蟠石，作龍形；看過了，試過了，就走到和尚的禪房去，暗朦朦的。一個和尚閉目在蒲團上打坐，聽見我們進來，承他的情，將眼開了一下。香火人見我在靠東壁的櫈上坐下了，就烹起茶來。在我斜對面，另一櫈子邊，坐了一個人，這人約有二十多歲，面目是一個農夫，衣服還是俗家；面前不知放着一本什麼經，頭低了，差不多離櫈子只有三寸，將手指細細的，緩緩的，一字一字，由上往下，一行一行，由右向左，移動着；口中更是曼聲低吟，隨着誦；每一字大概要三秒鐘；有時誦不下去，就迴身請教和尚。

那時我心中又是一番新境界了！茶已喝足，汗已不出，身已不倦，可以去了；但是不能去，那個頭陀爲我唱睡歌了！面前的破櫈子，不是游仙枕麼？

又有一次，請了一個人，領我去游三疊泉。上午動身，想不到從牯牛嶺去，有這麼遠，有這麼有趣的難走。看見面前脚底下，有一個山頂，心想過了那山頂，一定是三疊泉了。等到一走上那個山頂，脚底下面前，又是一個山頂等着了。再走過，再是如此，宛如一張大梯子，導我一步一步走下去。照這樣走了許久，三疊泉還未到。……到時，三疊泉必已離地很近很低了。

最後在一個山頂上，見前面有一低處，冲起非霧非烟，一陣陣的微水點。『三疊泉到了！』嚮導的說。

立在泉的對面，或側面，看去，只見水從平面，作直角垂下，直如疋布。隔幾丈，石壁突出一些，這疋布折疊了。但不久又垂下。又折疊；又垂下。又折疊；然後又垂下，到底。將身體俯前些，好怕呀！那疋布掛在兩峭壁的隙縫中，緊緊的，連綿不斷的，往下落去，深不見底，看了頭眩的！哎！離地很近很低，想錯了，小覷了，請原諒我！

那疋不是布，是雲錦，不然，由伊折疊中，何以會騰起燦爛的綺霞，明麗的長虹呢？哦，知道了，原來是水花折日光！

嚮導人阻止我不要下去，我不聽，已坐在泉頂溪中石面上濯足了。這水入鄱陽，泛揚子；注于黃海，匯於太平洋，還稱不得萬里流麽？呀！何等的豪雄！

奇怪！石旁迴水裏，却有小魚，沒有從布上滾下去！

泉的對面，有一茅篷，我起來，進去，坐了，作午餐。帶的是麵包，乾了吃不下　。篷中主人是一位老婆婆，正在煮飯，就央伊爲我煮些開水。一會兒我吃飽了。老婆婆的沒菜飯，也被各轎夫廉價吃完了。

好懶呀！門前轟轟的雷聲，將我腦筋震麻了。對不起，老婆婆，讓我在你惟一的檯上，曲肱睡一下。鄱陽湖的水色，罷了！揚子江的風帆，罷了！壯麗的瀑布，偉大的山光，一概都罷了！我只愛此茅篷，愛此茅篷中折足檯上的天地！我的家在何處呢？何必回去呢？

終于嚮導的來了，他說：『天已傍晚，怕趕不上牯牛嶺，就要黑哩！』我只得摩挲兩眼，一步懶一步，上那來時的大梯子去。有時風來，將遠遠山谷中忽然結成的雲塊，吹向我來；我預備跨上去，可是到足旁時，又被山石撞破了，只像柳花，一朵一朵，四散飛去。我用手捉了一朵，是的，明明的捉牢一朵了！沒留心，不知如何，又從我手心裏滑出，抹我前胸，穿我兩腋，向杳杳冥冥，無所底止的青空去了。啊！雲呀！肯不肯再回來呢？我在茅篷的睡呀！你也如此一去不復返了麽？

唔！記不盡了；愈記愈多了；不必記罷！

人生呀！你是必須睡的；你究竟喜歡那一種睡呢？你還是喜歡作看睡的茶房，和尙，頭陀，嚮導，老婆婆呢？你睡罷！你可以睡你惟一的睡了！

（一九二三年三月，載彌灑第一期。）

阿美

趙景深

少爺今天確乎有些動怒了。他板了面孔對着王媽道，「你不做。我告訴媽媽去，」不過除了阿美，誰肯什麼事情都做呢？況且王媽年紀也大了，怎還能和小孩子頑耍。但是少爺却不能原諒伊。

當然，少爺知道什麼原諒不原諒呢？假使他知道原諒，他也不會叫阿美什麼事情都做了。他現在不過幾歲。照僕人們稱呼主人的例，他祇夠得上稱一聲官。不過他是他母親的獨子，他母親歡喜人家稱他少爺。他自己，也歡喜爭一個少爺做。所以人家就稱他少爺了。

少爺是應該有少爺的脾氣的。是的，少爺除了書不要外，什麼東西都要的。他無論要什麼就要立刻辦到的。他的少爺脾氣發的時候，就是阿美倒楣的時候。他一天到晚發脾氣，阿美就一天到晚倒楣。因爲阿美雖祇是一個十二歲了頭，伊的主要的職務，却就是給少爺當親隨——二爺，

伊還不止做二爺哩。少爺是歡喜騎馬的。少爺要騎馬的時候，阿美就是馬。伊就得把兩手放在地上，把少爺馱在背上，用手心和膝蓋抵着地，從房間的這一角走到那一角。實在這馬太嫌低了，少爺騎上了，他的脚有時也抵着地。少爺的脚一抵着地，馬的進行也費力得多。不過伊是不許走得慢的。伊的常常蓬着的辮子，就是少爺的馬鞭子，馬走得慢，就得吃馬鞭子：這種地方，少爺都知道的。拿鞭子抽還不夠，少爺就拿他的小手掌，向伊的小臉上噠噠的打。這樣一來，伊當然要走得快了。但是快了又不好了。少爺帶着哭聲喊道，「媽

媽！伊要弄我跌！」這時正吃着水菸的太太，把水管撇開了嘴唇邊，哼道，「賣胚！好好的玩玩，又鬧些什麼了？賣胚！你總是惡惡惡！賣胚！不知那一世欠了你的債！」

眞的，不知是那一世欠了伊的債，太太常常要爲了伊費力，爲了伊，太太常常要說許多話，常常要用盡氣力瞪着眼睛板着面孔說話。太太吃午飯吃得有些熱了，阿美並不知道來扇扇。於是太太發怒了。「賣胚！只知道呆立着，從不知道做事。看見人家吃飯，總不肯拿扇子給人家扇扇的。難道定要等人家請的麼？」阿美學到了乖了。不過實在，這事祇多給了伊一種討債的資料。因爲到吃晚飯的時候；伊就又過去扇扇子，那時太太正有些頭痛，怎能不又費了許多力動一回氣呢？「人家頭痛，誰要你來扇？總是這樣的，叫你做一件事，總沒有好好的做的；不叫你做的時候，却要你忙着獻勤。人家的丫頭，教教總會些。祇有這裏的飯，是吃在豬肚皮裏的。」

太太的話，在伊的小腦子裏，並不能留存幾時。惟有豬肚皮三字，却在伊的腦子上印了一印。因爲有一次，王媽正在竈上熬豬油，伊立在旁邊。王媽對伊說，「像你這樣無用的人，祇配養肥了，賣給人家煎人油去。」現在伊聽見了豬肚皮，就想起了熬豬油，煎人油。伊知道煎人油是和熬豬油一樣。那眞是一種不曾嘗過的難嘗的滋味啊！想到這裏，伊不免有些怕起來，幸喜伊自從吃了「大人家」的飯，一向還是骨瘦如柴的樣子，所以伊想那樣煎人油的人，還不見得要伊。無論如何，伊的恐懼存在的期間也是極短的。一會兒，伊又給少爺叫去伴着玩了。

少爺是將來要做官的。雖是現在年紀還小，不會做過眞官，却很歡喜玩玩官的把戲。現在他就在櫈子前面坐起堂來了。「這官樣子倒不錯，」太太靠在榻上笑着說，「不過犯人呢？」「阿美，」少爺說着，就把阿美拉到櫈子的前面立着。「這個犯人犯些什麼事呢？」太太迷着眼，繼續地說。「犯的……，」少爺有些說不出了，不過記起前天隔壁陸家捉着賊，送到局裏去就想着了。「是賊，」少爺說。「偷了什麼呢？」「偷了……

賊！你偷了什麼？」少爺對了阿美問着。但是阿美却俯着頭，一聲不響。「賊！你偷了些什麼？」阿美向少爺望着，帶了一種似笑非笑的樣子。少爺耐不得了，離開了案桌，跑去把手心在伊臉上拍的一下，仗着喉嚨說道，「問你：你偷了些什麼？」阿美縮着身子道，「我不會偷。」太太總是很會教的，說道，「賊不打怎麼會招呢？」少爺捧了門閂，向着阿美頭上就打；剝的一聲，阿美就哭了。太太喊道，「饒了伊罷！」王媽過來，把少爺拖去了。但是阿美的哭聲，却漸漸的響起來。終至太太忍不住起來，哼道，「還哭哩！又打痛了你了。叫少爺給你打還了，好麼？」

當然，少爺怎麼好給伊打還呢？況且，少爺說伊做賊，也並不會就冤枉了伊。自從伊偷了少爺的糖吃了之後，伊的賊名就定了。太太是很精明的。伊偷了一塊糖，就給查出了。當太太拿棒把伊打着的時候，伊也沒有什麼話說，祇一遍一遍的說「饒我罷！我下次不偷了。」問伊爲什麼要偷糖吃，伊說，「我見了糖，祇覺得非常想吃。」不過伊不會知道伊是不應該想的，伊一想，就做了賊了。太太更給伊加上一個徽號，叫伊「小賊」。

在伊得了這個徽號後不上一個月，張家太太來了。伊是太太的丈夫的姊姊。伊住在離這裏四十多里的地方，這次到這裏來，是專預備來住幾天玩玩的。伊是一般也很有錢的。在伊身上，滿露着「大人家」的太太出來「做客人」的樣子，伊的衣服並不很鮮豔：因爲鮮豔是不適于太太似的。但伊的衣料，都非常考究。伊的兩手十個指頭上，帶着好幾個珠的寶的戒指。太太見伊來了，很起勁的去歡迎伊。王媽見伊來了，極意的去奉承伊，準備將要走了時候，可以多賞幾個錢。阿美見伊來了，自然也歡喜，因爲伊以爲這位漂亮的客人太太，是非常好看的，所以常對着伊看，從頭上望到脚上。至於客人來了，自己的太太也要忙些，所以阿美也可以少挨打罵，這是當然的結果；雖是在伊的小腦子裏，却還不會想到這一層。

張家太太住了幾天，有時也到街上去走走。到了第四天，伊預備走了，早上起來，却不見了一只金挖耳。

伊在枕頭邊，被裏，地上，屋角裏，處處都尋到，却總是沒有。但是張家太太確實說，伊昨天街上回來時，那挖耳還明明是在頭上的。太太也知道了客人太太不見了東西。當然，這是伊不能不查究的，否則人家心裏還以爲主人窩藏着賊呢。賊麼？要祇是「小賊」罷？不是常對張家太太頭上望着麼？「今天張家太太房間裏除了阿美去掃了地，別人都不曾進去過。」王媽說。這樣，那話就更確實了。太太這次的動怒特別的利害；因爲伊的可怕的眼睛的亮光，似乎比平常特別亮些。拿了很粗的棒，目不轉睛地對了阿美，發出十二分有威勢的聲音道，「你偸去放在那裏？說出來，不說就打死你。」阿美怎樣說呢？伊的頭俯着；伊的手垂着；伊的嚇得帶着靑色的臉，表示出腦筋的作用停滯的樣子。伊的身子漸漸的顫動了。太太的棒，開始向伊手上飛來，伊的手讓了一讓，腰裏就喫了一下。痛是打了以後必然的感覺，這並不是伊的最難去嘗試的事情；伊的最難的事情，就是要感到了劇痛而不哭。但是伊終于哭出來了。太太說，「你哭嗎？哭了，人家就會饒你嗎？」接着的，又是一陣頭上的剝剝的聲音和身上的噠噠的聲音，張家太太說一只挖耳，値得多少錢？不見了也罷了。嫂嫂何必這樣動怒去，饒饒伊罷。」但是對于太太的心裏，這幾句話的每一個字，都似乎有些刺痛的。伊的手機械般的舉着，阿美的皮包骨的身子跳舞般的動着。棒的聲音，夾着狂嘷般的喊聲，棒聲停了，哭聲漸漸的低起來；哭聲漸漸低起來，加上的就又是一陣棒聲，於是阿美哭聲又大了。這樣的繼續下去，直到太太覺得十分疲勞的時候。阿美呢，不知是因爲打呆了忘了吃，還是吃不下，還是不願吃，就中飯晚飯都不曾吃。那晚睡了以後，明天就不曾起來。現在伊正病着，伊的病倒也清閒的，因爲從沒有人去擾伊。至於太太呢，也可以少費些精神。

祇有少爺因爲缺少了一件不曾有替代的玩具，不免常有些動氣。不過當王媽對他說「阿美給你打得現在快要死了。」的時候，他倒也很曉事的說：「死了，有什麽呢？我叫媽媽出幾個錢，再買一個。」

（一九二三年三月，載彌灑第一期。）

將過去

林如稷

得到春意較晚的北京，也漸漸的移入夏的炎威季來了。

若水這一晌的生活，只不過是顛倒錯亂的生活。

太陽慢慢的移照到他的臥房死寂的窗上，他還在酣沈沈作迷夢；不過他的一位同睡在以木板爲牀的朋友H君，已先醒了，總是伸出手向若水的面部有意摸弄，有時或要把嘴對準若水耳際，狂叫幾聲。

『不要鬧喲！往常你睡沉的時候，我都沒有鬧過的。擾醒我的夢，夢中有——』

迷夢的酣景破了；若水却是還希冀能再眠一覺；繼續那酣景；死不肯張開那怠疲矇矓的雙眼。用手把棉被扯來向肩部緊塞。雖是在炎威的天氣，他不蓋被是不能睡覺的。面部移來對着那外用白花粉紙裱糊，而却常放出霉臭，有時還有擾人安眠，偸吸血液的臭蟲從那紙破隙處爬出的牆壁。

——我這一次又何苦要到北京來？荒島似的上海與沙漠似的北京有什麼區別？

——昨晚誰請我睡遲，誰請我儘是倒在床板上狂思。誰請我要在夜間拚命吸煙，致這樣的慵倦身軀？……

——唉唉，這北京生活，兩三年來你已嘗過五次了，怎麼這次又冒冒失失跑來？你就那樣沒得強毅的堅守和判斷力？你眞是一個蠢的動物！你這善忘，善作幻夢，而臨時又愛觸愁的劣性，自然不會替你負那行動的責

任！唉唉，未來時 — 也許還是一生的未來——的一切熱如火，錦如花的希望和幻夢破了，空了，只好仍是牖着你的心裏永貯着不能懺悔的隱痛吧！

一秒，二秒，……六十秒，一分，二分，六十分的似夢而未入夢的時間，慢悠悠，懶洋洋的過去了。悽悽離離的像重載的貨車走在不平的窄徑上發出的聲音，已佔領滿若水弱的心絃。H君已到附近的N大學去上課，雖是他很少不缺課的時間，然而每天總得去一次。若水只一人孤另另，苦伶仃還睡在兩隻單條木長櫈所支的床上。

從枕上眨眼向上和往後射視，便可看到靠他們共頭枕睡的板牆上，有一張時髦流行的一幅石印五彩的沒骨畫「春浴圖」。

——淡丹色的桃花襯以石綠嫩葉，從畫片上所繪的窗上可見。那一位鴨蛋形面龐膩柔如出水芙蓉的肌肉的她，只披了一件淺浸草色的絨浴衣，那浴後嬌懶無力的柔態，也表現出幾分。

似乎這一種春意溶溶的濃意，蘭湯馥郁的芬香，已把若水向H君借榻的房內也撒漫和融散得有幾分春意；還似乎那種特有的肌肉沁液香汗，已點點滴滴滴到若水的頭上。他這樣的吃力凝望之後，灰的臉上也露出七分滿的微笑，被鋪蓋掩着的身部，也很緩和而漸漸也嬌無力起來。

若水此時只好把頭部閉目下垂，聳臀起坐於枕上，背緊貼壁，把兩隻手交叉抱着後腦，掌心貼合於蒙茸如鴉巢的已有十分之一灰白的髮上，再使力把手之腕拐骨互相把前額夾着，作放浪的沉思狀：如此，咬緊牙齒很命忍耐過幾分鐘之後，漸恢復安適；湊氣欲湧乾咳幾聲，才身部向外彎壓，盡力伸出手在床前一張方櫈上掇取一隻劣質香煙，半身露出被外，坐在衣服和睡枕混雜不分的床隅上，悠然而口噏的慢吸起新燃的烟。

一口兩口的微黃的煙噴出之後，焦灰有些已墜在牀上，到他摔去煙燼時，又附帶向以瓦磚鋪成的地上，吐了幾口釅痰。

這一間臥室的窗外，儘接着就是一個小小天井，左右毗連幾間房屋，也是這家公寓專供學生住宿的房間。天井裏，不要說是一根青草找不到，還有許多堆積的泥土，渣滓。禽羣有時也在隔鄰的一枝很巨的樹杈上乾啼幾聲，綠葉也有時伸過頭來向這邊俯看。臥室的窗上，不同色的紙，糊在那粗細不勻而灰垢佈滿的雜亂格子上面，正好像一副瘦死的屍體，只有慘色失潤的皺膚，包在那如亂棘叢荊的枯骨上；有時風吹過，窗上簌簌作響，更像活屍的慘笑和呻吟聲。

送報者來了，從門縫內遞進時，若水在床上沙沙的聲調呼叫：

『遞過來喲！』

很欣悅的兩手把報紙攤開，忽然銳利敏感一種說不出的苦痛，覺得似有萬縷悲感齊集於腦：

——羣獸野鬥的狀態、………慘苦的哭聲，………戚泣的呼籲曲，………強獸得食的酷笑聲，………

強制住腦血管脹痛，垂頭喪氣的忍着激劇的震盪，痴白眼，盯射在報紙上面：哦哦，每個黑字和字隙白紙也都似動搖起來………

——喲，無數的活屍相搏，…………；

——喲，一羣骷髏躍躍欲動，…………；

——喲，密聚的肥蛆蠕蠕互擠，…………；

若水已經有些神昏昏，意亂亂了。

——國外專電的題目一恍眼過去；

——緊要新聞的題目一恍眼過去；

——社聞新聞的題目一恍眼過去；

慢慢地失神翻到報紙最末一板看了兩段廣告，又才下細用心去看電影院和大戲院的劇目，把一個一個角色

今天所演的戲名看院之後，H君已口唱着時髦戲詞，一步三跳的跑回來了。幾番的催促，幾番的鬥嘴，若水才慢慢地伸懶腰，打呵欠，把被蓋推開，忿忿的離床。

起來以後，洗完臉，吃完飯，又做什麼呢？

這時房內，又只賸下一個孤另的若水，飽食之後，無所事事的若水。靜寂了。

左右各房雖尚有未出門的，不過彼此從來沒有一次通過問問，在街上互相遇見時 ，也是彼此心知同住一處，然而也不招呼。雖是街上此刻有種種聲音達入若水耳內，隣房也隨時有談話聲和碎破的歪喝聲發出，日光移來正屬，藍雲幻伏，這都不與他相干。他只時而痴坐在椅上對着手上夾着燃焰的香烟微笑，或是對着鏡子看自己瘦削的面龐或狂搔亂髮；時而取出一本草稿東一頁西一頁的塗畫幾行，或把一叠幾十張的信箋寫汚過，而仍是一封想寫的信都沒有完工；時而任意不選擇拿一本書册，倒在床上睡覺略看。

——離上海一月，暮春時來的，而今，已是夏的初令，轉眼炎威季，四時正在淹忽的代謝呢。

——我………我，仍是這樣刻板的度日………

他不願再如此的連續想下去，只搥了床板幾下，同時積灰跳躍起來，又使他嗆咳。

偌大的北京城，若水並不是沒有朋友，他實在悶不過的時候，總是跑到附近N大學的一個寄宿舍去，因爲那裏面住的朋友很多。

『抽煙！』朋友甲君說。

『吃過飯沒有？』朋友乙君說。

『昨晚A戲園戲很好！』朋友丙君說。

『這幾天政局變得太利害。』朋友丁君說。

『………，………………。』朋友X君說。

二

火車是如何的在顫抖……上……下……起……伏……傾……斜……

若水腦內如何的在顫抖……上……下……起……伏……傾……斜……

他覺得瞬息間有一種靈性的幻感竄入腦內，由這樣而想捉住牠，更想把牠拿來壓在紙上，——不如此他終不快意。傾…斜…囚籠似的三等車中，電燈只會吐出似烟之光，都很不適宜於寫字。才用左手拿着日記本，右手很吃力的劃了一筆，却早變成九曲綫紋，只好仍是囚在自己心裏，因此，愈是覺得顫抖……上……下……

……左……右……起……伏……傾……斜……

× × × ×

…………………………

這是一條蛇，赤的，絳的，菜花色，灰白色，……圓長。蛆條……

蛇，載着迷惘，悲愁，含着似陳酒發酵的積鬱……

去向那被蛇所認爲仇人，人類中之一部分復仇。

曲行，匍匐……

……蠕動……潛行……在蠕動……

凄凄雨……

——去呢……

夢中的囈語，方錐的——有一個整的，……

復仇！復仇！

——站在房子下的人，哦，——站在地殼下的人……

同臭蟲一般大小……同天，獄的天一般厚薄……

腥惡……不是……生雞蛋一般的腥惡……

…………………………

× × × ×

若水把這靈怪的幻感囚入心內，立即覺心裏忡忡不安，一會更似有一個東西在前胸爬行。似咬嚙作痛，幾乎暈仆……

用手在胸前去摸探，只感觸是冷冰冰的……

他這一次由上海再到北京去，純是一時情感的衝動。

春之季，終日無事喝風泣雨的天暮，含着末期的愁鬱，日日罩在他向一位父執借居的房內，他在上海，昏昏的過活，一天到晚只蟄伏在那書籍亂堆，器物紛雜的房內，實在有些厭倦這樣平凡只吃飯睡覺的生活，兼之綿綿苦雨夜夜在他耳際絮聒，他實在，實在有些不耐煩了。

『我要逃，逃出這，這荒島！』

在若水還未定準這次到北京的前兩夜，已經是人盡入夢，快天明時候，他尚在枕上翻來覆去的想，想逃向哪裏去。兩眼只瞪着灰色在外的窗上，有些寒氣向他包圍而來，——彷彿窗外有女子哭泣聲，驚喜而疑慮：沒穿鞋，沒披衣，飄蕩蕩，神恍恍，已看見那是一個紅衣女子。伊正像他平日在神怪小說書上看見所描寫的縊死鬼一樣，不過却是沒有那樣令人生懼。還正在拭着比珊瑚，賽硃砂還紅的淚，用那如正午的紅海水波似的眼看着他……

——吻，吻着，吻那像西藏產的紅花似的髮……

——吸，吸着，吸那如馬來羣島上的人嚼梹榔流出來的唾…………

——掙扎，掙扎…………

——顫………顫…………

把他顫醒了。挂蚊帳的竹竿正在打抖。蚊帳上也浸了一些唾液。自己的手抓着頭上一撮亂髮。窗外淒淒然在下苦雨。楞了半晌，用脚去四周摸探，被蓋捲成一團圍在身邊。似驚怖，似悵怨在冥冥黑暗中低語：

『雖是夢！——我是怕春歸去的，我要在北方尋春去！去，去，尋春去！』

其實，他這樣煩悶於春之網，自己是不知道。只尙以爲這是新生之季，而確又忘去這是苦雨啜泣的節候。在他以爲錦繡的春，在北京此時尙還留得，所以才打算又去那因在冬季看不慣蕭索，從上海跑回才不幾月的北京。這又是他又忘却在兩三年來，僕僕於南北之間，已不知多少次，而哪一次不是在上海以爲一到北京，或是在北京以爲一到上海，便可整飭一切，改變生活，重鼓起已消失的勇氣來從事一切。但哪一次又是能如他想望，還終成昏昏復昏昏罷了。幸得他已久不在學校讀書，家庭又隔得很遠，可以仍他意志無羈之馬，或從墳墓去逃出能活動的僵屍。

若水決定到北京之第二夜，他跑去看一位新從日本回國住在上海T書局的朋友G君，談了一陣他們遂在一家飯館去吃飯，同去的有T書局的C君和D君，還有一個是新從北京某學來上海作春假旅行的L君。這一夜大家通是喝得醺然大醉，那L君還幾乎醉死，是G君和若水扶他回旅館的。

此時滬寧夜車正在冒雨前駛，車窗外是一幅黑慘之帷。在上海上車時已很擁擠，幸而若水在車內遇見一位同鄉，也是往北京去的，他們各人都只佔得尺餘寬的窄板車椅，背互靠着，又有淒風砭入，都各啞默相神祕望視。若水寫字工作失敗之後，更覺得無聊，車內又十分嘈囂，他很想同那位同鄉談話，因懶於高聲說，也就中止，只好回溯到昨晚喝酒時情景。

『唉唉。我這兩年的光陰，大半是消沒在旅途上，一年來往於北京上海，已不知多少次，去年夏天本想變換法子，跑回四川去，却又被戰事阻着，只進了夔門，仍沒有回到眞的童遊之處。』

直率已將醉去的C君，截斷了若水的話詞，含着冷笑說道：『這是「狂奔」！這正是你的「狂奔」！……』

不善喝酒的若水，也許此時雖在車中，而昨夜的餘醉未解，心裏想到這裏，有些神祕的悵惘，忽然自言自語起來。

『狂奔！我的命運……』

臉上有些羞紅，很自慚的，忙用眼去側看那位同鄉。正似沒名其妙神祕的望着若水出神。

『我「醉」還沒醒，昨晚大醉了！』若水故意遮飾他剛才瘋人似的囈話，裝出笑容向那位同鄉說。

那位同鄉很勉強同若水敷衍談話起來：『你覺得疲倦？眞沒法睡覺！』

『我還不覺得疲倦，只是心裏有些跳躍，』

『你這次打算到北京去做什麽呢！』

若水彷彿受了驟寒的侵襲，心裏冷冷的，身上微顫，很久才慢慢說：『沒……有……目的……』又羞慚的忙改換語調：『……只有臨時再……』

兩人均又含默在車外抖動車內沉悶之中。車已快行到南京，已是將天明時，外面的密雨尚在飛墜，靜聽中可辨出蕭淅淅的顫音。

車內的人差不多均互相枕椅入睡，他們因佔的地方太小，只好仍無言危坐着。很久那位同鄉呑呑吐吐的向若水問道：『你近來怎麽這樣的奔走南北，又不是政客先生們？』

『……………』若水喉內囁嚅了好久，才淡然的回答：『這，這沒有什麽！』

車到了南京後，他們在江邊換上輪船渡江過去搭津浦車。

雨仍是沒有停止，江心的清晨，異常淒冷。若水倚着渡江輪船鐵欄，周身在發寒痙，兩眼只注視着被風捲起洶湧的江波，痴痴的出神。

『何日命舟詠言歸？』

有人打一下若水的肩頭，他失驚的回頭去看：那位同鄉正神祕的指着長江的上游，烟雨漫封處，悵悵的說。

『何日命舟詠言歸？』

若水心裏有些悽惻起來，也隨着同鄉手所指處，望了一下，垂頭喪氣照同鄉的問話說了一遍。忿忿地把一支新吸的香烟，不加思索拋入了江內。

三

這個地方好像蟻穴，因爲有不少蠕動的黑團；這個地方好像蜂房，因爲鬨鬨鬧聲充滿；又好像糞池，因爲雜種臭味蒸騰。

若水，H君夾坐的中間，有一位肥頭大耳而面上凹凸不平的Y君，他是在T埠一個學校讀商科的學生，有事到北京來，也住宿在若水來北京後已住宿有幾月的H君處。他們前後左右，一排一排的細而長的木櫈上，都坐滿來看戲的觀客。

得到春意較晚的北京，也漸漸移入夏的炎威季來了。對於那顛倒錯亂生活厭倦的若水，近來也是仍在昏籌之中。

若水由上海乘火車到北京，剛一出車站時，心裏已十二分慘怛。他已似覺得這次又要失望，不是他在上海

未來時所懷想的北京了。走出車站，看見穿擾來去如蟻的行人，齊跳入灰沙包佈的北京，一切景像，仍與他幾月前所見的北京一樣，沒有帶上幾分溶溶春意。那位同車來的同鄉，早已在和來車站接待的朋友欣欣地握手，絮絮不絕笑聲大作談話。只有他，茫茫然，漫無所主的在車站外，街心上痴立出神，看不慣別人歡樂的若水，慢慢才鼓起勇氣跳上一架洋車，做出高傲自得樣子，沒有和那位同鄉作別。

『先生，拉到哪裏去呢？』

洋車夫走了幾步，問他的地點，猶豫了好一陣，才叫拉到在北京比較有一分性情相合的朋友H君住處。

從荒島逃向沙漠來的若水，那樣昏昏度日住過幾月之後，是一點想沉醉於春之網的期望沒有達到，而從前幾次在北京時肯跑到去找女人取樂的地方，也沒有去過，——這是一則因爲H君雖然性情是狂放不拘，但却有一種青年正毅之氣，使若水對於行動自知檢束；一則是近年若水一切勇氣都已減少，對於任何事都取放任作爲不關緊要，象之那種地方，在前幾年又曾使他傷感過幾次，所以這次就有時走那些地方過路，也警心悔怨決不稍動心。——一天到晚只在房內時作種種幻想，無聊過日罷了。

H君與若水只能談不關緊要或笑謔方面的話，若一談到正事，兩人每每爭吵起來，因爲各人均有一種強的自信力之故。他也知道若水住宿在他那裏是很可憐，很孤獨，所以這一夜特約Y君來伴若水看戲，在H君還是在北京第一次看戲。

『若水。你近來怎麼這樣瘦，精神也像不好：意志消沉，從前愛鬧愛道長爭短，現在只是死呆呆不愛說話？』因爲臺上起首幾齣戲總是沒味，而此刻瓦斯燈也還沒有十分發亮。他們坐在觀場中後幾排，也很吃力看清楚臺上人物，所以Y君想藉此時間來和若水談話。

若水很爲難的，還沒有想出話回答，H君早已搶着含冷笑的說：『他是自尋苦惱，想學賈寶玉無故尋愁覓恨！』

這樣滑稽的諷刺連若水也忍不住發笑，臉上却有一點泛紅。

H君更得意進一步說道：『他喜歡頹廢，你看他近來作的小說，通是引誘青年人墮落的，——我們應當攻擊！』

『我是無病呻吟！你攻擊！好！』雖然H君那樣詞嚴義正的，若水却已很氣忿，冷冷的回答他。

——好！——好呀！………

觀客們對於臺上，演着的讚采聲和鑼鼓興奮的夾奏聲，把他們幾成爭辯的談話截斷，而大家遂聚精會神，眼耳幷用的領略今夜最好角色所演唱的戲。

『多穩重！大家閨秀……』，Y君以指敲那同坐凳廣窄相等，放在前面用以置放茶具和果碟的木几，是在讚賞一個只約有十餘歲的女伶，因爲伊是著素妝飾演一個失母的孤女，幷且沒眼淚的作哭態正在細唱。

『哈哈！錯不了！』H君也得意忘形的夾笑附和別的觀衆大聲吶吼，連頸脖也伸直而紅脹。

戲快完場了，若水咧嘴苦臉的隨着H君和Y君一同擠出戲園。在北京住過兩年的H君，還沒有住在T埠而常來北京的Y君對於伶人熟悉，所以H君高興之餘，一面走一面逐向Y君探詢那位被他在北京第一次觀劇所讚賞的女伶叫什麼名字。

『眞好！叫L.Y.F.。才十幾歲啦！』

走到較清靜的條街上，若水聽到Y君衣袋中琅琅發聲的錶響，遂要過來一看，剛過了一點。他們在歸途中的談話，多半是關於L.Y.F.的，只有若水仍是保持着緘默少說話的態度。

『在北京非看戲不可！』

喜歡極了的H君，這夜裏曾那樣反覆的說，似乎對自己從前介潔自守，失了許多看戲機會有些言外可惜之意。

大家都快入夢了。

『L.Y.F.！』

『嚶呀，我的L.Y.F.來了！』

H君和Y君不怕炎熱，互搶被蓋而互亂聲叫喊，有意打擾若水啞然不語睡覺的意思。

然而終於為若水所戰勝了，酣聲已開始，若水反不能入睡。

黑魆魆。昏闇闇的房內，只窗上還有一點異色，蚊蠅時在若水面部打擾，他雖是想照往夜成例展轉反側，而那迴旋餘地，已給肥軀的Y君佔滿，他只好張開那朦朧的睡眼，強自制忍心內的煩焦。

靜靜的，清清的。

其實很囂鬧，何況有交互的臥酣聲，蠅蚊鼓奏催眠曲，想伺人入睡而大嚼，虻蚤擾遊於全身；但若水却感覺得是靜靜的清清的。

何等淒涼冷淡。

房內熱度確是尙保存着日間的陽威，更兼是三人共臥一榻；但他只覺得這是淒涼冷淡。

背上似有冷汗在下溜……

——這不是夜間，正是無所不容，蘊藏不盡，如火如荼的白晝。

——我的觀察所得，處處與他們相反；塗着厚粉如白堊似的面龐，突着厚唇，走路時故意做出古松當風的姿式，他們反要擊節歎賞？

——繁華的首都，我總覺得是沙漠，……錦繡的宇宙，我總認為是悲哀的結核，……

若水腦內雖是充滿了顛倒錯亂的幻想，然而他却已翻身起牀。在冥索中摸着一隻香煙燃吸着，注視那一點烟頭上星火，身立在黑暗包圍於上下四方之中，以待天明，但此時確正是漫漫未央的長夜；牀上雖有酣聲發

出，遠遠處却沒有雞鳴聲。

四

淒雨下了……

啄剝的門聲敲着……

『不要開那門啊！』

『不要開那門啊！』

『這是怎樣一個黃昏，我不能述說，不能夠設法形容出來。只要是你有一次曾在一個很古舊的寺廟居住過，那個廟離各方面通達的城市最近的也有幾十里，位置却在半山上面，雖是有羊腸紆迴的曲徑，有叢木蔽蔭着陽曝，由那窄路可以通達入廟；你在那裏是為避暑而忘却秋令已來，或是為養病而去。空寂寂的一間禪房內，——也有些寺僧同在廟內居住，但他們絕少和你脾胃相投，就有時你想同他談話，他反嫌憎你妨擾他出世的靜修，只要你每月把應付的住宿錢給他就是了——窗外有幾株綠玉若的芭蕉，或一些不爭氣愛先槁凋的雜樹，室內光線只要你曾到過採石煤的礦穴內就可以揣想到。在陰雨暗晦，空氣潮溼的天時，烏沉沉的厚雲把佛殿前階下的菌苔些更映得幽綠；借古椽作巢的禽鳥，也要有意來戲侮你，陸續從曠朗的外面飛囘，啁啁唧唧婉唱來擾你。你懶懶而覺得無聊，倒在牀上和衣假寐。或是取一本你平日愛閱的書册混混，甚至把你從寺僧那裏借來的禪經也拿來開看；但蕭淅的雨聲却於此時開始了，淒風就像專為敲你那原來已是千孔百補的窗戶，同時你在那晝夢幽酣中彷彿迷眼矇矓曾見過的黑帷也漸漸的下垂，你身上很是發冷打寒痙，甚至牙齒咬緊了被角；或者你雖忍氣起來點燃一盞用植物種核搾取作油的燈，但那時只有靜淸淡漠的大氣包圍於你上下四方，你心裏

也反轉覺得囂鬧不安，這絕不是因爲你聽到外面落葉的辭枝曲或寺僧們夕禱誦經和梵鈴及木魚聲的原故。

「不要開那門啊！」

「不要開那門啊！」

你總疑心有人來過訪，或者你已知道那是風雨的作祟。但無聊的慰藉，期待之情 ，却只是激動你心裏不耐，厭憎，甚而焦索，悄語：

「不要開那門啊！」

「不要開那門啊！」

「這樣時節來敲門的，決不是懷善意的……」

只要你一想到這裏，或許你更要恐怖，戒懼；強烈高抗呵斥的說：

「不要開那門啊！」

「不要開那門啊！」

「我絕不能受你黃昏的來客，不是幸福之神的誘惑……」

平時你如有愛哭泣的癖性，此刻絕對忘了再發；平時你如喜歡呻吟，此時也絕對不會敢再噓氣作聲……

『……我近來正好像一隻駝鳥。

那駝鳥，你總可以揣想到的：牠見人把牠追逐得太利害了，就只會把頭藏放在土穴內；在牠以爲不能再看見牠，就可以說是沒有事，不要緊的了……』

這是若水從北京搬到離那灰色都城有三十五里的香佛寺。後來幾月寫給H君的信。信面上還寫一句龔定庵詞：『秋味黯然長』。沒有寫發信地址。

他從北京撤到這樣荒僻之地，雖是在夏季，却不是爲的避暑；卽是他常有那腦頭血管脹痛的慣病，也不曾想到藉此來調養。

怎麼他願意捨去北京？

——要照他平日那一種昏惘動作來看，是絕對的窺測不出；就是和他比較新近，日夜同處的H君，也是在他喧傳於朋友口中失蹤幾月後才授着他這一封突首突尾含糊其詞的信。

『失蹤的瘋人，尚在人世……。』

他的朋友些現在這樣的傳說。

只是在他在北京失蹤的前一夜，他曾和另一個朋友在一個小酒店裏大醉。——那是他在Y君回到T埠去後，覺得仍與H君過那刻板日子沒趣。因爲H君雖是大喧傳看戲是宗旨後，只同Y君和若水又去過三次，Y君住了幾天赴T埠去後，H君因爲同若水去看戲總是看見他苦臉似的也就不願再去，所以若水遂另自想法過活度日。H君是不喝酒的，他就只好去找別的朋友了。

星月滿天，從那有條在北京算是較熱鬧的B街，一家客已漸稀少的酒店裏，醉闌跚，步跡偏倚的走出兩個青年，裏面有一個身材較低的便是若水。

那時已經是快到次日的晨間兩點鐘，以夜爲晝的北京城，也頓現出一種淒涼景像！雖是在盛夏的暗間。

兩人都沒有說話，只互相挽手疾行。在北京那些較僻一點的街道煤油的路燈光線是十分衰弱。他們各人的寓所，都在城東偏角上，離黑牙高聳的城牆不遠，不但那一帶荒涼，並還有許多沒給房子佔滿的空地，有幾個骷髏狀的硅痴呆呆看那夜之過客。

冥寞中擡過幾條小街窄巷之後，兩人似乎對於當前那片荒境起了戒心，更屏息而疾趨。看看快到了若水的寄寓處時，他默默中似感觸到一種神祕的感覺，低下頭去看自己的影子，在浸灰之光下的映影。

『今晚比較算喝還得痛快……痛……』

『要是你以爲還不算痛快，明天我們再約幾個朋友來賭喝十斤！』他的朋友誤會了若水的意思，醉沉沉，氣忿忿的說。

若水望了一會雲海，漫無所主的說道：『哦哦，明天——好個明天，我要當哲學家比喻樂觀主義者的那駝鳥去了！』

他的朋友在當沒有想到這就是他要離去北京的別語。

若水却於次日天剛明時，連H君也沒有通知，就撤到香佛寺租一間房住下。

漸漸氣候由炎威昏移到涼秋來了，在北京的若水朋友些，沒有誰知道他究竟在哪裏，死了或是就在，久而久之連失蹤的傳說也漸減去。只是大家賭酒時少了一個勁敵和H君晚上一人睡覺有些孤另罷了。若水也沒有想起要囘北京的事。他眞是以爲此地太安適，大可修身養心，那就任日子一天一天在香佛寺過去。

每天，也不過是日則遊山。夜則酣臥。

哦哦，秋總是追踪盛夏而來，在已是若水該濳居寡出時候，日間也不遊山，終夜只是失眠了。更隨時不辨辛苦的跑到離香佛寺好幾里，在寺所踞的那匹山脚下，只有孤另的一家供給農人們沽飮底一家小酒店去，買幾斤幾月來所不曾喝過的苦酒，偸偸摸摸地隱避寺內和尙們，拿囘靜如古塚的屋內獨飮。

間或，在一月前間或，去參加寺僧們的早懺晚禱，也從不再去。以前學會熟記的幾句禪門日誦，也忘來一字不能憶起。借來的經册些，早已冷擱在雜亂的桌上。梵金令或唸經聲，只要一入耳，他便去聯想到北京城內他曾去過的各戲園的鼓樂和奏聲。尤爲奇怪：從前爲H君或Y君所讚美而他却心中暗暗反對的女伶L.Y.F.的影子，常在他腦內搖晃。只要一搖晃，他一人在房內便也如和尙們在佛殿上一樣，雙膝不自主的下曲，低首誠心合十拜。現在他要是觀察：塗著厚粉如白堊似的面龎，或可稱春的西子之面；突着厚唇，或可稱如櫻桃樣的樊

素之口；走路時故意做出古松當風的姿式，也定比公孫大娘舞劍姿態好不；尤其是無淚而哭，才是眞眞的悲傷，哭而細唱，才是眞眞的哀啼。

近來他更常有恐怖時代，便是黃昏淒雨下時。他的戒備，只是閉門喝酒壯胆，或是竄裹在被蓋，噤若寒蟬，蟄如冬蛇。但有時他總疑心有人在敲門，或許不是人，是那預最後幽召的黑袍神使，所以他只好在內悄語：

『不要開那門啊！』

「不要開那門啊！」

有時勉強壯起胆來呵斥：

『這樣時節來敲門的，決不是懷善意的………』

『我絕不能受你黃昏的來客，不是幸福之神的誘惑………』

前這天就纏綿的下雨，他不能再去買酒喝了。心裏在黃昏時異常恐怖，因沒有東西壯胆和使他能暫忘一切入夢之故。所以他很戰兢地把近狀下細描寫，寄給那接到他這封才知道他尙在人世的E君。當他寫信的時候，室內外確是這樣：

淒雨下了………

啄剝的門聲敲着………

『不要開那門啊！』

「不要開那門啊！」

五

這裏，有美酒，有肥肉，有香甗，有女人，有……。

幾間矮小的瓦屋，屋上有薄雪，連毗連幾各屋上均是像用白粉新飾過。屋的破朽窗上，有燈光懶懶的漏出。屋前幾棵滿頭帶孝的槐樹下，有一個衣服破舊的中年男子立着，面上現出二十分粗俗氣和凶惡氣，不停的向左右隣舍探望。尖銳的目光，連這一矮屋屋盡處的雪鋪平的大路也能看見。大羣的素蝴蝶只在他肩上撲來撲去。兩匹小驢，被拴在門前階上，不住的喘出濃的白氣，是因牠們剛才馱着雇牠們代步的人，從那半山上的香佛寺跑到這山下村裏來，過於勞苦之故。

屋內燈光自然是只有三分亮，加以門戶緊掩，已在黃昏時，自然有些黯黯然。空氣因爲那一架大磚臥坑內是已燒着煤球，尙還暖和，只是有些沉悶和發霉臭。磚坑上，坐着一個中年婦人，雖是裝束帶些山野氣，臉上突出的肉不粘鉛厚的粉，却還有點媚態。她正似起似坐，似羞似驚，用那一雙粗眼眶小黃珠向剛進來的兩個人窺看。尤其注意看是兩人中除去那肥圓禿頭的香佛寺和尙是已前就認識的外，那一個癡呆呆站着，中等身材，身上似因剛才在下山時受了風雪有些打顫，瘦瘦的灰白面龐，穿的城市上很入時的衣服的青年。

美酒，肥肉尙在廚房內，只要房內有人開口吩咐，那立在房外的男子，自然會去盪熱和弄好撒進房中。劣質香甗也正臥在那雖未漆飾過，却已給油膩染上烏色的四脚木桌上，獃獃發笑。女人已若喜若怒，若言若靜的站了起來。

『先生，坐呀。』那個面上放黃油亮光的中年和尙，向着那位住在他們香佛寺廟裏，近來似狂若瘋，在今天早晨，苦苦哀求他帶他到這裏來的若水說。

『先生，坐呀。』婦人有一點羞澀，和聲下氣的對着若水含笑說。

若水儼儼的，不發一語，勉強坐在近桌側一張長條板櫈上。

和尙也走過來和若水并坐下，把嘴放近若水耳畔，低語：『就是她——兩塊錢一夜，菜錢一塊。』

『一夜！』若水有些驚愕佈懼。

『你嫌貴麽？比京城裏二等還便宜。』

那和尙有些不耐煩神色，似乎有點看不起這位借錢的若水。婦人知道他們耳語，是有關於她的，故意把臉背過去，却又不住囘頭偸看若水神色，連續向和尙嗙嘴。

『…………………………』

若水沉吟遲疑了半晌，才續說道：

『貴到不貴，只是……』

『不會的，鄉村不是熟人不行，保你沒病……』

『不是，……』若水垂頭喪氣的說。

『人老一點，却是………』

一瞬間，那若水似曾相識的紅衣女子忽然在昏惘的眼前………

——吻，吻着，吻那像西藏產的紅花似的髮………

——吸，吸着，吸那如馬來羣島上的人嚼檳榔流出的唾………

——掙扎，掙扎………

——顫………顫………

和尙看見若水只是痴痴不答話，身上發抖，閉目像在思索什麽，又湊近他耳畔說：『更不必慮，鄉間沒人干涉這些——』

『不是，也不是嫌不好，怕出岔子；只是——』若水胸前很刺痛，說不下去，眼中要流出淚來。

『怎麼？』和尚很不願的神色，大聲說了。

若水也是很堅決的，站了起來，大聲說：『我要立刻回去！』

婦人同和尚均吃驚而失望了。

『錢，我午前叫牠們預備的酒飯……』

『我給，這裏！』若水氣忿的從衣袋裏摸出一塊錢，摔在桌上，鏗然一聲 ，連屋外立着的男子都驚了一下。

大家啞默着。

婦人身上也在發抖，眼中要爆噴出火來一樣神秘的看了和尚一眼，和尚氣忿忿的走出房外。

『這幹什麼？——大雪，住一夜………』

若水剛要也開步出去，忽然一種濁香和一股熱氣從他頸後傳達於全身，沸如火的肉手抱着他的兩腮，周身的血沸騰，連身內所有的水分也沸騰。

——顫……顫……

——抵禦……抵禦……

——『你不要走！不要！一夜！只一夜……一……一』

他的耳畔有一種哭的音調……正胸像有蠕蠕的東西在毒咬發痛………痛………顫………屈伏………抵禦：……屈伏………

——『我要成縛在斷頭台上的囚犯………綁在十字架下的罪徒……』

桌子倒仆了………燈摔破了………

——唇快相接了……顫……顫……抵……

強烈的火焰……抵禦……骨頭骨節都煖溶得要化烟了……

——吮吸……舐……吸……顫……抵禦……

強烈的波電……掙扎……骨髓骨沙都快瀉出來了……

——掙扎……掙扎……

——甜……輭……濃……熱……星火……內……電……

屋內全變爲暗境，聲音異常的雜亂，掙扎，掙扎，若水似才從冰窖裏逃出來一樣，周身發冷，冷不停的又打冷痙；又似才從火穴內逃出來，胸前只是狂躍；喉間湧氣如熱潮起伏。顫，顫，連頭髮也在打顫。

有美酒，有肥肉，有香塵，有女人，有……，有悄聲在廚房內嘆氣的美酒，有熱熱的在鍋內發跳的肥肉，有倒仆在地面被蹂躪的香塵，有哭不成聲的女人，有……的屋外，街道上，雪面有厚的斜亂錯雜的脚印。驢兒正在長嘶。中年男子正在發獸。

『唉唉，得勿是在夢中！……』

『……明知同藥一般苦味，我偏要向腹中灌飲……』

顫，顫，兩旁的樹枝在顫。

接，吸，接，吸，白蝴蝶在雙雙接，吸。

掙扎，掙扎，黑幕之下的爬蟲在抵禦，在掙扎。

夜已是四合，烏沉沉，昏霧霧中間，只有風哭，雪笑，植物們歎氣，蟄蟲們寒噤。

一種雜亂疾跑的莎莎聲，和似喜似悲，一種洞澁的聲音，在從山下可到香佛寺，又可到北京的大路上，正交互着徘徊着。

『我是成了 Criminel（法律上的罪人）？』

『我是成了 Pécheur（道德上的罪人）？』

『我是成了…………？』

儘徘徊在那三面通達的岐路上的苦海，忽然被驟寒把他快凍倒在路上了。只還在如斷如續的呼出低弱的熱氣……

『我……』

『唉唉，我……還是……去……當……當那 Autruche（駝鳥）……』

——黑闇四合——一九二三，五，十六，北京作。

（載淺草一卷四期。）

失蹤

顧瓊

第六時——自一點至兩點——是三年級的音樂。音樂教員是一位浙江人，也就是T城交際界中有名的劉渡航女士。

她照例要遲到十分鐘的，等到別級的教員都上了班，教務處空無一人的時候，她才姍姍其來，這天下午，他跑到教務處去躺在躺椅上看報，眼看着一個一個的教員都夾了講義，點名簿，粉筆盒，走到班上去了。十分鐘之後，劉照例的來了。因為是初冬，雖然并不甚冷，她早已暖袖，肩巾的披掛上了。似乎一半是應時；一半是裝飾。紫雲霞緞的長旗袍。在她蹬蹬的高底皮鞋進屋門的時候，恰是雨後青天上的一道長虹。

她并不慌，慢慢的卸下了肩巾，暖袖，搭在圍着長案子的一把椅子上，整理好了點名簿，講義，粉筆盒，却又不去上班，蹬蹬的又走到茶桌旁邊，斟了小半杯茶，頭微微的一仰咽了下去，又把那支杯子扣在茶盤裏。這才夾起東西走了。

但們兩人彷彿誰也不理會誰。但她走後，他隨手把報紙扔在地下，三脚兩步跑過去，就用方才冷眼看準劉所用過的那隻杯子，滿滿的斟了一杯茶，一口氣咽下去，——四顧無人，他又把這杯子用嘴吻了又吻，才扣在那裏。當他走向那邊打字室去的時候，他又順便很急遽的把臉埋在紅色的縺的肩巾裏。深深的呼吸了一口生髮油，芝蘭水，凡士蓮的氣息。

他打起字來，札札的幾聲，在紙上是這幾句——

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aus, young lady:—

For our princo a good mate she.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He sought her and found her not

And waking and sleoping he thought about her.

Long he thought; oh! long and anxiously;

On his side, on his back, he turned, and back again.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蘇曼殊漢英三昧集——

幾句話反來覆去的打，儘 lady 這個字，一連氣就打了十來個。

×　　×　　×　　×

和打字室正對着的是教員休息室。裏面牆上掛着一架四尺高的鏡子。他向來不知道是什麼作用的，而且也不曾留心。一點鐘的功夫，被他一陣洋詩經匆匆的打過去了。劉第一個先下班來，披起肩巾，暖袖，又閃了一道虹光霞采，蹬蹬的跑過休息室去。對了鏡子，輕輕的撩一撩鬢邊，端詳了好久，——她忽然自己笑了。

他隔着衕子望去，隱隱綽綽的望見了劉的形情，於是停了打字，大張着嘴，眼光再也徹不回來。劉好像覺

察出來，或者是在鏡中望見了他，臉上的笑容忽的收斂，在兩腮上泛起兩點紅暈。回過頭來，卻正見着他那種『呆瓜』的樣兒，她的臉愈越紅的嬌了；同時又用了編貝的牙齒，咬住了荷包牡丹似的下唇，似乎是忍不住笑；一面閃起電光，蹬蹬的走出去。

他的眼直送她轉過了屏門，悵然的罩上了打字機，長出了一口氣，一些教員——他素常稱作教育界苦工的——都下了班了。他又惘然的走到休息室去，藉着吸煙，裝作無意的立在鏡子前面，就是方才劉站着的地方。

——呵！魚眼，綉臉，眉際常蹙，彎腰屈背的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呵！

！兩行熱淚掛在他的臉上了。

× × × ×

這天晚上（十點鐘），他又就着花生米下酒，喝了六個銅子的白乾。一兩支雪茄，一杯極濃的綠茶。使他鼓着勇氣從箱子裏又搜出了十年前所照自己的小像。——這是他不醉時所不敢取出來看的。這樣的大眼睛，並且這樣豐潤的輔頰，兩個小酒窩兒在像上還可以認得出來呢！

× × × ×

十年前亡過的她在一天晚間卸粧的時節，用胭脂拍在他臉上，又用纖手輕輕的擰着他的臉兒一下，說『唖！乖！這麽愛人，像什麽呢？像……？你好好湊過來，讓我吃牠一下。乖！』

他似嗔似喜的說道：『少麻煩！……你眞愛我嗎？』

『爲什麽不?！乖？』

『你還是同你的令表弟N上客廳院裏捉蝴蝶去好呢！』他不知怎麽終於把這話說出口來；一面又留神着她臉上的神色。

由她那樣放誕，也不覺得鬢角都紅了，說道：『你說的……是什麽呢？』聲音也有些顫動了，雖然她極力

裝着鎮靜的樣子。

『哼！還問呢！街上都嚷滿了，只差沒有給你編出戲來！還有臉問呢？！不害臊！』他原前還帶點玩笑，這囘有了氣了。

她直瞪着水汪汪的兩支眼睛，半天滾下淚來，抽抽咽咽的道：『你教我說什麽呢？………』

『你對着燈，說「這是謠言」吧！』他憐惜似的想着開脫她。

但是想不到的是她哭着跪爬在他懷裏了。嗚咽着道，『你把我打死吧！』

『你……你……爲什麽問……？』他一面又想拉起她來。

她趁着這一拉，躺在他的懷裏，說道，『你把我殺了吧！不！……就請你饒了我吧！你曉得，我半年不見你，我是多麽寂寞呀！……乖！……你還讓我叫你「乖」嗎？我眞心愛你。可是你要知道你走了以後我是多麽寂寞啊！』

這尤其出乎他意料之外了！這樣的直率和大方的一個十八歲的少女，他以爲如果不是可愛，至少也是很有趣的，無論如何，還不至於該死，討厭！

『起來吧！唱花旦的，說哭就哭。……吸完了那兩個煙泡，睡吧！我困了。』

她輕輕的起來，一縷頭髮披髮在肩膀上，髻又歪在一旁。她全不覺得，又瞪了他一眼。

『慢點嚷啊！……我這鴉片還未「奉明文」呢！』

『我知道，明天就批准了！』

她歪着頭，斜飛了他一眼。『好！謝謝你。要不，你也吸一口罷。人家說吸一口好………』

『打嘴！』他倒覺得不好意思了。這也許是「無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許之。」

但們兩個並頭躺在一個長枕上。他烤完了烟，裝上，遞給她，（他雖然不大吸，烤的好呢。）她吸完了，

噴出一口餘烟來，將腿搭在他身上——方才的事情，彷彿在她完全不曾發生過似的。

『你在外邊有時也覺得寂寞嗎？』

『沒有！』他不大高興的說。

『眞個好，你們男人的心，好像場園那麼大的。』

『你們女人的心，眞好像客廳當院那麼大呢！』

抽的使了一個猛勁，她撤回了腿，扭轉身去了。不一分鐘的工夫，她的肩背聳動，好像又在那裏哭了。於是他用力搬過她的身子來。她還用手掩着眼。

『你看！這是誰！？』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四寸的小像片來。

她又被拿開了手，猶如一個淘氣的孩子，眼裏含着淚，又早在那裏玩起什麼新鮮玩意兒來了。

『這是誰？「前劉海」。彎眼睛，好像我死去的姊姊呢！』

『你說！有這麼個人作伴，還寂寞嗎？』他玩笑似的說。

『哼！你好！』

『你比我還好呢！』他有意無意的說了一句。她又哭了。

『別哭，別哭！這是我的同學呵。』

『我不信，同學會有「前劉海」？』她半信半疑的眼裏銜着淚問。

『是留着新式頭的。……你說漂亮不漂亮？是我的把弟呢。』

她忽然醒悟了，綯起眉，撇着嘴角，指頭畫着臉，羞他道，『羞！羞！不害臊！』

他微笑着。

× × × ×

他不曉得爲什麼原故，也要作一個孩子的父親了。——是一個女孩子的。

孩子的啼聲，和刀子一般從他的耳朵裏直刺入心中。他不由的火燒油煎起來。

產後而重病的她，是一朵零落而潰敗的薔薇花。這樣的花，在紅而且甜，香色俱全的時候，自然是案頭雅玩；無論是插在瓶裏或養在盆裏。如今不但令人不快，而且一見，便發生了厭惡與憎恨。

他依然不吃酒，去打牌……在酒場，牌場裏，他被家裏的用人，三番五次叫了家去。他縐起眉頭，按住心火，去到她的床前，問一問：好些了麼？吃了些什麼呢？或者吃過了藥覺得怎樣？諸如此類之話。她於是委屈的不禁放聲哭了。他以爲無論如何音樂的聲音，在哭時是刺耳的。淚是明珠，但是在有聲的哭泣中滴下來的，尤其以淚乞人憐的時候，便成爲蒺藜了。這哭聲不但不能賺得他的憐憫，反而更加厭惡與憎恨了。

他不知是聽見誰說，也不知是在什麼書上看見的：甘草忌喚甘遂合用，是名斷腸草，可以殺人。中醫似乎成了一種習慣：無論治什麼病，開什麼單子，照例要用甘草。他在自己家裏所開設的藥店裏，趁人不覺的時候，偸出了一撮甘遂。等到老媽子煎藥的時節，他又瞧不防，將那一撮甘遂遊戲一般的下在藥吊子裏面。她此時似乎是睡着。他看了看她，心裏似乎也稍聯想到客廳院裏捉蝴蝶的事情，便溜出去，跑到一個朋友家裏，胡吃混碰，胡亂打了一夜牌。

天將黎明，已竟是早上五點左右，他心裏正在忐忑。抓了一張牌，當看的時節，上面却現出『甘遂』兩字。這時他家的用人不知道怎樣找到了這裏，氣急敗壞的說道：『少奶奶不好了！』他眼前一黑，手裏抓着那張『四萬』，連人帶椅子仰翻過去。

× × × ×

『可憐！可憐！他疼得竟要跟了她去呢。』旁人都這樣說。誰能疑心到藥的上面去呢？她的確是嘴唇青紫，鼻子裏流血，而且臨咽氣的時候，滿牀上亂滾！

他在殯她之後，大病了一場，整整的三個月。病起之後，他完全是另一個人。寡言，沉靜，善睡，牌酒都戒了，同友人談起話來，也是和平而且柔順，他要求學。他自中學畢業之後，因爲她的緣故，不曾升學。他的父母問他：能行麽？他慨然的承認了，並且說精神一點兒也不壞。他的父母又以爲讀書可以減少他的悲哀，便也應允了；但是要同他談起再娶的話來，他却又說：身體不好，最好是保養着，不續絃的好。

他厭惡女性。大學裏面的女生，——男生們以一交談爲榮的——他正視不顧。偶而在班上坐的近了，或在街上遇見，他總是先低了頭，眼看着他，似乎比女子還要羞澀。他愛看戲。有一次同朋友們看戲出來，一個人說：到什麽地方坐坐喝茶去吧！他以爲左不過什麽茶樓飯莊之類，便隨着一同去了。等轉了兩個彎子，在到一個巷子裏面，他看見了招牌上面的字，他大叫一聲——中了魔似的——暈倒了。他有時作悼亡的詩詞，於是旁人說他是爲亡妻守貞。他只是苦笑着并不置辨。

× × × ×

她墳上的白楊的葉子，已經能嘩嘩的響了。而他的女兒，也七八歲了。這些都不在他心上。他自從大病之後，對於什麽都不能感受。他機械似的畢了大學的業，機械似的作了T城女學的教員，終於是機械似的生活着。他許終身是機械似的生活着，假如不是遇見劉。

他又重生了；——追憶起以前努力忘却的種種。

第二天他上班的時候，七八十對眼望着他。海水映着天空淨無纖塵而且還不曾染過一點世俗氣的眼睛發出的光，似乎照妖鏡一般使他寒慄；他打了一個寒噤，從講台上倒栽下來！

他這病是大家都知道的，也還不十分驚慌。

第三天他失蹤了！失蹤之前，他同校長A先生說：是要到醫院裏去。這天終於沒有回來。一天一天的過去，結果仍然是沒有回來。

他住的屋子裏，什麼都不短少。只瓶裏插着的兩枝折枝菊花——一黃一白——不見了那枝黃的；再就是牆上那幅不到半尺高的Venus的油畫也不翼而飛了。其餘一切衣服書籍什物等等都絲毫不曾動。

人們是最善於忘却的；一個人也最容易被忘却。這樣失蹤的事，雖然在T城喧嚷了一時，或者造出一些異樣的解釋來。過了些時，便漸漸的少有人提及了。卽使有新到T城的或者好事之流，偶而取出談資的談及；而老於世故的人也只是冷冷的說道：『哪！這是幾年以前的事了！』似乎還不如歷史上的秦皇漢武關係的較為親切些，距離的較為近些！

× × × ×

T城認識他的幷不多；忽然有人傳說P城祥慶茶園的唱小丑的極像他。這也只是像他，究竟是他不是他，也無從考察。

有一年，T城女學校校長A先生因為一件公事到P城去，到一個澡堂去洗澡，忽然瞥見一個搓背的走過去，後影極像他，待看前面時，又不像了，因為一支眼睛已竟瞎了，而且老得也不像樣子，頭髮竟全白了。

A先生洗着澡，叫搓背。却來了另一個人。A先生無意中形容着方才瞥見的人，問道，『那是怎樣的一個人？倒有點怪呢？』

『怪！怪！』搓背的似乎是不禁不由的喊出來。『他本是一個唱丑角的。後來瞎了眼睛，來到這裏。又聾，人家說話，他一點兒也聽不見。他平時一句話也不說，喝醉了說些醉話，我們也不懂是什麼意思。時常說，「搓背是……搓背的人是……」我們都不懂，彷彿是說搓背的很好。只愛喝酒，又不能喝。喝不到三杯便醉了。醉了便大聲唱。老爺聽。他又唱起來了。』

A先生聽時，在隔壁不知是那個房間裏，發出啞啞的學譚的聲音，慘愴的唱着：『我本是，臥龍岡……』

A先生再想問時，搓背的已經作完了活去了。

等A先生再往那裏去洗澡的時候，這個一支眼的瞎搓背的已經不見了。

× × × ×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作，載淺草一卷四期。）

蟬與晚禱 (Abendlaeuten)

馮至

——蟬聲——年年不會改變的蟬聲——

——濃雲，烈日，暴雨，……儘日日地燦爛變化，顯示自然界的權威，在這如火如荼的盛夏……

——但是，在年年不會改變，熱烈的蟬聲中，已經能夠使人感到，清秋的寂寞情調——

——遠方的嚴冬呵，可怕的是，又一個嚴冬呵！

在他十八年平凡暗淡的生涯中，很少有什麽往事可以供他回首，供他尋味，——更不用說，慰他現在的孤寂：他常常登在城上眺望，他把城外廣大的，絕不會開放一些奇異花朵的郊原比他一生；那條看來將要枯死的河水，嗚咽着蜿轉，正好象徵他的運命，——絡繹不斷地，只有這點細碎的哀音，消磨牠的時日。

但是——

『蟬聲——年年不會改變的蟬聲——』

呵！宇宙間，只有蟬聲，是多情呵！

兩年前，夏秋之交，短迫如夢，童話一般的——咳！迷濛的春塵，在秋冬未來之先，早已渙散了！

他含着清淚，望蟬聲中聽去，J. F. Millet的L' Angelus中的兩個青年男女，引導着他，漸聽到Chenmin同Naimin的笑聲了！

那時，他自然是很悲傷的，因爲他慈愛的繼母，與八年前他的生母一樣，把他扔在這漠漠如沙的世上，隨

着死神長逝了！他由他母親就醫的P城，悵悵地回到家鄉，一進家門，最先迎接他的，就是他的姑母帶來的兩個小天使的嬉笑！——眞彷彿是上帝的使命，使他倆來慰他過分的悲傷。

濃綠森森的葉中，發出來的蟬聲，把時間空間叫得無邊無限。烈日之下，宇宙好像要在這種狀態中，從此終老。他嫻嫻地對着寂默的，輕輕蒙住一層暗淡淸紗的『晚禱』，他一句也說不出來，心境異常平淡：先望着畫中的晚霞，後集中於那兩個虔誠的青年，漸移於遠遠禮拜堂的鐘聲，同那高聳的塔尖了！……他不知是睡是醒，忘掉了一切，四圍充溢着『涅槃』(Nirwana)的氣味……

『四哥！……』

『四哥！玩牌去！……』

等到他回復覺得『晚禱』在他對面以後，他似乎才聽到 Chonmin 同 Naimin 的跑步聲，加雜着爛熳的笑聲……由旁的屋子跑來……其實，他們早已跑到他的身旁了！

兩年以來，他的心，在這無情的人間，不知又受了多少傷痕；兩隻眼睛，不知又減少了多少含蓄。他在暑假期內，很無聊地回到家鄉。衰弱的他，——不致再受社會的鞭笞了！——在他僅有的兩間大的小屋內，將屋門關閉，把自己禁錮起來，好像道院中的苦行者。無論什麽事，他爲他身體的，同精神的健康起見，不聞不問，便是最上之策。因此，有人說，說他太冷了；有人說，說他沒有從先天眞了；……他自己也沒有理由可以否認。

樹梢上還染着夕陽：蟬在一日之內，已唱到最後的歌調了！——

一直到院中都沉暗下去，月光射透了並不濃厚，瀰漫了天空的雲霧，呈銀灰顏色。屋內才燃着了的蠟燭的捻子不住噝噝的爆，他的手總離不了一張——一張六寸的照片了！

——Chonmin 弟，有了幾分成人的風度了！

——Naimin 妹，也長的這樣高了！今歲，她不是才十一嗎？十二？……

——他們近來讀什麼書？

——再見面時，還能同兩年前一樣嗎？

——呵！數千里外的甘肅呵！

他囘想起來，兩年前一個初秋的午後，橄欖滋味的別離，他的鼻子發着酸。沉重多悲的心又浮蕩在茫茫綠色的淚海裏。他不知如何才好，——他，病的，不健全的，污濁的，現在的他呀，他們所給的天眞與快樂，都那里去了!?……他由窗子，望那葡萄架下，當年黃昏時乘涼的葡萄架下，於今寞寞無語，不但聽不見小孩子的笑聲，就是成人的笑聲——不，說話聲，都不常聽到呵！……當他躺在籐椅上，Chonmin坐他膝上，Naimin在他身旁，他們的手都聚在一起時，他心裏如何的坦白，如何的樸質！說笑話，唱兒歌，——又說，又笑，又唱，一直到 Naimin 的臉色通紅，髮也亂了，他們五歲的小妹 Fumin 也唱着最簡單的歌兒跑來——

『蟲兒，蟲兒，——飛呀！——

莫咬我的手，

今朝，明朝，

請你到我家，——去喝酒！』

同時，Naimin 的小唇又吻他的紅頰上，她的手將他前邊的髮慢慢望下梳，齊到眉頭，含着笑，在他耳邊細聲說——

『四哥呀！我把你叫作四姊罷！』

那一剎那呀！他心裏漾起極微妙的笑紋，頭不自主地仰起時，月已東升，……一隻蟬，——呵！一隻蟬由

楡樹飛到柏樹上……在這最神秘，最純淨的音樂中，他深深地一呼吸！——呵！聖母Maria的芬芳呵！

他同Chemin, Naimin. 都默默地，清明無罪的眼，仰望着清朗無雲的天空，在作那最眞誠，最幽美，沒有形式的——晚禱（L' Angelus）！

鐘鼓樓定夜的鐘聲，比往常不同，只有更，更增加他們的寂靜！

（一九二三年七月作，載淺草一卷三期。）

仲尼之將喪

馮至

——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

仲尼自從春天去了以後，意味的闌姗，情緒的蕭索，更甚於前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的時候了。那時他滿心滿意地想，世態是一年不如一年，我的春秋寫到這里也儘夠了。天啊！你總還可以多給我幾年的生命吧；我要努力在我這未來的幾年以內，把我們先哲傳下來的一本易經，整理一番；把我的哲學思想，都藉着這部古書表現出來，留給我的弟子們——晐，他們眞是可憐，像是船沒有舵，荒野濃霧中沒有指南車呀——哪知到了現在，轉瞬間，就快要兩年了，易經，一點兒沒有着手；春秋，也有刻在竹版兒上的，也有塗在一卷一卷的樹皮上的，錯錯亂亂地在他的房裏堆積着，向來不會有過一個人來過問。就是那張古琴，伴着他流浪他鄉，十四年總在身邊的，現在挂在壁上，不但着了許多灰塵，並且結上了許多蜘蛛網了。他每每當着黃昏時節，倚着窗子望落日，領略着自然間的音樂，正在亡機物我，融會一切之際，房子裏便會發出來一種蒼茫的音調，使他回轉頭來，目光孄孄地落在那張琴上，他這般傷感地自語，不知說了多少次了——

——當年從我困於陳蔡的故人們，死的死了，不死的也多半在遠方——只剩下這張琴，寂寞無語的琴……

× × × ×

田隴間一望無邊的大麥，都漸漸地被南風吹黃。在這靜的鄉間，從黎明一直到了日暮，只有一種簡單的，

博大的情調管領着；風雨都很少有什麼變幻。風靡一世，楚晉爭霸，吳越消長的狂飈怒浪，總激蕩不到這裏；正如幽谷內的花木不曾有過一次的搖拽，深潭內的止水不曾起過一縷的縐紋 。愚陋的農人們，在他們工作之餘，便知道聚在一起談些荒誕的齊東海濱的故事，他們都知道仲尼是讀書知禮，聖人的後裔；見聞廣一點的，更知道他曾經作過短期的魯相，就是所謂當時的諸侯大夫，也是常常向他談樂問禮的，所以他們對於仲尼都存着一個特殊的尊敬的心。或是河濱，或是原野，他們在那裏又歌又舞時，若是一旦望見了仲尼，他那嚴肅的面龐，端正的脚步，岸然的態度，立刻都鴉鵲無聲，歌的停了歌，舞的停了舞，靜靜悄悄地望着他，等着他走遠了許久以後，才恢復了他們原來的歡歌漫舞。甚至於小孩子們，都聽慣了他們父母的恐嚇，『仲尼不是尋常的人呀』，所以連遊戲都很少有在他的住房附近的；雖然他的住房同旁人的是一樣的簡陋，狹小，三兩間泥草砌成的茅屋。

今天早晨，仲尼起得分外的早 ， 這或者是因爲他近日神魂不安 ，時有噩夢縈繞的原故。扶着杖，立在門前，彷彿有什麼期待似的，向着遠方發呆。鳥兒們的晨歌將罷，草地上的露珠，一顆顆地映着旭日的光；遍地的野花，昂然向着這皤白老叟微笑，含着幾分嘲諷的意味，像是還在替那兩個爭辯不淸的宋國的童子問，『你這自命聖者的聖者呀，到底是早晨的太陽近，還是正午的太陽近呢？』——但是他對於這些自然的景象，此時毫不注意；他只是想着，或者有一個弟子能夠來吧，或者有什麼人帶來些外邊的消息吧！等到了絕望的時候，便這般說，『咳，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事， 哪能影子一般地隨我一生呢！』——衰弱的目光，無力地望着，——北方的雲霧已散，蔚藍的泰山餘脈，遠遠起伏地，展開在他的面前了。

二十年前，奔走齊魯之間，追慕着古代的風光，正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實現在這爭紛的世上，最熱衷的時代。一天獨自一個人登上泰山的高峯，澄滓太淸，齊魯俱滂薄於茫茫大氣之內，自己不覺得胸懷高朗——

——呵，當初登上東山，覺得魯國小，現在立在泰山顚，天下並不大呀！

現在呢，泰山依舊是那樣嵯峨，可是舊日的氣概，一點也沒有了，耳邊只是纏繞着一個樵夫的哭聲，悽悽婉婉地。心裏忽地一片蒼涼，宇宙都似乎冰化了一般——一個久已消滅了的泰山樵夫的影子，有如白衣的神現在黑漆的夜色中，又回到他的憶念之內了——

——樵夫啊，你是世間的至聖！當我們在泰山的幽徑裏相遇時，你哭得是怎般的苦悶，巖石爲之墮淚，鳥獸爲之驚心！我愚蠢的人啊，我那時不但不能領會，還要問你爲什麼！樵夫啊，你說，你自傷，所以這般哀泣！……茫茫天空，恢恢地輪……萬物的無着無落，是這樣銳敏地感動了你！……你深入了人生的眞髓，宇宙的深奧；我直到了今日，才能了解了你！

他的頭腦眩昏，目光放出許多火花——泰山也似乎旋動起來，地在震動，遠方的河水在沸騰………他顫着……

『泰山其頹乎！

梁木其壞乎！』

杖，被擲在一邊，頹然坐在堦上了。兩手托着頤。

× × × ×

——賜呀，你來了？來得怎麼這麼晚呢！

他遠遠地望見一個衣冠濟楚的人，漸漸辨別了知道是子貢以後，慈母見了遠方歸來的遊子一般，兩目射出來消逝了的舊日的光芒，迎上去，緊緊地握着了子貢的手。

——賜呀，你來得怎麼這麼晚呢！

子貢見他先生的神色，言語，都與往日不同，木鷄般愕然地立着了！使他忘記了種種的繁文，善於詞令的子貢，一個字，都不知怎樣說，才好。

——先生……

——賜呀，你看這座泰山呀——方才的興奮，立刻又歸於消歇；手扶着子貢的肩，師生兩個緩緩地走了幾步。你說他有時要崩墮嗎？

——先生……

——寂寞呀……賜，你日日錙銖爲利，你好久不到我這裏來了………

子貢本來是因爲貨殖的事，由這裏過，順便看看先生，并且想問一問他近來對於政治上的意見。哪知出乎意外，先生說出這樣悲痛的話，是他從來沒有聽過的。

——先生，可是病……

——我哪裏有什麼病，只是昨夜作了一個夢——咳，這樣的夢，也不只一次了。你說，前面的泰山，有崩頹的那一天嗎？

——先生，夢是無憑的；泰山是不會崩墮，如同哲人沒有限亡一樣……

——賜呀……仲尼縐紋消瘦的頰上，綴了兩顆綠豆大的淚珠了。

子貢慢慢地，扶着先生又坐在堦上，這時候太陽轉到南方，被幾斤浮雲遮護着。子貢站立在身旁。——等到浮雲散開了以後，一隻雄雞高據在樹之巔，叫起來了。

——賜呀，這是什麼在叫？仲尼俛着頭。一切都在白晝的夢裏迷迷濛濛地。

——先生，是一隻雄雞。

——啊，一隻羽毛燦麗的雄雞呀！他抬起頭，對着那隻雞望了許久。假如仲由還在，恐怕又要把他射了下來，把他的羽毛插在他的冠上；把他的血肉來供我的饈饌。可憐他金星隨着太陽一般，傍着我車塵勞勞於衛楚陳蔡的路上，一日不會離開過我；同着我一塊兒受着隱士們的嘲笑，路人們的冷遇，——我又何益於他呢？他

終於很慘怛地死了！賜呀，你的故鄉，近來又有什麼消息嗎？我對於舊遊的懷念，再沒有比衛國更濃厚的。我的多少弟子故人，還都在那裏滯留呀！

——自從聽說出公跑到魯國以後，那裏沉寂得有如一座古井。

——咳，衛呀，淇水漣漣，綠竹猗猗——他又異樣地興奮了——我在那里的哀樂榮辱，在我的回憶裏，一日比一日顯明；使我的聯想力一日比一日銳敏：我聽見雁鳴在天空，便會想起衛靈公對我的冷淡；我聽見車聲在街心，便會想起南子車馬的喧耀，雍渠的驕姿。往事都如夢如烟了。我那時豈不知道衛靈公除了南子以外，不知什麼叫作政，什麼叫作禮……我為什麼又那樣戀戀，來了又去，去了又回來呢，……多少小人欺凌我，甚而至於南子，我都不能不向她揖拜！……過去的，眞是……

——先生那年住在遽伯玉的家裏，南子正在她的開花時代；她美麗得像是出水的芙蓉，靈公看待她像是一隻驕美的孔雀。那天清新的早晨，我是不會忘記的，她立在輕倩的紗帷裏，穿着一身雅淡的衣裳，環佩是泉水般的琤瑽；虔虔地，孌孌地，向着先生問禮。……在先生的面前，她何常像是一個罪過的人呢！

——現在的衛國，想已經不是往日一般地了！恐怕同着靈公墓上的草，是一樣的荒亂了吧？——他沉吟了許久。想着衛國的內亂——咳，南子呀，衛國是因為她，亂到這般地步！她那時要見我，她哪裏懂得我的一縷頭髮，她哪裏懂得我的一聲嘆息！她見我，不過因為我的身子分外的高，我的頭頂有些凹，想看看我這在她眼內覺得奇異的人罷了！她那沒有靈魂的……女子同小人呀，是我生平厭惡的……

我是自己打算定了的，終身作一個東西南北的流浪人；鄭人為我編成歌謠，說我茫茫如喪家之狗，這四字，眞是恰當啊！流浪的人，是沒有家室的，我也從沒有一日以家室為懷。我為家室，早已任着牠的自然而消滅了，家室啊，是我行為的障礙，是我思想之潮的堤防，我早已把牠拋棄在比雲還縹渺的虛無之鄉了！死的，死了；散的，散了！

我抱着我的理想，流離顛沛，一十四年——衞呀，楚呀，陳呀，……沒有一個地方，能夠用我一天，種種魔鬼的力，恐嚇着我，諷刺着我，壓迫着我，四海之大，沒有一個地方，容我的身軀；終於不能不懷着惆悵，回到我這兒時的故鄉——故鄉眞是荒涼呵，鄉音入在耳裏，淚便落在襟前了！沒有一個人不說我是陌生人，沒有一個人對我不懷着一些異殊的意味！兒時的門巷，變成一片瓦礫，生徧了鬼棘向我苦笑！防山側父母的墳塋，已經被人踏平！我哪裏還有讀易奏琴的心情呢！

我悔不該回到故鄉，故鄉於我，失盡了牠的意味了，賜呀，我還有幾天的生命呢，天也無邊，地也無涯，悠悠蕩蕩，我種種的理想，已化作一片殘骸，由殘骸化成灰燼了！後世呀，不可知的後世呀……

——後世，一定有認識先生的人……子貢尋不出另外可以安慰先生的話了，這淡如白水的慰語，絲毫不引起仲尼的注意——

——我爲什麼回到這個故鄉來呢？我早就應該……我爲什麼不死在匡人的手裏！爲什麼不死在陳蔡人的手裏？那時候的死，是怎樣的光榮！怎樣的可以自傲！那個時候，有顏回在我的身邊，仲由在我的身邊，百十個弟子在我的面前！在弦誦聲中死去，韻調是怎樣的幽揚！怎樣的美麗呀！現在，不肯「先我死」的顏回也死了，勇健的仲由也死了，百十個弟子，都個人走上個人的路了！……死也要有死的時候！……天呀，天呀，……

仲尼一氣說盡了多少天積蓄着的鬱抑，兩目像着了瘋狂，兩手按胸，不住地咳喘，淤塞着，再也說不下去了。子貢終於不大了解先生的這種心情上的驟然的改變，想用旁的話把先生的話路岔開，却尋不着適當的。

——先生，該是午餐的時候了吧？

——啊，——似乎；仲尼沒有聽清。

——午餐？

——……。

——先生的精神太疲勞了！

——咳，疲勞呵——

——先生到房子裏休息休息——

——休息？

——我到菜園裏去剪一些菜，爲先生煮湯吧！

——你去吧，我到房子裏……

子貢一步三回顧地，懷裏懷着鬼胎，不知將來究竟要發生什麼變故，走到房後的菜園裏去了。仲尼依然坐在門前，他怕走進房內，同怕陰森的墳墓一樣。遠遠近近，靜悄得使人聽着了萬籟的極細微的呼吸……

正是傍午的時分。

泰山的餘脈，又蒙上一層薄薄的雲靄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作，載沈鐘第二期。）

沈自己的船

高世華

幾月來秋兒居然少笑容了！因爲他一心一意想水手們抱他到大城裏去看戲，買菓子，現在可辦不到了！北洋兵打人，他是不怕的；他聽水手們說過，他的爸爸，就像北洋兵，他想道：『北洋兵也是人，——像爸爸那樣的人——打人也不過像爸爸一樣麼？爸爸的打是挨過的，我哭，他還會給我菓子呢！』但是北洋兵偷小孩，他是害怕的，怕離開了他親愛的爸爸，媽媽，和那些好玩的水手們，以及常抱他到大城去的余哥。

在太陽銜山的時候，江上的微風習習，紅霞的餘光，斜映在半清半渾的波裏；水手們一個個赤條條的在水裏游泳，秋兒站在尾艙靠着船壁，不住的叫道：『給我摸魚喲！』水手們想使少船主歡喜，齊齊答應：『摸魚嗎！秋哥兒，我們在摸咧！』燒火的阿二，——是最開玩笑的——悄悄浮到余哥後面，忽然一下，把他抱着，『秋哥兒，我給你摸着了一隻大魚！』衆人都笑了。余哥不住的用手向後面拍，雪白的水花，濺滿了阿二一腦袋。一會兒全體都加入了這場水戰。只聽着淅淅的水聲，見着白銀似的水光，全體的人，都被遮着。秋兒也嘻嘻的，露出了幾月前的笑聲。

有一天，聽說北洋兵把大城的船封完了，快退了。秋兒的媽媽，微笑的說道：『阿彌陀佛，好了！』

『怎麼好了？』秋兒的爸爸，含着旱煙管，疑問式的說。

『他們要走了，想來不致於再作孽了！』

『說不定，兵就是匪，打了敗仗更利害，受了匪害，還可以告狀出氣，遭兵害了，話都不敢說。況且他們

語言不通，情性不合，習慣不同，常常以打人殺人示威；他又不是鄉土中的人，要是退走，更無所顧忌，你以後又找不着他，我最耽心是他們下鄉來封船，他紮在上流，甚麼地方我們也躲不了，恐怕又難免……唉……』

『你太多慮了，我們離城多麼遠呢？這個地方多僻靜呢？難道我們的命運那麼壞？只要他眞退得一個不留，就再打一次苦差也算好！』

他不置可否的靜默着，只吸他的旱煙，兩眼不轉的，望着自己口裏呼出一縷一縷的青煙。

這個消息滿船人都知道了。個個都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不過他們的損失，至多不過一個生命，反正有船主供給口食，肚子是不怕餓的；所以他們怕的成分，比船主要少幾分。

過了幾天，船主的恐怖，竟至實現了。幾個背着殺人利器的北洋大漢，拿一張封條，來找船主。船主在尾艙聽見北洋兵的吼聲，不覺望着他的妻子發怔。她失望的說道：『眞的嗎！又來了嗎？』

他本來不願出去，但是又不敢不出去。前次出去遲了一步，吃了幾個耳光，還打爛幾塊船板，幸得是來的只有一位丘八。他受過一次教訓，所以這次急忙出去狠謙恭的說道：『請示，老總們要那天開船？我好預備。』

『你船上有載有貨嗎？』一個丘八說。

『不多，有幾百桶桐油。』他狠謙和的說。

『全拋下河裏去，咱們今晚就開船！』另一位惡狠狠的說。

他聽說把桐油拋下河去，不覺失驚的說道：『老總，這是客貨，不說我們不敢拋；這麼大的船，要是莫有底載，船身是晃的，我且不能張風。開船的期，請改在早晨的好；夜裏行船，我們不敢，沿江的石灘太多！就是輪船，也不敢夜行！』

『放屁，我們長官的命令，不要載有貨的船，有了貨不輕不快；你是不是想船走慢些，後面的敵人，好趕

上我們？甚麼夜裏不敢開船，我們在宜昌，不是開夜船嗎！』一個大漢用槍作勢的向他說。

『老總，宜昌一帶，水性不同，河裏又沒有石頭，只要入了彝陵峽，就不敢走夜船了。老總，你們不懂水性，船碰壞了，大家性命要緊。』船主很懇切的說。

「混蛋，你欺負咱們，說咱們不懂水性嗎？』話還沒有說完，拳足早到了。鐵筒的槍身，也嘗了船主的血味。一般水手，全跑來向老總們跪着求情，答應拋油下水，又答應開夜船，他們方纔停了打人的工作。

秋兒的媽媽，在尾艙裏聽着，只是眼淚像珠兒不斷的落，又不敢出聲，恐怕老總們知道了；她的面龐兒雖生得不算好，還不致像那六七十歲以後的鬼臉。上次船被封的晚上，悄悄的用菜划子送她同秋兒到對岸去了。

秋兒不知道甚麼，只聽得前艙的一些複雜的聲音；可是他那天眞的心靈裏，還不懂人類的殘忍，萬猜不出是爸爸無辜的挨打；不過瞧着媽媽在隱泣，他的眼淚，也自然而然的流出來了。他的小嘴兒動了又動，快要出聲，被他媽媽的手，輕輕一拍，細聲的說道：『不要哭，外面是北洋兵！』他也就不敢哭了。

不多時候，兩個水手把他的爸爸扶進來了。腦袋上傷了兩處；他的空手，當然抵不住武器，但是武器來時，又免不了去擋他一下，所以手上也受了狠重的傷。鮮紅色的血，熱騰騰的從顫動的肉裏流出，使秋兒活潑潑的心，收縮得不能再收縮了，忙把瑩瑩的眼睛閉着，倒入媽媽的懷中，他媽媽的珠淚兒，一點點滴入他的髮裏。

她覺得有許多的話，堆上心房來了；可是一句也說不出來。他躺了半晌，忍不住嘆了一聲『嗳喲』。這一聲纔驚醒了她的獸態，用一些棉花與布，將他的傷痕裏好。

他們本想商量一個好方法，可是不知道從甚麼地方說起，相守了一個鐘頭，還依然呆坐着；彷彿甚麼事體，不管也過得的。後來一個水手跑進來說：『他們報告官長去了，只留了一個在船上。秋兒們要走，這就是時候了，要不然，三四個鐘頭以後就難走了。』他倆聽着這話，也是着急。她懇求的說道：『天喲！怎樣辦

哦！』他向水手說：『小余，我們的心亂了，請你給我們定個主意罷！』小余蹬足說道：『有甚麼主意呢！他們快走的好，他們走了，少了兩個累贅，以後我們再想辦法罷！』小余能再想什麼辦法呢？他不過這樣說，可以把秋兒倆早送走，也少兩個受危險的。

『我們傷船的人，上了岸，到那裏去呢，怎樣能夠生活呢？況且她是一個婦人，還帶一個小孩！』

『沒有法，只得上岸去，總比在船上受他們的辱，並且生命難保的好！』小余一面說，一面催她收拾東西。她的心碎了。她怕丈夫還要受苦，又怕傷痕難好；又怕後會無期，以及財產，自己以後的生活，無一件不可怕。她把所有的東西，都搬出來，艙裏被凌亂的東西擱滿了；但是她那普通穿的幾件衣服，也沒有收拾得清楚，她向他的丈夫哽咽的說道：『我走了，誰看護你呢？你的傷須得醫治哦！』他正低着頭在看自己胸前動脈的跳躍，彷彿他心裏面許多事件，都湧在跳躍的地方來了，一件件不住的在那裏旋轉。他想這一次打差，一定是直到宜昌，到宜昌一個錢沒有！怎樣辦呢？船賣了嗎？賣不起價；並且丘八不是顧惜人家的東西的。他們彷彿能損害他人，便是表示勇敢一樣；雖是打仗的時候比鼠子還弱，可是在平時比老虎還惡。常常喝醉了，拔刀起舞，無論是桅，是縫，是壁，他毫不關心的亂砍，船壞了更賣不出。並且許多水手伙夫，還得供給口糧，幾千里外，人地兩疎，能向誰祈憐呢？何況宜昌也是一個多兵的地方，宜昌的人，也免不了像我一樣，那有能力來救我們呢？想來想去，怕到宜昌後，就沒有轉鄉土之望了！況且北洋大漢殘忍極了，萬一他途中遇着匪，或是他們有不高興的時候，遭不遭慘殺，也說不定；還怕五臟免不了作他們的下酒菜嗎？哎！弄兵的只曉得弄兵，他們全不想他們隨便下一個命令，便要演出許多慘劇，他們只知道爲個人爭地盤，盜政權；那曉得他們的地盤，政權，是許多人的血肉，許多人的眼淚堆積起來的哦！當兵的只知道自己有槍，便可欺負人，全不想自己的責任，一個月得幾塊錢，便去爲一般魔鬼賣命！他的神經失次了，他妻子同他說的話，全然未聽着；只眼睜睜的望着秋兒。見着她上了划子，小余再來抱秋兒，他纔流下淚來，忽然怪聲叫道：『到那裏去？岸上吃甚

麽！……』他若斷若續說就道：『也好，秋兒還可賣幾個錢……』他發狂似的大叫，緊緊的抱着秋兒咬了一口，『秋兒，你另去找一個有飯吃的爸爸，你長大了去當匪，當匪纔可以免兵禍……』他昏迷了，倒在艙上。傷痕上的血，流得更多了。秋兒被咬一口，本來在哭，忽然看見他的爸爸倒了，反嚇得不敢哭。他的妻子，想再上大船，被水手們擋着，急把秋兒抱過划子，便向對岸開去。差不多快到揚子江的中心，還隱約聽得着秋兒母親的哭聲，與流水相和得不分明。

黃昏時候，北洋兵的官長來了——幾位黑胖的漢子——帶了幾位娼妓式的女子，上船便嚷，總說不好，有時說傢俱不好，有時又說水手壞，船主傻，嚷罵不絕，直到天黑盡了，他們吃飯，方住了聲。船主想到，他們敗退的時候，強迫坐他人的船，又不給錢，還有這樣的惡，又恨又氣；想到他的妻子同秋兒，不知道上岸去又怎樣辦。想到自己的危險——不能生還——又覺得傷心。

日光落盡了，月兒還莫有起來，船在中流，淸風徐來，遙望兩岸的樹蔭山影，黑森森往後奔去，不見一點燈火。這種景緻，向來是看慣了的，但是在這個時候，四圍的寂靜，愈增了船主的淒涼。

月兒上昇了，丘八們的晚餐畢了，搖櫓的水手們也疲倦了，把棹橫在槳上，坐着憩息；可是軍官們不高興，立刻罵起來了。說他們懶惰，要是明天拉着夫，有了替代的，把這些懶人都拿來槍斃。以絕對服從自詡的丘八們，就打起來了！燒火的阿二，幾乎被推下水去。

月兒昇高了，滿江照得如雪似的；水的吼聲，漸漸大了，遠望一段石樑，亙在前面。小余回頭向後叫道：『小心些阿！石灘來了。』阿二帶着傷躺在大艙裏賭氣的說道：『關你麽事，怕甚麽？又不是你一個人！』

船主聽見阿二的話，把愁苦的心房驚動了！想道到宜昌還有十幾日，兩岸遍地是匪，要受多少危險呢？就不遇匪，在這些殘忍的丘八勢力之下，也難得活命，並且舊有的傷痕，也沒有地方醫治，就幸而得活命，到了宜昌，他們不給錢，也得餓死；與其流死異鄉，不若與他們同歸於盡！他這樣一想，不覺傷口的痛苦，也減了

幾分，喊道：『阿二的話不錯，我們唱個歌能！』水手們說：『你唱，我們和！』

『昨夜一家團圓喲，………嘿嘿喝合，

『今兒後，生死那得知………嘿嘿喝合，

『到宜昌，莫飯吃，………嘿嘿喝合，

『爛船板，賣不出，………嘿嘿喝合，

『何況兩岸老二多，（註一）………嘿嘿喝合，

『這些柳葉惡又惡，（註二）………嘿嘿喝合，

『不若就地齊下灰，（註三）兄弟們，………嘿嘿喝合，

『拿棹板，搬槳脚，齊向死裏去求活，………嘿着，嘿着！………』

船主的歌，水手的和聲，驚破了空間的沈寂。惡狠狠的丘八們，聽不懂他們的隱話，還耀武揚威的摩着槍，彼此談笑；他們只見水手們用力的划，船行得如飛似的，非常快活，一會兒便到了石梁，碰的一聲，一隻大船，變作了幾塊碎板；水中隱約浮着一些黑的東西。明明的月兒，不知苦惱的，依然照着。

（註一）老二即匪

（註二）柳葉即兵

（註三）灰即水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載淺草一卷三期。）

白頭翁底故事

涉子

你面頰被風吹凍得很紅，毛緎的圍巾緊緊地攏着你的頸頸，雪花灑在你黑柔的短髮上。你從唇裏噂着白汽說：『冷啊！小草們都凍死在地下了。』

其實他們都是沒有死的，都在陰闇的土壤裏同你一般地瑟縮着躲着北風頑耍。那開小紫花的地丁，都彼此伸着手臂擁抱着，嫩小的鴉葱還偎在母親的懷裏吮着苦辣的乳汁。他們都安分地等待着春風底來臨。你沒曾看見那南樓的飛雁嗎，辛苦地戎裝着向北洋遠征，吹着蘆葦的笛子，渠們便是春的先鋒。雁陣過去了，黃鶯飛到我們那荒涼的北國來，嘹亮地囀着幽揚的迎春曲；東風亦便披着伊的嫩綠的氅衣，來揭起地上凍冰的幔幕。那些美麗的幼小的生命都要從土裏探出頭來，笑迷迷地在溫暖的陽光裏，互相道着早安。小貓咪亦將眯着布線細的眼睛，訕笑伊們的只曉得光明便是早晨。

雁底斥候在南鄉的葦塘裏紮營了，黃鶯不敢早日出來唱，東風亦樂得多睡一晌。草兒們却不耐等待騷動起來。雀頭草伸出伊門底葱黃的指頭來，被冷風凍僵了，退回去哈着暖氣。白頭翁整日詛咒着生活的單調凜冽，孤另另地讀着傷感的詩。只有地丁的羣快活地舞蹈，摹擬黃鶯的腔調，唱那迎春的歌曲。帶黃軍帽的蒲公英們雄糾糾地走着常步，左轉，右轉，一，二，三，四，那亦是在寒冬的廣場上，很有趣味的消遣啊。

× × × ×

『整天見不得蔚藍的天空，雪融後淡紫的山頭，聽不得鶯燕底歌唱，真眞苦悶極了。晝間過着焦憂的期待

的日子，茶飯都覺得寡味。夜裏儘做着相思的苦戀的夢，亦夢不到東風底來臨。母親叮囑說不要錯過了寶貴的萬有的「現在」；「將來」「過去」都是虛幻的，唯有現在是眞實的。唉，眞實亦算是眞實，只是不能從那裏享快樂得安慰。整日坐對着灰色的壤土，太單調無聊了！小地丁們頑皮的孩子般吵嚷着，公英們亦粗暴地東走西衝沒有一些溫柔的性格！』白頭翁這樣嚕囌着。——你不要奇怪他底名字，雖然他有時說着成人的話他亦是個孩子，因爲他底父親祖父到老都看白了頭髮，他竟承續了這古怪的世襲的封號。他想念那未來的春天，滴着淚珠，覺得他好像被春風丟棄了似地，總是心酸，竟懨懨地病倒了。人都是那樣，整天不歡喜笑樂便會病倒的。

× × × ×

一天夜裏，東北風吹散了凝雲，月光澄澈地洗着酣睡的大千。竹葉簌簌地響着，幾隻雁的斥候，便吹着軍笛向沙漠飛去。地母驚慌地揉着花眼打着呵欠坐起，說莫非春天有消息到了，孩子們都還睡着，伊駕起鼴鼠的車子，各處奔馳去看。

『有誰嗚咽的哭着，是做了噩夢，是被同伴欺侮？』地母這樣問着。

『那是小白頭翁呢，他正病倒着。』

『有怎樣的病，是鑽到冰雪的世界受了風寒，是被鼠蟻嚙傷了肌膚？』伊說着走近小白頭翁那裏了。

『母親！怪悽楚地是在夜中嗎，這樣黑暗，陰涼，東風莫非嫁人了，忘却我們？』

『沒有那樣的事吧，雁羣的斥候才來，說不定日內便要有好的消息呢。』

『啊！母親，我不能再呼吸一刻這樣荒涼陰霾的空氣了，我不要「現在」那樣使我厭倦，使我悲哀，我不能吃着不能睡着；做不成相思的「未來」的夢，亦領略不出「現今」的快樂。母親！我要睡去好吧，儘管做着「過去」的夢，甜美的回憶的夢！』

『你不要想着夢境能比真實甜美啊！醒來同友伴們談話游戲；只消黃鶯一來歌唱，東風姊姊便要來接迎你們——』

『不！母親，東風是嫁人了，伊忘却我們，不然爲什麼伊不早來呢！母親，我要睡去好吧，儘管做着「過去」的夢，甜美的回憶的夢！』

『傻孩子！睡夢是不會早醒的，東風來了，你們都要換上嫩綠的袍子接迎伊去，有落後的，東風姊姊便要動怒呢。』

『不！母親，東風許是嫁人了，伊忘却我們。母親，我要睡去好罷，儘管做着「過去」的夢，甜美的回憶的夢！』

他唏嘘地將衣服蒙着頭臉，轉身睡去。地母歎息着，將伊底寬博的氅衣替他蓋上。

小白頭翁睡去了。夢神底使者團集在他周圍，向他行着哈欠禮，還唱歌輕幽的搖籃曲。他夢得盛夏葡萄架下的噴泉，午夜草蟲底戰氛，早秋晶瑩的露珠，同草根下促織底戀歌。重温過去髫齡的生活這樣難得的機遇，怎樣地使他歡喜呵！

× × × ×

山頂的積雪融解了，天空染着沉藍，雁羣呼嘯着向漠北飛行，有的排成一字，有的排成人字。

黃鶯忸怩地囀着，羞答答地怕人聽見。但終久伊自己沉醉於優美的旋律中了，放開喉嚨忘情地歌唱。春風披着嫩綠的輕穀，裊娜地來到草原，伊底足跡所經，小草們都爬跳起來，歡迎渠們的長姊，渠們都穿着嫩綠，一如你們新年的穿著鮮紅。

他們都歡喜雀躍。地丁太高興了，從土裏一直舞蹈到地上。白頭翁從夢裏驚醒，覺得光芒射眼，想到莫非東風眞來了，披起棕衣，鑽出地面，正看見千萬草花披着嫩綠的袍子，在和煦的陽光下，彼此點頭道着早安。

『是東風來了嗎』問話是驚惶的。

『是的，伊替我們帶上鮮綠的帽子，伊替我們紮好了袍子的紐結。』

『是東風來了嗎？』

『是的，伊祝福我們，伊賜我們充實的幸福的生命！』

『是東風來了嗎？』

『是的，伊稱讚我們準備的齊整；吻著我們，笑着別離我們向遠方山麓走去。』

『是東風來了嗎？』

是的，伊咒罵着不來接迎伊的驕傲的人，伊已滅跡於天邊雲影裏。』

小白頭翁含淚追悔着，他悲傷地都哭不出聲來。他儘管做着甜美的過去的夢，東風沒忘却他，他却錯過和東風會晤機遇了！他眞想到「過去」底害人來，再不想做甜美的囘憶的夢。他這樣遲遲地出來，已經被自己劃出羣儕以外成爲異類了！被擯於愛人，於羣衆，眞是可哀慟的苦難同刑罰啊！

× × × ×

白鴨游泳在草原裏融冰後的池塘中，潑刺地用蹼打着清淺的水。草兒們都翹着脚趾擁擠地看。

『要謝謝溫暖的陽光，曬得我們這樣的舒適——』

『我都覺出熱來，要脫去嫩綠袍子呢——』

『不要做的！因爲母親叮囑過了，不見蜂蝶底來訪不要脫去。』

『脫早了是要吃苦的——』

『那樣我們來十多天了，幾時蜂蝶能來呢？』

『說不定還有一個月？』

『總是那樣無聊的！』小草雜談着，白頭翁很不耐煩也插嘴：『總是那樣，一天一天等待着！「現在」眞是可詛咒的，只令我們在他底虛幻裏消磨時光！聽說母親要來替我們脫去嫩綠的袍子，我們便變成奇豔美麗的花，蜂蝶的大羣都來同我們度着絢爛的一生，說不定春風姊姊還要同來呢。我們只有等着吧，無聊地看着日影一寸半寸地移動着。』白頭翁如此嘮叨着，還說：

『總是焦憂地期待着，「現在」眞可詛咒，那是他占據我們寳貴的時光不令燦爛的未來生活早臨！是他隔斷了蜂蝶東風同我們不通音訊！』

這時地母駕着車馳來。

『是誰這樣吵嚷着；是和友伴們拌嘴，是被虫豸嚙傷，是被人們踐踏——』

『不是的，母親，我不耐於單調無聊的生活了，我要「未來」的絢爛的生活早日實現，同蜂蝶東風姊姊嬉耍！』

『只消耐性地等幾天我便來脫你們底嫩綠袍子了，——脫早了要受寒冷底侵襲災害啊！』

『不！母親，相思的夢是不要做長的，我不耐於單調無聊的生活了，爲企圖我底幸福安樂，寧可違背你底叮囑，啊，母親，我要自己脫去嫩綠的袍子了——』

『危險的！傻孩子——』地母正攔阻着，白頭翁底嫩綠袍子，紐釦已被鬆解，便似被觸動的鳳仙花的果兒一般翻轉地破碎在沙礫上，永遠不能再穿。

這裏丟去嫩綠袍子的白頭翁，從脚跟一直向上跳躍起來。小草們都翹着脚將手指按在唇邊歪着頭看他，因爲他已經換上濃綠有毛茸同暗色的條紋的長衫了。白頭翁亦覺出自己的高大來，十分地滿足和驕傲。他同他底綠衣逐漸長大。過了幾天頭上已經長出美麗的花冠來，那是有六片紺紫色光豔而明亮的翼的花冠，中心結着一叢金黃的維穗，他自己還不曾曉得呢。

一天天氣陰涼，雨雲凝聚，一隻折翅的蝴蝶，半跌半躓地飛來，伊底鱗粉剝落了，跨脚在白頭翁的冠上。

『早安啊！美麗的少年。』蝴蝶問着：『母親說呢，草兒脫去了嫩綠的袍，帶上紺紫黃心的冠，那便是新郎呢——』

『母親說呢，脫去灰白的絲袍，駕起翩遷的翅兒飛着的，那便是新郎呢——』

他們彼此談着寫不出來的知趣的話，那是人生至樂的關頭。他已嘗到絢爛的「將來」底滋味了。

『冷冷的是雨滴罷，』蝴蝶說着，雨滴便簌簌地撲落了。冷風陣陣地吹來，他們都瑟縮地抖着。

大地罩起黑暗的天幕，細雨淅瀝地通宵響，次日天明，風定雨止，天空懸着一角紅雲，小草們都抖着身上晶瑩的水珠。白頭翁露着毛茸茸的禿頭，正似童山濯濯的老人。花冠被打落在地下，紺紫的翼狼狽地被嵌在泥水裏。金黃的絲穗散落滿地。蝴蝶亦僵着屍身被積潦飄蕩着。風流的夢，便從此終止了。

× × × ×

霽雨後的春光眞是姣豔的啊，溼潤的天空懸着七色虹橋，綠水微微縐着，沒有一些波浪。蜜蜂蝴蝶三隻五隻地飛來，地母帶着慈祥的笑容便將那些草花的嫩綠袍子挨次脫去了。他們都比着高低向上長，有的穿著濃綠的襯衣，有的穿著深碧的襯衣，形式花樣都各不相同。幾天以後，他們都帶起有黃心的花冠，有的淡紫，有的深黃。碧綠的草原被裝點得似錦綉的花氈一般樣。

東風肩上落着歌囀的黃鶯，帶着大羣的蛺蝶，來到燦爛的草原輕幽地唱着醉人的歌曲。那些被着鮮明豔麗的鱗粉的蝴蝶，個個地飛到華美的花冠上，同草花談着世間最綺麗的事；還隨着鵝黃的柳絲的飄搖一同舞蹈，黃鶯眞是音樂家，爲他們吹着幽揚而合拍的舞曲的笛子。

白頭翁看着伊們底來臨，十分快樂，『歡迎啊，春的公主們，』這樣呼喚着。一隻嬌小玲瓏的鳳蝶飛近白頭翁的身旁，他與奮地都要發抖，但伊却跨脚在旁邊的野防風的繖上了。『妙齡的蝶兒——早安！』白頭翁致

禮道。

『晨安啊，白髮的紳士！』鳳蝶這樣答。

『休要取笑呢，我亦是青春的少年啊！』

『啊，美麗的少年啊，頭上很美麗呢——』

『你說我那花冠嗎，聽母親說那是紺紫的呢。』

『美麗的少年啊，』——輕巧地假笑——『頭上眞美麗。』

『你說我那花冠上的穗子嗎，那還是黃金色的呢——』

『都不是的，美麗的青春的少年，頭上銀色的茸毛眞美麗。』

『茸毛嗎？』白頭翁驚訝地問着，正低頭尋思造物底弄人，突然發現他底枯爛的紫冠了。『眞像母親的青春同着凋零的花冠一齊泯滅，茸毛便是衰老的象徵嗎？』想到這裏，傷心痛哭起來。

『有個白髮的老人在那樣哀哭呢——』

『是失戀的悲哀嗎？』

『失戀的苦痛，是青年人所獨享受的呢——』

『是哀悼他的殤子嗎？』

『據說是沒結婚過的呢——』

茸花們帶着黃白紅紫的花冠，金黃的緌穗，同帶着新鮮豔麗的鱗粉蝴蝶，交談着世間最綺麗的事，又伴著柳絲的飄搖，黃鶯的歌唱一同舞蹈，都沒有閒暇來推敲地研究白頭翁底悲傷。

白頭翁承受着這樣不吉利的稱號，白茸茸地翹着銀白的短髮，眞和童山濯濯的禿頂老人一樣，孤另另地立在大羣的美妙的青春的生命間。

「現在」據說是單調無聊的，「過去」和「將來」的企圖，都要奪去你在青春裏所有的快樂和幸福底機遇。造物者不會巧爲安排，從時間的緯線上設計其他新的芽四個時間的方位，眞眞是一件可惜的事啊！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作，載沈鐘第九期。）

See!...........

陳翔鶴

『我的上帝啊，你給我一些安寧罷，我實在太樂了，樂得不可支持了！我的肺肝，仿髴是吹脹了的輕氣球一樣，容量已經達到頂點，要是你再一噓氣，像那麽吹得動鵝毛的輕輕的噓一噓氣，牠就會炸裂了。』從前夜間，在合眼之前，我總是愛這樣的祈禱，但是現在可不同了，因爲我已經覺悟了，上帝不曾給與我以恩惠，忽略了我的請求；這是由經理先生對我的那雙翻白的眸子內看出來的。至於一說到那一隻老公豬，老壞蛋，也眞是使我要氣得發昏！我瞧着他那一張起油光的大肥圓臉，扁的鼻子，闊的嘴唇，往上翹的幾根貓鬚，時時刻刻都好像是提醒着我，叫我伸過手去，將他那刻不離口的劣質雪茄奪了下來，摔在地上，用足踏個粉碎，而且更迎面的給他幾拳，然後才能使我感覺得一種暢快，但是這那能夠呢，他是我們經理先生，而且這地方又是那麽的有趣，使人不想離開。

『第六號伙計，你是發狂了嗎？怎麽你總是愛毫無禮貌的，一人坐在屋角裏咯咯的笑！你知道嗎？你必須知道，這是爲館內規則所不許可的。

而且近來許許多多錯謬的事情，都似乎專門在你一人身上發現——如像常來的那位王小姐失掉了絲領巾之類——你是失其知覺了嗎？你何能自辭其咎？這樣是太不成話了！』他有一天單獨的叫着我一人，怒氣冲天的說，而同時他那兩隻鬼眼，也更是白了又白，翻了又翻。

『先生，這能只怪我一人嗎？失掉了東西，是我們大家都應當負責的。我的發笑，是自有我發笑的理由，

在世上不會有無原無故便能發笑的人。』我咬着牙齒，仍然強制的，很禮貌的回答他說。只是他却分外的暴燥了，他覺得是傷了他的尊嚴；他將他那大肥臉漲得通紅，在上面的油光，也彷彿是要滴將下來。而在那時，我的怒氣也是直冲到了腦頂，拳頭握得緊緊的，正預備着立地的猝然一擊，懲戒懲戒這不識高下的蠢物。但是這能說不算是幸運嗎？不想在一轉瞬間。從那龐雁的肢體上，我便發現了一件，我平時極常見，而又看不厭，極可笑的東西；他那一個大肥頭，一張大圓臉，不知是爲着怎的，竟至忽然的由圓而變爲方，更由方以變爲長，拉長，拉長，拉長得一直到有如驢臉一樣了。你瞧，那是多麼滑稽啊，他那時如黃豆般大的小圓眼珠，只是不住的在長額下滾動，扁的鼻拉成了長形，在驢子的嘴唇上，竟長出一大撮威廉式往上翹的鬍鬚來。我還能恨他，打他，向他回罵嗎？不能，我眞是要笑死，笑得簡直是直不起腰來。

『你瘋了嗎？』他怒吼道。然而我那能管他，我只是一人不言不語，忍笑的走開。

『坐在屋角發笑，』這確是我近來一人獨自消遣的新鮮玩具，但這又怎能令我不得樂且樂呢？他們，那些來來往往的顧客們——太太小姐，老爺和少爺——無論他穿着的是漆皮輕便式的跳舞靴，或者是閃閃發光；精緻優美得令人想摸牠一摸，吻他一吻的白花緞女鞋燕尾服，高禮帽，白手套，或者是長腰短袖的綺羅旗袍；花圍巾，用香水浸濡過的各色絲織手絹，……但是在他們步步增妍，肢體婀娜的雙肩上所扛着的是甚麼？你怎能不笑，要使你看見時，那一張一張的臉，各式各樣，每一小部份都不相模擬的臉，圓的，如皮球式的；方的，如豆腐干形的，扁的，如扁豆形的，還有那長得如冬瓜一樣的，至於那紅紅白白，深深淺淺，各種不相同的顏色更是無論了。他們笑起來，口角的移動，由兩唇起點，直綳裂到腦後面去！圓臉的，彷彿是從下面開了一道細長的橫線，同上面向下彎曲着的，長的雙眉遙遙相對；長臉的，眞也如從上唇起便脫了節一樣，下顎完全不可得見。他們的笑語，他們的愁容，一例都分辨不出來，彷彿同樣都是在那裏擠映着滑稽的鬼臉，人總是有他的人形罷，然而這一些臉，那一些鬼臉。

而且這一班奇異的戲子，從他們擠眉眏眼的怪像中，確又彼此的裝做出些溫文爾雅的舉動來，女的，揚着她那張石灰色的粉臉，搖着頭，露着牙，在那裏假意嬌羞的弄媚，而男子呢，更時時故意的將他們烟捲從口裏取下，用手輕輕的撫摸着光而圓的下顎，斜着眼，聳着肩，呆望着他們的異性侶伴，極貪饞饕餮的微笑，貢獻着慇懃。朋友們，你來看看罷，看看罷，看這一些使人難以忍笑的怪臉！但是你們却又不可只是向他們呆呆的，不轉眼的瞧望啊，不然，你們便會失敗了，——理智的失敗——就是連你五臟也會受起累來。笑，笑，浮動，浮動一張張醜臉的浮動。笑，笑，忍不住的笑的顫慄，你的腸胃，恐也將失其容忍性了。然而在我，一個大Restaurant的侍者，怎樣辦呢？我的職業，便是不斷的在他們身邊奔忙，侍他們的色笑，能夠忍着不瞧，更能夠因此便忍住不笑嗎；而且笑也是人類的本能。於是，我便不自禁的……『犀角』，在這樣的一小塊地方，我想，我總可以得有權利去放開一切，盡量的發揮我的本性吧？然而，經理先生，這或許只有上帝能夠原諒寬容？

× × × ×

在不幾天以前，有一位太太對我們同事，第八號伙計說，『你們那位蓄長頭髮，戴眼鏡的伙計呢？怎麽不叫他來？』於是我便不得已的立馬走了過去，『太太，湯太淡一點嗎？可是要香檳？』我低下頭去，抵着他的耳邊，輕輕的問。其實。我那裏會不了解，她們的一切特有的脾氣和性格？——正也如玩猴戲的人知道猴猻的性格一樣，一點也不足怪異——在她們的雙眉一蹙，雙眼一動，或者是偶爾的將刀叉暫時停着不動時，像這樣，我便會知道，這一定又是廚司的不小心，或者是她們正想念着她們男性的朋友，想打電話給他，約他來這裏晚餐。她，這一位中年的女人，她現在想着甚麽需要着甚麽呢？她望着我，默默出神的望着我，唉，言之可羞啊！她或許是需要着我這頭上細柔蒙茸的長髮了？但這那能成，這是我一生中，惟一可以驕人的部分。『豪華的女人們都是頂不知道羞恥的，』老辣的同事某君曾經對我說過，現在可果眞證實了，她眞是一個不知道羞

恥——女人的最美的德行——爲何物的怪東西。她望着我，我也望着她！我望着她那陡然變了形的石灰色的長方臉，而她却用眼死釘着我那頭上蓬披着的捲髮。『太太，還要旁的菜嗎？新到的桂花魚是極好的。』我實在有些不耐煩了，所以才又動問式的提醒着她。『好，來一盤罷，』她歎了一口氣之後，不得已的轉頭過去說。我走開了，我回到我自己的『屋角』裏，於是又痛痛快快的暢笑了一大陣——笑她那雙發閃光的狗眼，笑她那如狠樣的滿口雪白的尖牙，……但總言之，我不僅只是在笑她一人，實在，是笑着一切。

因爲這位太太的原故，不禁又令我聯想到那失掉了絲領巾的王家小姐身上來，我的職業不是作賊，而且用我平時人格的擔保，也是決不會使人疑心我到賊字上去，然而我確是這贓物的主犯者，我是存心如此的，而事後我也很滿足我的行爲，我很驕傲的竟做了這領巾的主人翁。回到了家裏，到夜來，我便抱着牠睡覺，擁着牠狂熱的接吻， 我沉醉了在牠香霧之中 ，在牠香霧之中飛騰，上天入地。夜夜都是如此的，自從我佔有了牠之後，自然這也是用不着甚麼慚愧或是懺悔。然而從實際上着想，像這樣，又怎比得王家小姐的雪玉頸項呢？不如她，不如她的溫輭，不如她的細膩，不如她的綺麗，更不如她的一切，但是在我却依然是感覺着得意滿足，因爲我已經是有了香味，她的——從她肉體，毛孔內所浸透出來的香味——以此我便可以借此去幻想一切，到了最後，或許她的全體，她的全軀體，都會終歸爲我所佔有了。這一些都是夢？不，我也是不敢自斷。

前天晚上，那位老是愛呆瞧我的太太又來了，其實我對她能有甚麼反應，除掉結果還是惹人笑得肝腸寸斷而外。不僅是她（哼，一個已經中年了的婦人！）就是那社會上素負豔名的太太小姐們，在我看來，又値得甚麼？也不還是一張一張的醜面具臉，奇形怪狀的臉，惹得人不止息的發笑罷了！可憐那位妄想着我優美頭髮的太太，她起身，在我服侍她披上外套時，她還將兩張十元一張的鈔票，悄悄的塞在我手裏，輕輕的問我道：

『第六號先生，你用的是那類香水？氣味是很不錯的。』

"Cyrna,"我信口的回答她說。

『在那兒買，你也能告訴我嗎？』

『這是法國貨，各大公司裏都有，太太。』

這是一件罪過，不負絲毫責任的信口雌黃，Cyrma，我仿彿記得是在鐘表上的一種商標，而我現在却隨便用來搪塞他人誠懇的質問，能不說是罪過嗎？其實在我自身，這也是極難于措置出一種忠誠的回答，因爲這種不可剖析的芬芳，實在是她自己平日極親密的朋友，王家小姐領巾上所熏染給我的。就是在我，平時卽以嗅覺不凡自命的我，曾經苦苦思考過幾整晝夜，也是得不出絲毫的結果來。玫瑰，濃而帶濁的玫瑰，我能覺察得出；茉莉，芳而不雅的茉莉，我也能覺察得出；紫羅蘭，清而且馨；我平時極讚美的紫羅蘭，自然我更是可以立馬的辨得出；然而，這種香味，這種氣息，我更何分，能以爲力，就是費去了我整年整月的功夫。因爲這是她的，這是她的呵！

× × × ×

天天都在期待，盼望，焦急中過日子，然而馨香禱祝的她，自從一去之後，依然是渺如黃鶴。笑着，『笑顫着』的生活，已是完全不行了，夜裏抱着領巾也是不能安眠，就是白日裏，整天的緊張着兩眼瞧着過往旁來，嘻嘻笑笑的人們，也是毫無趣味，雖是仍然照樣的瞧瞧，笑笑，臉去臉來，不住的玩弄着我悲哀無聊的戲法。以後呢？……而且在經理先生方面，又是重新的提出警告，『不許無故的痴笑！』『不許無故的痴笑！』他連三連四嚴厲命令式的說。老實說罷，我實在是不願讓他汚穢的兩頰，染汚了我清白的手，不然，他那一張驢臉（變態時的驢臉，常態時的豬臉，）早就在我的雙拳之下粉碎了。

仍然是忍耐着生活，雖是領巾的香味，已在空氣中慢慢的消失了，而且在夜間我仍是讓牠在我懷中睡眠，因爲我的盼望依然是繼續着，我自己也是在盼望中苟且生活。並且在我意識中，我確又不肯相信，以爲香味的湮散便是希望的破滅，所以我依照是盼望，盼望，…………

不過在另一方面，最苦的，就是時時刻刻都得留心着經理先生無禮的侮辱。人生眞是苦啊，在生活中，總是長期不斷的遭受防禦着盼望和侮辱：像這樣，在我所經過的，已經是不止一次了。

哭是無意思，笑是無意思，生活也是無意思，醒與睡都更無意思，『臉』，『笑』，這於我有絲毫關係嗎？我到現在實在是不能再笑了。

『朋友，還是尋一點旁的樂趣罷，像這樣的生活不是長法呢。』一位關心我的老年伙伴，很懇切感慨的勸告我說。

『還更有其他新穎的發現嗎？請你告述我。』

『正多着呢，這些都是與老同時並增的，我比你年老一點，所以知道的，也能比你更多一點。』

『那嗎，勞你駕罷，立刻，朋友！』

『既然都同是了人，還有甚麼呢？青年們，只要你稍爲改一改方向就得了。』

『甚麼？甚麼！我不了解。』

『自然仍是出不了你五官——這才是你終身離不掉，磨不消的眞正叛徒——運用之外，朋友，你自己去仔細思量思量罷。』

『甚麼，甚麼？說明白一點！』我實在有些按捺不住了。

『看，聽，嗅，……這些都是五官。』他一點也不着力，彷彿是自言自語的說。

『直截一點，我的朋友，我請求你！』

『你喜歡快樂嗎，伙伴？那心尖酸擾，周身發顫的快樂。』

『怎的？自然，自然！』

『那嗎，你依然是看，看，看，看，……』

『那兒？那兒？竭力求說淸楚，乾脆一點，愈乾脆愈好！』

『不要發急，自然是有使你心尖發顫，發酸，發癢的地方。』

『說！說！說！……』我不自禁的便在狂吼了起來。

『這就是說，仍然請你運用你的眼睛，不過轉過焦點，讓牠們不要去瞧那些醜惡的東西，——怪臉——這於你是很不利的。

你只應當將牠們放在適當的地方，最好的是在異性的身上。你只消用眼珠一溜，從她們的上身以到下身，胸前，奶部，一直便滑到腹的上下，……注意！你不可忽略的，尤其是她們的雙腿和兩臀——那圓轉而豐滿活跳的兩臀！而最美的，更其是當她們走動的時候，震顫震顫，每一動移都起各式各樣不相同花紋的震顫！……你無論是瞧那一位年青太太小姐都是一樣，不分彼此的，你瞧，你瞧，你若是知道了，能夠不瞧？瞧了又能夠保得住不使你周身細胞沸騰，心尖兒也隨着她一跳一動的發顫發癢嗎？孩子，你眞是一個大的傻孩子，你現在可知道了嗎？』

我在領略了他這誠懇教誨了之後，感激他的情懷，若不是怕在人前臉發紅時，我眞是要立刻的跪在他面前了。然而事實上，我仍是抱着新得的教義，疑信參半的走回家中。只是在那晚臨睡時，我又繼續的祈禱了，我的禱告詞是，『上帝呵，請你不要使我再失望罷，我的生活實在是走入極端了！我願意我朋友說的話都是眞的，我願意去體驗，去實行，我願意做人世間一切道德禮法的叛徒，我願意毀滅早死或夭亡，然而我確不願意使我生活動搖，惶惶焉如無所主。

主呵，我跪在你的足下了，要求你，你的拯救呵！』

（一九二五年九月作，載不安定的靈魂。）

西風吹到了枕邊

陳翔鶴

——記夢並呈晦——

『母親，我不能這樣，我寧肯死，不願受這長期的酷刑。』我一面將頭垂到了胸臆，一人不住脚的在地面上盤旋，默想，計較着，心裏老是那樣酸酸的，辣辣的，形容不出是某種的，確切的滋味來。而一方面更抬起頭去望望自己那已經衰老不堪的，白髮盈盈的親娘。她在一個高的方凳上站着，手裏握着漿刷和漿碗，正用她那發着顫的指頭，徐徐的將一大塊一大塊淺紅色的窗紗，向着那一大排的窗欞黏糊了上去。她眼上戴着極深極深的近視眼鏡，身上穿的是一色純黑的青綢，反映出她那灰白色的頭和臉，差不多比深秋時在風前飄搖着的蒿葦還要顯得憔悴了。從她那專神一志的工作中，可以看見，一陣陣肌肉的緊張和痙攣，不住的在她臉上顫動。我看着，隨着她的動作，心裏針刺一般的，在那里揪疼絞痛。眼裏自己知道已是蘊蓄着一大包的淚滴，只是因爲腦內正在那里狠狠的籌劃計較着的原故，所以到將要迸流出來時又復忍轉了回去。而脚步還是刻不停歇的像那樣的在地上盤旋。

『心兒痛痛的，步兒緩緩的，眼看着她手兒的顫動，我的親娘啊！』不知爲了何故，在繞了幾個灣兒之後，從自己酸辛的神思中，自然而然的構造出這樣的一種俳句；不爭氣的淚珠也乘勢的，不再聽命的奪眶而出了。

『母親，不要黏糊了，我不能……』

「乖兒，你聽娘的話，今夜的日期，可不要再變改了。你知道，這是你第三次的推延，若是再一蹉跎，恐怕我也將如你祖母一樣，不得看見你的新婦，便不在人世了！兒呀，你看這屋子裏的一切陳設，都是依照着你自己的脾味辦的，若是有不滿意處，只消你一開口，便可以立刻的——」她悠悠的說着，並不回過頭來望我，彷彿是懼怕同我的眼光相遇似的，然而從她的語音中，我可以明白的聽出，包含有無窮的悲酸。因此我又無言的，向前向後茫然的走着，並且重新的開始去考察這屋內的情形。這是一間長方形的大屋子，屋的四周圍都用淡黃色的絲絨蒙罩着，地下舖着極厚極厚的黃色絲絨地氈。從全屋子的境象看來，彷彿完全是一個長方形的大絲絨盒匣。綠色的電燈之下掩映着四壁淡霞似的光輝。在屋的中央，放有兩把坐椅，和一個八面形的漆桌，桌中間擺着一面大玻璃鏡，兩旁配上一對插着鮮花——大約是玉簪花，或晚香玉之類——的磁瓶。屋的左角，抵着壁，是一座從地面鋪起的營幕式的，蛋形的奇異的小棚帳。在帳前茶几上燃着一對紫色玻璃罩的座燈，憑着這鮮明的燈光，我更可以看出帳內所有的一切：錦被，繡枕，緞褥，和細膩溫軟的床飾物等等。全屋子的空氣顯得十分的綺麗和新鮮。但我仍是呆呆的走着，看着，心跳惶惑而且憂傷。在直覺雖是明明白白的告述我說，這就是我的新房，不一刻我便要同一個不相識的，名字叫着『妻』的女子睡在這里，然而我心裏仍是止不住十分的疑惑，並且刻刻的，不安的反問着自己，這是甚麼所在？我瞻顧着四周，覺得冷浸浸的，充滿了荒涼而且空虛。瓶內的花香與燈前壁間的光輝的波動，都似乎變成了一縷縷的冰氣，前來襲我。我彷彿是被枉斷了的待死的囚徒一般，在刑場前迴旋着，反復的考察思念着自己過去的一切。無告和無望，哀怨和悲憤，逐漸的緊張濃厚了起來，壓榨着自己的全身，就連呼吸也都似乎不狠靈敏了。然而我仍是脚不停步的走着，想着，讓淚如長川似的流遍了滿頰。到了此地，我心內所決定的，便是狠狠的，咬緊牙關，想要去拒絕一切，反抗一切，反抗那全世界全人類所有的冷酷和殘暴。讓他們都作爲了我的犧牲，決不肯損自己的一毫一髮以利他人——我決定了要實行去侮辱這女子，（我未來的妻），毀壞這屋子內所有的華貴的陳設，過了兩三天之後，再設法自行

逃走，並且要不負一點罪咎，不懷一點羞慚，雖是遍身都帶滿了創痕，並不叫號一聲，正如一個現代的英雄所應作應爲的一樣……

『和兒，這是你三年前所自願締定下的婚約，你不要怨恨他人，只可怨恨着你自己。兒呀，一切都有菩薩知道啊！』我母親做完了她的工作，下來，坐在屋內的椅上說。她的眼睛和面色都是那樣的灰黯，全身也似乎毫無力氣的額靠在椅背上，手足軟軟的交叉着放置在身旁。但她的眼睛不曾抬了起來望一望我。我在想，悲傷的想，我的母親是這樣的衰老而且疲憊了！從她的話語中，我似乎朦朦朧朧的記起了一些事故來：眞如她所說的一樣，彷彿在三年前我便自願的定下了這樁錯誤；在那時我是急不暇待的想要去同一個女子結婚，好嚐嚐那被人稱爲青春的美味。一想到這里，鐵石的心腸，被愧悔的火焰的鍛鍊，一轉而成爲溶液了。我的心正像被矛刺戳穿過一個小孔的一樣，讓不盡的熱血只是一股股，一滴滴的從裏面經過，流出，沸騰而且隱痛，於是我便倒在了我母親的懷裏，吞聲的低低的哭泣了。但她只是不言不語的，輕輕將我推開，使我站立在她的面前，莊嚴的而且帶着教訓的口吻侃侃的對我說，『兒呀，安靜一些，萬事都自有天命！』我在這莫可奈何的哀怨當中，只是用手去按撫自己的胸膛，彷彿預防有一大股的熱血，將要從裏面盈溢而出。我悲傷着，囘憶着，用着全力去將自己所有的創傷集中——我彷彿記得，自己是新從狠遼遠狠遼遠的異鄉歸來，在那里所享受過的，都是一些說不盡的苦辛：像這樣的不知是已經過了若干年，從此埠遷到了彼埠，由彼國更遷到了此國；時常是同着一大羣一大羣穿着奇顏異色服飾的男女們——水手或娼僚——在一處哄飲。同他們痛飲過不計量數的黃的，黑的，深紅的，血似的酒漿。她們歌着，我和着，舞蹈着，手裏握着一種不知名的，奇異的樂器，不住的在那里揮彈；口中所吮嚐着的也不知是酒漿或者其他雜有異味的東西，只是覺得鹹鹹的，鹹鹹的，不大容易敞喉的吞下。我又似乎記起，自己是曾經在輪船上服過役，穿行過了許多的大洋和巨海，有時遇着一陣陣發鹹味的浪花和霧露迎面的打來，至使自己的眼睛都不能夠睜開，就是此刻想起，還覺得眼內有一些苦澀。又彷彿記

得，自己是為饑寒所趨，曾經在一大堆的羣衆當中，接受過莫大的侮辱和毆傷……我像這樣一人急轉直下的回想着，腦內是昏昏的，眼中是潤潤的，心尖的疼痛隨着脈搏的震動，息息的增加了起來；自己的撫摸自己的傷痕，却又一點兒不肯放鬆，因為心裏仍是狠狠的一人在想，『好，我就讓我自己的痛苦將我自己磔殺，葬埋毀滅了罷！一不做二不休，我的毀滅我自己，也就等於我的毀滅全世界。如此我便可以忘記一切，不見一切，否定一切。』像這樣惡狠很，蒼茫茫的過了一會兒之後，母親那句『安靜一些，萬事都自有天命』的話語的反響，不覺又在我的心裏喚起了一種作用，我回過頭去說：

『母親，我想逃，我要皈依宗教。』

『好，聽憑你，一切都可以，只要不再更改今晚的日期。』

她一面說着，一面便將雙眼閉上，現露出一種極難形容的疲乏衰頹的形像來。我看着，又低低的哭泣了。自然，在這種哭泣中，意味完全與從前兩樣的。因為我牢牢的記惦着，我是將要得救，將要皈依宗教，預備去領受諸天神的撫摸和默佑。

然而，這里，我又很不放心的，不能忘記，我自己是在我新婚的的房中——觸發我所有一切不幸的所在——而且不久在這里，我便要強迫的同着一個不相識的女子，去補足我自己最後的不幸和錯誤了。創痛上復加上了創傷；我仍是盲目的，向前向後的行走着，眼中的淚滴，長川似的，不住的在臉上淌流。過了許久許久，——到了最後我碎心的，狂亂的叫了出來『人生是這樣的不幸，這樣的不幸啊！我要逃，要逃！我要皈依宗教！』

× × × ×

我一面玩味着這幾句話，一方面不住的啜泣，但這正如一個嬰孩的啜泣一般，是毫無理由的。

境象一轉，仿彿又是次日的清晨了。淡乳色曙光照臨在了窗前，朝陽還不曾上昇，琉璃燈內的蠟淚正滴滴

淋淋的堆滿了滿燈台，將逝的餘燼，還延持着牠最後的喘息呢。我模模糊糊的從錦繡叢叢的被褥中間起來，抖抖自己身上衣裳間的縐摺後——大約是合衣倒臥着——更用手去擦着眼睛，昏溟不淸的，自己似乎是想愛去搜索追億過去的一切，昨夜所經過的一切，彷彿黑夜裏在濃霧中尋找出路一般狠是覺得困難，但一環顧四周，這燈光，這繡被，這金絲絨包圍着的屋宇，又都似乎狠能證實自己昨夜所經的一切的存在。於是我瞿然想起了這是我自己的新房，在裏面或許還有一個被人家強送來了的她呢。循着一種好奇的和急於發現的衝動，我濳步的走出了房門。在前面似乎是一間素雅的書房，剛跨進了門去，一擧眼間，便見一位素衣長裙的女郎在一個書架前面站立着。她手裏正拿着一把拂塵，仔細的在那里打掃整理架上的書籍。她身材瘦削，面容十分蒼白，不大美麗，而且還可以說一見面便不大能遭人愛。從她那蓬鬆的毛髮，和眼上刻着的兩道靑色圈暈看來，好像比起我自己還要顯得衰老樵悴。但她却又有一對黑而且大Innocent的眼睛。她抬起頭來，用一種誠信無欺的眼光望着我，並且說：

『C先生，你看這書籍整理得如何？我想不見得好，不過我希望將來能再好一點。我知道你愛書，因此我也愛書。』

我聽着，望着她，心裏覺得有些奇怪而且蒼茫，我不知道如何的答復。我轉眼過去考察考察她所整理過的書籍——這些平時對於我都是極其熟諳的——只見他將書皮顏色一律的放在了一起，並不去分辨書的內容和性質。最可笑的便是她將 Saintsbury 的英國文學史同 Korolenko 的小說集並列了，因爲牠們都是藍色；又將 Franco的 On Life and Letters 同 Hardy的Jude the Obscure 合在一塊兒，因爲這都是紅色的。我望望她，更望望這不同類的，雜亂着的書籍，心裏覺得又是可惱，又是好笑。她却仍是用着她那對 Innocent 的眼睛來望着我，彷彿想要從我這里得着回答。於是我也用眼睛去回報她，心裏是不停的悸動着，疼痛而且傷悲。我在躊躕過了一陣，深深的舒了一舒胸中悶氣之後，才向她緩緩的問：

『誰教你來這里的，我不相識的姑娘？』

『我的叔父。』她的那Innocent的眼光，仍然是絲毫沒有變改。

『你可是不認得外國字？』

『是的，但我——』說到了這里，她的聲音放得比前更加低弱，不自覺的將頭低下去了。她那瘦削帶有病容的臉面，看來也愈是顯得蒼白。我仍在屹然不動的守候着她；心裏早深深的感到人間萬分的不幸了——她的，也是我的——我的眼睛也隨着了她的，低俯了下去，望着那灰黑的地板。

『姑娘，你於不認識外國字外，還懂得些甚麼嗎？』歇了一會，我又吁了吁氣，向她重新的問。

『我不大能知道……』

『中文呢？！』

『也不——但我因此覺得狠是悲哀。』

『悲哀？你也曉得嗎？誰告訴你說的？』

『沒有人告訴，是我自己感覺得的。』

『你不應該來到這里，你錯了，姑娘。我不能——』

『是我叔父要我來的，其實我也不想：………』

『………』此時，我真覺得自己千廻百結的，莫可自解了。我知道她很是不幸，她雖是比我老，而且不很漂亮，却並不會缺乏甚麼，她有一對Innocent的眼睛。我動情的伸手過去握着了她的。哦，那是一隻何等細長而且柔嫩的手啊！我感覺得。

『姑娘，你我都是同樣的遭逢不幸，除我比你多認得幾個字而外，其餘沒有甚麼。請你放心，不要難過。』我眼睫濕濕的，撫摸着她的手背，安慰她說。

『我不知道，但我覺得很是悲哀。我喜歡哭，也喜歡替人家作事，到作得了好好的之後，閑着又是想哭，他們都不喜歡這個。』

『在世上可曾有人疼愛過你？我的姑娘。』

『我不知道，也不覺得。』

『你似乎是比我還要老。』

『不，他們都說你比我老，依照歲數。』

『那嗎，就是因爲你的不幸了。』

『說不大清楚，我不知道——』

『你的父母呢？』

『我不知道，我並不曾看見過他們一次，我只有叔父。』她說了之後，眼睛灼灼的在那里發光，彷彿觸着了甚麽痛處似的，她不住的躲閃着，更將她的手從我的手裏抽了回去。

『姑娘，你很是不幸，不過我希望你以後能夠再好一點。我想，我往後或許能夠——』

『我不知道，只是我願意替你作事，整理着一切，你的書籍，衣服，各樣東西，等等等等，一直到了我死。並且你叫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她說着，直立在我面前，勇敢誠懇而且光輝，她的兩頰也似乎微微的紅潤了起來。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她是比我年青而且美麗了。我自己因此感得了十分的愧慚，悲酸。但她仍是用着她那Innocent的眼睛來望着我，一動也不動。

『姑娘，照這樣看來，大約你是能夠了解的，人生是何等的辛苦，人間是何等的不幸啊！我在外面空跑了若干年！』

『我不大能知道。我到現在已經不想再哭了，因爲他們都笑我，說我是傻子。他們都不喜歡這個。』

「我是喜歡的，往後你要怎樣便可以怎樣，你留在了我這里。」

「人生是何等的辛苦，人間是何等的不幸啊！你要知道，我的姑娘！」我激動而且熱情的，反復的向她說，隨後將兩手張開了傾向着她，預備叫她投入我的懷裏來，但她仍是用着她那雙Innocent的眼睛來釘望我，一動不動，于是我覺得我是傷心的哭了，仿彿是反將我自身投入了她的懷裏。這樣哀哀的痛哭着。……

× × × ×

一醒轉來時，只見案上的油燈已經燃到最後的一滴了，屋裏陰黯黯的，令人想起愛崙坡的恐怖故事的背境來。因爲自己忘却了蓋被，周身四體都覺得過分的涼浸，而且不很安適。「這大約又是西風吹到了枕畔了！」雖然閉着眼，已是悽冷不勝的，覺得清秋的蕭條肅殺的可怕了。對於在枕邊濕透的那一大塊，在發現了之後，心裏又動了無窮的傷感與反感，啊，這點點滴滴的！

（一九二六年八月作，載不安定的靈魂。）

狠筅將軍

陳煒謨

「離家兩年，那金雞寺中的荷花，不知都怎麼樣了？」

離我家的兩里路遠，面對着一段弧形的綠茵如錦的小邱，高聳着金雞寺的屋尖——在一叢縹翠葱青的修竹林裏。月明如畫的夏天晚上，沉醉的，含着稻香的夜氣瀰漫在田野中，這地方頗不寂寥。農夫，農婦，工人，以及鄰近居民，多來在這寺裏，或三個一堆五個一攢的聚在草亭裏，談論東鄰的是非，批評西村的頭足；或挈酒提壺言笑自若的據在眺樓上，邀清質的明月做伴侶；我從前鄉居的時候，亦往往加入他們的游園隊，凭倚在蓮子池的扶欄上，凝視荷花的紅笑，靜聽蓮葉的翠謔。

但自從命運的鞭兒，驅策我作這沙漠似的北京城的駱駝以來，每天除甇甇地隨着琅琅的鐘聲，上課，吃飯，睡覺外，鄉愁有之，鄉夢早已廣陵散絕了。

「兩年沒到故鄉去，那金雞寺中的荷花，不知都怎麼樣了？」我常不自覺的這樣歎息。

今年暑假，我冒了危難，回到灰色的故鄉去，在半島形的重慶城，聽了整十五日夜的鐘聲，好容易才唱着「蜀道難」，動身回到故鄉去。

「金雞寺的荷花，我畢竟可以看到；償一償兩年來的宿願，也很滿足。」我倚在輪船鐵欄上，望着東去的大江，想着。

習習的微風，從城裏吹來不少的恐怖；團團的戰雲，愈布愈遠，灰衣服的軍士，快要光顧蓬門了。我到家

一週，金雞寺荷花沒有瞻仰，心房倒跳動過不少次數，從L城到C城大道上，太平年間旅客商人，摩肩接踵，穿梭往來。從附近的小邱上眺望，宛如一條無量長的千足蟲。現在呢，上下數百里，人跡寥寥，白天只有三五大胆的農夫，怯鼠似的跨過石道；稍一不慎，遇着拉伕，卽有剖心刖足的危險呢。晚上尤爲嚴厲，犬嗥蟲叫，皆疑爲人。只有綠衣的郵差，提着風雨燈，數數白石的數目，……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金雞寺中小池裏鯿鱔的游魚，再也得不着從前那麽多甘餌了。

幸運的是荷池旁的石凳，許久沒有肩着人體的重擔。

七月的一天晚上，天空鋪下一張薛荔青的鴛鴦錦，月兒，繡球似的綴在上面。晚飯後，我獨自背着手在院子裏蹀來踱去。四圍寂無人聲，只嘒嘒的夜蟬高據在柳樹上，鳴着。粼粼的風，送來一陣陣院子裏的花香，沁入我的鼻觀，全身頓覺輕鬆多了。小星三五，不知是那位美人卸却的九雛釵？我覷着月光，數着星點，心裏暗自忖算：『這樣好的月光！……這樣體態輕盈的月光！……像披着孔雀翠的泥金綃衣的美人，在瓦爾池舞後，洗去鉛華，卸去珠翠，倚着玻璃窗口，撫着黝黑的香髮，微倦的惺忪的覷着。……可惜——可惜我和她的距離太遠了——天上，地下！』

正在這神思飛越的時候，大門口有叩門聲，我忙去開門。

表哥躡步進來，拍我的肩頭，猝然說道：『走！』

『那裏去？』

『金雞寺，有人已經先去了，納納涼，解解悶，也好。這樣的年頭，晚點睡，安全些。』

我正苦無法消遣，便踱進臥室，裝上捲烟夾，戴上帽子，隨他去了。

荷池畔已踞着數人，表哥和他們招呼；他因在成都讀書，離家較近，年暑假均回家，和鄉人甚熟。我未出川時，居鄉日少，且已離家兩年，反覺生疏了。我只認識靠東坐着的青年白棣。他是我的鄰居，也是我老同

學，我們從小學一直同到中學畢業，我和他拉過手，傍他坐着，便開始問他：

『朋友，別來二年餘，你生活怎樣？』

『怎樣，全家同吃飯，一人獨睡覺罷了。』

『近來作何事，有趣味麼？』

『在鎮上高小校教書鬼混，那裏談得上趣味？』

他本是木訥寡言笑的人，且我們別來兩年，反覺生疏了。說過這幾句話後，便不再言語，我心中有千言萬語，想向我的朋友盡量瀉出，但亦不知從何說起，對坐無言，反使我想起他許多往事。

我和白棣同入中學，是民國六年的夏天。他的性情和同學大多合不來，只和我尚好；同學們都叫他『眼淚狗』。他的眼淚眞多，一對黑眼珠，好像含着深蘊無底的痛苦。有時，他噤若寒蟬的向着同學端詳；端詳面部，耳，目，口，鼻，舉止，行動；像螞蟻含食物一樣，永無休息，永無言語，到他看出獸性的遺留時，他的眼淚就來了。別人口角或爭論，亦往往能開啓他的淚囊。細雨纖纖，宿霧濛濛，天色黯淡一點的時節，更足以潮起他的淚浪。他又說他晚上睡不着覺，常常做夢；所以，晚上他多半點着燈，有時徹夜不睡。就爲此事，學監駡過他不知多少次數。他總是說：『我是酷好黶之國的人，夜的世界才是我們的世界，白晝的虛僞，誘惑，墮落，殘忍，均已消滅。羣鷹亂噪，我願和着悲咽的調子，唱自己淒清的輓歌。』學監也管不了許多，且他成績很好，只是勸說：『白棣，別太衰颯了！鼓起你玫瑰花似的青春的鮮艷罷，這世上有的是光明的星點！』但過後不久，衆音岑寂，五夜清幽，人從他寢室外面經過，卽能見美孚燈孱弱的燈光。……他有時又有孩子的天眞爛漫的快樂，一個人在屋子裏嚇嚇地笑個不亦樂乎。……

哼，眼淚狗！……幸喜你尚未瘋狂，給人家把你禁錮起！……幸喜你尚不曾被人用惡毒的石子擲傷，也未曾給亂棒打死！……我想起他許多往事，不覺注視他的模樣。……哼，模樣也不曾改變，冬瓜臉，面色鐵青，

寬廣的前額，約占面部五分之二的地位，這額原是不能伸直的，現在似乎多了幾條縐紋；嘴唇凸出，幾乎與前額落在一直線上；烏黑的頭髮，亂草一樣地堆在頭上，遠遠看去，活像一個黑沙鍋！只是神祕的眼珠，似乎更加了些玄蘊的神祕，而且全部的表情亦很奇特——呆板，凝滯，陰鬱而慘淡。好像一隻將牽上屠場的蹄聲跼跼的黃牛一樣！

兩年來經過了多少變亂。我想我的朋友總有許多新聞見告，很想開始問一問他，但一念及反正『全家同吃飯，一人獨睡覺罷了，』我心釋然，終於緘默同蛤蜊一般。

表哥絮絮地同他們談話，越談越起勁，我無聊極，只靜靜地觀察這一隊遊人——

正北面的遊人，年紀約有四十歲左右，黃銅色的面龐，頭髮垂頸；眼珠晦澀；眉尊時時蹙起，好像在那一叢鐮刀形的眉毛上，壓着一百斤的重担一樣；他穿着一件藍布的短掛，沒扣鈕子，胸脯裸露，從那銅黃，波縐的肌肉看來，他是一個驅馳雨雪閱歷風霜的農夫。

白棟靠東坐着，箝口抱膝，像泥塑木雕的菩薩一樣。

靠西的青年，從外表上看不出他的職業；年紀約三十歲。臉部很奇特：鼻鉤，額凸，兩頰上似乎長着斑點，月光下看去，他面部的顆粒，總不能組成一光潔的平面。他那眼珠時左時右，身體不住的搖晃，好像坐在安樂椅上一般。

南面的人，最使人注意的是那肩膀：寬闊，結實，長，且平坦，好像有二百斤重的担子壓在肩上，他亦能承受一般，——表哥傍他坐着。

起初他們隨便談話，談着鎮上的猪市，棉花，土壤等，後來那寬肩膀忽然發現寶貝似的問那農夫道：

『老竇，你們的穀子打完了沒有？』

『叨光？打完了。……聽說土橋溝那面，出一塊大洋一天還找不着人打呢。』

『怎樣？』寬肩膀很注意的問。

『匪呢，……現在人眞聰明，聽說那些匪早不來，遲不來，等你剛把穀子刈下，就來——來便逼着你打好給他挑去。』

『他們怎樣來得這樣應時？』寬肩膀發現空隙了。

『應時……他們早在蘆草中伏着呢。……你不會聽說，石板溪那面，穀子打完，稻草都不許豎起，怕有匪人匿跡其間呢。』

『嘿，光緒娃眞聰明！……幸得我們這些還好。』靠西坐着的身體搖晃的人說。

『好？』老農夫生氣了，『你昨晚未聽見槍聲嗎？……剛睡的時候，我忽然聽見洋號聲，好像就在門外山坡上吹着一樣。……我趕忙起來，倚着門檻聽。是不好，我又到山坡上去。……四方的狗都吠哼起來，夾着一聲兩聲的砲響。……楊灣的狗尤其吠得厲害，上上下下的，好像匪已進屋的樣子。……不知那戶家又遭搶了？……』

『沙陀寺的張老三，今天在鎮上聽說的。……有點空錢，沒有田地。』白棣補說幾句。

『匪亦太猖獗了，昨天石堰場的團總來信，說鍾山有匪人，迴龍場亦有信來，……你怕隔好遠，只隔七八里呢。』農夫說。

『今——夜——滿——天——星——，——明——天——大——天——晴。』身體搖晃的人，像吐鐵球般，一字一字的，沉重的吐出。

『晴！』寬肩膀生了氣，『再晴！……再晴，你會嚼樹根！……再晴，你會咬石子！再晴，吃不吃？……海椒茄子都乾死了。』

『海禪寺的菩薩眞靈驗，』老農夫有所感了，『戊午年打戰，降乩筆說，如果給他燒一百個紙兵，一百匹

紙馬，可以橫直保五十里沒事。後來如命燒了，果眞沒事。……這囘扶乩，說有三十個紅光，眞果不錯。……現在，才（他屈指計算）才十一個，還差十九個呢！』

『現在眞不成世道，』寬肩膀更有些不平；『菩薩也不管事。……張獻忠絞川，人們都跑到高山去，圍了三年，畢竟攻不破，後來玉皇放下摩臉鬼，才收盡呢。……記得我七八歲時，不是，十一二歲了，米才賣六十文一升，鴨子一百二十文一個，……現在呢，貴不必說，還買不着呢。……好久沒有脚夫進城，鎭上的茶館都在借茶葉，洋水亦買四十文一箱呢。』

『四十文？前天趕集，李金山鋪子上只有五箱了！』老農夫如背熟書般說。

談話暫時中止。只嘶噪的夜蟬，塡補這靜寂的空隙。

『頭戴熨斗，身披黃狗，手拿烏槍，往深山走！』身體搖晃的人歌唱般說，『現在趕集，也是打獵一樣，前天鎭上調來一連團練，個個揹槍，人人實彈，在街上走來走去。』

但沒人應和。

『你家的阿二聽說拉去了？』

層疊的記憶之波，又湧起於寬肩膀的腦海裏，拍着老農夫，問。

『拉去了，昨天才囘來，……遭了一刀。……他說走到石碑，詐稱挑不起，那勤務兵便用刀在他腿上刺一下！……這才把他放了，討口轉來。……』老農夫說了，伸一伸懶腰；寬肩膀瞅他一眼，點上一支葉子煙，吸着。

我也吸起一只，又遞一枝給白棣。

『老實，我家屋後魚塘裏鯉魚很多，想撈一撈，你明天空不空？』身體搖晃的人向着白棣這樣問。

『不空。溝頭趙惕甫死了。我要去幫忙照應。』白棣眼圈上泛起一層紅潮。

『死了？……什麼病？……好久我像看見他在趕集。』

『大前天死的，……他那病也難說，……這樣的世道！……本來死也罷了，死是人類的安樂窩，但他偏死在這時候！……你想，現在是什麼時候？……誰敢舉辦什麼事？不久，李保董的少爺結婚，也只用一乘小轎呢。……而且，死也罷了，人類總要求一光榮的死，……他呢？……哼，光榮，』白棣吞吞吐吐的，終於把他的話吞嚥下去。

身體搖晃的人不再問，大家也就未注意了。談話的題目因而又轉到李保董的兒媳，大家爭着問她的面貌，娘家，妝奩多少，新郎漂不漂亮，……從堂衣到裙子，從裙子到花鞋。……我不曾做過結婚的夢，有一回，人家結婚我獻壽，亦曾醉得半死，但自從和岑寂訂交以來。久也乎未讀『結婚的愛』了。……這些話於我有什麼？……除却李家的人口論上有些更換，家事史上着些墨蹟……

但是——

『死也罷了，人類總要求一光榮的死，』這不是一年來懸而未決的問題？

『怎樣？』我不能不申問了。

『什麼？你問，』

『趙惕甫，他究竟是什麼人？』

白棣不語。

半晌。

『他嗎？……他是世代冠纓，滿室鈎牒；金雞寺的荷花有多少朵，他家就有多少官。他嗎？他是痛苦的象徵，災難的記號；世界上有多少殺人流血的戰爭，他家就有多少捐男棄女的損失。……他嗎？他是死亡的紀念碑，眼淚的儲藏室；他家門前的階段有多少級，他心靈上就有多少火焰的瘢痕。……他，他，他已在極樂園拈

花微笑去了。……』

我驚愕了，那來這矛盾的話？』

『怎樣？他究竟是什麼人？』

又半晌。

『他嗎……』

『他是二等文虎章，陸軍中將銜，狼筅將軍。』

『他的次子：十八歲，平頭寬額，身矮眉粗，洳藍的牙齒，朱砂的嘴唇，是——陸軍少將。

『他的季子：十二歲，身矮，眉粗，一蓬濃厚漆黑的頭髮，是——參議。

『他的次女：十六歲，菱花白的面龐，蕎麥烏的頭髮，咖啡色的衣服，蓮青裙子，是——諮議。

『八歲的橄欖形面龐的幼女，是——秘書。』

我愈加不懂了；八歲的秘書？是的，八歲的秘書，在我們『首善之區』，倒像汽車軋肢體，灰髮狎緋顏般的尋常；但是？唉！怎的進步到這樣快？眞是一日千里的！在我們這『天府之國』裏也居然有八歲的秘書，——而且是女的！

『聽說他家裏已設起審判廳呢？』身體搖晃的人問。

『是，』白棣續下說，『半年以來，他性情越發變得古怪了，一有不對，便升堂問案，玉香，那姣小玲瓏的婢女，才作孽呢，全身指甲傷，……有時連小秘書也要受夏楚之刑呢！……』

我如在夢中，茫然，悒然，而又悵然，這教我從何說起？兩年的遠別，我竟和故鄉隔絕到這個地步？…我幾乎不相信我的兩耳了，終於鼓起勇氣問道：

『好朋友，恕我麻煩你，告訴我，怎麼一回事？』

白棣還是半吞半吐的，終於被我逼迫不過，說了：

『怎麽一囘事？朋友，這不是書上說的，這是人間的事。……趙惕甫是，他家原是世家，他自身亦是個舉人，且在法政學校畢業。……在早上，人誰知他是否應該在晚上跌死？人誰知半小時，半分鐘以後的事？……但是上帝的賜福，他畢竟到天堂去了。……他的長子也在那裏等他，叔父三月前就去了，還有長女，無有消息，大約是的。……我和他是親戚，不知我能否有這樣的幸運？』

無聊中我點上一枝紙烟，又遞一枝給我的朋友，他不即往下說，只呆呆的瞧我出神。

唉，那雙眼睛——神祕而且玄蘊！這明明告訴我：有多少鬼氣森森的魂靈陰影都映射在一潭清淵裏！……哼，這一潭清淵！

『去年冬月，我過他家，不幸遇著他長女的生日。……唉，生之日？死之時？你可曾懂得？誰又曾懂得？……他的長女，自從前年兵燹，那時她才十八歲，在一天下午，走入戶回家，被軍士們擄去，兩年無有消息。……她可曾活著，抑已經死去，誰知道？……問問上帝好了！……那天的天氣十分黯淡，似乎報告了她的死信。……天空罩著一重鉛灰幕，而這幕又似罩得不穩，快要坍下來的樣子。……我到他家，堂屋中神龕上燃着一桊油燈，熒熒如豆，生日原要點燈的，這並沒什麽。……我和他的夫人我的姨表姊匆匆地敍話也和他呆若木鷄的對坐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午飯時全家聚在堂屋裏，僕人捧上碗碟，他命擺在神龕前的一張油漆方桌上，……他踱到桌旁，鯌鯌地，噢咻地祈禱：「菱兒，你魂歸來罷！……爹的過，你魂歸來罷！……你死了麽？——上帝給你投生到盔鎧之家，自箇兒享福！……你還活着？——這園裏滿目的碎瓦頹垣，我不願你這樣！死了，爹，還可以過年過節給你化袱，……活着，像海濱的沙粒般活着，只有給人們侮辱，只有作人們的玩具！……菱兒，不是爹咒你，……養你出來，辛苦的養你出來，還得我來盡這樣的一個義務——願你及早死滅！……船是爲水而生的，

燈是爲火而生。原來你是爲『紅帽篷』而生的！……

『「來罷！」他的夫人眼圈上泛一層紅潮，「來罷……娘沒有甚麽；只願你來世作一個魁梧奇偉的丈夫，上帝的賜福！」

『七歲的幼女。天眞爛漫的，拉着母親問：「媽，什麽？」

『你姊姊！……說，好姊姊，菩薩保佑你常常住極樂園！」

『姊姊！……姊姊……給人家揹去了！」小孩哭出聲，大人齊吊淚。

飯桌上大家又談論菱姐。趙惕甫說，「他的女兒在，今年二十了，也許要大大慶祝呢，」忽然抬頭，看見臥室門上她女兒繡的琅玕紫門簾，他淚珠點點的說：「門簾猶在，造物者不知那裏去了？」

『「造物者不知那裏去了？」他又重說一遍，』

白棣瞧一瞧我的面容，抖一抖烟灰，用力吸了一口，將殘蒂擲在地上，又繼續他的談話：

『我以後常往他家，今年三月，他家神龕上又添了兩塊神主牌，一是他的長子，城裏派罰款，期限太迫，繳款不及，獄中死的；一是他的叔父，三十一歲，人太熱心，辦團種下惡根，給匪人捉去，挖出心肝，屍骨被狗吃了，……

『自此以後，趙惕甫的性情，變得古怪極了。……黯淡天，貓頭鷹似的，一個人坐在椅上流淚，……有時又呵喝大笑，但笑猶未完，便祈禱的合掌，閉目，嘴裏嘰哩咕嚕的……

『更古怪的是他竟把全家都封起官來，他自爲狼筅將軍。……今年三月，我去找他，……怎樣，眞怪……你猜，我看見什麽？……他們前插一首紅紙做的小旗上寫一「趙」字，門旁站着兩個小孩，我認得是朱二和吳五，他倆的兒子。……至熟的人，我到門前，他們居然不要我進去，問我要名片。……打了半天麻煩，好久才引我到客室。……好久才有茶來。……才有煙來。……才有婢女出來。……又好久他才出來。……

『我向他述說事情，他不住的搖他的頭，捋他的仁丹髭鬚。（幾時蓄起的，連我也不知道。）看他的模樣，好像要罰我三千元，判五年監禁！……我的事情完了，他便滔滔汨汨地和我談起天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來，……

『他說：他的家庭眞值得稱爲模範家庭，値得讚美，値得崇拜，値得模倣，這是寓兵於家，道前人所未道，發前人所未發的，……泰西的家庭，兒童室有積木，皮球，小床，小几，冰鞋，……那不過是順着先天的本能，還未必適合於後天的環境！

『他說：他的次子已習完步兵操典，野外勤務，武學大全，臨陣須知，可以打野操，臨戰陣，當教練長，

『他說：他的季子已知道什麽是「咨」什麽是「令」，……他已知道「署」與「爲」的區別，……他已知道「特」「薦」「簡」的意義，他已知道「等因奉此」，「等情准此」，「等由據此」，……他已知道「爲佈告事，照得，……」的告示式，……

『他又說：他的女兒簡直是木蘭復生，緹縈再世，……可惜他的長女死了。……不然，也許要銜耀着金支翠羽，飄揚着錦繡旌，紅妝蹙敵，彤史留香，效一效趙津女的故事呢！……

『說完他啐渤茶。……我那時正口乾，拚命的喝：一口，一口，又一口。……後來他輕輕的拍我的肩，說道：「這是送客禮呢，」』

我的朋友突有所感似的，停住了。

『幸好，禮節還禮節，事實還事實。……他雖舉行送客的典禮，却沒有實行送客的事實。……那天在他家午餐。……

『這囘不比前囘，嚴重的神氣驅走了悲戚的分子，手續也週到。廚司把碗碟擱在桌上，就走了；安置椅凳，分配杯箸，是婢女的事；其次便輪到那小差遣—他的小祕書—的職務，他必須將菜蔬依次先嘗，看醬油多

少，是否合口味；最後他才來食。……食時又和我談起國家大事，一部孫子十家註，倒誦如流！……

『以後我以校事忙，長久沒有見他。前天才知道，他畢竟離棄這荊棘的人間到仙人橋與閻王爺算賬去了。

『聽說他死時還再三吩咐他的兒女，留心前程呢！』

朋友先前的聲音，好像纖纖的細雨，滴答滴答地灑在半掩的蓬門前，這時雨愈落愈大，嘈嘈地向我直瀉：

『告訴你，好同伴，找遍近代的大辭典，也許找不出「調和」這個名詞。……世界原止有南北兩極。你不墨污人家的妻女，人就要鳩佔你的老婆。你不養成瘤心瘤肺的習慣，就乾脆把心肝割下來奉獻給別人，並且，就是乞丐，總有兩件天然的寶貝，……記憶的箱，聯想的線，誰也毀不掉的。……大王給人這記憶的箱，同時給人無數的紙條。……無數的紙條：腥紅，豹黃，蛾綠，蟹青，鴉藍，鷺白，烏黑各種顏色，代表自由，平等，正義，人道，勇敢，冒險，進取各種精神。……在這些紙條上，你若不寫着「年月日奉令委爲×××，還於月日視事，除呈報外，誌此備忘」，或記着「年月日討某妾」「年月日提某婢上房」，「年月日調任，計盈餘××××圓」，……那麼，你就得違反大王的意旨，撕碎這些紙條剖出你的心肝，用白水洗淨，盛在一白洋磁盆中，加盛幾玻璃瓶你自己的「眞正老牌自來血」（以別於市上販賣的人造自來血）更合上你女人的頭髮，你女兒在給人侮辱時遺下的一條花綢裙；更加上幾隻你的小孩的肥白的醃腿，裝滿這記憶的箱……然後用聯想的線，緊緊的綑着，在生日或節期，一件件的取出來，放在心版上：撫摩着，睇視着，一件件的……迴憶！……

『你如不信，我還可以給你些證據。…反面的趙惕甫——他亦不全是反面，不過心有餘而力不足能了——已向你說過。…正面的例很多，舉不勝舉，卽就我們鎮上而論，也有不少。你不見鎮口的吳鑾嗎？往前，怎樣，給人作夥計還要挨罵，但是，後來，拖兩年棚子，如今已是師長了，還討了十幾個小老婆。……現在的吳鑾師長，誰敢說是當初的夥計吳鑾？…豈特邦家之光，亦閭里之榮呢！…連他的妹夫田耀光亦是「嘒彼小星，

三五在東」呢！。…前天趕集，聽說劉煥三已陞了團長，那還不是棧房掌櫃的兒子，學校退了學，從少尉做起的。…朋友，我勸你，早自爲計罷。…幾年畢業回來，還是要經過顧問諮議的階段，才能外放知事局長的優缺呢！

『好朋友，老實說，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的事，誰個不願意。——勳章鏘鏘，彰服袞袞，武夫前呵，從者塞途，這才是大丈夫。…佩寶刀，飾金劍，我的父母會這樣的望我；我亦很願意…說不定有一天我亦投身鎗林彈雨中，唱，「天下英雄丈夫爭戰功」呢。戰而敗，那是爲國家，爲人民，何等光榮的事！…戰而勝；那是爲自己，多麼快樂！…從此青雲得路，如日初昇，我要討九九八十一個女人，出一出我對於花蝴蝶樣跳舞着的鳥雲髮，蝦青裙的怨氣呢！』

朋友不再往下說了。我只覺得呼吸窒息，血輪凝滯；我覺得我的心是一個盛藥的小玻璃杯，給人塞下橙大一簇水竹茹，塞得太多，壓得太緊，——口唇也不知被什麼箝住了。

大家嘿嘿的望着，簇成一個淨寂的夜鵂聲。

『聽，那裏來的鎗聲！』

身體搖晃的人這樣驚愕的說後，踱到池畔小門旁。

大家傾耳細聽——

沒有鎗聲呢！…池旁只有兩堵靜寂雕花的牆壁。…風吹着樹枝，瑟瑟地。…高木上很費的夜蟬聲。…寬肩膀短促的呼氣聲。……老農夫抖煙斗。……院中已沒有別的遊人，更沒有別的聲音。

『瞎說！那里來的鎗聲！』

『眞地！』

表哥與身體搖晃的人辯論兩句後，也就站起身來。

眞地，四方的狗都狺狺地吠起來了。村戶的破鑼，在附近的山坡上亂響，夾着一聲兩聲的鎗響，似乎格外暗啞而沉悶。

『不知那位英雄又想吃元寶，討姨太太，戴鵝毛帚子了？』我朋友白棣說出這幾句話，也站起身來。老農夫和寬肩膀踱出小門去，我不能不隨大衆走。

只有金雞寺飽嘗世故的荷花，密葉疎莖，深靑淺紫，怪可愛的，仍呆着不動。

（一九二五年五月，載淺草，一卷四期。）

破眼

陳煒謨

（My friend's story）

春天的午後，翊生來，約我去看西城某女校的游藝會。沒有風，街道上沒有一點塵土，不妨去試試看，翊生這樣說了之後，隨手奪過我正讀着放下的一本史特林堡的『結婚集』來。我把一隻手向袋裏一摸，隨即取出，又在胸前一畫，乞兒似地攤着說：『沒有。』

『錢？我有，有。』

我躊躇了一會：『不是。』

『什麽？』

『沒有什麽。』

『眞的是什麽？』

『心氣！』

他打量了我一下，便卽無言，那手裏拿着的史特林堡剛翻頁，便坐在我的座位上亂畫。於是我們又到了那一禮　要遇着幾次的不見面時想見面，一見面又無言的情狀中去了。但不一會，他便站起來，露出皮夾的一角，略看一看，——一隻脚便向門外跨。

我順手奪過皮夾，揍在胸前說：

『借給我。』

『做什麼？』

『買書。』

『什麼書？』

『Mlle de Maupin. Aefrod A. Knopf，的精裝本子。』

十分鐘以後，翊生開門出去了。

『我為什麼不和他一起去了呢？』一個人回到房裏，我有些懊悔起來。是呢，從前也是一起的；在春天，北京的游藝會就實在多，我亦常置足於這廣大的社會裏。有一回，是D大學在中央公園開游藝會，報紙上早三天就吹擂起來，引動了我的好奇心，就同我的弟弟去看。我去看的目的不是去看那無變有的魔術，堅硬的腿的跳舞，只是想看看所謂新劇。然而事情却異樣，當我們走到那新劇場的時候，誰知也如舊戲場一樣的水洩不通，擠不下一個小蘋果；我早就想要走了。弟弟說，那靠向牆邊脚安置的長凳上還可以『勞駕』出兩個座位來，不妨試試。座位是有了，但戲台上的聲音于我們好像在這公園以外，一字也聽不見。只是那脚色的口唇有點動，但一遇掉轉頭，便連這一點也看不見。耳畔響着的是浮滲的人聲，板凳倒地的聲響，還有一羣不知從那里來的小孩在戲臺邊的欄杆上吶喊助威。……在我旁邊的走道上來去地踱着一個人，好像是在那里構思什麼難重的題材似的，後來我走出去的時候，把眼鏡往鼻梁上一挪，才看見他馬褂上還繫着一朵絹花，下垂一長方形的紅綾條子：『糾察股主任！』

此後我對於游藝會也不敢試試看了。

但是也有一回例外——就在這一回呢！時間是十一月的那一天，地點是A大學的大禮堂，事情是第口週年會，記不清楚了。我同N已等不及吃飯，草率的吃一點麵包，便坐車到A大學去。距開場的時間還有四個鐘

頭，然而前十餘排已沒有座位，只得落在後面。在這禮堂中，密密的放着，前十排是有靠背的長椅，每張可坐三人，但後來却坐了四五個，有些只佔了很狹的地方，一隻腿還無可歸依的懸吊在外面。後面的幾十排，因爲經濟空間的關係，却換了兩掌寬的長條凳，末後那些來得遲一點的人，因爲隔得太遠，又忘了帶望遠鏡，目力實在達不到戲臺上，不知玩些什麽把戲——雖是聽不見，看總要看一看的！——竟在這長凳上站着，又怕摔倒，偷偷的把一隻脚伸開，踏着前排人的衣角。我們坐的地方是靠椅的終點，長凳的開頭，把手伸到前排的椅背上去，還可以休憩一下；地又居中間，總可以敷衍了。

等了兩個鐘頭，這大禮堂已擠得滿滿的了；再等兩個鐘頭，居然開了幕……

起初是音樂，其次是跳舞，其次是魔術，再次是雙簧，末了才是新劇。

人却愈來愈多了。連長凳與長凳相隔間不過一尺寬的距離內都擠滿了人。臺上的聲音不用說是聽不見。耳旁響着的是嗡嗡的閒談的聲音，還時而夾着人從長凳上絆下的聲響，和長凳自身跌倒的聲音。有時西南角上發生了口角，大家便集中視線在西南角上；有時這口角又變到東北角上，目光自然也轉換了方向；有時忽而特大的響着罵『混蛋』的聲音，和非常嘹喨像演說似的沒有找着座位站處的人的訴苦的獨白，便都不約而同的舉目搜索，像精明的偵緝隊一般，要搜出這聲音的發源地：是東角？是西角？是中間？或東北，西南，西北，東南角？

因爲有別的事情，且禮堂內空氣太混濁，窒塞，N早已在新劇還未開幕前，從人叢中擠出了他的道路，翻窗子——門是水洩不通的！——跳出去了。我還停留在那裏，大半是想看看熱鬧，一年來我的腦筋差不多給寂寞弄昏了，小半也無望的希望着看看新劇，因爲今晚演的是一齣我心愛的史特林堡的劇本……我抬頭向東邊一望，在人叢中看見我的舊同學D君，站着；他向我揚手，眼睛裏含着希望的表情，顯然是問我要座位。

我把右手的食指向頂棚直指着：表明我身旁尚有一個不會爲他人奪去的狹小座位。

但D君還未擠到我身旁的時候，却先闖入了幾位姑娘。『借光』一聲，那大的穿可可茶顏色的大衣的姑娘，將一位年青的姑娘安置在我身旁狹小的座位上。還有兩位，年紀都在二十與十八之間，一個是旗裝的長袍，一個却繫着蝦青的裙子——都站在我面前那狹小的長凳與靠椅距離之間。

這在我生平還算是第一次的遭際。

我的驕傲比往常一個人在公園中的假山上，彷彿成了蓋世的英雄，彷彿擁抱了北京城的時候，大得多也著實得多了。這長凳與靠椅間的距離本來只有一尺寬的樣子，我的膝踝，兩腿差不多卽佔去一半，剩下的一半容留這美的模型，當然是很局促的；正在我前面的穿着旗裝長袍的那位姑娘的腰幹差不多挨到我的胸脯了。我感到了一種熱的氣息。赤熱的氣息呢。她的頭髮是蓬蓬的拖到後面，沒有束辮子，僅是用一玳瑁的上邊鑲嵌珠石的S形的箝髮夾扣着。地方是太窄，頭髮又太長，往往要披拂到我的臉上。她似乎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不時的把這紛披的柔絲拖過肩膊，拉到她的前面，但不時又無意識的飄過來，披拂在我頭上。每當她感着不好意思而把這束黑髮拖過肩膀去的時候，我心中便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彷彿她用頭上的髮針刺了我一下。

在我旁邊的梳着雙髻的年青姑娘似乎有了倦意，睡眼惺忪的，使我想起軟絨絨的草地上蜷縮着身子睡着的小白貓。

『回去罷！』她說。

『還早呢。』穿可可茶的顏色的大衣的女子掉過頭來，『怎的？……你看，多麼有趣！』

她牽着那小姑娘的手，小姑娘站起身來。她代她坐在我身旁，那小姑娘倚在她的懷中打盹。她的大衣本來很佔地位，加以地方又窄，我又故意不肯多讓，她的身體已觸着我的右腿了。又來了一股赤熱的氣息。愈來愈熱了。還夾着一陣陣從她衣服上頭髮上吹散的香氣……

旗裝的姑娘的頭髮又披拂到我的臉上。她羞怯怯的拖過她的肩頭。但不一會，她又掉轉頭來，手裏握着她

的披散的頭髮。她看一看那穿大衣的姑娘，又看一看我的懷中，把頭低下，一直到快要觸着我的懷裏；看一看地下，地下是黑沈沈的，看不見什麼。

『掉了！』她說；她的臉不知是看着我還是看那穿大衣的姑娘。

『什麼？』穿可可茶顏色大衣的女郎問。

『簪髮夾子！』

穿大衣的女郎也幫着找。兩個頭全俯下來。我把兩腿向後一縮，讓出一點空間；地下仍是黑沈沈的，看不見什麼。

『有一盒洋火多麼好呢！』

全沒有一點意識作用，我從衣袋裏摸出一盒預備抽煙用的洋火劃上一枝，兩腿更束攏來讓出一些地位，也幫着找。接連又劃第二，第三，第四枝，終于沒有……那長袍的女郎的頭髮更長的披拂在我的頭上，我的洋火險些把牠燒了！

那梳着雙髻的女郎又驚醒了；前面繫着蝦青裙的女郎領她到她身邊。長袍的女郎與穿大衣的女郎相對無言，顯然有點懊悔。啊，這兩對懊悔中的眼珠！

『回去罷！』小女孩又叫喊了。

她們一齊預備着；我身旁的女子也站起身來。她們走了。我目送她們；看一看她們蓬鬆着的頭髮，看一看那修短合度的女子那張荷葉似的裙所捲起的漣漪——她們走遠了。我還疑心我的臉上有點黑的頭髮披拂着。

『拾起那S形的簪髮夾罷！』我的心不免動了一動。

終于怕逃不出鄰近的視線，我不敢大膽的嘗試。也終于禁不住這誘惑。我摸出洋火，也從煙夾內抽出一支煙，劃上一枝火柴，將烟捲頭的左半點上，將我的大腿縮了一縮，佯作擲火柴的樣子，往地上照了一照，沒

有！偸偸地把烟捲在凳上碰得熄滅了，又劃上第二枝將右半點上，再向地上一照，接連第三枝，第四枝，——但也無效！

她們走了！什麼也不留的走了。我曾經看見過燕子飛掠過空中，過後空中並無半點痕跡，這時我往往要起一種茫漠的感覺，怏怏若有所失。深夜，劇院的門靜靜地關着，這時誰還想到半點鐘前，一點鐘前，或兩點鐘前，這地方是萬千燈火，絲竹管弦，浮漾的人聲，我却似投身于汪汪洋洋的大海了：白茫茫的廣闊的空間，那兒繫我顚盪的心船？她們燕子似的掠過我的眼前，燕子似的不留痕跡；走了。在我的身旁雖沒有她們的衣香，但她們的語音，動態，尙在我腦中起伏着。前浪趕後浪似的……至于她們呢？這眞就難說了！或者說：『今天戲場的空氣太壞，人又擁擠，掉了我S形的簪髮夾了！』

在黑鉛般的沉壓中，我把頭伏了下來，伏在前一排的椅背上……。

不知伏了多少時候，我覺得左臂上有什麼東西撲拍的樣子，我抬起頭來：我的朋友S君立在前面的走道中，旁邊還站着一個人，他的同伴；再看前面，仍是一樣地擁擠不通，只在那長凳與長凳中間的人已退出了；後面也一樣，仍然在長凳上站着許多人，高矮不一。

『有座位沒有？』S君問。

我又把指頭伸出一個向天花板直指着。

『你去坐下罷！』S君叫他的同伴；但那個人倒同他客氣起來，你推我，我推你的。

在我的前排，鄰近走道那一張長椅上，右邊，坐着一位女子，她穿着一件黑絲絨的外衣，閃爍得像一隻黑狐狸的柔毛。她的左邊有兩個座位，不知什麼原故，空着；看見走道上站着的S君同他的同伴，她把帽子除下來，露出她燙得很美麗的頭髮，佔一個座位，又把懷裏一個精緻的錢包放在更左面——又佔一個座位。

『就在這里坐下罷！』S君的同伴瞧見了。

『怎麼——坐下了？』黑衣的女郎驚訝的問。

『坐下了……怎麼？』S君的同伴答。

他不再答話，只不住的催S君坐下，他還闊生的站在那裏，局促不安的樣子。

『不行，不行，不行，』黑衣女人一面說，一面不住地向招待員揮手。

同伴又把女帽推開一點。

『怎麼？』——黑衣女人。

『沒有什麼。』——S君的同伴。

『你別駡人！』招待員過來了，女人又接着說，『他駡人！』一連三次。

『誰駡你？』又把女帽推開一點。

招待員笑眼迷離的勸說幾句，走開了。

台上的劇本雖是聽不見，但我能從書本中一一憶起來。

黑衣女人的尖臉掉開了，向着右邊的窗戶；那上邊現已不擁擠着人。

S君也坐下——

我伏在桌上；沉思起來了：

（一九二四年三月作，載爐邊。）

夜

陳煒謨

箴嬸嬸陷入苦難中去了。

在她是一個苦海。但在我差不多是一種難得的，久盼着的樂園。隔兩天總有新鮮的東西吃。起初說是想吃折耳根，鮮豆苗煮湯。後來凡是不大常吃的東西都渴想，尤其是甜的粑之類。早上我們一起床在院子裏玩，就看見林媽端着一碗香油豆腐筋湯往箴嬸嬸房裏送。有時我們爬在後園的樹上摘果子吃，或者坐在那兩丈高的園牆上眺望遼遠的白塔，這時走來的也正是林媽。像跳着的蚱蜢一般。她很生氣，說我們快上房子了。

嘴裏咕嚕着連續的，疑問的字句：看你們回不回來吃粑！果然，桌子上隔幾天總擺着蒸的泡粑，渾水粑，黃糕粑，煮的麥粑之類。這樣，箴嬸嬸的腹部也一天比一天大起來。

在那搭了樓板的屋子裏，母親，信嫂，玲姊一起談天。早幾個月母親便說，恐怕是那個事罷。玲姊却情願和信嫂打賭執定說一定不是，證據就是箴嬸嬸一點也不想吃什麼，而且有一回還看見伊踮着脚爬上很高的多寶櫃去取什物。想吃的東西都已吃完；玲姊是輸了。大家便計算着『月份』。第九第十是最重要的月份。後來過了時還不見生產，大家都有些焦急，尤其是母親。

我吃過甜的粑，便野雀似地四處亂跑，一點也不在意。心想着箴嬸嬸第十一個月，第十二個月還不生產，那就便好。天天都有新的東西吃！

我想得不長久，後來連自己也有些不耐煩。箴嬸嬸不能動彈了，一點小事都要人料理；林媽她們從東屋跑

到西屋，遞茶遞水；母親一看見箴嬸嬸感着不舒服，或者倒在床上，或者用手臂支着臉伏在桌上，便站在一旁問：『怎樣？不舒服麼？肚子痛嗎？頭暈嗎？腰肢擎不起來嗎？不要緊的。日子多，還聰明呢。』大家都在期待中過日子——一種漫長的，焦灼的，不可知的期待。大家都不知道降臨的該當是什麼。都不知道自己要怎樣來應付這新的環境之產生而避免麻煩。

晚上尤為厲害。母親本來患着氣喘和咳嗽，常常一咳便喘不過氣來，要人搥背。她為箴嬸嬸焦灼得太凶，操勞得太過分，咳嗽也加劇了。但仍支撐着，在很晚的夜分也還和玲姊談話。我坐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影子在牆上動盪，故意把身子搖來搖去——那影子很有意義，覺得有點像蕙姊的使女走道的光景。老鼠在屋頂上跑來跑去。樓梯口那邊看來是一團黑氣。屋外死靜。

許多可怕的，平常想不到的故事也想起來了。聯想是多麼厲害！母親說箴嬸嬸有點危險 。她講了許多故事。說有一次有個人喝得很醉很晚才回家，看見一個女人總在他前面走，手提一個紅包袱。他想，是私奔罷，便也跟去；到了一家園牆，他也在後面跟着那女人爬過牆去。女人止住，把紅包袱埋藏在草堆裏，他偷偷拾起來塞在陰溝內。屋內叫得很厲害，那女人爬在窗上望一眼，屋裏的女人便叫一聲；雞也叫了；天快發白，女人找包袱急得四處亂竄，小孩終於產生下來——那女人便是產難鬼。玲姊說的更可怕。說魏六娘就是在產難中死的；她待人太刻薄，心又狠，大概有什麼人害了她：把三根穀草套起來成人形，用火燒去一頭 ，放在她的枕下，她就死了。我想這惡作劇太危險，太可怕而且也容易到頂。只消三根穀草！箴嬸嬸不是太危險嗎？我見她的床鋪得太不留心，靠西牆的那一頭還有穀草露在外面。

父親在很遠的地方。箴嬸的懷孕箴叔自然是知道的，但他在幾個月前便跑到別處去。他不能不去。他在那裏有着重要的事務在。他結婚較晚，箴嬸比他要小七歲。母親常說自己的責任重大，焦灼得很，就是做起事來素不皺眉的信哥，想到箴叔還沒有兒子，和我們又未分家，箴嬸如果……這時他的臉上也掩不了恐慌的神氣。

蕙姊和她的丈夫也囘來。誰也沒有這樣厲害，有如蕙姊丈的把煙來當飯吃。蕙姊做事很精細，她就是在我們家裏，卽是她的娘家替他煑烟，鍋底也刮了又刮，煑完還鎖在自己的箱裏。她總避免母親，怕她看見。有時湊巧碰着，母親總說，我決不偸你的，偸你的！蕙姊的答話是『那里那里』——但隔一會便說這囘的煙煑出來特別稀少，不知都在『那里』去了。

屋裏特別亮，已到了箴嬸嬸最末的時期。看見林媽房裏的燈，菜油換成煤油，總覺得有點滑稽；母親的房裏多添的一盞燈，那光亮好像和原來的一盞和合不來的樣子——比起大小，究竟是新添的大，在箴嬸嬸房中放着的是白罩的保險燈，光亮很大。堂屋裏的牛蹄殼燈也加上紅蠟燭了。我跑在下面客廳望上面的院子，彷彿另一世界：眼所見的是燈花，光亮，燈上吊垂的紅穗，保險燈的白影。都是一種反常的，高深的，不可測的玄妙。人也都不是從前那樣靜默了。在傢伙響動和母親咳嗽的聲中總傳過來林媽的應語：就來！——眞地『就來』了，面前踱過一影子，那影子也不是黑的，穿着毛藍布長衫，手裏端着一個碗，昂藏得像中古的騎士要去救一絕代佳人的光景。在這樣的光輝中我想那產難鬼是決沒有藏身之地的。

我倦得很，睡了一會，醒來時曉弟正站在我的床邊，用手拍着我的肩膀。窗外還是那般光耀，以爲天亮了。到院子裏一看，才不是，在那裏擁着許多人，都帶着一種興奮，激昂，期待的樣子。人叢中有一個兵，手提着一桿槍，向天空直指着，馬上要放的光景。我深恐他的槍打着我，連忙搖手，心想說：『兵士，請別忙放，等我過去再說。』——幸喜還未出聲，急遽的兩步便加入他們的隊夥。這時我才發現自己的錯誤，（我原是睡眼惺忪的），原來那兵不是別人，就是信哥，也不知幾時裝扮成那個樣子，而且是什麼目的。他穿着短裝，袖子反捲起，戴着不知從那里來的操帽。我驚疑了；他也搖着手，但這是不讓我看他的槍，我也難斷定那槍是九子或是五子或是毛瑟。

曉弟對我說：

『你不知道嗎？你睡着了。你聽，篠嬸叫得厲害。見神見鬼的。什麼魏六娘啊，張五太太啊，叫個不休。眞地有鬼！信哥也不信的，他們勸他，叫他拿鎗來放，如果是有鬼，那樣就放不響。或者自己的火焰高點，就準可打着。你瞧，林媽不就是在信哥旁邊嗎？林媽火焰最低，常常見鬼，那回白天睡在房子裏（就是篠嬸的隔壁），也夢見有鬼來要抬她走，哭喊醒了。所以今天晚上要打鬼，用林媽作眼綫，她若看見，信哥就好開鎗。』

好奇心佔據着我。我沒有看見過鬼，也不知道鬼應該怎樣打法，打下來又該是什麼樣子。但我也有自己莫明其妙的推測和怪想，很難加解释，也無須解釋，因爲照我那時的意見，以爲那鬼打下來一定是五方的，像道士『請水』或『上表』時戴的帽子，再不然就是兩塊緊合攏來的，同蚌殼一般。

看見信哥在搬機柄了，我的心砰的一動。

大家都靜嘿無聲。

那鎗竟自打不響！

『眞地有鬼！眞地有鬼！』信哥把鎗擲在地上，很懊惱的樣子。

這時姊姊的丈夫也在一旁，把槍拾起來，說：

『你打不響。我來，我火燄比你高。』

他把那槍仔細地看了又看，用衣襟擦了一擦。是一支很舊的『四擔桀』。剛剛要動手放的光影，他忽地把槍擲在地上。

『還是請你打罷，我不打！』

『怎樣？怕麼？』

蕙哥把槍重新拾起，指着機柄說：

『你看！壞了！換過一枝看！』

母親來叫曉弟了。曉弟看得正高興，不願去，母親在他耳邊吹噓了幾句，曉弟點點頭，兩個人像做賊一般，偷偷地走了。這引起我的驚疑。信哥和蕙哥到後院換槍去。清靜了一些，果然聽出箴嬸嬸在叫喊；那叫聲怪悽慘，但只是『哎～～喲』『哎～～喲』每兩三分間一次，聽不出什麼『魏六娘』或『張五太太。』

我帶着懷疑心跟母親走去。他們經過甬道，繞出天井，曉弟在那里等母親，她到廚房中去拿碗。走到猪圈旁邊都停住。母親喃喃地像在請神。

她把那吃飯的碗放在猪圈的橫擋下面，叫曉弟撒尿，就撒在那碗裏。

曉弟站着在那里，尿總撒不出，又不住地催他，有點紮慌；後來只有半碗，母親端着走了。她告訴我說這是給箴嬸嬸做藥吃的。我聽到先前的叫聲，眞覺得箴嬸嬸可憐，經母親這一說，覺得她實在太不幸了。這時從後園中來了一兩聲鎗聲，信哥他們又在那里打鬼了；我很懊惱；我向天禱告，向灶神禱告，向管猪圈和毛房的神禱告（在我的故鄉中，猪圈和毛房都是有神主宰的。每初一十五都要敬香，過年過節還要加上猪肉刀頭，曉弟就去作揖），求他們顯靈，給箴嬸嬸幸福，打鬼一定打得着，否則就早些生產。

× × × ×

鬼終於沒有打着，箴嬸嬸死在產難中了。

在箴嬸嬸的喪期中，各間屋子裏的燈火並沒有減少，燈花耀眼，四壁輝煌。時常有人來弔孝。父親和箴叔處已打電報，他們都不能回來，囑信哥先料理喪事。母親在這個時候睡得很少，差不多整夜的從這里到那里招呼人，用着她帶咳的，半喘的喉音談話，在那微紅的燈光下看出她的沒有睡足的臉着實令人害怕。一直到現在我的渴睡還是很多，但那時也睡得極少。

而且我也不能睡。外面的鑼鼓吹手鬧得厲害，聒耳。緊接着我的房間住着蕙姊同她的小女兒，那小東西便

是一個破鑼，時常在夜裏發焦，哭醒了。奇怪，她總是在晚上叫。在箴嬸嬸的病中，母親最怕聽她的叫聲。她叫蕙姊想法謊她。

倒也有效。蕙姊一說：

『你不要哭。等幾天王大娘會給你送一個小妹妹來，又白又胖又不愛哭。』果然小女孩便不哭了。

『那個王大娘？』還睜着眼睛問。

『對們住的。過幾天就送來了。你也是石廚子送來給媽媽的。』

『媽媽是誰送來的呢？爸爸呢？』

『媽媽是叫化宕裏生長的。叫化子送來的。』

『媽媽講說！媽媽講說！』

又白又胖的小妹妹終於不送來，小女孩又哭嚷起來了；蕙姊便索性嚇她。

『不怕麼？換朝了！』

『～～？～～』

『換朝就是換一個新朝代，就是唐換成宋，宋換成元，元換成明～～怪怕人的！開起紅路來了。雞牲鵝鴨都殺盡。』小女孩這才緊靠着母親睡去。

我就擱的睡眠很多，一天晚上和衣倒在床上，正夢着換朝，可恨曉弟又來把我叫醒！他說箴嬸的棺木要釘上蓋，這時候什麼人都不能睡，睡就要釘去魂魄的。我和他到頂外邊的院子去；蕙姊同蕙哥同那小女孩也正在那里，談論着他們的家事。外院的右邊是裝穀子的倉庫，蕙哥正拙着長桿大麼斗的葉子麼。

我們去，他們便不談了。

蕙哥正鬪着小女孩玩，把大麼斗敲着那裝穀的倉庫的倉板，叫那小女孩聽。

『你聽，空的！』

蕙姊瞥了我們一眼，覺得不好意思，說：

『都像你那樣抱着石頭浮水！穀子還沒有挑囘來。』

『這時候啊，哼，穀子還沒有挑囘來！』

在篾蟠出葬後不久，一天我們正在晚飯的棹上，信哥淋得像水秧鷄一般地轉來了。看見母親自去給他打洗臉水，我才億覺到信哥眞是太勞累，太操心，那燈光下他的經過事變太多的苦臉也映入我的腦子。那晚睡覺的時候，母親把一錠銀子放在我的枕邊，說是給我做紀念的，但樣子不顯得高興；那銀子倒是大錠，庫秤拾兩零肆錢。

母親告訴我，我們又賣了一股田。

（一九二六年八月作，載爐邊。）

寨堡

陳煒謨

一

熊震東近來忽地有些不快，這是不常有的。自從他到這里以來這樣的事在他平靜的心境中發現還是第一次，這思想使他不安。

他詫異着，這忽然襲來的不安與那每天上下午都要在他的窗前踱過手裏持着書信的號房有些關係，于是便決定每當聽見跫跫的號房的足音時不再期待，連頭也不抬。

埋着頭，肘下挾着簿子，號房果然走過他的門前也不進來，拐角去了；他生得一副碩壯的身體，戴大眼鏡，還套上大袖馬褂，儼然就是一個『候補道。』

但熊震東立刻又自已明白，關于他的信是早已送過，不會再有的了。三天前他的妹妹就從N城的女子師範學校有信給他，信裏說長兄怕人家麻煩，母親也担憂着吃官司，打算在秋收她畢業後就給她擇期了，叫他替她設法；就在同一的晚上母親也有一封寫得歪斜別字很多的信來。即使號房不再在門前經過，郵政從此停辦，但你總沒有辦法使熊震東不知道他的嫂嫂又在和母親鬬氣，而在秋收後人家就要派人把他的妹子抬走；母親的信中已明明說了。

他想：『不會再有信來，送過了，才接到三天呢。』便卽抬起頭來。

他的同事鄭煬谷正從門外向他屋裏走來，熊震東把門打開讓他進去，隨手又關上了。

鄭煬谷從懷裏掏出手巾，取下眼鏡來擦，隨即戴上，把頭埋得差不多都要觸着他的桌面，眼睛從左至右在桌面上畫一道弧形，問：

『有什麼信沒有？』

熊震東沒有回答，看了他一眼，說『有』，隨手推開抽屜，取出一封洋式信套來說：

『泣雨寄來的，你託他的事又不成功。他在那邊辦的交涉眞糟，始終只承認百分之二十五——雜誌減半。詩和戲曲還要賣上了五百部方時付版稅。他看這情形似乎有點不好意思向你回信，直接寄給我了。』

看完了信，鄭煬谷歎了一口氣，這才說『還是去還一還那路債罷。』

熊震東推却說：『今天不去了，要在家裏想點事情。』

他又把門打開讓鄭煬谷出去時，他還回過頭來說：

『我希望我以後還能幫你一點忙。我有一個朋友在東方書店任總幹事，只是，怕亦未必——。』

二

熊震東到這裏來也快一年；他是作國文教員——教國文這還是初次，但他教英文却有五次。三年之內就換了五個地方。這大半是他自己看得不適宜，地方太偏僻，接觸得很少，又連太普通的飲食起居也想不到，有一回是學校不要他，那地方倒很好。後來才找到這地方，他決心要平平靜靜地住些時，再要離開這里時，便不去執教鞭了。

在這學校裏，教員就不多。有一兩個本地人都是教完學就回家，其餘便住在學校裏。

一共不過十個人，有些他連名字也不能知道。有一個姓『朱』的他倒知道，但自從那天以來便漠不相關，

還成了仇敵：那天他正站在自己門口，姓『朱』的走來，他乘便問他有課沒有，姓『朱』的答說沒有，他又隨便說一句『你頂陡』——却不料姓『朱』的臉陡然紅了，跟着就你一句我一句的爭吵起來。他那裏知道呢，姓『朱』的不是自己沒有課，是學生驅逐他，從三年級掉到二年級，從二年級又降來教新生，還是沒有好結果，姓『朱』的以爲他在諷刺他。還有一位他倒知道，他的名字確乎是『李宗師』，但他就知道也沒有用處，因爲人家也不這樣叫他；大家都叫他是『David Copperfold』——這大約是因爲他從大學一直到現在老唸這本書，那書上都批滿漢字，但也許第一次還未唸完；書的前半部已被指頭摩得很舊，後半部却是新的。他是北京A大學的文學士，扁皮小帽，銅絲眼鏡，最特別的是他那件馬褂，這不像平常的馬褂一般，滾綠整齊，是縫在裏邊的：這是青布面，白布裏子，高領，袖口是毛的，縫線在釘在距袖口約三分遠的地方。

倒是一位就住在熊震東隔壁的老頭倒有意味；他的年紀和他所教的東西一般古老。他一個人在房裏也是照鏡子，有時熊震東進去，說一聲『王先生，你今年氣色好，』他便要覆問一句『眞的麼？』一臉上顯出高興的神氣，這神氣是只有每禮拜六他的孩子來同他共煮火腿稀飯吃時才有的，那孩子寄宿一個教會學校裏，每土曜日來同祖父一起煮火腿粥吃。

熊震東就同鄭煬谷去還路債。他們兩人平常也散步的，不過這一天走得更遠些——要到學校附近三里許的古剎，間或亦過江到城市裏去。待到在臨江的城市都炫耀着煇煌的燈火，他們兩人在黃昏的天空下歸來，學校的飯廳上正熱熱地在冒氣。大家並不動手吃。就趁這全校的教員每天可以見面的機會來享受半刻鐘的雜談。學校有幾個月不發薪，每人只每月給四十元『維持費』；火食的不好，是不用說的。大家由批評飯菜進而研究那在月前成爲問題的大事。

開首總是一位任理化的說：『督辦發的那六萬元什麼時候可以領下呢？』省教育廳已沒有定款給學校發薪成爲督辦的恩澤。

這時候教務長便接下去說：『好久就說發，發，終于發不下。早先就聽說是六萬元的消息，隨後說，已經簽字了，便沒有影響。這還有什麽問題，但他們偏又忙着來研究一個公平的方法去支配！』

青馬褂的David Copperfied想了一想，說：『我看這倒眞是一個問題。怎的，究竟是以學校爲單位，以教員的人數爲單位呢？這樣我們頂不合算，咱們一共不過十個人。』

熊震東也知道他在路債之外還欠別人許多的錢債，但在各地溷跡幾年，到處受人排斥的他，已沒心情留心這類事。別的思想苦惱着他。他正計劃要囘去一趟的事，而那沒有交涉成功的出版的事也苦惱地想起：三年前他同他的朋友們曾辦過一個文藝雜誌，後來停刊了，一直到現在還無法繼續；而又時移勢異，天下作文章的人已不多，從前風行一世的刊物大抵都已絕跡了。

熊震東正計劃着，無論如何，趁妹子假期歸來前要囘去一次。

他想：『再不然，人家就要抬走了。還有母親呢？老是讓嫂嫂同她鬥氣？』

三

熊震東有五年不曾囘家了。追溯起來，還是五年前的夏天他囘去過一次，那時他想他在大學裏差一年便可畢業，不如趁此時囘去，到時候還可藉着學業未滿爲名跑了出來。

此後一年他便持着學校的文憑作保票到異地謀生去。

他對于故鄉的印象有些朦朧，記不很清楚了。

三年前的春天他自A地方的學校退了職，到P城去看朋友，商量出那雜誌時——那雜誌出了一年就停刊了——路過C城，心裏倒動了一動。C城距他的家鄉只有八個鐘頭的火車。這樣順便囘去一次比起時地由A地方或P城動身時，路費要輕省得多；比起後者來要省一倍，比起前者要省兩倍半。

啊，那旅館中熬煞的一夜！現在想起來還有一世紀那麼長久。他爲了省錢下車後便在車站附近的旅館中要了一間每天一塊二角錢的房子。他自以爲得計。因爲他看那兩塊五角的比起來竟大不了多少。但一睡在牀上他才發覺自己之錯誤：他那能入睡呢，旣然他週身都給臭蟲圍攻了！一個人點好了燈預備要在牀上去捉時，他發現倒不如自己多花一塊三角錢去替代這不勝其煩的工作。可是在另一間的床上，他又是一樣地輾轉反側——一個人半夜爬起來，捲着被子坐在牀上，在牆上的光影裏就瞧見自己的影子。

遠地一聲火車的汽笛。這像是天樂一般，猝醒了他的迷夢；他猛地跳下眠牀，大叫一聲夥計！還是搬回那一塊二角錢一天的房子！

這時候他明白他不能睡覺的原因了。從這里只消有八個鐘頭的火車便到某一站，從那里到他的家鄉不過二十里路遠。

但是他不能回去！這叫他自己怎樣解說呢，他也渴想着見他的母親，嫂嫂，妹妹，在燈下和他們談自己的遭遇，計畫和工作，在倏忽間故鄉在他便是一座寨堡，可是一凝神想去，這座石城便在他的腦中消滅，或者緊閉着門向他拒却，好像他是一個闖入者，要奪去他們的不幸。頓時之間眼裏一脹，他聽見被子上輕微的莎莎的一聲，他疑心外面在下雨。抬頭望去。月光正從窗間射進來——

第二天他就在P城一個朋友的屋中談論別樣的事。他是一個自信的，具有同情的朋友；熊震東把昨夜的景象告訴他。

朋友把眼睛望着天花板的極角，又復垂下頭來，好像並不是對他說：『是啊，你看這蠟燭。牠旺盛地燃燒着，沒有一點嗇。這是多麽悠遊自在呢，快樂就像牠。快樂就是一枝蠟燭，牠燃燒着，牠震盪着，牠就能耗盡我們，用着牠鮮紅的火焰。但是，不行。還得工作——燃燒也是一種工作呢。像一座寨堡一般，工作可以防禦我們。所以，有一個法國詩人就說，快樂燒盡我們，工作防衞我們。』

熊震東靜靜的聽着；以後故鄉的影象便不時從他的腦裏出現，像在是那邊已經給他築好一座堡壘，要張着兩臂歡迎他的加入，可是一凝神想去，便沒有了——踪影全無。

這時節他便想到鄭煬谷和他天天還路債的事；想到他們每天散步的情景；一路上他再聽不見火車的汽笛——那地方只通輪船——只在暮靄蒼茫中還漾着軍隊裏的喇叭，有一個從P城來教書的女士時常帶着她的學生在這時遇見他們，但熊震東已不再加以注意，他只留心着有經過的丐婦；他很擔心他的母親。

現在他可以歸去看看她們了。

四

他帶着極大的希望讓火車一站一站地帶他走近他的家鄉去。火車像一匹戰馬，風馳電掣地向前奔去。這時候他也覺得他成了一位勇士。本來這回歸去大半就爲的是解決他妹子的事；她在她父親在世的時候就訂了婚，現在師範學校畢業，人家要迎娶了。但伊極不願意。還有嫂嫂同母親間的糾紛呢——啊，這也得解一解。但是伊們爲什麼糾紛的呢？他想了又想，像是辯護士努力要搜尋證據。

火車開到那一站了；他下了車換路到他的家鄉去，從這里只有二十里遠。他決定步行回去。經過兵災，一路的情形與先不同，他也不在意；這樣沿途沒有熟識的面孔點頭，倒省事。但何以連鎮上茶館也稀少起來？那般地痞，村鄉，惡少都有了職業？他忽憶起那邊寄來的信曾說過這地方出了三個師長，本地的人們羣起附驥，連耕田的人也稀少了。這思想到他腦中了：『如果順利，就辭了職，在這里住下去。故鄉於我都生疏了，本來從前在家的時候就不多。』

他的足走近自已的家了。他覺得有人拆毀了他堡壘的一半。那地方與從前兩樣；人在外面敞院中堆積着乾草，還有一匹耕牛在牆邊喝水。他詫異着莫非他家裏自己種地麼？他家裏並沒有可以下田驅牛的人。屋外的雜

亂是他從未見過的事——從前，他住在這里時，屋外還有一道短籬，籬邊有花壇，種着各色的花，紅的，紫的，黃的，白的，藍的都有。現在只有家裏飼養的那隻狗對他還依稀認識。牠最初在牆角吠，一會便奔來，但並不咬他，又搖着尾到牆角——吠。

家裏的清靜！一進門限，他很後悔他像武士一般爲多事了。他家裏本沒有事。妹妹許早就回來了罷，她正同着母親，嫂嫂在鬥紙牌。她們見他自然都高興。

晚上他問母親：『怎樣，我們自己種地麼？』

母親苦縐着臉說：『不是的。誰去種呢？你三哥不是在外面做事沒有回來麼？你賢哥天天在家里嚷他的小孩要吃飯——意思是指你和妹妹多花了錢。我也沒法，由他嚷去。他現在就住在鎮上的老屋。可是也不在家，是什麼王參謀請他做事去了，一月有一百塊錢，比你三哥的還多。』

他問：『那麼，隔壁呢？』

母親覆問一句『那個隔壁，』隨卽會意，說：『是自己的佃戶。並沒有隔開，就只一道門可通；平時那門就閂起來——啊；現在鎖了。那一回，不知是誰——是用人罷？——把那門打開了，你嫂嫂剛起床，只穿一件汗衫在屋裏梳洗，隔壁的胡二嫂就偷偷跑來，在窗外看，還不覺笑了。你嫂嫂就大不高興，要用鞋底去打她。她說她沒有給人看不得的事，但要明看，何必偷偷摸摸呢。你三哥又不在家，誰要人這樣看她。她總要打她，我擋住了。但她總要人家搬家，還同我鬥氣，第二天把小孩扔在家裏，哭，自己跑回娘家去打牌。』

熊震東說：『搬了不好點嗎？我們自己把屋子整理起來用。』

母親比卽說：『那里成，家裏沒有男子。自己亦住不了這們大的房子。而且，沒有一個下力人，不怕強盜呢。並且我有時舉動亦方便。』

五

熊震東退回他自己的屋子裏，他覺得這並不是他自己的屋子。他從前曾有過一間屋子，那是他自己的書齋，他自己整理的，現在他們却讓給那塾師住了。——那塾師就教他三哥的小孩英明，是一個師範學生也許還未畢業。他只得退居另一間屋子，坐在方凳上用力地想……

想的是那囘他路過一場鎮，轎夫要吃午飯，把這轎子停放在一間貧民住宅門口。從那陰暗暗的門道看來，那堂屋就是地府；神龕上供奉的也似乎不是『天地君親師位』，而是『惡魔』的神主。幾個婦人在這堂屋內談話；還是正午，但屋內總昏暗，蔭黑中的一點光，便是婦人抽水烟的紙捻火。她們許是有了什麽糾葛罷，因為傳來的總是婦人的聲音——『你說句話！』他知道這就是要『賭咒』的意思。——

妹妹進來，問他：『哥哥，我們什麽時候去呢？』

他說：『過幾天。』

『母親呢？這怎辦？』

『母親就在家裏。』

他看見嫂嫂正在那裏，他想去向她說明，但是——何等的瑣屑呢！

嫂嫂却先看見他了。她問：『震弟這囘可在家多住一會？我想呢，一個人離鄉背井，總不方便，還是在家的好——本地方究不同。』

他只好說：『我在外面倒習慣了。』他的大姪兒英明正在那里手裏弄着方塊字，但並不練習啥，只是玩。他接過來，順手取過一張，上面寫着『玫瑰』兩個正楷的黑字。

他指一指問：『這是什麽字？』

小孩的清晰的口音說：『Wen Kuai,』

他疑心他聽錯了，再問，還是一樣，但聲音却大些：

『Wen Kuai,』

他皺一皺眉，說：『誰教你的？是弟弟教你的罷？』他笑了。

小孩說：『先生教的，畢先生。』

他拉着小孩的弟弟，正要去舉起來逗弄，嫂嫂却止住他。她說：

『別動他，他有病。』

『什麼病？』

『胡三那東西嗎，餵罐頭牛奶給小孩吃，他總是多給他，她覺得吃多了，小孩的肚裏搖來搖去，很好聽，鐺鐺地響。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成了習慣，小孩的胃的擴張力大，吃飯就吃不飽，不叫他就不知放筷子。』

熊震東把話岔開，對那小孩說：

『東叔叔帶你去，到很遠去，同着姑姑。』他的妹妹便把小孩接了過去。

他退回屋子，從窗上看見妹妹還在那裏；她知道她不久要離家，有點依依不捨的情緒，熊震東亦有點黯然——但每當他立在窗口瞥見妹妹的樣子，他的眼光不禁掉向那邊去。

六

一月之後熊震東把他的妹妹送到P城安置好預備進女子師範大學後，仍回到這里來。

他的房子也漸漸熱鬧，有同事的教員來閒談；這並不是他把門戶洞開，談的還是那六萬元的問題。

教務長提議說：『我們學校出名字去索罷。』

教理化的首先贊成：『明天午飯時便一一徵求同意。』

連David Copperfield也放棄主張說：『就是不以學校爲單位，依人數派，我想也是不要緊的。』談話聲漸漸地響亮，新聘的教公民學的教員也來；他穿着一件淺藍的華絲葛長袍。

大家就研究他，有好幾個都異口同聲地說他的衣服『很有美術上的價值。』

鄭塲谷把眼鏡往鼻梁上一挪，在靠書桌的躺椅上目光自上至下畫了一道直線，大家跟他望去，都笑了。

教務長也不像對學生點名時那般謹嚴，拉一拉David Copperfield的袖子說：

『你看，眞快！』

David Copperfield微笑說：『眞地，剛才還在說話哪。』

原來那教理化的已在躺椅上睡着了，他的鼻孔打鼾，腹部一上一下地起落。

鄭塲谷拿起帽子說：『還是去還一還那路債罷。』

這是他看出的熊震東唯一的變遷，他已不再應允他的邀約——故鄉的影象在他腦裏逐漸朦朧，他在眼前立刻看一座新的寨堡。他預備要辭職到P城去。

有一個可以住下去的鄉村倒也是好事，他想。

（一九二六年九月作，載『爐邊』。）

浣衣母

馮文炳

自從李媽的離奇消息傳出之後，這條街上，每到散在門口空坦的雞都回進廚房的一角漆黑的窠裏，年老的婆子們，按着平素的交情，自然的聚成許多小堆；詫異，歎惜而又有點愉快的擺着頭：「從那裏說起！」孩子們也一夥夥圍在牆角做他們的遊戲；厭倦了或是同伴失和了，跑去抓住媽媽的衣裙，無意的得到媽媽眼睛的橫視；倘若還不知退避，頭上便是一鑿。遠遠聽得嚷起「爸爸」來了，媽媽的聚會不知不覺也就拆散，各瞄着大早出門，現在又拖着鞋子慢步走近家來的老板；罵聲孩子不該這樣糾累了爸爸，隨卽從屋子裏端出一木盆水，給爸爸洗脚。

倘若出自任何人之口，誰也會罵：「仔細！閻王鉤舌頭！」但是，王媽，從來不輕於講話，同李媽又是那樣親密。倘若落在任何人身上，談笑幾句也就罷了，反正是少有守到終頭的；但是，李媽受盡了全城的尊敬，年紀又是這麼高。

李媽今年五十歲。除掉祖父們常說李媽曾經住過高大的瓦屋，大家所知道的，是李媽的茅房：這茅房連築在沙灘上一個土坡，背後是城墻，左是沙灘，右是通到城門的一條大路，前面流着包圍縣城的小河，河的兩岸連着一座石橋。

李媽的李爺，也只有祖父們知道，是一個酒鬼；當年李媽還年青；家運剛轉到蹇滯的時候，確乎到什麼地方做鬼去了，留給李媽的：兩個哥兒，一個駝背姑娘，另外便是這間茅房。

李媽利用這天然形勢：包洗城裏幾家太太的衣服。孩子都還小，自己生來又是小姐般的斯文，吃不上三碗就飽了；太太們也不像打發別的粗糙的婆子，逢着送來衣服的時候，總是很客氣的留着，非待用過飯，不讓回去：所以李媽並沒實在感到窮的苦處。朝前望，又滿佈着歡喜：將來兒子成立……

李媽的異乎同行當的婆子，從她的紙紮的玩具似的一對脚，也可以看得出來，——她的不適宜於這行當的地方，也就在這一點了。太陽落山以前，倘若站在城門旁邊，可以看見一個輕巧的中年婦人，提着空籃，一步一伸腰，從街走近城；出了城門，籃子脫下手腕，倚着茅壁呻吟一聲，當作換氣；隨卽從茅壁裏走出七八歲的姑娘，鴨子似的擺近籃子，揀起來：「媽媽！」

李媽雖沒有當着人前咒詛她的命運，她的命運不是她做孩子時所猜想的，也絕不存個念頭駝背姑娘將來也會如此的，那是很可以明白看得出的了。每天大早起來，首先替駝背姑娘，同自己的母親以前替自己一樣，做那不可間斷的工作。駝背姑娘沒有李媽少女時愛好，不知道忍住疼痛，動不動喊哭起來，這是李媽惱怒的時候了，用力把剪刀朝地一摔：「不知事的丫頭！」駝背姑娘被別的孩子的母親所誇獎而且視爲模範的，也就在漸漸現出能夠趕得上李媽的成績，不過她是最馴良的孩子，不知道炫長，——這長處實在也不是她自己所稀罕的了。

男孩子不上十歲，一個個送到城裏去做藝徒。照例，藝徒在未滿三年以前不准回家，李媽的哥兒卻有點不受支配；師父命他下河挑水，別人來往兩三趟的工夫，他一趟還不夠。人都責備李媽教訓不嚴；但是，做母親的拿得出幾大的威風呢？李媽只有哭了。這時也發點牢騷：「酒鬼害我！」駝背姑娘也最伶俐，不奈何哥哥，用心服侍媽媽：李媽趁着太陽還不大利害，下河洗衣，她便像幹偷竊的勾當一般，很匆忙的把早飯弄好，——只有她自己以爲好罷了；李媽回來她張惶的帶笑，站在門口。

「誰弄飯？——你！」

「……」

「糟塌糧食！丫頭！」

李媽的憤氣，統行吐在駝背姑娘頭上了。駝背姑娘再也不能夠笑，嗚嗚咽咽的哭着。她不是怪媽媽，也不是惱哥哥，酒鬼父親腦裏連影子也沒有，更說不上怨，她只是嗚嗚咽咽的哭着。李媽放下衣籃，坐在門檻，又把她拉在懷裏，理一理她的因了匆忙而散到額上的頭毛。

從茅房東走不遠，平鋪於城牆與河之間，有一塊很大的荒地，高高低低，滿是些坟坡。李媽的城外的唯一的鄰居，沒有李媽容易度日，老板在人家做長工，孩子不知道養到什麼時候纔止，那受了李媽不少的幫助的王媽，便在荒地的西頭。夜晚，王媽門口很是熱鬧，大孩子固然也做藝徒去了，滾在地下的兩三歲的寶貝以及他們的爸爸，不比李媽同駝背姑娘只是冷冷的坐着。駝背姑娘有一種特別本領——低聲唱歌，尤其是學婦人們的啼哭；倘若有一個生人從城門經過，不知道她身體上的缺點，一定感着溫柔的可愛；——同她認識久了，她也着實可愛。她突然停住歌唱的時候，每每發出這樣的驚問：「鬼火？」李媽也偏頭望着她手指的方向，隨即是一聲喝：「王媽家的燈光！」

春夏間河水漲發，王媽的老板從城裏散工回來，瞧一瞧李媽茅房有沒有罅隙地方；李媽虔心信託他的報告，說是不妨，也就同平常一樣睡覺，不過時間稍爲延遲一點罷了。流水激着橋柱，打破死一般的靜寂，在這靜寂的喧囂當中，偶然聽見尖銳而微弱的聲音，便是駝背姑娘從夢裏驚醒喊叫媽媽；李媽也不像正在酣睡，很迅速的作了清晰的回答；接着是用以抵抗恐怖的斷續的談話：

「明天叫哥哥回來。」

「那也是一樣。而且他現在……」

「跑也比我們快哩！」

「好罷，明天再看。」

王媽的小寶貝，白天裏總在李媽門口匍匐着；大人們的初意也許是藉此偷一點閑散，而且李媽只有母子兩人，吃飯時順便喂一喂，不是幾大的麻煩事；孩子卻漸漸養成習慣了，除掉夜晚睡覺，幾乎不知道有家。城裏太太們的孩子，起初偶然跟着自己的媽媽出城遊玩一兩趟；後來也捨不得這新闢的自由世界了。駝背姑娘的愛孩子，至少也不差比孩子的母親；李媽的荷包，從沒有空過，也就是專門爲着這班小天使，加以善於鑒別糖果的可吃與不可吃，母親們更是放心。土坡上面，——有時跑到沙灘，赤脚的，頭上梳着牛角的，身上穿着彩衣的許許多多的小孩，圍着口裏不住歌唱，手裏編出種種玩具，兩條腿好像支不住身體而坐在石頭上的小姑娘。將近黃昏，太太們從家裏帶來米同菜食，說是孩子們成天吵鬧，權且也表示一點謝意；李媽此時顧不得承受，只是撫摸着孩子：「不要哭，明天再來。」臨了，駝背姑娘牽引王媽的孩子回去，順便也把剛纔太太們的禮物轉送給王媽。

李媽平安的度過四十歲了。李媽的茅房，再也不專是孩子們的樂地了。

太太們的姑娘，吃過晚飯，偶然也下河洗衣，首先央求李媽在河的上流陽光射不到的地方尋覓最是清流的一角；——洗衣在她們是一種遊戲，好像久在樊籠，突然飛進樹林的鵠子。洗完了，依着母親的囑咐，只能到李媽家休歇。李媽也儼然是見了自己的嬌弱的孩子新從繁重的作工回來，拿一把芭扇，急於想揮散那蘋果似的額上一兩顆汗珠。駝背姑娘這時也確乎是丫頭，捧上了茶，又要去看守放在門外的美麗而輕便的衣籃，然而失掉了照顧孩子的活潑和真誠，現出很是不屑的神氣。

傍晚，河的對岸以及寬闊的橋柱上，可以看出三五成羣的少年，有剛從教師的羈絆下逃脫的，有趕早做完了工作修飾得勝過一切念書相公的。橋下滿是偷閑出來洗衣的婦人，（倘若以洗衣爲職業，那也同別的工作一樣是在上午。）有帶孩子的，讓他們坐在沙灘上；有的還很是年青。一呼一笑，忽上忽下，彷彿是夕陽快要不

見了，林鳥更是歌囀得熱鬧。李媽這時剛從街上回來，坐在門口，很慈悲的張視他們；他們有了這公共的母親，越發現得活潑而且近於神聖了。姑娘們回家去便是晚了一點，說聲李媽也就抵當得許多責備了，

賣柴的鄉人歇下担子在橋頭一棵楊柳樹下乘涼，時常意外的得到李媽的一大杯涼茶，他們漸漸也帶點自己田地裏產出的豌豆，芋頭之類作報酬。李媽知道他們變賣的錢，除鹽同大布外，是不肯花費半文的，間或也買幾件時新的點心給他們吃，這在他們感着活在世上最大的歡喜。城裏的點心，雖然花不上幾個銅子，他們卻是從天降下來的一般了。費盡了他們的聰明，想到，皂莢出世的時候，選幾串拿來；李媽接着，眞個哈哈不住：「難得這樣肥碩！」

有水有樹，夏天自然是最適宜的地方了；冬天又有太陽，老頭子晒背，叫化子捉蝨，無不在李媽的門口。

李媽的哥兒長大了，酒鬼父親的模型，也漸漸現得沒有一點差訛了。李媽詛罵他們死；一個眞於死了，那一個逃到什麼地方當兵。

人都歸咎李媽：早年不到幼嬰堂抱養女孩給孩子做媳婦，有了媳婦是不會流蕩的。李媽眼見着王媽快要做奶奶，柴米也像以前缺乏，也深悔自己的失計。但是，高大的瓦屋，消滅於丈夫之手，不也可以希望兒子重行恢復嗎？李媽憤恨而悵惘了。駝背姑娘這時很容易得到一頓罵：「前世的寃孽！」

李媽很感空虛，然而別人的恐怖，無意間也能夠使自己的空虛塡實一點了。始而匪的刦掠，繼以兵的騷擾，有財產，有家室，以及一切幸福的人們都鬧得不能安居，只有李媽同駝背姑娘仍然好好的出入茅房。

守城的兵士，漸漸同李媽認識。駝背姑娘起初躲避他們的親近，後來也同伴耍小孩一樣，眞誠而更加同情了。李媽的名字遍知於全營，有兩個很帶着孩子氣的，簡直用了媽媽的稱呼；從別處訛索來的蔬菜同魚肉，都拿到李媽家，自己烹煮，客一般的款待李媽；衣服請李媽洗，有點破蔽的地方，又很頑皮的要求縫補；李媽的柴木快要燒完了，趁着李媽不在家，站在橋頭勒買幾担，李媽回來，很窘的叫怨，他們便一溜烟跑了。李媽用

了寂寞的眼光望着他們跑，隨又默默的坐在板凳上了。

李媽的不可挽救的命運到了，——駝背姑娘死了。一切事由王媽佈置，李媽只是不斷的號哭李爺死，不能夠記憶，以後是沒有這樣號哭過的了。

李媽要埋在河邊的荒地，王媽囑人扛到城南十里的官山。李媽情願獨睡，王媽苦賴在一塊兒做伴。這小小的死，牽動了全城的弔唁：祖父們從門口，小孩們從壁縫：太太用食點，同行當的婆子用哀詞。李媽只是沈沈的想：抬頭的勇氣，大約也沒有了。

李媽算是熟悉「死」的了，然而很少想到自己也會死的事。眼淚乾了又有；終於也同平常一樣，藏着不用。有時從街上回來，發見短少了幾件衣服，便又記起了什麼似的，仍是一場哭。太太們對於失物，雖然很難放心下去，落在李媽頭上，是不會受苛責的，李媽也便並不十分艱苦一年一年的過下去了。

今年夏天來了一個單身漢，年紀三十歲上下，一向覓着孤婆婆家寄住，背地裏時常奇怪李媽的哥兒：有娘不知道孝敬。一日，想到李媽門口樹蔭下設茶座，生意必定很好，跑去商量李媽；自然，李媽是無有不行方便的。

人們不是從前的吝惜了，用的是雙銅子，每碗掏兩枚，值得四十文；水不花本錢，除償茶葉同柴炭，可以賺米半升。那漢子苦央着李媽不再洗衣服：「到了死的日子還是跪！」李媽也就過着未曾經驗的安逸了。然而寂寞！疑心這不是事實：成天閑着。王媽帶着孫兒來談天：「老來的好緣法！」李媽也陪笑，然而不像王媽笑的自然；富人的驕傲，窮人的委隨，競爭者的嫉視，失望者的喪氣，統行湊合一起。

每天，那漢子提着銅壺忙出忙進。老實說，不是李媽，任憑怎樣的仙地，來客也決不若是其擁擠。然而李媽並不現得幾大的歡欣，照例招呼一聲罷了。晚上，漢子進城備辦明天的茶葉，門口錯綜的桌椅當中，坐着李媽一人；除掉遠方的行人到橋上才亍過來，只有楊柳樹上的蟬鳴。朝南望去；遠遠一帶山坡，山巔黑簇簇，好

像正在操演的兵隊，然而李媽知道這是松林；還有層層疊疊被青草覆蓋着的地方，比河邊荒地更是冷靜。

李媽似乎漸漸熱鬧了，不時也幫着收拾茶碗。對待王媽，自然不是當年的體恤，然而也不是懶洋洋的陪笑，格外現出殷勤——不是向來於百忙中加給一般鄉人的殷勤，令人受着不過意，而且感到有點不可猜測的了。

謠言鬨動了全城，都說是王媽親眼撞見的。王媽很不安：「我只私地向三太太講過，三太太最是愛護李媽的，而且本家！」李媽這幾日來往三太太很密，反覆說着：「人很好，比大冤家只大四歲。……唉，享不到自己兒的福，靠人的！」三太太失了往日的殷勤，無精打采的答着。李媽也只有無精打采的回去了。

姑娘們美麗而輕便的衣鑑，好久沒有放在李媽的茅房當前。年青的母親們，苦拉着孩子吃奶：「城外有老虎，你不怕，我怕！」只有城門口麵店的小傢伙，同驢子貪戀河邊的青草一樣，時時刻刻跑到土坡；然而李媽似乎看不見這爬來爬去的小蟲，荷包裏雖然有銅子，糖果是不再買的了。

那漢子不能不走。李媽在這世界上唯一的希望，是她的逃到什麼地方的冤家，……他倘若沒有吃子彈，倘若他的脾氣改過來。

（一九二三年八月作，載竹林的故事。）

竹林的故事

馮文炳

出城一條河，過河西走，坦腳下有一簇竹林，竹林裏露出一重茅屋，茅屋兩邊都是菜園：十二年前，他們的主人是一個很和氣的漢子，大家呼他老程。

那時我們是專門請一位先生在祠堂裏講了凡綱鑑，爲得揀到這菜園來割菜，因而結識了老程，老程有一個小姑娘，非常的害羞而又愛笑，我們以後就藉了割菜來逗她玩笑。我們起初不知道她的名字，問她，她笑而不答，有一回見了老程呼「阿三」，我纔挽住她的手：「哈哈，三姑娘！」我們從此就呼她三姑娘。從名字看來，三姑娘應該還有姊妹或兄弟，然而我們除掉她的爸爸同媽媽，實在沒有看見別的誰。

一天我們的先生不在家，我們大家聚在門口擲瓦片，老程家的捏着香紙走我們的面前過去，不一刻又望見她轉來，——不筆直的循走原路，勉強帶笑的灣近我們：「先生！替我看看這籤。」我們圍着念菩薩的絕句，問道，「你求的是什麼呢？」她對我們訴一大串，我們纔知道她的阿三頭上本來還有兩個姑娘，而現在只要讓她有這一個，不再三朝兩病的就好了。

老程除了種菜，也還打魚賣。四五月間，霪雨之後，河裏滿河山水，他照例拿着搖網走到河邊的一個草墩上，——這墩也就是老程家的洗衣裳的地方，因爲太陽射不到這來，一邊一棵樹交蔭着成一座天然的涼棚。水漲了，搓衣的石頭沈在河底，臏現綠團團的坡，剛剛高過水面，老程老像乘着划船一般站在上面把搖網朝水裏兜來兜去；倘若兜着了，那就不移地的轉過身倒在挖就了的蕩裏，——三姑娘的小小的手掌，這時跟着她的歡

噪的叫聲熱鬧起來，一直等到摔跳摔跳好容易給捉住了，纔又坐下草地望着爸爸。

流水潺潺，搖網從水裏探起，一滴滴的水點打在水上，浸在水當中的枝條也銜擊着查查作響。三姑娘漸漸把爸爸站在那裏都忘掉了，只是不住的掘土，嘴裏還低聲的歌唱；頭毛低到眼邊，纔把腦殼一揚，不覺也就驚到那滔滔水流上的一堆白沫，頓時興奮起來，然而立刻不見了，偏頭又給樹葉子遮住了，——使得眼光回復到爸爸的身上，是突然一聲「阿呀！」這回是一尾大魚！而媽媽也沿垻走來，說鹽缽裏的鹽怕還夠不了一餐飯。

老程由街轉頭，茅屋頂上正在冒煙，叱咤一聲，躲在園裏吃菜的豬飛奔的跑，——三姑娘也就出來了，老程從荷包裏掏出一把大紅頭繩：「阿三，這個打辮好嗎？」三姑娘搶在手上，一面還接下酒壺，奔向竈角裏去。「留到端午紮艾呵，別糟塌了！」媽媽這樣答應着，隨即把酒壺伸到竈孔燙。三姑娘到房裏去了一會又出來，見了媽媽抽筷子，便趕快拿出杯子，——家裏只有這一個，老是歸三姑娘照管，——站着腳送在桌上；然而老程終於還要是親自朝中間挪一挪，然後又取出壺來。「爸爸喝酒，我吃豆腐干！」老程實在用不着下酒的菜，對着三姑娘慢慢的喝了。

三姑娘八歲的時候，就能夠代替媽媽洗衣。然而綠團團的坡上，從此也不見老程的踪跡了，——這只要看竹林的那邊河垻傾斜成一塊平坦的上面，高聳着一個不毛的同教書先生（自然不是我們的先生）用的戒方一般模樣的土堆，堆前豎着三四根只有杪梢還沒有斬去的枝椏吊着被雨粘住的紙幡殘片的竹竿，就可以知道是什麼意義。

老程家的已經是四十歲的婆婆，就在平常，穿的衣服也都是青藍大布，現在不過繫鞋的帶子也不用那水紅顏色的罷了，所以並不現得十分異樣。獨有三姑娘的黑地綠花鞋的尖頭蒙上一層白布，雖然更現得好看，卻叫人看了也同三姑娘自己一樣懨懨的沒有話可說了。

然而那也並非是長久的情形。母子都是那樣勤敏，家事的興旺，正如這塊小天地，春天來了，林裏的竹

子，園裏的桑，都一天一天的綠得可愛。老程的死卻正相反，一天比一天淡漠起來，只有鷂鷹在屋頭上打圈子，媽媽呼喊女兒道，「去，去看坦裏放的雞娃」，三姑娘纔走到竹林那邊，知道這裏睡的是爸爸了。到後來，青草舖平了一切，連曾經有個爸爸這件事實幾乎也沒有了。

正二月間城裏賽龍燈，大街小巷，真是人山人海。最多的還要算鄰近各村上的女人，她們像一陣旋風，大大小小牽成一串從這街衝到那街，街上的漢子也藉這個機會撞一撞她們的奶。然而能夠看得見三姑娘同三姑娘的媽媽嗎？不，一回也沒有看見！鑼鼓喧天，驚不了她母子兩個，正如驚不了棲在竹林的雀子。雞上畤的時候，比這裏更西也是住在壩下的堂嫂子們順便也邀請一聲「三姐」，三姑娘總是微笑的推辭。媽媽則極力鼓勵着一路去，三姑娘送客到壩上，也跟着出來，看到底攀纏着走了不；然而別人的漸漸走得遠了，自己的不還是影子一般的依在身邊嗎？

三姑娘的拒絕，本是很自然的，媽媽的神情反而有點莫明其妙了！用詢問的眼光朝媽媽臉上一瞄，——卻也正在瞄過來，於是又掉頭望着嫂子們走去的方向：

「有什麼可看？成羣打陣，好像是發了瘋的！」

這話本來想使媽媽熱鬧起來，而媽媽依然是無精打采沈着面孔。河裏沒有水，平沙一片，現得這壩從遠遠看來是蜿蜒着一條蛇，站在上面的人，更小到同一顆黑子了。由這裏望過去，半圓形的城門，也低斜得快要同地面合成了一起；木橋儼然是畫中見過的，而往來蠕動都在沙灘：在壩上分明數得清楚，及至到了沙灘，一轉眼就失了心目中的標記，只覺得一簇簇的彷彿是遠山上的樹林罷了。至於聒聒的喧聲，卻比站在近旁更能入耳，雖然聽不着說的是什麼，聽者的心早被他牽引了去了。竹林裏也同平常一樣，雀子在奏他們的晚歌，然而對於聽慣了的人只能夠增加靜寂。

打破這靜寂的終於還是媽媽：

「阿三！我就是死了也不怕貓跳！你老這樣守着我，到底……」

媽媽不作聲，三姑娘抱歉似的不安，突然求了這埋怨，剛纔的事倒好像給一陣風趕跑了，增長了一番力氣撓惱着：

「到底！這也什麽到底不到底！我不歡喜玩！」

三姑娘同媽媽間的爭吵，其原因都坐在自己的過於乖巧，比如每天清早起來，把房裏的傢具抹得乾淨，媽媽卻說，「鄉戶人家呵，要這樣？」偶然一出門做客，只對着鏡子把散在額上的頭毛梳理一梳理，媽媽却硬從盒子裏拿出一枝花來。現在站在埧上，眶子裏的眼淚快要迸出來了，媽媽纔不作聲。這時節難爲的是媽媽了，皺着眉頭不轉睛的望，而三姑娘老不抬頭！待到點燃了案上的燈，纔知道已經走進了茅屋，這其間的時刻竟是在夢中過去了。

燈光下也立刻照見了三姑娘，拿一束稻草，一菜籃適纔飯後同媽媽在園裏割囘的白菜，坐下板凳三棵捆成一把。

「媽媽，這比以前大得多了！兩棵怕就有一斤。」

媽媽那想到屋裏還放着明天早晨要賣的菜呢？三姑娘本不依恃媽媽的幫忙，媽媽終於不出聲的歎一口氣伴着三姑娘捆了。

三姑娘上街看燈，然而常年背在爸爸的背上是看過了多少次的，所以聽了敲在城裏響在城外的鑼鼓，都能夠在記憶中畫出是怎樣的情境來。「再是上東門，再是在衙門口領賞，……」忖着聲音所來的地方自言自語的這樣說。媽媽正在做嫂子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歡喜趕熱鬧，那情境也許比三姑娘更記得清白，然而對於三姑娘的彷彿親臨一般的高興，只是無意的吐出來幾聲「是」，——這幾乎要使得三姑娘稀奇得伸起腰來了：「剛纔還催我去玩哩！」

三姑娘實在是站起來了，一二三四的點着把數，然後又一把把的擺在菜籃，以便於明天一大早挑上街去賣。

見了三姑娘活潑潑的肩上一担菜，一定要奇怪，昨夜晚爲什麽那樣沒出息，不在火燭之下現一現那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樣的面龐的呢？不，——倘若奇怪，只有自己的媽媽。人一見了三姑娘挑菜，就只有三姑娘同三姑娘的菜，其餘什麽也不記得，因爲耽誤了一刻，三姑娘的菜就買不到手；三姑娘的白菜是這樣好，隔夜沒有浸水，煮起來比別人的多，吃起來比別人的甜了。

我在祠堂裏足足住了六年之久，三姑娘最後留給我的印象，也就在賣菜這一件事。

三姑娘這時已經是十二三歲的姑娘，因爲是暑天，穿的是竹布單衣，顏色淡得同月色一般，——這自然是舊的了，然而倘若是新的，怕沒有這樣合式，不過這也不能夠說定，因爲我們從沒有看見三姑娘穿過新衣：總之三姑娘是好看罷了。三姑娘在我們的眼睛裏同我們的先生一樣熟，所不同的，我們一望見先生就往裏跑，望見三姑娘都，知不覺的站在那裏笑。然而三姑娘是這樣淑靜，愈走近我們的，我們的熱鬧便愈是消滅下去，等到我們從她的籃裏揀起菜來，又從自己的荷包裏掏出了銅子，簡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覺得這太對不起三姑娘了。而三姑娘始終是很習慣的，接下銅子又把菜籃肩上。

一天三姑娘是賣青椒。這時青椒出世還不久，我們大家商議買四兩來煮魚吃，——鮮青椒煮鮮魚，是再好吃沒有的。三姑娘在用秤稱，我們都高興的了不得，有的說買鯽魚，有的說鯽魚還不及鯿魚。其中有一位是最會說笑的，向着三姑娘道：

「三姑娘，你多稱一兩，回頭我們的飯熟了，你也來吃，好不好呢？」

三姑娘笑了：

「吃先生們的一餐飯使不得？難道就要我出東西？」

我們大家也都笑了；不提防三姑娘果然從籃子裏抓起一把擲在原來稱就了的堆裏。

「三姑娘是不吃我們的飯的，媽媽在家裏等吃飯。我們沒有什麼謝三姑娘，只望三姑娘將來碰一個好姑爺。

我這樣說。然而三姑娘也就趕跑了。

從此我沒有見到三姑娘。到今年，我遠道回來過淸明，陰霧天氣，打算去郊外看燒香，走到垻上，遠遠望見竹林，我的記憶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風吹起波皺了。正在徘徊，從竹林上垻的小徑，走來兩個婦人，一個站住了，前面的一個且走且回應，而我即刻認定了是三姑娘！

「我的三姐，就有這樣忙，端午中秋接不來，爲得先人來了飯也不吃！」

那婦人的話也分明聽到。

再沒有別的聲息：三姑娘的鞋踏着沙土。我急於要走過竹林看看，然而也暫時面對流水，讓三姑娘低頭過去。

（一九二四年十月作，載竹林的故事。）

河上柳

馮文炳

陳老爹向來是最熱鬧沒有的，逢着人便從盤古說到如今，然而這半年，老是蹲在柳樹脚下，朝對面的青山望，彷彿船家探望天氣一般。問他，「老爹，不舒服了罷？」他又連忙點頭，笑着對你打招呼。這原因很容易明白，就是，衙門口的禁令，連木頭戲也在禁止之列了，他老爹再沒有法子賺錢買酒，而酒店裏的陳欠，又一天一天的催。

清早起來，太陽彷彿是一盞紅燈，射到橋這邊一棵圍抱不住的楊柳，同時惹得你看見的，是「東方朔日暖」「柳下惠風和」褪了色的紅紙上的十個大字，——這就是陳老爹的茅棚。這紅紙自然是一年一換了；而那字，當年虧了賣春聯的王茂才特地替老爹選定。——老爹得意極了，於照例四十文大錢加成一條繩串，另外還同上「會賢館」，席上則茂才公滿口的「古之賢人也」。

陳老爹也想到典賣他全副的彩衣同鑼鼓，免得酒店的小傢伙來搗麻煩，然而天下終當有太平之日——老爹又哼哼的蹺出茅棚了。

「眞眞反變！連木頭戲——」

這時老爹不知不覺轉到隔岸壩上「路遇居」的泥黃山頭，「姜太公在此，諸神迴避」，不出聲的念給自己聽，——也許只是念，並不聽。其實老爹所看見的，糢糢糊糊一條紅紙而已，不過「姜太公」也同「柳下惠」一樣，在此有年罷了。

太公眞個立刻活現了。

陳老爹的姜太公同郭令公是一副腦殼，——我們在「新福」時所見的，自然，連聲音也是一般，而我們見了令公，並不想到太公。現在浮在老爹眼睛裏的，是箱子裏的太公了，——老爹也並不想到令公。

老爹突然注視水面。

太陽正射屋頂，水上柳蔭，隨波盪漾。初夏天氣，河淸而淺，老爹直看到沙裏去了，但看不出什麼來，然而這纔聽見鴉鵲噪了，樹枝倒映，一層層分外濃深。

老爹用了平素的聲調昂頭唱：

「八十三歲過——」

勁太大了，本是蹲着的，跌坐下去，而剛纔的心事同聲音一路斬截的失掉了。那鴉鵲正筆直的瞥見，綠葉青天，使得眉毛不住的起皺，漸漸的不能耐了，拱着腰，雙手抱定膝頭。

「三天沒有酒，我要斫掉我的楊柳——」

說到這裏，老爹又昂一昂頭：

「不，你跟我活到九十九，箱子裏我還有木頭。」

接着是平常的夏午，除了潺潺水流，都消滅在老爹的一雙閉眼。

老爹的心裏漸漸又滋長起楊柳來了，然而並非是這屏着聲息蓬蓬立在上面蔽蔭老爹的楊柳，——到現在有了許多許多的歲月。

漆黑的夜裏，老爹背着鑼鼓回來，一走一竄的唱：

「駝子媽媽不等我上床了，

橋頭上一柱燈籠，

駝子媽媽給我照亮了。」

燈籠就掛在柳樹，是老爹有一回險些跌到橋底下去了，駝子媽媽乃於逢朔的這趟生意，早辦一枝燭，忖着時分，點起來朝枝頭上掛。

從此老爹更儘量的喝，駝子媽媽手植的楊柳，也不再只是受怨，——這以前，一月兩遭生意，缺欠不得，否則是黑老鴰清早不該叫，「不是你的楊柳，老鴰那裏會來呢？」

楊柳一年茂盛一年，——那燈籠，老爹不是常說，可憐的媽媽最後還要囑咐，帶去而又記得點回嗎？

清明時節，家家插柳，住在鎮上的，傍晚都走來攀折，老婆坐在門檻：

「密葉就好，不傷那大——」

人散夜靜，老爹自己也折一枝下來，明天早起，把桌子抹得乾淨，一枝擻成兩份，捱着媽媽的靈屋放。

老鴰自然時常有的，但生意十分順遂，木鎖却被人偸開了幾次，——不消說是歸家晚了。

最使得老爹傷心的，要算那回的大水。

梅雨連綿，河水快要平岸，老爹正在竈裏燒柴，遠遠沙岸倒坍，不覺抬起頭來，張口細聽，只聽得吼吼的是水聲，但又疑心耳朵在作怪；雨住的當兒，踏着木屐，沿茅棚周圍四看，——沙地被雨打得緊結，柳根凸出，甚是分明，一直盤到岸石的縫裏去了。

「還是媽媽想得——」

老爹伸一伸腰，環抱着臂，而眼睛，同天雲低處的青山一樣，淒在霧裏了。

這晚比平常更難熟睡，愈到中夜，愈是清醒，清醒得害怕了！——壩上警鑼響，——屋背後腳步聲，——

「陳老爹！趕快！快！」

地保敲門。

第二天，老爹住在祠堂。土坡企眺，一片汪洋，綠茸茸的好像一叢蘆草，老爹知道是柳葉：

「我的……」

「嘛～～～～～～～」

「老爹！好睡呵？——今天呢？——老板罵我，說我是混玩一趟！」

下午。老爹從鎮上引一個木匠同來。

霹靂一聲，楊柳倒了，——老爹直望到天上去了，彷彿向來沒有見過這樣寬敞的青空。而那褪了色的紅紙，頓時也鮮明不少。

（一九二五年四月作，載竹林的故事。）

旅行

沅君

人們作的事，沒有所謂經濟的和不經濟的。二者的區別全在於批評的觀察點是怎樣。就如我們這次旅行罷。在別的人看來，也許是最不經濟，因爲雖然我們所打的旅行的旗幟也和別的旅行者一樣的冠冕堂皇，而事實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白白地每人賠了一個多禮拜的課，費了好多的錢。但就他方面想——我們都是這樣想的——這一個多禮拜的生活，在我們生命之流中，是怎樣偉大的波瀾，在我們生命之火中，是怎樣燦爛的星花！拿一兩個禮拜的光陰和幾十塊錢，作這樣貴重的東西的代價，可以說是天下再沒有的便宜事。

這是很能使我奇怪的。同行的計畫雖是由他提出的，然也得過我的同意，並且爲了要使這個計畫實現，我還費了無限心機，去騙平素很相信我的人。那知計畫雖實現了，我們倆雖能促膝談心了，而我又覺得週身都不自在起來，同平常見了不相識的闊太太們一樣的不自在。固然我們也是有說有笑的，但我却發現了這些談笑不是從心坎中流露出來，是用來點綴寂寞的場面的。

在我們倆坐位中間，放的是件行李，牠可以說是我們的『界牌』，也可以說是我們彼此注視的目光所必經過的橋梁。假使目光由此過彼，也像人們走路似的必須經過相當的空間。

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牠的光的時候，因爲我害怕那些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驕傲的，我們不客氣的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他們那些人不盡是舉止粗野，毫不文雅，其中也有很闊氣的，而他們所以僕僕風塵的目的是要完成名利的使命，我們的目的却是要完成

愛的使命。他們所要求的世界是要黃金鋪地玉作樑的，我們所要求的世界是要清明的月兒與燦爛的星斗作蓋，而蓮馨花滿地的。不過同時我又這樣想想，如果他們不是這樣粗俗，也許要注意我們的行動，恐怕我們連相視而笑的自由也被剝奪了。

去年暑假他回家的時候，曾報告過沿途在火車中看見的景物。他說，『在日光下的景物，彷彿是幅著色的五彩圖畫。月光下的景物則似淡墨畫的。』這天因爲天氣不很好，他的話都未被證實。可是又因爲微陰的緣故，在浮雲稀薄處露出淡黃色的陽光及空氣中所含的水氣，把火車的煙筒中噴出的煙作成了彈熟的棉花似的白而且輕的氣體。微風過處，由大而小的一團一團的漸漸分散，只餘最後的一點兒蕩漾空際。那種飄忽，氤氳，叆叇，若即若離的狀態，我想只有人們幻想中的穿霧縠冰綃的女神，在怕驚醒了她的愛人的安眠而輕輕走脫時的樣兒可以彷彿一二啊。牠是怎樣的美麗啊，怎樣的輕輭啊！如果我們的生活也像這樣，那是多麼好啊。

在將到目的地點的時候，他的面孔上不知爲什麼漸漸現出極緊張的樣兒，雖然他那雙眼睛裏充滿了愉快的希望似的，而且不時的伏在我們中間的那件行李上對我極溫柔的微笑。此時他所最愛說的話，就是到那裏恐怕已是十點多了，喫喫飯，收拾收拾東西，我們只能有六個鐘頭休息的時間。每一站路他總要把他的小錶從衣袋中摸出三五次，來看上面的針已走到那裏了。時間若不是冷酷的鐵面無私的，怕要受他的運動而改日常的步驟。我呢，我此時也體驗不出這樣的變態心理，我只覺得對於晚上將要實現的情況很可怕，——但是僅僅用害怕二字來形容我所覺得的也不甚妥當，因爲害怕的情緒中，實含有希望的成分。

這是很自然的，彼此都有些害羞，兩個青年男女初次住在一起的時候。我所稀奇的就是，我們既經相愛到這樣程度，還是未能免俗。當他把兩條被子鋪成兩條被窩，催我休息的時候，不知爲什麼那樣害怕，那樣含羞，那樣傷心，低着頭在床沿上足足坐了一刻多鐘。他代我解衣服上的扣子，解到只賸最裏面的一層了，他低低的叫着我的名字，說，『這一層我可不能解了。』他好像受了神聖尊嚴的監督似的，同個教徒祈禱上帝降

福給他一樣，極度敬的離開我，遠遠的站着。我不用說，也是受着同樣的感動——我相信我們這種感動是最高的靈魂的表現，同時也是純潔的愛情的表現，這是有心房的顫動和滴在襟上的熱淚可以作證據的。他把我抱在他懷裏的時候，我週身的血脈都同沸了一樣，種種問題在我腦海中彼起此伏的亂翻。我想到我的一生的前途，想到他的家庭的情況，別人知道了這回事要怎樣批評，我的母親聽見了這批評怎樣的傷心，我哭了，抽抽咽咽的哭。但另一方面我覺得好像獨立在黑洞洞的廣漠之野，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來保護我，因而對於他的擁抱，也沒有拒絕的勇氣。到底此時他發生了些什麼感想，他也不會告訴我。但依慮我的感想，他至少也要同Tagore所做的尊嚴之夜裏的主角『我』，所謂此時此際Surabala脫離了世界而來到『我』這裏了。

在我們所住的那個旅館裏住的客，大都是社會上說的闊人，差不多可以說沒有第三個學生可以在此處發現，除了我們倆。可是我們要住在這樣的旅館的原因，也就是爲此。

當我們離京的時候，因爲同住的問題，我曾大大的難過他一次。此次南來他所帶的臥具，只有一床很薄的被同一條毯子，雖然他極力辯護說是走時匆促忘帶了，他的用意我却早明白了。不過當時我却這樣想：那怕他一床被子都不帶，我給他向旅館賃都可以，那樣是不成的。不料計算的結果還是輸給他了。

他那一間房簡直是作樣子的，充其量也只是他的會客室而已。起初我自然是很難以爲情，尤其是當他的朋友們來找他，他從我的房裏出來會他們，和我的表妹來看我，他在我的房裏讀書的時候，後來也就安之若素了。好像我們就是……。其實除了法律同……的關係外，我們相愛的程度可以說已超過一切人間的關係，別說……。

因爲要作樣子，只好把被子分出兩床鋪在他那間房裏的床上，結果弄得我們倆人就只賸一床被了，而他的知友又不在此，只好由我向我的表妹借來。有一天她又來看我，剛剛他的被子在我的床上放着。沒有法子我就對她扯謊，說這是向旅館賃的，因爲我的被子弄髒了，拿出去洗去。呵，我怎樣成了這樣虛僞的人呢，我現在

發現這也是不得自由的結果。

愛情發展的程序，最初是任何一方面先向對手那方面表示愛的意思，再進時兩方面對愛，最後是你也怕我別有所愛，我也怕你別有所愛，於是乎就有了嫉妬心。所以嫉妬心的輕重，實與相愛的程度的深淺爲正比例。『愛情是自私的』一條定律，怕就是據此而成的。他同我談起話來常要求我不要再愛別人，縱然他的軀殼已經消滅了。因爲萬一死而有知，他的靈魂會難受的。我素來是十二萬分反對男子們爲了同別一個女子發生戀愛，就把他的妻子棄之如遺，教她去『上山採蘼蕪』的。我以爲這是世間再不人道沒有的行爲，並且還親自作過劇本來描畫過這般男子的像。但是現在我覺得那人是我的情敵，雖然我明知道他們中間只有舊禮教舊習慣造成的關係。我覺得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不可分離的程度，而要減少他在法律上的罪名與我們在社會上得來的不好的批評，只有把他們中間名義上的關係取消。怎麼我的心會這樣險！怎麼這樣不同情於我們女子呵！我明知道是不應該的，但我不能否認我心裏眞希望他們……。

一切，一切，世間的一切我們此時已統統忘掉了。愛的種子已在我的心中開了美麗的花了。房中——我們的小世界——的空氣，已爲愛所充滿了，我們只知道相偎倚時的微笑，喁喁的細語，甜蜜熱烈的接吻，我的旗子上寫些什麼也是不足輕重的。讀書也只是用以點綴愛的世界中的景色，別人對於我們這樣行爲要說閒話，要說貶損我們人格的閒話，我們的家庭知道了要視爲大逆不道，我們統統想得到，然而我們只當他們是道旁的荆棘，雖誰是能將我們的衣服掛破些，可是不能阻止我們的進行的。

再就別種事實上說，我們的愛情在肉體方面的表現，也只是限於相偎倚時的微笑，喁喁的細語，甜蜜熱烈的接吻罷。我知道別的人，無論是誰都不會相信。飲食男女原是人類的本能，大家都稱柳下惠坐懷不亂爲難能，但坐懷比較夜夜同衾共枕，擁抱睡眠怎樣？不過我以爲不信我的話的人並不是有意輕蔑我們，是他不曾和純潔的愛情接觸過，他不知愛情能使人不做他愛人不同意的事，無論這事是他怎樣企慕的。

我總是不喜歡他出去，無論是買東西，或瞧朋友。這裏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由於怕他跑得心野了，抛荒他的功課，他方面實爲我自己怕受獨處的寂寞。有一次我正在好好的讀書，他忽然因事出去了，我也昏昏的伏在桌上睡着。到我醒時，發現我已在他懷裏。所以我總把他愛出去這回事當他的短處看待。這天晚上他又九點多鐘才回來，而第二天所應作的事一點也不曾預備。當他未回來的時候我眞氣極了。我把他所要看的書都檢出送到他的房裏，並且打算如果他到十點還不會回來，就教茶房把火盆送到他那裏，我自己閉門高臥了。九點多鐘他回來了，一看頭緒不對，半句話也不敢多說，拿本書就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讀。讀了一會，覺得這樣還不是事，又起來同我溫存。我始終板着面孔不理他。他眞急了，這未到一點鐘之久，凡可以使我安慰的方法，幾乎都用盡了。結果還是愛神出來排難解紛，我略微退讓了些，這樁事才算了。後來我問他，『假如你回來時，我已經關上了門睡了，你怎樣呢？』他說，『我就站在門外候一夜。』不過如果他眞那樣做下去，旅館的人怕要以爲他得神經病了。

我最恨燈光，牠把我們相擁抱時的影子都映在窗簾子上。愛的圖畫原只配深藏藝術之王國的寶庫裏，怎可讓牠留下痕跡在人間呵！

這時多麼不幸呵，我的愛的圖畫竟於人間留了痕跡了。在我們將走的前一兩天，已有好多人注意我們同住這回事了。這並不是我多心。他們每問我在什麼地方住的時候，辭意中都含着譏笑的神氣。他們送了他好多不好的批評，說他是個大騙子，這些話使他很傷心——自然我也是同樣——他說他什麼都可以犧牲，可以不要，但他不能離開他的愛人。我們所要求的愛是絕對的無限的。我們只有讓牠自由發展，決不能使牠受委屈，爲討舊禮教舊習慣的好。在新舊交替的時期，與其作已經宣告破產的禮法的降服者，不如作個方生的主義眞理的犧牲者。萬一各方面的壓力過大了，我們不能抵抗時，我們就向無垠的海洋沈下去，在此時我們還是彼此擁抱着。『愛的人兒！』（此時他在床上橫着睡下，我在床沿上坐着，彼此緊緊的拉着手。）『要是將來他們把我毀

謗得不爲人所齒，你怎樣呢？』唉，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他有什麽地方開罪他們，他們現在拚命的駡他，不是爲的我嗎？固然這是勝利的悲哀，然而『伯仁由我而死』，我應該作何感想？我將他緊緊的抱了，回答他：『我們是永久相愛的。』在這彼此擁抱的時間內，我似覺得大難已經臨頭了，各面的壓力已經挾了崩山倒海的勢力來征服我們了。我想到了如山如陵的洪濤巨波是怎樣雄偉，黃昏淡月中，碧水靜靜的流着的景色是怎樣神祕幽妙，我們相抱着向裏面另尋實現絕對的愛的世界的行爲是怎樣悲壯神聖，我不怕，一點也不怕！人生原是要自由的，原是要藝術化的，天下最光榮的事，還有過於殉愛的使命嗎？總而言之，無論別人怎樣說長道短，我總不以爲我們的行爲是荒謬的。退一步說，縱然我們這行爲太浪漫了，那也是不良的婚姻制度的結果，我們頭可斷，不可負也不敢負這樣的責任。

因爲家庭方面的關係，他對於這兩天外面對於我們的批評，不能不着急，所以在走的頭一天晚上，他去訪他的知友討論怎樣對付這回事。他是五點多鐘出去的，直到晚上十一點鐘才回來。這幾個鐘頭裏，我眞飽嘗了待人的滋味。風是冷的，燈是很無光的。我們這個小世界裏，都是寂寞的，只有我的心絃是緊張的，不住在那裏計算他什麽時候可以回來。每聽見窗外的走路聲，總使我『可是他回來了吧？』的想一次。他回來後，同我望了陣月，喫了幾個元宵，就忙着消受我們這最後的一夜了。

時光老人眞是殘酷的，夢也似的十天甜蜜的生活又快完了，我們在此只能留一夜了。這一夜應該怎樣過，在下午同我的朋友談話時，已偸偸的在張紙上寫了好幾遍，其實旣沒有停止時間使牠不要快快過去的能力，無論怎樣計算，都是枉然的。再進一步說，若不能使時間進行的步驟與我們上愛的功課所需要的一致時，縱然能使不快快的過去，也是枉然的。這一夜裏我們都幾乎不曾安眠，我們用了各種各樣親密的稱呼叫着，我商量回去後怎樣好好讀書。要不是怕我表妹清早來送行撞見了不雅，怕要到十一點才起床呢。

除了我們倆之外，知道我們這十天生活最眞的，只有旅館的茶房，他每次給我們送東西進來的時候，總先

要作個使我們知道他來了的表示，出去的時候總把房門給我們關起來。不過我想關於我們的關係，他總要覺得很奇怪的。我們占了兩間房，並且我們告訴查店的警察說我們是同學，而我們却親密到這步田地。世間種種慘劇的大部份都是由不自然的人與人間的關係造出來。我們的愛情原不要那種不自然的關係的頭銜加上。

我們在×州車站上遇見了一位上北京的朋友，曾託他代買車票，所以上車的時候他教我同這位朋友先上車去佔地方，他隨後濺東西上來。誰想我們上車後，竟被擠得再也不能見面了。直到車開行好久方才找到。當我看不見他的時候，不知怎樣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不安；找到他了，坐在他面前的行李上，面對面的拉着手，我又覺得同經過大難分散之後，又冒着千辛萬苦聚在一起似的。怎樣弄的啊，我們竟愛得成這樣了。

北京到了，我們自然是照舊的——未旅行以前的——生活狀態過下去。這次旅行的結果，對於我的身心兩方面的影響，沒有別的，只是頭昏了，心亂了好幾天；並且對待別人，無論是誰，都覺感情不能似從前那樣的專。三天後，他來了電話，說，『往事不堪回首！』

（一九二三年作，載滬施。）

慈母

沅　君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孟郊，遊子吟。

我已經在北京整整住了六年了，我不但常把北京當作故鄉看待，故鄉的影兒在我的心中也漸漸的模糊暗淡了。我常說北京彷彿是我的情人，故鄉彷彿是我的慈母；我便是為了兩性的愛，忘記了母女的愛的放蕩青年。

朋友們也曾勸過我回家，我總是一笑。她們說得略為懇切點，我的答話便是：『你們還不知道我的家鄉土匪的多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回我的家鄉，比往四川還難呢！』如果她們用種種方法把我駁倒，沒有再辯的餘地時，我便聲淚俱下的說：『你們還不知道我的身世嗎？難道你們願意我被迫嫁……？』她們見我如此，又怕把我從前稀奇古怪的病症弄發了，只好中止。她們住了聲，我也住了聲，依舊高興了便讀書，不高興了便同朋友遊玩。和我不相得的人們，便從而飛短流長，我聽見了也只一笑。但是回想起六年前離家時的情形：——親愛的母親雖然允許我同兩位哥哥來北京，然從此後整天她總是沈默的時候多。當我們從鄉下往城裏去的一天，她同我們坐着牛車走了一半路程，在舅母家喫了一頓午飯，飯後我們又上車走的時候，她便不見了。送我們的只有舅母和表妹。她們很高興的慶賀我有上京讀書的機會，我也很高興的照例謙虛了幾句。晚上

到城裏見了伯父伯母，第二天便同故鄉告別了。——想起這種情形便覺得人生空幻得同夢裏輕煙一樣，心中好像缺少了什麼，四圍的空氣都是死沈沈的。

時機越過越緊迫，我雖頹然自放，用種種不合宜的方法來消耗我的生活力，竭力把故鄉的好處除草似的從記憶的領土中一根一根往外拔，然而阿母決意不讓我在外邊過這隻身的浪漫的生活。我雖然是個弱者，也還有保全個人的自由而脫離家庭的勇氣。我能穿樸素的衣服，能喫粗糲的飯，自食其力也不是什麼難事。但一想到她老人家萬一爲此而些微有點山高水低，我的心都碎了，血也冷了，進旣不得，退又不能，於是我萬念俱灰了，從前有時感到的死氣沈沈的空氣，較前更壞了。鉛般的重，向我身上壓來，我不再玩了，不再說笑了。碧雲寺的松濤，玉泉山的淸泉，都讓他們自己去領略他們的自然的美妙去。我覺得人類是自私的，就是嫡親的母子也逃不了這個公例。我詛咒道德，我詛咒人間的一切，尤其詛咒生，讚美死，恨不得把整個的宇宙，用大火燒過，大水冲過，然後再重新建造。……想到極端的時候，不是狂笑便是痛哭。

阿兄們都囘國了，在省城內安下了家，接了母親出來，省得在鄉裏擔驚受怕。嫂嫂們聽了這個消息，自是喜之不盡，不待放假，學校一考完便囘家去了。我呢？只有當面陪笑，暗地裏落淚。老母旣到省城，我不得再借口於路上不好走而不囘家。所以在別人看這樣是家人團聚的好消息，我却看作催這場家庭悲劇開幕的鼓掌聲。不體諒我的人們，三番四覆的來信，問我那天囘去，我只有一味鬼扯，阿母來信，我因爲無話可答，只好裝做不曾接到。但是人們誰能知道我這難言之痛？

……………………………………

『阿母到此因不見妹囘來，甚爲失望憤怒。兄等雖曾爲妹說項，但伊意甚爲堅執，並謂妹若不來，伊卽進京……。』

這是九月三號接到的阿兄來書。

悲劇開幕了，悲劇開幕了，我讀罷這信後，始而仰天大哭，繼則呆若木雞。待到同香谷去找莪如的時候，我坐在車上，只想着我將來自殺應取怎樣的手續，我的遺書怎樣寫，我的東西應歸什麼人管，我的愛人見我沒有了將怎樣傷痛……。天邊的晚霞，將用以來表我爲自由流的血，樹林的風聲，將成了我的輓歌，一切一切都和我訣別了。我將靜靜的睡在白楊樹下，冷眼看這鬼蜮世界的炎涼滄桑……。

夜氣沉山，星光歷亂，公園裏黑洞洞的柏樹林下，我們三人作三角形的站着。莪如是倉猝之間被我們抓來的，本已不知是怎樣一回事，又見我們神經錯亂的樣子，更手足不知所措了。我呢？一隻手緊緊握着莪如的手，一隻手撫着香谷的肩，氣憤塡胸，只有抽噎的分兒，一句話也不能說。只有香谷遇事還鎮靜點，但此時說話也是上氣不接下氣的，勉強將這件意外的事——也可以說是意內的事，——報告給莪如。

商酌的結果，第一步先發幾封快信給阿兄及在省的知友紹堯等，請他們詳細報告她老人家對於婚事的意見，第二步如果不得已而回去的時候，也是三人同往。香谷同我到省，萬一有意外事故發生，則我即不辭而別，留她在家作押頭，以釋她老人家的疑心，免得立時即去車站追我。莪如在中途等候，如果第一個方法失敗了，他便到省營救，換句話說，實行那『不能同生便當共死』的誓言。

五日後，阿兄及紹堯的信都回來了，都力主我回去。在剛接到這些信的時候，我心似乎很鎮靜，曾經勸過莪如說：『這不過是人生中一個小問題，怎樣做人，才是我們必須研究的題目呢！』但是既上火車後，我忽覺前途的黑暗了。我不是向生處走着，是向死處在走。在他們竭力用話安慰我的時候，我竟沈默到把整個世界全忘了的地步。雖然有時較爲清醒點，也間或向他們笑過幾次，但是含淚的微笑更使他們靈魂深處都感覺着悲哀同寂寞。一站一站火車離我們今晚所要到的地方近了，一層一層我靈魂上的傷口裂得大了。固然三人都相對無言，但個個心上都像受了什麼神祇的啓示。我們這個小世界的末日快到了，就在眼前了。

固然我自認我這種行爲是舊婚制壓迫的反動，但同時我也不能否認，我這種行爲是保護愛情的尊嚴的。

假如這椿事的結果不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們晚上住的地方，不獨是我同莪如這幕戀愛的悲劇開幕的地點，同時也將是牠閉幕的所在。當我在旅館裏心痛如割的時候，香谷給我用熱手巾擦胸，他哭喪着灰白的臉，坐在我的床邊上，現出一種不知所措的樣子。我因爲香谷在旁，他不便在這裏，教他出去。他也沒有說什麼，只在揪門簾出去的時候，回頭來盡力的望了我一眼。三點鐘打過了，香谷因爲倦不過，先休息了。我扎掙起來向他房裏取筆紙，給我的母親寫最後的一封信，預備將來不辭而別時好發。他一見我，便抱着我哭了。我自然也哭了。我們便相抱着哭。但因爲怕驚動了別人，雖是心中痛楚，喉中哽咽，眼中流淚，總不敢出聲。我們喫力的擁抱着，我們直抱到無可再緊的地步，彼此都可以聽見心房急遽的跳的聲音。彼此都很沈默，他只說了幾次：

『無論你怎樣都陪你。』

『如果我們不得相抱向海中跳怎樣？』

我一聲也沒響，我的回話是緊緊的把心口貼在他的心口上，同他很懇摯而又非常尊嚴的，接了幾次吻，將要永訣的吻。

次早七點多鐘，又乘着車兒向東進發，我的神經也許已經麻木了。雖然有時心裏異常恐怖同小羊宛轉於屠夫的刀下似的，但有時也似乎很恬靜。最使我感着生離的悲哀的，就是他在車站橋上給我的最後的一瞥。

東行這條路本來只有四小站，在我們這心懷鬼胎的人，更覺得是一剎那間便到了必須下車的地方了。可憐我們下車後，竟像亡命之徒，回到故國警備森嚴的首都，重謀起事一樣。不但在路上是藏藏躲躲的怕那家的熟人看見了，打我的主意，就是我的家也需到三五個可靠的朋友家中問了日來的情形，方敢回去。

大着膽子把家裏的門敲開了，誰料給我開門的不是別人，就是我的老母。在這悲喜恐懼三種感情交雜的一剎那間，我覺察得我的微小的靈魂，已被由她那衰老憔悴的身軀中射出的偉大的母性的愛威懾——無寧說是感

化——蒼了。我再不防備一切意外的事，親親切切的瞻仰她別後的容顏。她的精神大不似六年前的矍鑠，面龐也清瘦得多了，並且添了無數的縐紋——爲子女辛勤的遺痕——頭髮雖只是蒼白，可是已短得難以繞成髻兒了。加以穿的鄉間又長又大的深藍衣服，袖搖襟擺，更顯出步履的艱難來。但是她一開門見回來的是我，便笑得幾個不完全的牙齒都露出來了，同時眼中又充滿了瑩晶的老淚。雖然她對於來客——我告訴她說香谷是我的同學，往某處作事順便來此地頑頑的——表示了十二分歡迎的意思，可是此時她的精神實在來不及。她似乎已把全世界都忘了，只爲她這一個女兒忙，來客好像不暇兼顧。她喚出我的哥哥同姪兒們來，和我相見，讓我們到屋裏坐，拿各種點心給我們喫，叫廚子快給我們煮飯，聽差到車站上給我們取行李，問我從前害的那些希奇古怪的病，都好了不會。她說已經不大認識我了，我的身材同面龐都變大了，幸喜得聲音還不大差……。又說各校已快開學了，她自分是不能即刻見我了，不想我竟然回來了……。總而言之，她此刻的精神簡直活潑得像三四十歲的人似的。雖然是歲數不饒人，行動終是顫巍巍的，就在這顫巍巍的動作上更顯出了世間唯一的，絕對的，神聖的母親的愛。在這無限的愛情面前，我的精神起了異樣的作用，凡感官所接觸的都覺得空幻，同夢一樣。我自己判决凡以世間一般的險詐的心理，來推測母親的罪過，比擾亂公衆治安的罪過還大。因爲後者是在人的面前犯罪，前者是在上帝面前犯罪。要不怕她老人家一時不知個中原委嚇着，我便要跪在她的面前，請她自由處置，以減輕我在上帝面前的罪惡。

第二天香谷見不致有意外變故發生，便走了，第三天的晚上我們母女兄妹們坐在一處談心，各人都細細敘述六年的離情別緒，方知她老人家所以急於星火的要見我，甚至於對我生氣失望的並不是爲的那婚事。她最不滿意於我的是我這一年來不常給家中寫信，也不向家中要錢。因爲她以爲這是能自立了，要和家中斷絕關係的證據。她最沈痛的話是，「這一年來你也再不向家中要錢了，也不知你在外面是怎樣的過活，我爲此常常傷心。五年多的操勞，我都不感着辛苦，就這半年多的憂傷使我老成這個樣兒。我想我這次到省了，路也近了，

無論怎樣我總把你找回來問問你爲什麼對我這樣。就是我不好，我對不起你，我們娘兒們也到一塊兒大吵一陣，義斷恩絕的走了，也是痛快的……』此刻我的心深深的感覺隔膜的可怕了。我又將我要同那家辭除婚約的理由極委婉的向她說了，她也不曾大生氣。在我說得輕的時候，她便用勸戒的口氣說些什樣人當樂天知命的話。我說到沈痛處，我哭了，她便默默無言的陪我哭。她只說了這樣的幾句話：『你們要代我想，我要是這樣做了，怎有臉再見你們的伯叔們。……但是我雖想得到而沒有勇氣去做。把你強送去……我心中不忍看你受委屈。……你們若以你們主意爲是，你們便照你們所認爲是的做去，我這個老人任她難受去吧！……。』她拉着我的手，攬我在懷裏，這樣說，說完了，便又沈默了，時而仰頭，時而搖頭，時而長嘆。一更二更打過了，哥哥們都散去了，小姪們更是睡得正濃的，四鄰的人聲也都消沈，她還是拉着我的手，坐着，搜尋來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

一天晚上，一個月瘦如眉，星光歷亂的晚上，我們一家都在院裏喫晚飯，飯後我的嫂嫂和我的表妹不曾離開原來的坐位，便閒談起來了。她們的聲音非常的細微，已經走開的我們聽不清說的什麼，只有時聽見一陣陣笑聲。走到園子裏了，我母親靠着西屋的牆站着，我的哥哥和小姪們前後左右把她圍了起來。小姪們是跟祖母慣的，都牽衣拉袖的鬧着，請她講牛郎織女的故事。正在說的時候，他們都恭敬的聽着。故事說完了，他們的小而且黑的眼仁裏，便充滿了驚異的光彩，似乎在揣摩牛郎放牛織女洗浴以及他們倆相愛的情況。故事聽完後，阿兄又教他們唱淺而有趣的歌，作簡單的舞蹈。雖然他們作得不很合節奏，然而清脆的歌聲。肥短而甚活潑的手足的舞蹈，天眞爛熳的神氣，已經越過了人間一切的藝術了。阿母看了大笑，我們也很高興。天上的小星兒也似乎得了愛的喜悅，在那裏閃閃爍爍的。我們在母親面前是孩子，小姪們在我們的面前又是孩子，家人的愛——尤其是母親的愛——把這三代人緊緊的連在一起了。假如我是個大詩人，宇宙間一切的美麗偉大我不歌頌，我只歌頌融在愛的光中的和樂家庭。

我又要離家北上了：這天因爲哥哥和嫂嫂們都有事，只送我到了門口，送我到車站的，只有我母親同個女僕，帶三個小孩。可憐爲了這樣沒出息的女兒她老人家整整在人聲喧囂，污穢不堪的車站裏，站了兩個鐘頭。當我們在站着候車的時候，一個賣糖果的過來了，她便買了幾塊分給我同小姪們。在這糖的甜蜜的滋味中，我又領略了母親的愛，原來在母親的眼中無論怎樣大的人，都是極小的小孩子呵。火車到了，和我同行的幾位來招呼了，她便向他們說：『勞先生們的神，沿路照應照應。』向我說：『同先生們走罷，我也回去了。』就頭也不回的顫巍巍的同女僕帶着小孩們離站了，我在車窗中張望了好幾次，都不曾看見她的影子，只見別人揮巾祝他們的朋友平安……。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作，載卷施。）

到家的晚上

蹇先艾

夜色沉沉了，一天的疲乏都擁集起來，他不能不昏昏睡去。走到柳莊前，他才甦醒了片刻，坐正了問一問這已經到了什麽地方。而他彷彿感到起了一種在渺茫中摸索久久不得歸宿的悲哀。他於是打開轎簾向外面望了一望，天是陰陰地，模糊的星光今晚也不見了，風正吹得凄厲，一片片的落葉從山頂上亂樹林裏飛墜，人在深山危巖上的小路中潛行，緩緩的轎夫們一兩聲喘息，繼續着山坡下的上山的吆喝聲又突然掩來。……

『離T城還有三十里了！』

『這一下山便是康莊大路嗎？』

『自然。我們還得趕着走，這天已經是黑下來了。——喂，前面的挑子你們要留神，緊跟着走，不要離開。』

『後面的護送的兵隊也到了。』

轎夫們的閒談終止以後，後面的喇叭聲和步履聲同時並作。隱隱的灰色的衣帽的軍隊唱起兵歌，開向前面來了，轎子的速度一增加，他們又慢慢好像後退，而歌聲號聲步履聲繚嚓嘵在他的耳際。

過福橋的時候，凄涼極了，寥寥的幾家房舍，江邊蘆葦叢中漁火閃閃，也沒有過往的船隻，遠在橋南的幽谷裏，依稀聽見咿呀咿呀竹篙撥水的聲浪的震盪，粗壯的挑夫，屏息的走過長橋，橋上的凜凜的河風，拂在他們的臉上，他們似乎感到一點涼意，兩肩一聳。蜿蜒的田徑上，旅路者的點點紅燈，照耀着這黑闇的長途。

一程一程的趕呵，走近陂陀的城牆了，還沒有生趣的城樓，依然兀立着，只增加了幾分灰色與蒼然，城根的兩株高大濃蔭的梧桐，兒時的舊游地，在燈光下，雖然看得不很清晰，終覺得比以前長得豐美。燈影熒熒的市街，（當他們一行人進了鳳翔門）舖子大半已關門了，只有幾家草鞋舖和釘子舖還掛着半明不滅的破油燈，夥計們都坐在門檻上乘涼，很輕蔑的看了他們幾眼。忽然幾個乞兒從牆角陰翳處，撲奔向他們，因爲他們走得太快的緣故，終於沒有追上。他在這一瞟眼裏，看見轎牕外偶然一個佝僂龍鍾的老丐走過，從他那灰垢滿臉，髮鬢散亂。形容的憔枯中看去。簡直就是他十年前的大房教書的朝賓叔，他軟弱的不忍之心，凄然的一動。目前的鳳翔門大街的荒漠之狀，乘他模糊時，都輕輕的一閃便過去了。

經過一帶煙館的長街短巷，一步一步靠近了他家的門。北門這一路靜悄悄的沒有燈火，二三個幢幢的人影往來，有時幾聲無聊的犬吠，來驚破這沉寂的空氣。轎夫們的步武忽而弛慢起來。

『唉！不是十年前的光景了，不是十年前的光景了！「桑田滄海」，這變動眞不小呵！』他從轎中哀婉的發出一聲低歎。

姚家巷的巍峨矗立的牌樓一觸他的眼簾，他心裏便一陣難過，似一顆尖銳的鋼針，緊緊的扎在他心之深處，這悽傷決非平常，淚珠連續着一粒兩粒的迸出了眼眶，流於他的兩頰。他想起十年前與老父離別時，鬚眉皓白的老人。柱着杖顫巍巍的送他出門，母親苦笑着握他的手，總是捨不得放開，說了幾次『路上小心，早些歸來。』這飄渺的影象。一混又是十年後了，如今雖已安然南歸，但他們將從何找起呢？

『母親的墳前的荒草一定長得青青了。憑弔遺跡吧！唉！我偏偏要歸來，歸來做什麼呢？』

走到綠茵蔓舖的他家的門前，已經改了舊觀，不是榜額「菟裘」的洋門了，若非門外的一株老松，他幾乎要疑爲決非十年前的故址。門外陰慘慘的掛了一盞煤油燈，被風吹得飄飄蕩蕩決要熄滅了。長髯垂拂的一個老者，深深的彎着腰而長長的兩隻大袖掃在地上，皺紋的滿臉堆起微笑了，斜坐在門檻上注視了他們半天。昏花

的老眼看得分外出神。

『唉！天老爺呀，蓀少爺你都會回來了！』當他下了轎的時候，老者歪歪倒倒的走下台階來，扶他進門，喘喘的說了這一聲，便不住的低頭咳吐。

他從燈光下認識了這是十年前的筋強力壯的舊僕王忠，幸喜他還健在，他便告訴他今天所以到家太晚的緣故，是昨夜在新站遇了一場大雨。他好像耳朵已經聾了，他一連如此重複的說了三次，他竟沒有聽見一句。只擦拭着枯澀無淚的老眼，有說不出的前塵後影之感。沈遲的步履，伴着他緩緩的踏上台階，口邊喃喃的說了一句「蓀少爺沿路都好」，便寂默無聲了，

他一步高一步低的走進他們的庭園，生疎如在一座荒島上旅行，虛怯的心難於鎮定下去。一切他都感到異樣——走出園門，他才看見東邊一帶磚牆都倒塌了，變成了一帶好像竹籬圍繞。脚下踏到的都是蓬蒿……他不曾想到園內已經這般荒涼。記起在家時母親培植菜畦的慇懃，晨的陽光，映照在金黃色的菜花上，多麼鮮明。一望綠油油的，……夜來月光下桂花和茶花都放散出無限的香氣，母親早上傍晚都在園裏看園丁灌溉，這才幾年光景呢。……

他坐在一間滿壁塵封，四處空空的房內了，地下亂堆著書箱行李之類。小小的一個手提燈擺在桌上，提燈之後堆了幾個網籃。他露出失望的顏色，因疲倦而兩手扶着頭靠桌子坐着，悶悶的望着他對面的老僕人。他（王忠）的眼睛疲倦得垂下來，有時又迷迷糊糊的睜開，他正在竭力的來維持不要疲倦。最令歸來的人深以爲不快的，就是看見紅潤肥胖的舊僕，瘦得很可憐，下頦尖削，凸起很高的顴骨，這俄頃間，他已經又咳吐了幾回了。

在這寂然無語的幾分鐘以後，他不耐淒寞便發了一句問：『萬想不到我走後這幾年，家裏的光景都大變了！我走後的情形怎麼樣？何以鬧到這樣的荒涼呢？』

『這其間經過的事實，你在我家的年代也不少了，你能從頭至尾告訴我嗎？』他繼續說，聲音很淒澀。

他（王忠）這話似乎瞭然入耳了，兩肩不住的顫動，心裏顯然悒悒不歡，記憶在他腦中起了一會強烈的運動，才開始回答。

『少爺你到北京去的第二年，老爺和五老爺們便分了家了，』咳嗽打斷了他的話又終於連續，『五老爺搬到四川去了，我們老爺因爲分家嘔氣，精神很不好，二房的少爺們又不成材……太太這幾年來又時常——，……三姑小姐是害癆病死的，大少爺已經將大少奶奶接到梓城去住，聽說他在那里已經買了地 。打算在那里落業了，……。

他沒有頭緒，粗枝大葉唉聲歎氣的說。

『老爺太太的墳，還是在黃山堡嗎？有沒有佃客在那裏看守？年年都是誰去上墳呢？』

『唉！近來鄉下很不清淨。秋收的時候也沒有人下鄉去收穀子，那里還有人上墳呵！我是三年多沒有到黃山堡去了。』

『在T城我們家還有誰？』

『恐怕要算在街上耍飯的朝賓十五老爺吧，我好像有半年沒有看見他老人家呢！我們的上院的房子租出去了，我倒沒有改變什麼，老是老上來了，還和十年前一樣的當看門。』王忠提起他那痙攣的手理理鬍鬚，露出無限的感慨，『什麼我都看得淡啦，記得年青的時候什麼地方都跑過，就說打苗子罷，我也跟着老爺槍林彈雨中去過來！現在活了也整整五十二年，少爺，我還有什麼想頭，我這個單身漢？

『太太死的時候，我曾侍候在旁邊；他說什麼都放得下心，一件他最不高興的事情，就是沒有看見少爺錦衣歸來。唉！太太出葬的那天，比老爺還風光呢，紅紅白白，兒孫滿堂，親戚朋友都齊備了。俊爺從桐縣連夜連晚的趕來。……孫小姐哭得比誰都傷心，倒不枉了太太生前那樣愛他。……』

王忠又笑了一笑說道：『少爺，你一定發了大財回來呢，也是安家的時候了，人家小姐整整等了你十年！』

他默聽着，只是揩淚，半句話也說不出了。

王忠點起一枝熊熊的蠟燭，抽蓄着筋肉走出房門。『少爺你一天疲乏了，請早些安寢罷。』隱隱門外傳來的微語。

他糢糢糊糊地聽見壁上的鐘亂敲，無心去計算是幾點，外面的桐葉蕭蕭亂鳴，風呼呼吹動牕紙。他細細咀嚼老王的談話，想到自己此後生世的飄零，便倒在椅上，悲聲大作。

（一九二四年十月作，載晨報副刊。）

水葬

蹇先艾

「爾媽，老子算是背了時！偸人沒有偸倒，偏偏被你們扭住啦！眞把老子氣死！……」

這是一種嘶啞粗躁的嗓音，在沉悶的空氣之中震盪，從駱毛的喉頭裏迸出來的。他的搖動軀體支撐着一張和成天在煤窰爬進爬出的苦工一樣的臉孔；瘦筋筋的一身都沒有肉，只剩下幾根骨頭架子披着皮；頭上的髮雖然很亂，却纏着青布的套頭；套頭之下那一對黃色的眼睛膨着直瞪。最引得起人注意的，便是他左頰上一塊紫青的印跡，上面還長了一大叢長毛。他敞開貼身的油漬染透的汗衣，挺露胸膛，他臉上的樣子時時的變動，鼻子裏偶然哼哼幾聲。看他的年紀約有三十歲的光景，他的兩手背剪着，脚下蹬的是一雙爛草鞋，塗滿了濫泥。旁邊有四五個濃眉粗眼的大漢，面部飛舞着得意的顏色，緊緊的寸步不離的將他把持住，匆匆的沿着松林走。彷彿稍一不留心，就要被他逃逸了去似的。這一行人是在奔小沙河。

他們送着駱毛去水葬，因爲他在村中不守本分做了賊。文明的桐村向來就沒有什麼村長……等等名目，犯罪的人用不着裁判，私下都可以處置。而這種對於小偸處以「水葬」的死刑，在村中差不多是「古已有之」了的。

行列並不如此的單簡：前後左右還絡繹的拖着一大羣男女，各式各樣的人們都有，紅紅綠綠的服色，高高低低的身材，老老少少的形態……這些也不盡都是村中的閒人，不過他們共同的目的都是爲看熱鬧而來的罷了。尤其是小孩子們，薄片小嘴唇笑都笑得合不攏來，兩隻手比着種種滑稽的姿勢，好像覺得比看四川來的「西洋鏡」還有趣的樣子：拖住鞋子梯梯搭搭的跑，鞋帶有時還被人家踩住了，立刻就有跌倒的危險，小朋友

們尖起嗓子破口便罵，汗水在他們的頭上像雨珠一般的滴下來。

婦人們，媳婦攙着婆婆，奶奶牽着小孫女，姑娘背着奶娃……有的抿着嘴直笑，有的縐着眉表示哀憐，有的冷起臉，口也不開，頂多滋一滋牙，老太婆們却呢呢喃喃的念起佛來了。她們中間有幾位拐着小脚飛也似的緊跟着走，有時還超過大隊的前面去了；然後她們又斯斯文文低悄悄的慢搖着八字步，顯然和大家是不即不離的。被好奇心充滿了的羣衆，此時顧不得汗的味道，在這肉陣中前前後後的擠進擠出。你擂着我的肩膀，我踩踏了你的脚跟，……便一分鐘一秒鐘也沒有寧靜過。一下又密密的挨攏來，一下又疏疏的像滿天的星點似的散開了。這正像蜜蜂嚶嚶得開不了交的時候，忽然一片更大的嘈雜的聲浪從人海中湧起來，這聲音的粗細緩急是完全不一致的：

『呀！你們快看快看，那強盜又開口了！』

「了」字的餘音還在嫋嫋不斷，後面較遠的閒雜人等跟着就像海潮一樣拚命的擂擊過來，前排矮小力弱的婦女和小孩却漸漸向後引退。但駱毛（便是他們呼喊爲強盜的）的語聲這時嘶啞的程度減輕而驀地高朗了許多，顫顫的像破鑼般的在響成一片：

『喋！瞧你們祖宗的熱鬧！老子把你們的婆孃偷走了嗎？叫老子喫水？你們也有喫火的一天！燒死你們這一羣狗雜種！』

駱毛口裏不乾淨的咕嚕罵着：姑娘奶奶們多半紅了臉，把耳朵掩起來；老太婆一類的人却裝做耳聾，假裝問旁邊的人他說的是什麼；村中的教書先生是完全聽進去而且了解了，他於是撇着嘴覺得不值一錢的喊道，『喪德呀，喪德！』駱毛自己的兩耳只轟轟的在響，這時什麼聲音都是摻不入的，他只是一味大步的走出村去。搖搖擺擺的走，幾位漢子幾乎要跟不上了。看看已經快離開了這個村落。後方的人羣「跑百碼」般的起來，一路還扭嘴使眼嘻嘻的嘲笑。駱毛大概耳鳴得輕了一點，彷彿聽見一長串刺耳的笑聲，他更是一肚子的不高興，

用力的將頭扭回來，伸長着脖子狂叫道：

『跟着你們的祖先走那兒去？你們難道也不要命嗎？……老子背時的日子，你們得色啦！叫你們這一羣龜子也都不得好死，看你們還笑不笑！』

但是當他的頭剛好轉過，枯瘦的脖子正要像鷺鷥似的伸長去望時，才一瞥，就被那長辮子的力大的村農強制的扭回去。他氣憤憤的站住不走了，靠着路旁一顆大柏樹。

『走！孫子！』長辮子噹的給了他背脊骨上一拳。

『哎喲！你們兒子打老子嗎？』他負痛的叫了一聲，兩條腿又只得向前挪移，『那不行！爾媽民國不講理了是不是？……』他幾乎要哭出來。

這時離開村莊已有半里的光景。這是一個陰天，天上飛馳着銀灰的雲浪。蕭蕭的風將樹吹動，發出悅耳的一片清響。遠處近處都蔓延着古柏蒼松。路是崎嶇不平的山路，有時也經過田塍或者淺淺的山丘。大家彎彎曲曲的走，似乎有點疲乏。在一座墳台之下略略休息。這一個好機會，羣衆都圍攏來。瀟颯的松枝掩蓋在頭頂，死寂的天空也投下幾絲陽光來，透過了綠葉，駱毛傍着那一塊字跡模糊的殘碑坐下了。

『爾媽。老子今年三十一！』他換了一口氣 ，提高嗓音的又開始說，『再過幾十年 ，又不是一條好漢嗎……？』

『駱大哥！啊啊，說錯啦！乾老爺子！你老人家死咧的話，我兒子過年過節總幫你老人家多燒幾包袱紙。你就放心去罷，有什麼身後開不了交的事情，都留下讓我兒子幫你辦。乾奶奶——哎呀！啥子乾奶奶，簡直就是我那嫡親奶奶呀——我養他老人家一輩子還不行嗎？……』

小耗子王七跺着脚走過墳前，用手搓着眼睛，把眼睛圈都搓得快紅了，向駱毛請了一個大安，親熱的說了上面的那一大段話。小耗子在今年跟駱毛交過手，敗仗下來，就拜了老駱做乾爹，是個著名的小滑頭兒！

『七老弟，我就再不要乾老爺子濕老爺子的啦！』老駱冷笑了一聲說，『好漢作事好漢當，也用不上牽累旁人！我的媽呢——』

老駱心裏忽然難過了起來，他也不再說下去，站起身來就往前走。人羣又被他拖着像一根長繩，迴環在山道上了。

登程以後的途中，老駱幾乎絕無聲響，除了習慣成自然的幾聲哼哼之外，不啻頓然變成啞吧。這些隨從的人們都加倍的疑惑起來了。而幾條大漢却很高興，他們以為這樣可以使大家安寧一點；進一步，也可以少傷點風化，因為老駱的話，沒有一句不是村野難聽的。所以就是老駱走得慢了，他們也不十分催逼他。

駱毛只是緩緩的走，含着一臉的苦笑，剛才王七那幾句話引起他無限的感觸：他心裏暗暗悲酸着，想到他的母親，便覺心裏發軟。那熱狂的不怕死的心登時也就冷了一半。他的堅強的意志漸漸軟化下去。

因為他精神上的毀傷，使他口都不願意再開了。他心裏完全是猶豫和躊躇了——

『我死後，我的媽那麼辦呢？……我的媽啊，你在那兒？你可曉得你的兒子死在眼前了嗎？你如果在家緊等我不回來，你不知道焦心成那個樣子！唉！唉！……』

老駱雖然是個粗人，可是想到死後老母無人養活，他也覺到死的可怕。直至他們捉住他的兩臂，要往水下投他的時候，他狠心把眼一閉，他老母的慈容猶彷彿在目前一樣。

天依舊恢復了沉寥的鉛色，桐村裏顯得意外的冷冷落落。那黃金色的稻田被風吹着，起了輕掀的很自然的波動。眞是無邊的靜謐，約略可以聽見鵓鴣的低唱，從掩映着關帝廟那一派清幽的竹林中傳來。遠的山峯削壁的峙立着，遙遙與天海相接。闔村都暫時掩沒在淒清與寥寞的空氣之中了。

村後遠遠的有一間草房，圯毀的竚立坡上，在風聲中預備着坍塌。木柵門拉開後，一個老婦人拄着拐杖走

出來。她的眼睛幾乎要合成一條縫了，口裏微微喘氣，一手牢牢的把住門邊；摩挲着老眼目不轉睛的凝望，好似在期待着什麽。看她站立在那裏的樣子，顯然身體非常衰弱；臉上堆滿了縐紋，露出很高的顴骨；瘦削的耳朵上還垂着一對汚銅的耳環，背有點駝，荒草般的頭髮，黑白參差的紛披在前額。他穿着一件補丁很多的夾衣，從袖子裏伸出來的那隻手，顏色靑灰，骨頭血管都露在外面。

她穩定的倚傍着門柱，連動也不動一下，嘴唇却不住的輕顫。最後她將拐杖靠在一邊，索與在門限上坐下來了。深深的蹙着額發愁道：

『毛兒爲甚麽出去一天一夜還不回來？』說着又抬起頭來望了一望。

東隣招兒的媳婦，掠着髮帶笑的扭過來。她是一個村中少見的大脚婆娘，胖胖的臉兒，粗黑的眉毛，高高的挽起一雙袖子。大概是剛從地裏回來。她正要同這個老婦說話的時候，只見她的十歲的孩子阿哥沿着田邊喘吁吁地跑過來，口裏喊道：『媽，眞嚇死人的！我再也不敢到河邊上去了。』

『甚麽事，這樣大驚小怪的？』招兒媳婦向她的兒子說。

『他們剛才把一個人擲到河裏去了。』

『因爲什麽事？』

『偸東西教人捉到了。』

『是誰？』

阿哥把嘴向那個老婦一扭，說道：『是她的……』

招兒的媳婦急忙把兒子的嘴用手摀住，不讓他說出來。

其實那個老婦本是耳聾的，這回又因爲等兒子着急，越發聽不到他們講的是什麽話。只見他們的嘴動。她因問道，『你們講什麽話，這樣熱鬧的？阿哥，你見過毛兒沒有？』

阿哥不敢答，只仰了面望他娘，他娘替他高聲答道：『沒有看見。』

那個老婦把耳朵扭向招兒媳婦道！「你可是說沒有看見？」

招兒媳婦點點頭。那個老婦嘆了一口氣，口裏咕嚕道：『他從來沒有到這個時候不回家的。那裏去了！』說着又抬起頭來向遠處望一望。望了半天，又嘆了一口氣，把頭倚在門框上。招兒的媳婦拉着她的兒子慢慢地躲開了。

直至招兒家裏吃了晚飯，窗外吹來的風，入夜漸涼起來。外面冷清清的只有點點的星光在黝黑天空中閃鑠，招兒的媳婦偷偷的跑到那個老婦的門前看一看，只見她還坐在那裏，口裏微弱聽不清楚的聲音彷彿是說，『毛兒，怎麽你還不回來？』

（一九二六年，載朝霧。）

戎馬聲中

裴文中

「今天火車還通不通？」，我與K兄到L兄家中時，L夫人抱着她三歲的小姑娘，倚在門旁，開口就這樣地問我倆。K兄沒等她說完，立刻答道：「火車不通了！」，說時緊蹙了蹙眼眉，連搖了搖頭，表示十分決定的樣子。我在一旁，怕L夫人聽了這個消息，觸傷了她底心，趕快向K兄丟了個眼色，又假作鎮定，慢慢地向L夫人說：「火車通是可以通的，不過不一定天天有就是了。」L夫人聽了這話，看了看我，又看了看K兄，然後着急地向我倆說：「你看，你們倆說話就不一樣了，怎的他說車不通，你說車還通，究竟通不通呢？」我急忙彌縫着說：「昨天從山海關來的車沒有到，K兄就說車不通了，說不定今天明天也許可以來到，那裏會不通車！」K兄也附和着說：「昨天車沒有到，以後還是照常通車。」L夫人聽罷，微微的一笑，似乎還不能確信我倆所說的話似地。L夫人低頭不語，我與K兄也相視默然，全屋中暫歸靜寂，祇聞得壁上的時鐘不斷地滴答滴答地響。不久，L夫人的面上忽然現出很憂戚的精神，抬起頭來，搖了搖懷中的小姑娘，又向我們說：「既然今天可以通車，那末你L大哥該來了罷！」，說話的聲音沈慘而微顫，同時眼圈也紅了；說完就抱着她底小姑娘，揭開簾門，一步踱出屋外。K兄悄悄的向我說：「L嫂心裏又難過了！」我忿恨地答道：「你還說呢，不是全怪你告訴她火車不通麼？」K兄臉兒一紅，也沒有回答，屋中又暫歸靜寂，除了時鐘滴答的響聲外，還可聽見L夫人在屋外踱來踱去的足音。

此時我底心中也十分驚疑莫定，不知L兄這時還是在家中，還是在途中，更不知遇到了什麼危險沒有，祇

恨L兄不早早回京，致使我們如此的懸念。

沈思了會兒，我這纔向屋外的L夫人安慰着說道：「L嫂，我看我們L大哥今天未必就可以來，一則從山海關來的火車未必能到，卽使到了他也不一定準乘這趟車來。其實家裏與這裏全是一樣，我們不必担心。」L夫人好似沒有聽見我說的是什麽似地，從外邊走進屋中，向我與K兄說：「你就恨你L大哥，早不回家，晚不回家，偏偏這個時候回去，回去作什麽？好，回去就回去，也要早早回來，必得等到現在想回來，也不能回來的好！」她懷中的小姑娘，祇兩眼望着她正在掀動的唇，目不轉睛，小手舉起而動，露出驚異懼怕的樣子。我等她說完，又安慰着說：「L嫂恐不必着急，我想我們L大哥沒有來，一定家裏還有未了的事，完了事必來，不必聽外人風言風語，什麽這兒那兒打戰咧，全靠不住！」

「其實我並不着什麽急，祇是老太太時時刻刻念道，孩子們也常常問：『爸爸什麽時候回來！』把我鬧得也沒主意了。」L夫人用左手握住她底小姑娘底手，在唇邊吻了吻，然後一壁拍着小姑娘的背，一壁這樣地回答。

「着急也是無用！」K兄在一旁插口的說。

「外邊風聲很緊急，」我又繼續K兄說，「他們戰是一定要戰，不過我看直軍好幾十萬兵，一定可以把奉軍趕到瀋陽，我們那裏一點遭害也受不着，L大哥在家裏與在北京還不是一樣麽？何況現在還沒有打起，我們何必放心不下？」

「打戰更沒有什麽可怕的，上次他們直奉打戰，那時我們在家中，不過到山裏躲一躲就是了！我所怕的……我就怕你們L大哥被大兵抓了去，到前線抬子彈去。」

我沒等L夫人說完，搶着說：「那個是絕沒有的，我們L大哥身子那樣弱，大兵們見了他，看他也不能抬子彈，抓他幹什麽？」L夫人接着很悲憤地說：「正因他身子那樣弱，受不了苦，若是被大兵抓了去，那可眞

經不起他們打罵和驅使！」K兄在一旁急了，立起身子，高聲的向L夫人說：「那個事萬不能有！他們在北京左近拉夫，已經拉得夠用了，到咱們那裏還拉他作什麼？」我等K兄說完，又把這話鄭重重復說了一遍，為的使她信服，末後又說了些不需担心的話。L夫人不加可否，沈吟了許久，然後向我們說：「你們專會說使人寬心的話，要真抓了去，那可……」未曾說完，又抱着大姑娘走了出去；恍惚之間，看她底眼圈又像紅了一紅。我底心中也不覺一陣辛酸，幾乎掉下眼淚。

在屋中我與K兄也是相對無語，各自愁思，也沒有好的方法，使我們放下這個驚疑的心。後來K兄想起到火車站上去看看，或許L兄也就可以到來。我也贊成，以為我們底能力也就止於此了。又與L夫人商量妥協後，就去稟知L老太太。

見了L老太太，她與我和K兄絮叨叨地談個不住，無非是嘆息與祝告罷了。趕到我們說出想到車站上去接L兄的話，L老太太面上立刻現出笑容，向我們說：「那敢則可好！我總想到車站上接你L大哥去，你L大嫂說我老了，不中用，不肯讓我去。你們去可真好了，比我去還放心，你L大哥今天準來！」

我與K兄還未及回答，L夫人在一旁插口向我倆道：「你們是不知道：老太太無時無刻不想到車站上去接他，還想坐火車到家裏把他找來，老太太這樣年紀那裏能夠去的了。」L夫人說到這裏，忽又沈吟了一會，又用手拍着她懷中的小姑娘，眼望着L老太太說：「要不是有這個孩子累着，我不知到火車上跑了多少趟，說不定這時候早已坐着火車去找他去了！」

我覺着到火車站上去接L兄，本是一個無可如何，極蠢笨的方法，L兄能夠由家到北京車站，自然能夠由車站來到他底寓所，接與不接有什麼關係？至於乘車回家去找L兄，更加一層蠢笨了！L兄所以不能來，合在

火車不能通過來的原故，他心中的記掛家裏的老幼也是如此，恐怕比我們還要急燥！他來不得，我們如何能夠去得了？又如何我們去了他就能與我們一同來的了？我心中不住的輾轉籌思，總覺她們這樣的急燥很可笑，但又不好直接與她們理論，祇好答道：「老太太與L大嫂不必發急，L大哥一定一兩日內可以到，你們把家裏事情料理好了，外邊的事情有我與K兄全可承當！」

K兄在旁笑着向L老太太說：「您到車站上，到家裏全去不了，今天我們到車站去一去，若L大哥再不來，我們到家裏去找他，還用老太太操心麼？」

「我們底家裏也都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我們也該到家裏去看看，等L大哥一兩天不來，我們一定回去，先到家中看看怎樣，再去找他，我們就一齊回來，豈不好麼，何必老太太親身去？」我又這樣地說。

L老太太憂愁的面上也露出點笑容，千恩萬謝的將這事囑咐我們；L夫人也向我們說：「虧得二位叔叔替我們這樣張羅，等他回來，請你們在我們這裏吃飯。」

我與K兄都笑了，齊齊答應了一聲：「好！」L夫人也笑了，L老太太也望着我們老眼迷迷地笑，她們的小姑娘也莫名其妙地，見我們笑而笑了。

我倆就如此地由L兄家中辭出。

二

近來幾位關心朋友見了我，總要問我一句話：「他們打戰，你們家中怎樣？」我聽了他們的問，很想把我們鄉中和家中的眞情，一一告訴他們，可惜許久未曾接到家中來信報告，那裏能夠知道呢？在這悶葫蘆似的北京城圈中，我們從報紙上得來的消息，本來多半是新聞記者用來騙人的，我實在不願意再從我口中吐出，又來欺騙朋友。何況朋友也已多半受了他們——新聞記者——的騙，我何忍——又何必再來騙朋友們一次呢？因爲

我心中常是這樣的想，對於朋友們的答復，我自己覺着就不能滿意，但我又不能避免這個不滿意，眞能瞭解我和眞的關心我的朋友們必能充分的原諒我。我回答朋友們，差不多總是說：「他們打他們的戰，與我沒有關係，」有時詞句間也稍微有點變更，我却相信大意總不出如此的。

日間功課的迫我，從講室到實驗室，從實驗室再回到講室，一刻的暇時也沒有。他們在我們那裏怎樣用無情的鎗和砲互相殘殺，我腦中也實在沒有工夫去想，有時電閃般的思潮也可想起，但我不久即驅逐牠們出境，不使留在我腦中打攪。晚上課畢歸寓，必要看着日間的報紙，報上無日不載使我驚心動魄的消息，我看了之後，常常覺着：積屍遍野與流血成河的兇慘戰地就如在眼前；也常常覺着：我們鄉中的父兄們扶老携幼的為避砲火而流離轉徙的哭號聲，就如震動耳鼓。其實我何曾經過這樣事呢？不過腦海中虛構的幻想罷了！但我這樣稚弱的人，常因此自知為幻想的幻想而憂懼而驚疑，致使我坐臥不安，茶飯懶餐，日間的功課也整理不完而放下。

有一天晚上，窗外的狂風怒吼，經霜後的殘葉片片下落，我獨坐屋中，隨手翻閱日間的報紙。滿幅上載得是東北戰事的新聞，我底心房不覺怦怦地跳動，積滿案上應當讀的書和應當整理的筆記都無心去作，祇是在燈影幢幢中圍繞室內的火爐來往盤旋。平素我恨新聞記者在報紙上不能報告我們確實的新聞，但現在我却暗中希望這許多新聞都是不確實的，如此纔能保住我們鄉中安然無事，可是事實那裏會如人底希望！我正這樣驚疑無定地胡亂想家鄉的近況，忽然看電話的窗外喊道：「裴先生電話。」經他在窗外這樣地一叫，立刻打斷我腦中的冥想，倉卒之間，祇答應了聲：「阿」。趕到我開門走到外間時，把我方才所想的事情早已忘掉了，回思了幾次也未想起。

我無精打彩地走到電話室，拿起耳機。問道：

「喂！您是誰呀？」

「我是連誥。您是三叔麼？」

我聽了耳機傳到這兩句簡單的答詞，我知道這人是我族中一個姪子，在京學生意的連誥，霎時的思潮又想到他父親——M大哥。M大哥已經有六十多歲了，面上有許多縐紋，頭髮已經蒼白，身軀很矮，臉兒團圓，在家中一刻也不肯偸閒，起早睡晚，一天一天地忙個不了，他有一個特別標幟，——沒有鼻子——圍我們村子左近的人沒有不認識他的。當我小的時候，我記得最怕見了他，看他鼻子那裏祇有兩個孔洞，而且很平的肉上都呈現紫紅的顏色，因爲希奇而不覺懼怕。每次見着他，我必要躱避，其實他的確是一個和藹可親，勤懇樸素的鄉老。現在想起兒時的懼怕，實在是太不應該了！太可笑了！

我一壁想，一壁同他講話，他起初講的幾句話，我也沒有聽得淸楚，後來聽他說道：

「三叔！您知道近年來打戰的消息麼？」

他這句話忽然把我提醒，想起方才未接電話之前，我是正在愁思這個事情，我順口答應道：

「喂！喂！看報上說，他們一定要打的，但是——喂！但是我想我們那裏不要緊罷。」

「不要緊嗎？我聽說咱們那裏了不得了！」

「怎麼？怎麼了不得？你聽了什麼消息？」

「我聽一個新從家裏來的鄉親說：咱們那裏可不得了，上邊要車，要人，要糧，要草，還要按地畝攤戰費，總共算起來，每畝地已經攤了一塊半錢了。三叔！您說，這還了得麼？……那裏就算完了，現時他們還未打起戰來，打起戰來，他們要的不要更多麼？豈祇塊半錢？倘若直軍打敗了，偺們那裏恐怕要一掃而光了！……」

我聽連誥在電話中斷續的說，差不多已像失去了知覺，好如木偶似的呆聽，也好如留聲機似的「是！是！」

地答應，趕到他說出了「敗」字，驀地使我大大吃了一驚。現在這樣軍情緊急的時候，警廳的密探佈滿了各地，我們焉能大膽的說這樣，恐怕被他們聽見，把我們捉了去，用什麼「治安警察法」，說我們造謠生事，雖不一定鎗斃，至少也要飽嘗那鐵窗暗室的風味。我這樣一想，身不由主的戰慄起來，急忙向連祜說：

「不要瞎說，那可真了不得！」

我們再說了幾句閑話，彼此也就把電話機掛上，我又囘到自己的屋中。

「每畝地已經攤了一塊半錢了」，連祜方才說的這句話，老是在我腦中盤旋，圍着火爐不知繞了多少圓圈，總想把牠逐出而不能成功，我覺着若真如此，我們那裏可「真了不得」！我們那裏每畝地得佃戶的租金最多也不過三塊錢，先去了一半；以後打起戰來，難道他們就不再要了麽？不用說直軍再打敗了，從山海關退下在我們那裏作戰和搶掠，就此計算，我們鄉中的人們就可以不必生活了！何況勝敗乃是兵家常事，我們又怎能夠知道直軍一定不敗呢？何況……

我左思右思，覺得非常可怕，欲待寄一封信到家中給父親和母親，請她們從我們那危險的地方逃出；但又覺得此時火車已不通，去信給她們未必能夠接到，即使接到，也未必能夠逃出，若見信而不能逃出，豈不更令她們驚惶急燥麽？——繼而又一想，姨家同外祖家得離海濱很近，距鐵路很遠，到了緊急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想法把母親接去躱避。至於父親所住的S.鎮則已離海濱很近，也不至有危險，我又何必去信呢？鄉中除了父親與母親以外，還有什麽使我担心？父親苦心經營數載，在L城開辦的工廠，上次民國十一年直奉打戰的時候，先住奉軍，後又住直軍，工廠中所堆積如山材料，和T九爺研究十幾年所造成的機械，都被他們弄了去，作了煑飯吃的燒柴，除了廠址的十數間破房子外什麽都沒有了！P鎮的小舖子，更不消提起了！上次十一年直奉打戰後，H掌櫃以爲前後供給奉直兩軍實在無力應付了，想立刻關閉，誰想駐紮P鎮的團長向他說：「敝軍駐紮在這裏，全仗着幾家舖戶供給我們。你要先關閉了，各舖戶難免不學你也一一如此，敝軍怎麽辦？政府不發

餉，我們實在沒法子想，還望你勉強維持下去！」H掌櫃經他這樣的一說，關閉的話再也不敢提起。到去年年底結賬，實在不能維持了，這個小舖子不得不關閉。此外我們家中還有三間破亂草房，和幾十畝的薄田，在這樣兵戈擾攘的時代，我早已不承認我底主權了！

——鄉中實在沒有什麼使我担心的了，隨他們去罷！我想到這裏，心中反不覺他們打戰可怕了。自從此次思想變換後，朋友們問我戰中我底家中情形時，我必要回答：

「他們打他們的戰，與我沒有關係。」

有一天，上午我接連上了四小時的功課，累得十分頭痛，趕緊吃了午飯，回到寓所，才要躺在牀上休息一會兒，忽然K兄從外面跑來，面目驚惶，形容慘喪，到了屋中還未立穩，就喘吁吁地向我說：

「怎麼好！」

我見了他底神情，聽了他底話，不覺嚇了一跳，不知K兄遇到了什麼不幸的事情，使他如此驚憂。我趕緊問道：

「什麼事？使您這樣着急！」

「你還作夢呢?!昨天山海關正式開火了！」

「報上說麼？他們開火就開火罷！我們有什麼法子？好在我們在北京住着，他們打他們的戰，與我們沒有關係！」

「這是你說的話麼？打戰與我們怎樣沒有關係？大軍全住在你們城裏，奉軍時時拋炸彈，知道炸死那一個？我們山海關更不得了，炸彈不用說，開了火，大砲彈也免不了下落，我們家中老小全未逃出，知道怎麼樣呵！你還說與我們無有關係？」K兄好似非常不滿意所說的話似地，帶着譏諷的口吻，用眼睛斜瞟着我，這樣的說。我知道他是錯怪了我，其實我心中並不是以為打戰與我們也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在表面上這樣說罷了！「

之時，不得不如此自解罷了。我遂向K兄說：

「K兄！我不是說與我們沒有關係！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您們家裏，與我們家裏都沒有逃出，這時還有什麽可說？」

K兄聽了我這話，打了一個咳聲，搖了搖頭，又低下頭去，祇是在一旁默而不語。我此時心中，已然想到父親和母親，不知她們現時怎麽樣？強自掙扎了半天，纔未墮下眼淚，我們沉默了，後來K兄擡起頭來，先嘆了一口氣的向我說：

「唉！你們家裏離戰場還遠，不要緊的。我們家裏可真不得了！離戰場不過七八里地的光景，那裏敢說不落上砲彈呢？」

「最好你們家裏的人們該早就逃出……」

「誰說不是逃出來的好！L兄從家裏來，他自己一個人還多少日子沒得逃出，我們家裏那們多的人——老的老，小的小，那裏容易？況且——」

K兄說到「況且——」，聲音已經顫微了，立刻眼圈發紅，也就不繼續再說了。我知道他心中有說不出的委曲，萬分的難過，遂安慰他道：

我看他們打不長遠，十幾天總可結束，家裏還許受不了多大苦，況且你們家裏還都住在山海關城內，一定沒有什麽危險。」

「那誰敢說定啊！」K兄凄然地說，忽而又停了一刻地說：

「此時我祇盼望他們早早打完，打完了家裏不要來一封素皮的信，仍然如平常一樣來封帶紅格的信皮的平安信就得了！」

K兄說罷，從眼角上忽然墮下兩滴眼淚，急忙掏出手帕蒙在眼上，又用兩手揉了一揉。片刻的感觸，忽然

也使我一陣心酸，方纔未落而將落，含在眼角的淚珠，已然不知不覺地落下，心中覺着傷感萬分！

過了有十幾分的工夫，我倆各都拭去眼淚，擡起頭來，四目相射的時候，見他已經眼圈很紅了，我想我自已底眼也必與他一樣，不覺又轉恨起我們的無用，祇會相對而泣。面上強作了作無笑而強笑的笑容，對着K兄說：

「我們這是何苦!?」

K兄還未回答，T兄又來到，也不過來談這打戰之消息罷了。對於他們打戰的勝敗，妄自加了許多不識時務的推斷，現在回想起來，實在好笑的很！

從報紙上記載戰地新聞的字裏行間，我們可以細心體會出來：直軍對於戰事是未十分勝利。我與K兄，T兄，L兄諸人成日相對談論這戰爭的事情，各人心中都有說不出的苦楚，常常相視無語，惟有長吁短歎。十幾天的工夫，好如被禁在暗室中；不見日光，不通空氣，迷迷胡胡地總算過去了——課不高興上，事不高興作，茶飯也不高興吃。

「九門口失守了」，「奉軍已經進逼秦皇島了」，……這樣不利於直軍的消息，在直軍勢力支配下的北京的報紙上全載了，我們知道直軍後退了，我們那裏要作戰場了，正是連結所說的，「要一掃而光了」！心中更加不安！

狂風陣陣地怒吼，窗前幾株殘柳也烏烏地哀鳴，我這顆不安靜的心，為日間報紙上的新聞引誘的更不安靜了！悲愁恐怖佔據了心頭；恨不能背插兩翅，飛到家鄉，看看父親和母親；也恨不能從天國引來和平之神，令那可惡兇殘的蟲子——兵士——們都俯首聽他的命令。晚間兩三點鐘的工夫，差不多全如此亂想地消磨過去，看看棹上堆積日間的功課，又覺不想去幹，祇在屋中圍繞火爐轉了無數的圓圈。時鐘已敲了十下，我就脫去大

衣，躺在床上想睡，以爲可以藉着睡鄉排去這許多的愁思，但是躺在床上以後，輾轉反側，睡神總不駕臨，弗能成寐，心中恨的不得了！

後來忽然覺着胡胡悠悠的走進我們家中那個三間的破亂草房。進了屋子，祇見母親倉倉惶惶地正在裹一個小的包袱，見我進來，向我說：「兒啦！大兵要到了，我們向你外祖家跑罷！」我聽了母親的吩咐，不知回答什麼，立刻從母親手中接過剛才裹好的小包，又扶着母親向屋外就走。走出了大門，只見路上已經黑呀呀的佈滿了逃難的人們——有的背袱，有的挑担，婦孺哭喊的聲音幾乎要震破了耳鼓，隱隱約約還可聽見隆隆的砲聲和拍拍的鎗聲，心中不住的砰砰狂跳。

我扶着母親走了一里多路，母親走不了了，坐在路旁。我忽然想起家中還有一輛破車，和一匹小馬，怎的不把牠套來，母親坐着？我想罷，遂向母親說：「幾乎把我嚇忘了；家中還有車，我們何不套來，坐着走呢？」

「車和馬早就被大兵抓了去了！我休息一會，我們還是慢慢地走罷！」母親這樣慘然的說完，又立起來，令我仍是扶着向前走。此時的鎗砲聲愈聽愈近，愈加緊急。母親走了不遠，又坐在路旁，向我說：

「兒啦！我實在走不動了！我這樣的老命死已不足惜了，好孩子，你快逃命去罷！省了大兵來了，……」

母親未曾說完，拉着我底手已經嗚咽起來了。我立刻也淚如雨下，抽搭搭向母親說：

「媽媽！我不願意離開您，……」

我抱住母親的頭，兩腿不知不覺地跪在她底面前。我大聲哭起，母親也大聲哭起！

——啊！原來是一個噩夢啊！我從夢中哭醒，淚水漫濕了耳枕，冰冷地觸着腮頰，又使我駭然一驚！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載晨報副刊。）

終條山的傳說

李健吾

王屋山與龍門山綿亙於山西南部，巍然靜臥，像幾隻貪睡的猛獅。黃河在山中滔滔而流，怒哮似的衝濺着沙石——如今，彷彿疲倦了，於是緩長的歎息着，順山勢折向東去。相傳：那安居水底的河伯於深夜寂悄的時候，踞坐岸石，嘯唏達旦，以洩吐久困峯間與不見陽光的積鬱；他的銀鬚輕拂地面，陷爲裂罅，便噴出丈高似的水泉。同時，覓食的虎狠聳起耳朵，倒曳垂尾，逃入巖穴，屏息以觀惡運降臨；沈濁的浪漩像狂笑似的跳舞，一陣陣鬼旋風捲起藴慍的黃沙，打在兩岸；於是懸崖的石礫顫慄起來，有些軟軟的斜墜叢林，驚自己的奇遊，有些却砰砰的暈墜河心。一切景象都顯慘淡。據山下居民的揣測，以爲黃河終安於這種窮迫的環境，因爲有許多不再能聽見河伯急切而興奮的呼聲了。

河的北岸，奇峯盤結的四圍中，住有安分守己，誠實不欺的百姓；耕田，經商，貯錢，睡眠是他們平日的職務；太陽，月亮是他們惟一的作息標記；關帝，岳爺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並且，他們保持着數千年古帝遺迹的榮耀，作閑談中嗟賞的資料。總之，平安和幸福從先祖就充滿羣中。至於那些偉大的山河常常在他們安眠後，隨風呼號，哀自身不爲俗民賞識——命運是如此呵。

從一個最高峻巔下望，隱隱可以瞭見無數墳墓似的小白堆，這是一種寶物，日常食用的鹽池。有時他們對內省人自傲道：「我們不缺乏白鹽。」但，現在公有的鹽池歸官府與外國人協辦了。東北不遠便是中國四大村之一的谿村——運城，一個很繁華的鎮市。緊靠鹽池西南，在龍門與王屋之間，一座靜穆的高山，就是終條

山。牠的高險使鄉民很少前遊，除去幾個結隊的樵夫為生命做着遊戲。

有次，一位冒險的樵夫，青年人兒，獨自翻過巉巉的山峯，因為他失了伙伴。從叢蔚的林中，黑夜偷偷掩覆了四山，他只好握緊板斧，蹲在深洞度宿。第二日清晨，同伴在山下相聚，察出丟失一人；於是大家向可怕的山雲微微望去，各自懷着恐懼的悲悼，岑寂無語，灰鷹在空中盤旋，樹葉槭槭若訴。遠遠迷糢的雲霧鎖住的山蹊，只見那青年樵夫踉蹌跑下，彷彿有什麼不可見的怪物追逐身後。他們扔下柴担，像潮擁的迎上去。蒼白，緊張，出汗，那位青年；烏鴉飛似的，他躍入樵夫的羣中：板斧和柴筐都不知遺在什麼地方，頭髮亂披頭後，布衣條零飛舞；他喘氣，搖手，狂號了一聲，殭挺在地上。

「金頭，銀身，鐵尾把！」那青年最後像啞謎似的遺囑。沒有一個聰明的樵夫能猜破，全以為這不過是一個奇異的惡獸。

自然，所有樵夫都棄了這種生涯，遠避開這座隱祕的怪所。他們時常在飯後談起這個故事；並默默誦讀那句啞謎，於是想到那可愛的青年同伴，滴下粗大的眼淚；至於聽者，依然無人更聰明，猜出老虎和野牛以外。後來樵夫們各安然從床上尋他們勇敢而年青的伙伴去了；這隱謎便同牠的故事一齊埋葬在土坑裏；永無人提起啦。

隔了許多年月，忽然有位遊歷者發現了終條山壁下的一個洞門，便傳揚起來；那洞裏像蘊藏着不可測識的神祕，與世相隔，兩扇玉樣亮的平澤的大石門，緊緊關閉，從無一人見牠敞開。一座平岩突伸在洞上，如簷椽似的屏遮着落雨；離此不遠，一條小溪潺潺低唱，經過門前，水底淺鋪的沙礫像貓兒眼石的發光，一棵無年代的古松挺立溪旁，枝葉橫布空際，像浮雲停在山腰；半熟松子滴在綠茵中，如由母懷轉就情人肩下的微笑，有些蛛網遠遠織在石罅，松端，彷彿瞭然於洞門的怪祕；並且，兩扇門上很顯明，很深刻的嵌着兩個大字——「石門」。但是，沒有一人見過那石門敞開，走出居主來；所以人們都以為那不過是兩扇假門罷了。後來有些

私心的人想搬運這兩塊厚石，不過他們漸漸明白這是不可能的啦，因爲就在他們動身的時候，不是忽攖重疾；便是在路上遇見些不幸的災禍。不久，石門便被認爲神怪的仙窟。

當光緒皇帝從京城避難到陝西，經過潞村的時候——這一天百姓是永不能忘記的，他們竟然能瞻仰那最尊嚴的聖顏啊，就在這一天的黃昏，有一個叫做張世芳的農夫，著名胆大的老實人，從城裏走回住村來。他滿腔都是高興的味調，在路上搖搖擺擺，破格的唱着素不喜好的鄙曲，像一隻幸福的黑肥鴨子。有時向道旁野蔓看一看。彷彿這些花草如蒲公英狗尾把草之類都諂媚自己的光榮；有時向碧空浮雲望一望，彷彿這些晚霞都映呈着緋蘋的笑靨，羨慕自己的好運。「多麽和藹白瘦的皇帝呀，多麽威稜潤胖的太后呀，他眞是一個好人，收下自己的紅棗，還下車拍着自己的左膀……」他一面沈入幻想，一面又覺得左臂輕輕飄，像要高飛遠離身體的樣子。他想應當饒恕老婆的過失，她不過摔碎了兩個雞蛋。什麽事他都不在意，揚長從終條山下經過。

很快的，高峯的陰影將他籠在灰色的黯淡中。從谷縫吹出和平的微風，同他的新竹布大褂相嘲戲。一排排的棗樹在道旁自傲的站着，垂下生靑的小果；半山腰的白楊葉像鬼似的尖嘯，使四圍的酸棗樹只是顚擺。岩端斜懸着幾隻松鼠，很疲乏的徽聲嘆息。他的喜樂的夢噤然而逝，不自禁的移擻起來。一刹那間，他記起幼時聽來的各樣變幻無端的鬼怪，與許多可怕的故事——而關於終條山死去的樵夫和幽閉的石門這些傳說，更覺得似乎就在眼旁飄動。他不敢歌唱了，眼睛只直直向前看去。

山頂上顯出月亮的笑臉。

從樹林中傳出一個淸利的音調，漸漸加大，如奏樂一般。的的確確，他恍惚聽見有人曼聲叫他的名子，聯續不斷，從山道邊回響到山那邊。「張世芳！張世芳！」他勉強靜神一望，沒有一個人影。小溪平穩的流響，蕩映出銀似的皺紋；松子偶爾滴在他的帽上，隨後滚到草地；空中大雁軍一隊一隊的飛過，一遞一唱；落葉息索。像耳語生命的短促：一切現象使他感到奇異的恐懼。忽然一塊小石頭從眼前墜下。他向上仰望，只見一塊

像屋簷的大石突伸頭上，遮住下射的星光。他不清楚自己怎樣走到這裏。

那可畏的仙窟就在身旁。

他剛要拔腿飛跑，就聽見一個更急迫的呼聲：「張世芳——挑去這裏的燈花！」但是，依然不見人影。

那石門慢慢的敞開，恰容一人進去的隙縫。隱約在暗處擺着一張桌子；桌上一盞舊式的白銅油燈，昏昏欲眠，白菜花頭的燈心浸在燈盞的油裏。那清脆的呼聲依舊繼續：「張世芳！快來挑去燈花！」

這失去意識的農夫忽想到神靈的關帝和岳爺，腦中轉動着以正克邪的念頭；並且很有趣味的覺得心裏躍躍欲動，可以進去一試。「我可以趕快的挑去燈花。管牠呢，死生有命。挑去燈花，試一下……」他最後決定下來。

於是他蹀躞進石門，像青蛙似的摸到桌前，移移撇撇，提心吊膽的樣子。他不敢向別處瞥着，趕快挑去黑穢的燈花。微弱的燈光如流星似的閃爍，驅去四圍的陰悽景象。使他最驚異的，就是沒有一個人或仙的氣息。但是，他看見一件東西了，這是如何可驚的遭遇阿。就在燈盞旁放着一錠銀子，映光發亮；一張平整的紙條壓在銀錠下，上面寫着：「挑燈花有功，贈銀五十兩。」

他感到一種說不出，夢不到的甜蜜的驚訝，在心頭激動——自然；人人見錢都要發狂的。五十兩紋銀，眞是一個大數目。他極敏捷的裝入懷袋裏，高興極啦，想流連在洞裏，永不出來。這陰沈的洞中，無一處不顯得可愛的樣子。但是他終於恍悟過來；兩三步跳出洞外。絲毫不差，當他最後的一隻脚剛站在門外，就聽見砰然一聲，兩扇石門仍舊緊緊閉住。從此以後，永久，永久，那隱祕的石門還再未敞開。

他歸家以後，自然隱起這不令人信的故事，揑造些別的事由；譬如那五十兩紋銀，就假說是光緒皇帝賞下的。直到他臨死的時候，纔完全告給家人。他說：「……就在地上，棹子旁邊，有一把生銹的板斧……和一個破桑條柴筐……」最可惜的事情，就是他並沒有講到那年青樵夫死前的哀呼：「金頭，銀耳，鐵尾把。」——

幸運的農夫又說道：「一定的，在石門裏，好像金銀氣息充滿了我的鼻子。」

他順馴的老婆流下眼淚，安慰的，在床前喃喃道：「是呵，你不要多說話，靜一點……就在那一晚晌，我似乎又聽見河伯在山那邊哀哭呵。」

如今，革命告成，終條山變成了一座荒涼的土堆，靜寧的臥在鹽池西南。外國人遊歷到此，仔細測量後，斷定終條山有一個最富的礦苗。至於那些誠實百姓和忙碌的官府，並不過問這件事，安然度自己平靜的光陰。除去黃河積怒的喧號，日夜不息，一切自然物仍靜寥無語同牠們的百姓一樣。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載晨報副刊。）

父親的花園

許欽文

父親的花園在這一年可算是最茂盛的了，那時蕊姊還未出嫁，芳姊也沒有死。

紅的，白的，牡丹，芍藥，先先後後的都開了氾勃勃的美麗的花。我跟着父親每天到花園去看，給牠們澆水；有時一天去看兩三次。花園門一打開，我覺着園中只有牠們的花，其餘的似乎不是自生自滅的野草，就是四圍的園牆。牠們本來都生着許多花蕊，有一盆芍藥簡直有十個以上，父親要牠們開的大，格外美麗，早早的把小的都摘去了，選留較大的，每盆只讓開兩朵。記得有一天，牠們初次盛開的時候，全家的人都去看。母親抱着槐弟；蕊姊，芳姊和娟妹相互手挽着手；梅弟跟着乳母。「這是小姐，那是丫頭，」乳母用手指點了點牡丹又點了點芍藥向梅弟說。梅弟就拍一拍他肥胖的小手，點一點一朵紅的牡丹花，又拍一拍手嚶着說，「我要那朵小姐，我，我，要，那朵小姐！」父親起初不允許，說是折去太可惜，我極力反對梅弟。後來梅弟因爲折不到花似乎要哭了，父親連忙把他指點過的一朵折去給他。跟着娟妹說是也要折一朵，父親也就給了她一朵。「還有誰要呢？」父親笑着憑空問道。這時槐弟尙小，不知道要花，只是看見父親笑了，張着小嘴巴，露着兩粒小牙，閉着眼睛的也笑，同時兩個小拳頭在母親的頭上只亂敲。蕊姊，芳姊和我都說還是生在盆裏好；只有母親說也要，她說，「我到花園裏來不容易，讓我到房裏去插幾朵！」父親就爲她折了一朵白的牡丹，一朵紅的芍藥。——母親在家裏事情最多，又因裹足的緣故，一到晚上，往往叫脚痛，到花園的時候很少。

月季花中父親最愛的「反背荷花」先後開了四次，一起開了十餘朵。「美人妝」和「何郎敷粉」也各開了

四五次。花瓣最大的「大金黃」生了很粗壯的兩大支新枝。「綠菊」仍然一朵未萎一朵又開的接連的開着。

紅玫瑰還沒有開，母親最愛的白玫瑰爭先開了。母親非常高興，特地到花園去採摘。——母親總是把牠做成糖，這一年做了兩小盌。

給父親用櫻絲絆成梅椿似的雀舌梅，因爲開花以後，天氣每日晴朗紫赤赤的結了無數的唸佛珠般的梅子。

這時還只陰歷的七月二十三四，靠門口花壇裏的銀桂就放出陣陣的香氣來了。過了四五天，靠河沿牆邊的一株也就放開許多金晃晃的花瓣。二次花都特別的開多。盆裏的火桂先後開了三次。

銀桂樹下的金絲海棠第一次結成算盤子般的青色的果子。

去年掉下在種玉荷花的花壇縫裏的秋海棠的種子，自行發芽，自行長成，淡紅的對稱的斜四邊形的花開了不下三十朵。蕊姊，芳姊天天早上去採摘，把牠曬成花蜜，送了好多給姨母。這花壇裏的玉荷花是母親種的，父親曾對我這樣說，「這種玉荷花種在門口實在不大好看，應該遷栽到別處，不過你娘愛牠，讓牠不動就是了。」

菊花中「玉帶」和「金絲」都開放的很早，父親最愛的紫色的「蟹爪」開的很多，「銀鈎」開的很大。牠們應開的時候，父親把花架上的扁柏，刺柏，盆竹和羅漢松等暫時拿下，統統擺上菊花盆。許多朋友都來觀賞，父親親自引導，花園裏往往一天連去四五次。

素草蘭開得三朵，素建蘭開得五盆，還結了一支小三角柱形的青光光的蘭參。父親極愛蘭花，凡種素的蘭草的盆上都種蜈蚣草，冬季搬進書房。並且喜歡畫蘭花，這一年特別高興，蘭花也畫的特別多。做了許多枕頭，也都畫上蘭花，又題上字，由蕊姊，芳姊繡做成功 。他說繡蘭花蕊姊不如芳姊好，芳姊繡字也不差。給我的一個，一端有兩朵花，題着「淸品」兩個字。另一端只一朵，題的字有四個：「王者之香」，是芳姊繡的。

我能知道的，父親在這一年可算最爲高興，家裏的人也都很快樂，可是那時何嘗明白，這是最快樂的時候了！

我去秋回家省親，父親往外謀事去了，未曾晤面。走到闊別的花園，只有從前不注意的西湖柳和白石榴還是枝葉瘦稀稀的存着，地上滿是青草，盆中無非是枯枝。父親最愛的素建蘭，「反背荷花」等等，因爲盆較講究，母親已把牠們的盆收集在一起，連盆中的泥土也不見了。在門口的母親所愛的玉荷花也只剩了幾支枯枝。西湖柳和白石榴因不時有人來索去做藥引，母親特意保護，才得苟延殘喘。斷磚破盆，却成了六妹，八妹捕蟋蟀的特別場所。

父親的花園最盛的一年距今已有幾時，已難確切的計算。當時的盛況雖曾照下一像，如今掛在父親的房裏，無奈爲時已久，那時鄉間的攝影又很幼稚，現已模胡莫辨了。掛在牠旁邊的芳姊的遺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親題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執拗，遇復可憐，一朝痛割，我獨何堪！」

日前梅弟由禾寄給我信：「我們兄弟三人都不能請父親休養……父子四人的奔走，仍不能使母親無憂於衣食！」這種痛語竟出於那時惟「小姐花」是要的梅弟，當時誰能料得到！

我想父親的花園就是能夠重行種起種種花來，那時的盛况總是不能恢復的了，因爲已經沒有了芳姊。

我不能再看見像那時的父親的花園了！

（一九二三年作。載故鄉，）

小狗的厄運

許欽文

影梅是個瘦而矮小的女子，臉上的筋肉和皮膚的色澤都不發達，看去覺着只有柔的美感；因爲身子小，臉孔也小，罩在額上烏油油的頭髮却芃芃鬆鬆的彷彿大腦袋的樣子，并且有許多披在兩顋旁邊，她的薄薄的小耳朵只有下面的半邊可以看見。愛看她的男子看見了她，差不多都會這樣想：許多女子的頭髮都覺得還是剪去的好，但是她的，如果去掉，恐怕就要減殺她的美觀了。這固然是因爲她所具有的美感全是柔的，像她的頭髮委實富美感，而且能夠映的粉白的小臉孔，圓圓的小鼻子和嘴唇薄薄的小嘴巴更覺好看。不過就是眞的把她的頭髮去掉，她的柔的性質也未見得會破壞，因爲在她身上還有助她成功柔性的東西，就是她的聲音。她說話的時候只要站在距她五步以外，就只有呀唔的吃吃的聲音可以聽到，以及看見她說話時縮頸，聳頸以及一左一右的側頭的神氣。

這時影梅坐在她自己的房裏看書，書是唐人的詩集，自然是木板線裝的，逐段有註釋，還有考證。在桌上距這詩集一尺光景的右旁，擺着一個二號的藍瓷煤油爐，爐上擱着同色的圓形的鍋 ，從蓋縫裏不時噴出些熱氣。

「鐺，鐺……」影梅聽着這聲音連忙站起，她雖然還只聽到兩響，但早已知道，四點鐘到了。

「只要半鐘了，」影梅想，隨手把煤油爐的帶子捻了點高。

走到桌子的左旁，影梅從掛廚取出同樣的兩個金邊細花的盌，和兩隻同樣的調羹。

回到桌邊，影梅又坐下看書。咕嚕咕嚕的聲音從擱在煤油爐的鍋裏陣陣的發出，並且漸漸的加緊起來，她向右斜了眼，看見一縷蒸氣正從縫裏噴出，搖搖的蹻上去。

影梅看見書上的字漸漸的糢糊起來，似乎紙上只有一條一條的淡淡的黑線。黑線也就變了，是一個紅東東圓臉的少年陪着一個像自己的女子一同喫鴨粥——

他抖抖的用調羹盛着一條鴨腿，已經煮的爛熟，却沒有破碎，不斷的發出熱氣，香噴噴的，擎向她的嘴說，「這要你喫！」

「不，不，一定要你喫！」

「我覺着還是你喫爽快！」

「非你喫不可！」

「總還有同樣的一條，那末把牠也拿出來，各喫一條！」

「不要多說了，那要留到晚上，將要睡的時候給你吃；趁快喫，這鴨是很老的了，並且煮的很熟了，喫完了肉，還可敲開骨來喫牠的髓！」

影梅就在眼前看到紫赤赤的東西，又覺着有件暖烘烘的東西移近肩旁，同時自己的身子好像就要融化了。外面的門輕輕的呀的響了一聲，影梅立卽站起，好像不適意的運動的，跨出房去，同時在腦中展開一幅活動的畫片，一個紅東東圓臉的少年笑着迎面走來。經過客堂，她推開板門，却只看見一只小小的狗，全身黃松松的，穿着駱駝絨的外套似的，高擧着小黑鼻子，睜着烏油油的小圓眼睛，尾巴打着鉤的翹着，一搖一擺的向她迅速的跑來。

「嚇！」因爲失望，影梅不覺用力的把那小生物驚了一頭。他看見牠受驚以後，「嗚——」的叫了一聲，掉轉頭去，就向外跑。聽了牠這叫聲，又看了牠慌忙逃奔的神氣，她覺着這樣幼小的生物就被人無故的驚嚇，

似乎怪可憐的。同時耳旁彷彿有個人和她輕輕的說，「牠也許是來報告你消息的，怎麼可以嚇牠回去！」她趕緊用招呼的口氣，「嗚囉囉……！」的喚牠。

那小生物聽見了影梅的聲音，就停止行動，旋轉頭來向她釘了一眼，而且把那彎成鈎形的尾巴擺了幾擺。

「嗚囉……」影梅又叫，那小生物就掉轉身，飛也似的直向她跑來了。

那小生物跟着影梅到了她的房裏，她就把喫剩的零碎東西給了點牠喫。牠在房內走來走去，不絕的搖擺尾巴。

「他就來麼，小狗，阿黃？」影梅看了那小生物活潑的神氣，漸漸的覺得牠有點神秘起來，所以就把急求明白的問牠。

「嗚——」影梅聽着這樣的囘音，覺着似乎是說「是——」

「眞的就來麼，阿黃？」

「嗚——」

「鐺，鐺……」

影梅聽着大喫一驚，霎時疑惑起來，想道，「莫非現在才打四點，剛才還只三點？」

可是影梅當卽相信，現在確已五點鐘了：因爲她看見從煤油爐透出的光在房內已大佔勢力，書桌上和紙糊的屋頂上的兩個圓圈的光亮，黑白都很分明了。她感到了「如何是好？」又想到了那小生物的說謊，立刻把牠趕走。

從擱在煤油爐上的鍋裏發出的氣味突然覺着異樣起來，使影梅著急的想道，「阿喲，粥要焦了！」接着一個難題產生出來：「如果把煤油爐弄滅，粥要冷掉不好喫；否則焦了也不好喫；如何是好？」她終於折中的辦理，把帶子捻了點低。

這時影梅覺着只好倒在床上，也就倒在牀上。她仰天的躺着，兩眼看着帳頂，覺着白塗塗的。

帳頂裏漸漸的現出人形，一個紅活的圓臉的少年同着一個矮胖子在路上走；還有一個長臉孔。從他們的對面走來一個學生裝束的女子，戴着闊邊帽，穿着紅大衣，兩手都插在衣袋裏，卻有兩段紅潤潤的東西露在袋口外面。圓臉孔向矮胖子和長臉孔都招呼的看了眼，於是三個人的視綫都直向前面射過去。

帳頂裏又現出一隊騎着驢子正在快跑的人，忽然其中的一個倒下地來；等到旁人把他扶起，他的褲子已經撕破，大腿上從青色現出一塊長方形的白，并且從白裏現出一條紅，這顯係他的腿部有點破了。影梅認識，他就是紅東東的圓臉孔。

「哦！」影梅不覺吃驚的嚷了聲。

「？……」胡媽跑進房去問道。

「？」

「響不在這裏麼？」

「這裏沒有響。」

胡媽囘出房去，影梅思索了一下，覺着對老媽子說謊有點不大好，她想，「她既然聽見了，總得給她解釋個明白。否則難免當笑話講出去。」於是把胡媽叫進房來。

「你剛才聽見的是不是『哦！』的一聲？」

「是。」

「唔，那是我發的，剛才有一個老鼠從門檻下面偸偸的出來，我恐怕牠爬上書桌去吃粥，所以……」

「是是。」

影梅所等候的紅東東的圓臉孔終於來到，不過有兩個人跟着 。 却就是剛在帳頂上看見過的矮胖子和長臉

孔。她看見了他們一時很是生氣，看明白了圓臉孔的褲子並沒有破，臉上也毫無受傷的神氣，也就自慰的想，「總算好好的來到了！」氣也就消失了。

四人一同坐下，圓臉孔等三人圍着桌子，影梅在靠房門的椅上。

矮胖子旋轉頭去，順便向影梅釘了一眼，回轉臉來，細着眼睛，似乎說，「你這波俏的小……」

長臉孔也是帶便的向影梅刮了一眼。他看着她的時間很短，似乎他的眼睛和快照的鏡頭一樣，只要瞄的準，無須乎多照，就可以把照得的片子很清楚的洗曬出來。

「香哪，陣陣的！」矮胖子說着向長臉孔打照會的看了一眼。

「我也聞着，」長臉孔說着點了點頭。

「於是圓臉孔向影梅輕聲的問道，「煮什麼？」

「鴨粥，預備給你——們喫。」

「運氣眞好！」矮胖子旋轉臉去向影梅說，「你怎麼知道我們要來了，密司鍾？」

「我——」

「我還肚子正餓了。」長臉孔說完只是微微的笑。

影梅走進房裏，又從掛廚取出盌和調羹。

「如果只給他的一盌盛上鴨腿，固然難免弄錯，誤給別人喫去；就是不弄錯，倘若給人看出，只他的一盌有鴨腿，也太難乎爲情，」影梅一邊做事，一邊尋思道，「索性一盌也不盛鴨腿；晚上再給他喫罷。」

影梅揭開鍋蓋，就有一團熱氣從鍋中透將出來，眞是香噴噴的，直攻她的鼻孔，刺激她的嗅神經。

影梅在鍋中用調羹撈了幾撈，不由的着急起來；因爲煮的時間太長了，撈來撈去，再也找不到整塊的鴨肉，只有脫骨的皮和無肉的骨，除去兩條腿。

「難道骨頭可以請客？」影梅想，「雖然他們兩人都是……但面子上我總不能不好好的款待。」

影梅終於決定，把兩條鴨腿給矮胖子和長臉孔各吃一條。

影梅雖照決定的實行做去，可是心裏總有點難受，很是懊悔的，「早把這鴨腿給那小狗喫了倒還要爽快些。」

圓臉孔等圍坐着喫鴨粥，影梅又坐在那靠房門的椅上。不知道是誰，總之不外乎三人中的一個，突然向她說，「你自己呢，密司鍾！」她是這樣囘答，「我早喫過，很飽了。」她所謂喫過的大概是指午飯，因爲喫午飯以後，她並沒有喫過什麽東西。

影梅看見，矮胖子喫鴨腿，不過三口就完，長臉孔只兩口。

阿黃的小生物突自跑進門來，矮胖子看見了牠就把鴨腿骨擲下地去，接着長臉孔也照樣的做，因爲煮的太熟，骨頭也蘇了，小的狗喫老的鴨骨頭毫無困難。牠唧咕唧咕的嚼着，影梅只是想着那紫赤赤的骨髓。

「時候已經不早，」長臉孔看了看錶提議說，「我們該走了。」

「是的，」矮胖子附和道，「就走罷？」

「還可再坐一下，」圓臉孔說。

「何必這樣心急，再坐一下，多談幾句！」影梅說着，做出很誠懇的神氣。

「那末就再坐一下，」矮胖子說。接着長臉孔道，「主人實在慇懃！」

矮胖子和長臉孔終於告辭出去，影梅跟着圓臉孔送到門外，那阿黃的小生物也搖着尾巴跳跳跑跑的忽前忽後的跟着。

影梅和圓臉孔一同囘進屋裏，那小生物也就跟進，跑來跑去，依着桌子繞圈子。

囘進客堂，影梅先把通外面的門閂上，走進房去取出一支烏漆的斷柄手杖，追着那小生物，向牠的小背脊

上不絕的盡力的亂打。

「包爺爺（註一）……包爺爺……嗚嗚！」

「怎麼啦，你？」圓臉孔十分疑惑的問道。

「還說什麼，你實在遠不如牠，連吃骨髓的口福也沒有！」

「這是什麼話！——打牠做什麼？」

「不用問，反正你——。」

影梅愈打愈加起勁，兩頰忽然一陣青，忽然一陣紅，如果她不是以「柔」爲特徵的人，那小生物或者早被打死了。

「讓我給你把牠打死，」圓臉孔說着把那斷柄手杖從影梅手中奪下，隨手在那小生物的身上輕輕的擊了兩下，就打開門給牠放走。她還想奪回手杖再打，但是這個念頭忽在她的腦中構成：這樣鬧，使人家聽了多難爲情，胡媽也要暗笑。也就聽他把牠放走了。

「包爺爺……嗚嗚！」叫聲嗚嗚的低去。

「究竟爲的是什麼，你這樣動怒？」

「我以爲你不來了！」

「稍微晚了點何必這樣。」

「稍微？而且鴨腿——。」

「鴨腿是你自己的意思，」圓臉孔輕聲的說，「我實在早想獨自溜出，他們硬要我……朋友的面子實也——」

「自然是朋友要緊，全靠朋友，我算得什麼！」影梅憤憤的說，「沒有法子，只好把鴨腿拿出去；這不用

說了，譬如給阿黃偷喫了去，並且我已在牠身上出了氣了。

影梅哽咽起來，並且叫道，「痛呀！」

「什麼地方？」圓臉孔問道。

「痛呀！」影梅顫自叫。

「是這裏不是？」圓臉孔用手按着影梅的腰部問道。

「不。」

「是這裏？」圓臉孔把手移了點前。

「不。」

「這裏？」手移了點後。

「不，不……」

「你又是這樣的，好了，夠了，」圓臉孔先自笑着的說，把自己的熱烘烘的頭移近影梅的肩旁，「說過幾次了：現在我們只有對外的問題，對內什麼事也不應該鬪氣；我的所以敷衍他們，不就是你不得不把鴨腿盛給他們喫的意思麼！」

「唔，剛才我實在難受，好久等不到你，還要他們同來。——我又這樣，你不會生氣麼？饒了我罷，英民！」

「那會生氣，究竟痛不痛呢？」

「現在不痛了，一點也覺不着了。」

「剛才是不是這裏？」英民說着把手按到影梅的胸下。

「不。」

「這裏？」手移向下。

「也不。」

「究竟在那裏？」

「忘記了，一點也記不起來了。」

……………………………………

「包爺爺，……嗚嗚！」遠遠的響着。

「我很懊悔，不應該打的這樣厲害，」影梅說，「牠還在那裏叫，總是因爲痛！」

「我也打的。」

渠們爲的不忍聽那叫聲，想減去心裏的苦痛，把肩頭靠的愈加緊了。不久渠們再也聽不到那叫聲，那小生物的印象也早沈下意識線，雖然牠仍在那裏嗚嗚的訴苦。

這時矮胖子和長臉孔雖在那裏推想，以爲英民和影梅必定正在快樂，但是怎樣樂法，却無從設想。至於那小生物挨打的事，固然毫不明白，就是使的他們聽見了牠的嗚嗚的叫聲，恐怕也以爲和他們是無關的。

（一九二四年作，載故鄉。）

註一：S城人以爲小狗遭打便這樣叫，是在向包拯訴寃。

石宕

許欽文

住在這村裏的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和石宕發生關係的。

這裏本來並沒有一戶人家，因爲出上開石宕，別村的石匠們往來很不便，而且費時，就在那裏建築起房屋來住下。於是他們底女人也搬過去。於是生下來的小孩子也就在那里生長，而且也就學作石匠，或者給石匠做配偶了。

開雜貨鋪子的長子泉生，和村裏的人都叫他麻花阿昌的做油條的周昌，既都沒有做過石匠，也不是石匠們底親戚；似乎和石宕沒有什麼關係了。可是倘沒有開石宕的石匠，他們是不會到那里去的，他們所製造所販運的貨物無非供給在開石宕的石匠們。

因爲開石宕比別的工作格外費力，所以同行規定，每天只須做半天工，就可以拏全天的工資。他們學作石匠或者就是因爲貪圖工作時間短的緣故罷。可是金生做了半天的工仍然不能休息，每天如此，因爲他底父親已經患咯血症死了！他底額定的工資不能應付家用，便非做額外的工作以增收入不可。而且因爲他只會做石作，額外的工作也只好仍然做石作，然而這工作很費力，而且容易損害肺部，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也像他底父親地咯起血來了，而且漸漸地無力得不能再工作，終於連呼吸的力氣也沒有了。

於是他底兄弟有水繼承他底擔負。然而有水只活得二十歲就像他底哥哥地死了，因爲他在開始工作的時候身體還沒有長成，而家用的負擔却不能使他少做額外的工作；年老的祖母，母親和幼小的弟妹都在等他供養。

鐸，鐸，鐸，……

用鐵錘敲着鐵錐鑿石的聲音村中時時可以聽到。有時哼呀呵呀地起勁地響一陣，是石匠們在那里搬移石板或石條。

村中的女人們聽到了這種聲音，知道她們底丈夫或者兒子正在那裏努力工作，孩子們聽到了，知道渠們底爸爸或者哥哥是在那裏爲渠們謀衣食。

正是陰沈沈的秋天，因爲昨天刮了西北風，天氣驟然寒冷了。石匠們却照常地到石宕去工作。婦女們還在竈上收拾盌碟，——這是剛才喫早飯用過的——鐸鐸鐸的哼呀呵呀的聲音已在那裏響起來了。

忽然間，全村的人都聽到猛烈的轟的一聲響，脚下的地面便同時震動起來，鐸鐸鐸等聲音突然停止了。巷間的狗亂跑而且狂吠，正在生蛋的母鷄也出神地狂叫起來。渠們憑空地感到這於渠們是不利的，就不約而同地跑到石宕面前去看去了。

一大片石塊已從高處落在地上了。這是這樣的大，想用人力輕易把牠移動是萬萬不可能的。這是因爲採取石板和石條總是向裏面向底下開鑿下去，日子長久了，這山便早已改了形態。表面的石層高高地留在那裏，好像一把掌扇在空中張着。現在那邊的一大部分卽由裂縫折斷，突然掉下來了。

二十多個石匠幾個東幾個西地都好像木鷄地站在那裏。離開掉下來的石塊兩丈多遠的地方歪斜地躺着一條臂膊，那近旁是一顆塗着鮮血的頭。三八太娘見了這個，便知道是她丈夫底，於是叫着「天呀！」大哭，而且倒在地上打起滾來了。

在另一處發見一隻帶着小腿的脚，起初認不出這是誰底；後由小牛從繫在草鞋上的布條認定，知道這是他父親底；於是他和他底母親都發狂地哭將起來。

人聲稍稍靜息以後，那石塊裏面喊着的呼聲聽得見了：

「救命！救命……」

驚慌得已像木鷄的石匠們定了神，會聚在一起以後，於是查點人數，小牛底父親和三八以外還少五個人。

於是找不着親人的向那石塊大聲地發問，「裏面有幾個人？」

「三個，」隱隱約約的聲音囘答說。

「是那幾個？」找不着兒子的有福太娘用勁地問。

「長生，愛堂，阿貴。」

「沒有受傷麽？」貴太娘趕緊追問。

「沒有，快點設法給我們出來罷，裏面很暗呢？救命！……」

於是貴太娘和長生太娘，愛堂是只有年老的母親的，牠們逼近石塊，出神地從石縫間叫喊她們底親人。六隻手在那石上亂摸，似乎想在那裏找出一道門，可以使她們底親人走出。

有福太娘和九斤底母親知道了石塊裏面也沒有她們底兒子，就發狂似地憑空呼叫，在石宕的近旁，在村中的各小巷，又在那附近的山野，但都毫沒有囘音。她們在那石塊的附近找尋，以爲或者也可以找到一顆或者一件什麽，但也毫無所得。後來她們在那石塊底脚根發見幾處從草地滲出來的血水，知道她們兒子大概已在石塊底下壓死了，但是不知道在那一處的是自己親生的兒子底血。

已經正午了，貴太娘她們拏着飯菜想從石縫間送進去給她們底親人喫；但是石縫那裏有這樣大呢，聲音是彎彎曲曲地傳出來的。

「救命……」

會聚在石宕前的人們走散以後，石縫裏這聲音比先前響亮了。

兩個妻子都在地上打滾，母親也倒在地上，頭髮是早都披散了。

「救命，救救命！」

她們應和地說。

但是，有什麼法子呢？這樣大的石塊，移動固然不可能：鑿一個洞罷，這也不是在他們餓死以前所能成功的，因爲這石塊又是這樣的厚。

她們是哭得這樣厲害：好像想使這石塊自己裂開，救出她們底丈夫和兒子來；也像如果救不出他們，自己就情願哭死。

貴太娘和長生太娘都被她們底娘家人硬地拖歸家去了，愛堂底母親也被鄰人拖開石宕了，因爲渠們以爲在那石塊裏面的營救不得，她們都可由渠們救護的。

兩天過去了，石塊裏面仍然不絕地發出求救的呼聲，這呼聲已經變得這樣的悲慘，村中的人再也沒有勇氣走到那裏去了。

後來連住在那裏附近的人也很不安了，從別處來的經過那裏的人總是嚇得見了鬼似的發狂地去向渠們告慌，因爲那種呼救的聲音已像什麼寃鬼所發的了。

但是：過了不過半個多月，鐸鐸鐸的用鐵錘打擊鐵錐鑿石的聲音又從山底另一面起來，石匠們又在那裏開石宕了，有時也是哼呀呵呀地噯一陣。這並沒有人預言過，以後不會再有那樣危險的事情，也並沒有籌妥預防那種危險的方法，只是因爲他們都有負擔，不能不做工以謀衣食，而在這村裏只有這種工作可做，他們也只有做這種工作的本領。

（一九二六年作，載莽原半月刊十三期。）

燈

王魯彥

我憤怒的躺在母親的懷中。母親緊緊的摟着我，嗚咽的哭泣着。她的淚紛紛的落在我的頸上，我只是憤怒的躺着。

『你不生我不好嗎，母親？』我怨忿的問。

母親沒有回答，母親的臉色極其蒼白。

我憤怒的伸出右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

『爲了母親，孩子……』母親按住我的手，嗚咽的說。

『咳咳，……』我哭了。

風凄凄的搖蕩着窗外的枇杷樹，雨蕭蕭的滴在我心上。母親的臉色是那樣的蒼白 。我悲苦的挽住了她的頸，她的頸如柴一般的消瘦。

『讓我死了罷，母親……』我哭着說，緊緊的挽着她的頸。

『不能，不能，孩子，我的孩子……』她的淚紛紛的落在我的臉上。

燈光暗淡的照着她的頭髮，她的頭髮如絲一般的亂，如霜一般的白。

靜寂，靜寂，世界上除了我和母親外，沒有一個人影，除了風和雨的哭聲外，沒有半點響聲。

『罷了，罷了，母親。我還你這顆心，我還你這顆心！你生我時不該給我這顆心，這在世界上沒有用

處！』說着，我用兩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怨忿而且悲傷。

『阿，孩子！……』母親號啕的哭了。她緊緊的按住了我的手，我竭力的掙扎着。

風凄凄的搖蕩着窗外的枇杷樹，雨蕭蕭的滴在我的心上。燈光暗淡的照着母親的頭髮，母親的頭髮如絲一般的亂，如霜一般的白，母親的淚如潮一般的流着，我抱住她的消瘦的頸，也號啕的大哭了。

有一滴淚，從母親的眼中落了下來，滴在我的眼上，和我的淚融合在一處，漸漸的匯成了一道河。

我溯着河流走去，進了母親的眼簾，一直到了母親的心坎上。

在那裏，我看見母親的心萎枯了。

『母親，爲了你的孩子，你將你自己的心萎枯了。然而你分給你孩子的那顆心，在世界上只是受人家的咒咀，不曾受人家的祝福，只能增加你孩子的悲哀，不能增加你孩子的歡樂。現在，取出來還了你罷，母親！』我哭着說，跪倒在母親的心旁。解開胸衣，用指甲劃開胸皮，我伸手進去從自己的腔中挖出一顆鮮血淋淋的心，放在母親的心上。母親的心和我的心合成一個，熱血沸騰了。

我急忙合上自己的胸皮，扣了胸衣，忽忽的離開了母親的心，出了母親的眼簾，由原路回到了母親的膝上。

母親不知道。

『母親，我不再灰心了，我願意做「人」了。』我拭着眼淚對母親說。

母親微笑了。母親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歡樂，母親的眼前露出了無限的希望。

只有燈，只有站在壁上的燈，他知道我在母親心中所做的什麼，不忍見那微笑，漸漸的慘淡了下去……

（一九二四年作，載柚子）

柚子

王魯彥

秋天，是蕭瑟的秋天，鎗聲恩惠的離耳後的第三天，戰雲憐憫的跨過嶽麓山後的第三天。

我憂鬱的坐在樓上。

無聊的人，偏偏走入了無聊的長沙！

你們要惡作劇，你們儘去作罷，你們的頭生在你們的頸上，割了去不會痛到我的頸上來。你們喜歡用子彈充飢，你們就儘量去容納罷，於我是沒有關係的。

於我有關係的祇有那嶽麓山，好玩的嶽麓山。只要將嶽麓山留給我玩，即使你們將長沙燒得精光，將湘水染成了血色，——換一句話說，就是你們統統打死了，於我也沒有關係。

我沒有能力可以阻止你們惡作劇，我也不屑阻止你們這種卑賤的惡作劇，從自由論點出發，我還應該聽你們自由的去惡作劇哩。

然而不，我須表示反對，反對你們的惡作劇。這原因，不是爲着殺人，因爲你們還沒有殺掉我，是爲着你們佔據了我要去玩的嶽麓山，我所愛的嶽麓山。

呵，我的嶽麓山，相思的我的嶽麓山呀！

自然，命運註定着，不論那家得勝，我總有在嶽麓山巔高歌的一天，然而對於我兩個朋友忽忽而來，忽忽而去的事，我總不能忘記你們的賜與。

他們是同我一樣的第一次到你們貴處來，差不多和我同時踏入你們熱氣騰騰的輝煌的邦國。然而你們給他們的賜與是什麽呢？是戰慄和失色！可憐的兩位朋友，他們平生聽不見鎗砲聲，於是特地似的跑到長沙來 飽嘗了一月，整整的一月的恐怖和憂愁。

他們一樣的思慕着嶽麓山，但是可憐的人，戰雲纔過嶽麓山，就匆匆的離開了長沙，怕那西風又將戰雲吹過來。咳咳，可憐的朋友；他們不知道嶽麓山從此就要屬於我們，却匆匆的走了。

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到長沙，連脚尖觸一觸嶽麓山脚下的土的機會也沒有，這是何等的不幸呀！

……………………………………………………

我獨自的坐在樓上，憂鬱咬着我的心了。我連忙下了樓，找着T君說，『酒，酒！』拖着他就走。未出大門就急急的跑進來了一個孩子，叫着說，『看殺人去呵！看殺人去呵！』

殺人？現在還有殺人的事情？『在那裏？在那裏？』我們急急的問。

『瀏陽門外！』

呵，呵，瀏陽門外！我們住在瀏陽門正街！瀏陽門內！這樣的糊塗，住在門內的人竟不知道門外還有一個殺人場——刑場！假使有一天無意中闖入了刑場，「擦」的一聲，頭飛了去又怎樣呢？——不錯，不錯，這是很痛快的，這是很幸福的，這絕對沒有像自殺時那樣的難受，又想死，又怕死！這只是一陣發癢的風，吹過頸上，於是，於是就進了幸福的天堂了！

一陣大——帝的號聲送入我們的耳內，我們知道那就是死之慶祝了。於是我們風也似的追了去，叫着說，『看殺人呀！看殺人呀！』

街上的人都蜂擁着，跑的跑，叫的叫，我們挽着手臂，衝了過去，彷彿T君撞倒了一個人，我在別人的脚

上踏了一脚。但這有什麼要緊呢？爲要擴一擴眼界，──不過擴一擴眼界罷了，──看一看過去不曾碰到過，未來或許難以碰到的奇事，撞倒一二個人有什麼要緊呢？況且，人家的頭要被割掉，你們跌了一交又算什麼！托爾斯小先生說過，『自由之代價者，血與淚也，』那末，我們爲要得到在這許多人馬中行走的自由，自然也只好請你們出一點血與淚的代價了。

牽牽扯扯的挽着臂跑，畢竟不行，要去看一看這空前的西洋景，──不，這是東洋景，不得不講個人主義，我便撇了T君拚着腿跑去。

瀏湯門外的城基很高，上面已站滿了人，跑上去一看，纔知道刑場並不在這裏 那一夥「大──帝」着的兵士被一大堆人簇擁着在遠遠的汽車路上走。

『啊，啊！看殺人，看殺人呀！』許多人噪雜的嚷着，飛跑着。

這些人，平常都是很莊嚴的，我從沒有看見他們這樣的擾嚷過。三天前，河干的鎗砲聲如雷一般的響，如雨一般的密，街上堆着沙袋，袋上袋旁站着刺刀鮮明的負鎗的兵，有時故意將鎗擬一擬行人，「得得」的扳一扳鎗機，他們却仍很鎮靜，保着莊嚴的態度，踏方步似的走了過去。偶然，有一個膽怯的人慌頭慌腦的走過，大家就露出一種輕笑。平常我和T君跳着嚷着在街上走，他們都發着酸笑，他們的眼珠上露着兩個字：瘋子！現在，現在可是也輪到你們了，先生們！──不，我錯了，跳着嚷着的不過是一般青年人和小孩們罷了，先生們確實還保持着人類的莊嚴呢！

我和T君跟着許多人走直徑，從菜田中穿到汽車路上。從人叢中，我先看見了鮮明的刺刀，繼而灰色的帽，灰色的服裝。追上這排兵，看見了著黃帽黃衣，掛着指揮刀，繫着紅布的軍官們。

『是一個禿頭！是一個強壯的人！』T君伸長着頭頸，一面望着，一面這樣的叫着說。

『在那裏？在那裏？』我跑着往前看，只是看不見。

『那高高的，大概坐在馬上，或者有人挾着走罷，你看，赤着背，背上插着旗！——呵，雄赳赳的！……』

『唔，唔，禿頭，一個大好的頭顱！』我依稀的從近視鏡中望見了一點。

『二十年後又是一個好漢！』

忽然，在我們後面跑的人都向左邊五六尺高的墓地跳了上去。我知道到了。

『這很好，殺了頭就葬下，看了殺，就躺下！來罷，來罷，朋友，到墳墓裏去！』我一面叫着T君，一面就往上跳。

『咦，咦，等我一等，不要背着我殺，不要辜負了我來看的盛意，不要掃我的興！』我焦急的暗禱着，因爲只是跳不上那五六尺高的地方。

『快來，快來，』T君已跳上，一面叫着，一面却跑着走了。

『唉，唉，爲了天下的第一件奇事，就爬罷，就如狗一樣的爬罷！』我沒法，便決計爬了。畢竟，做了狗便什麼事情都容易，這五六尺高並不須怎樣的用力，便爬上了。

大家都已一堆一堆的在墳尖上站住，我就跑到T君旁邊，拖着他的臂站下，說：

『要殺頭了！要殺頭了！』

『要殺頭了！要殺頭了！』T君和着說。

我的眼用力的睜着，光芒在四面游蕩，尋找着那禿頭。

果然，那禿頭來了！赤着背，反綁着手，手上插着一面旗。一陣微風，旗兒「輕柔而美麗的」飄揚着。

一柄鮮明的大刀，在他的後面閃爍着。

『他哭嗎？他憂愁嗎？』我問T君說。

『沒有，——還憂愁什麽？』T君看了我一眼。

『壯哉！』

只見——只見那禿頭突然跪下，一個人拔去了他的旗子，刀光一閃，說時遲，那是快，只聽見「好！」的一聲，禿頭像皮球似的從頸上跳了起來，落在前面四五尺遠的草地上，鮮紅的血從空頸上噴射出來，有二三尺高，身體就突的往前撲倒了。

『呵，咳！呵，咳！……』我和T君戰慄的互抱着，彷彿我們的頸項上少了一件東西。

『不，不要這樣的膽怯，索性再看得仔細一點！』T君拖着我，要向那人羣圍着的地方去。

『算了罷，算了罷，』我釘住了脚。

於是T君獨自的跑去了。

『不錯，不錯，不要失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念頭一轉，也跑了過去。

人圍着緊緊的，我不敢去擠，只伸長了頸子，站着脚尖，望了下去：有一雙靑白的脚，穿着白的布襪，黑的布鞋，並挺在地上，大腿上露着一角藍色的布褲。

『走，走！』有人恐怖的喝着，我嚇了一跳，拔起脚就跑。

囘過頭去一看，見別人仍靜靜的站在那裏，我纔又轉了囘去，暗暗埋怨着自己說，『這樣的膽怯！』

這時一個久爲風雨所侵染的如棺材似的東西，正向屍身上罩了下去，於是大家便都嚷着『去，去，』走了。

『呵，咳！呵，咳！』我和T君互抱着，離開了那裏，彷彿頸項上少了一件東西。

有一雙手，紅的手，拿着一團紅的繩子，在我們的眼前搖過。

重擔落在我們的心上，我們的脚拖不動了，我們怕在墳墓裏，也怕離開墳墓，只是徐緩的搖着軟弱的腿。

『這人的本領眞好，祇是一刀！』有一個人站在墳尖上和一個年青的人談論着。

『的確，的確，這人的本領眞好，這樣的一刀痛快得很，不要一分鐘，不要一秒鐘，不許你遲疑，不許你反悔，比忸忸怩怩的自殺好得多了。這樣的死法是何等的痛快，是何等的幸福呀！』我對T君說：

『而且光榮呢，有這許多人送終！』T君看了我一眼說。

『不錯，我們從此可以驕傲了，我們的眼睛竟有看這樣光榮而幸福的事情的福氣！』我說。

『然而也是我們眼睛的恥辱哩！』T君說，拖着我走到汽車路上。

路的那一邊有幾間屋子，屋外圍着許多人，我們走近去一看：前面有一塊牌，牌上貼着一張大紙，上面橫書着「罪狀」二字，底下數行小字：

『查犯人王……向……今又當軍事緊急……冒充軍人，入縣署強索款項……斬卻示衆！……』

『呵，他還與我同姓呢，T君！』我說。

『而且還和你一樣的強壯哩！』T君的眼光箭似的射在我的眼上。

我摸一摸自己的頭，驕傲的說，『我的頭還在我的頸項上呢！小心你自己的罷！』

T君也摸了一摸，驕傲的搖了一搖頭。

『彷彿記得許多書上，說從前殺頭須等聖旨，現在縣知事要殺人就殺人，大概是根據自由論罷。這眞是革命以後的進步！』我挽着T君的臂，緩緩的走着，說。

『從前殺頭要等到午時三刻，還要讓犯人的親戚來祭別，現在這些繁文都省免了，眞是直截了當！』T君說。

『眞眞感激湖南人，到湖南纔一月，就給我們看見了這樣希奇的一幕，在故鄉，連聽一聽關於殺頭的新聞也沒有福氣！』

『這就是革命發源地的特別文化！——哦，太陽看見這文化也羞怯了，你看！』T君用手指着天空。

西南角的慘淡的雲中羞怯的躲藏着太陽。

『看見這樣燦爛的湖南，誰敢不肅靜迴避！』

『阿，咳，怎麼呢？我走不動了！』T君靠着我站住了。

『是不是你的脚和他的一樣青白了？』我說。

『唔，唔，……』T君又勉強的走了。

『我們從什麼地方來？』一個湖南有名的音樂家在瀏陽門外碰到我們。

『看東洋景，——不，湖南景，殺人！』我們囘答說。

『難過嗎？』

『哦，哦，……』

『囘去做一個歌來，填上譜子，唱！』他笑着說，走了過去。

『藝術家的殘忍？』T君說。

『這不算什麼；』我說，『我囘去還要做一篇小說公之於世呢！』

『這什麼價錢？』路上擺着一擔柚子；我拿起一個問賣柚子的說。

『四個銅子。』

『眞便宜！湖南的柚子眞多，而且也眞好吃！買一二個罷？』我向T君說。

的確，柚子的味道眞好，又酸又甜；價錢又便宜。我和T君都喜歡吃酸的東西：今年因爲怕兵搶，所以種柚子的人家在未熟時就都摘來出賣了，這未成熟的柚子酸得更利害，湊巧配我們兩人的胃口，我們到湖南後第一件合意的就是這柚子，幾乎天天要吃一個。

『你說這便宜的東西像什麼？』T君拿起一個，右手丟起，左手接下，說，『又圓又光又便宜！』

啊，呵，這拋物線正如剛纔那顆禿頭落下去的樣子，我連忙放下自己手中的一個，拔起脚步就跑。

『湖南的柚子呀！湖南人的頭呀！』我和T君這樣的叫着跑回了學校。

『你還要吃飯，你的頭還在嗎？』吃晚飯時我看着T君說。

『你呢？留心那後面呵！一霎那——』

我們都吃不下飯去：彷彿飯中有一顆頭，帶着鮮紅的血，

『這在我們不算什麼，這裏差不多天天要殺人，況且今天祇殺了一個！』坐在我們的對面一個人說。

『啊，原來如此，多謝你的指教！』

『柚子呀，湖南的柚子呀！』T君歎息似的說。

『這樣便宜的湖南的柚子呀！』

（一九二四年作，載柚子。）

社交問題

黎錦明

（一）『始是新承恩澤時』——白居易底。

萍心將食指拭了一拭帶笑意的眼角，提起雞狠毫，濡着墨，還要在鏡前覷一覷恣式，再按着信紙煞頭寫下：

『亢夫！華札已拜讀一遍，你眞是妙人！易卜生底話太硬板，不免有些武斷；莫泊三太滑稽！他兩人都不如梅特林克忠實。的確，我相信梅是女權的鼓勵者。「亞娜亞娃」那篇叙女英雄的傑作，讀了不禁令人神馳若奔馬！你說中國女子都沈淪不振作，過於一筆抹煞了吧！亢夫呀，我三年來的經驗，足以洞悉她底肺腑了！比你那僅僅只挨過單戀生活的要實在些吧！我相信！』

他停了一停筆，又覷着鏡裏約兩分鐘，繼續着：

『虛榮心不僅中國女子具有，可以說是世界女子底普遍性吧！嘍，沈靜和淸雅是中國女子獨有的啊，東方美人之特美啊！貴省女子愛逞英雄，可佩：長沙底女學生多半剪了髮的，近來她們又激起政潮，簡直要打人！她們實在是女權霸王。但我覺得這麼樣失了女性美的女子，在戀愛方面或許要少了幾分「吸引力」，你以爲然否，你說我不知人情世故，未必吧，反正我總要比你大四歲。這二十二年韶華；也是一場夢境啊！再談。

萍心，七日。』

寫竟，看看手錶，忙走到房門會計處向架着古銅鏡的會計員手裏，領了八十塊白瘵璨的大洋，——他在社

會上服務第一次所得的代價。他底「空空如也」的袋裏突然沈沈重重，還有些兒和肚皮撞架子。他不自然的抬了一抬肩膀，狠愉快的打算着——值得！值得！這也不算鉅大數目，將腦汁換來的！上面或許還帶着一絲絲的血痕！這也是我底未來的幸福與愉快啊。——不覺間已走到房裏，彷彿在他視野裏一切什物都變了一幅笑臉！——結婚禮堂裏的賀客們般的。將大銀包掏了出來，一塊塊叮叮噹噹的敲了一陣，又在紙上寫了一個統計表——

1. 五十元（存儲蓄銀行）。2. 十元（伙食）。3. 五元（車費）。
4. 三元（在校雜用）。5. 書籍用具約六七元。6. 餘六元？

寫到最末的六元，便分不出什麼類了。他笑着自語道——這六元便是最近的愛情交換品，買什麼咧！明天去？

他猶豫了許久，才決定犧牲一下午的光陰，懷了那六元，一個人悄悄跑上街去找那種物件——可以說是一種極神秘的物件。一壁走一壁在街旁舖店玻璃窗裏瞭望着，可是那些什麼「桂香村」，「稻香村」，「王麻子」等有名的貨物也惹不得他底注意。惹他注意的，使他躊躇而徘徊的，只有那矗立雲際的金珠首飾店。大窗裏陳列的鑽戒呀，鑲珠手鐲呀，金質的花瓶，玉琢的人像呀……等等吸人靈魂的珍貴品，一一在他底腦際盤旋。正要推進門去嘗試一次，頓覺得袋裏輕輕的，立阻止了他底慾望，還令他感得些兒「自慚形穢」。為什麼不痛痛快快多袋些來！最珍貴的贈品就是最高尚的人情，也就是他最大的希望！——但是想到袋裏，却又畏縮起來，只得放下決心；連綢緞莊衣服店也不敢去問津，甚至於覺得那小小鞋靴店也有些依勢凌人，不敢去惹牠。沒有意識的跑了一陣。那晦着黑顏帶着些笑容的書店，似乎有點和氣，他就只好作最後的決定。

這一遭，他底腦裏換出一套新問題來——到底買什麼哩？英文？小說？科學書？踟踟躕躕的站在鏡框前面。

『先生！買什麼？……快着一點兒！』白臉小伙計候得有些不耐煩了。

「拿一本Stories from Dickens……不好不好，Sketch Book有麼？」他皺起眉頭，好像帶了點神經病。

『什麼？先生。死格尸——不——克，甚麼名兒，先生！』小伙計顯出幼年的天真輕薄的笑語。

『……「科學大綱」……太貴。……「超人」？有？……「自己的園地」吧！周作人著的，「自己的園地！」他肯定了。

『自——己——的——園——地——』小伙計唱似的囁嚅着，走到左面櫥前。懶懶地從櫥裏抽出一本紙頁參差的書，蕩蕩地播弄着，還覷了他微笑：『先生，是麼？「自己的園地」，』接著在後面翻了一翻，『六毛，六毛大洋！』

他接到手裏，夾雜揭了一陣，可是心裏還是淡漠無味的，似乎覺得這書和她太無關係，也囁嚅的說，『還有別的麼？別的！』

『先生，什麼別的？別的別的別的？』小伙計揆嗤的笑着。

『這書不好……太麻糊啦！』他吹毛求疵的說，『怎麼這頁子老實不齊？多麼討厭，不好！』

『先生，要什麼才好哩！』那廂大伙計動惱的說。

『英文的「阿娜斯漫遊奇境記」吧。』說完：小伙計卽刻拿來。

可是他把那小本子一揭開，只一股稚氣冒入心裏。——太小巧無用了，兎子，小狗，……鷓鴣……小孩看的！『喂，拿去！「自己的園地」。買啦得啦。』他反動的說。這一下，才決定那個免強問題。

他交了費，可愛的小伙計只瞧住他微笑，還揑他底指頭，但他絲毫不覺得，走出店門，好似又跑到那漫無歸宿的沙漠地方。一面任步走着，一面手摳着袋裏油膩膩的銅寸，沒有統系的亂想。

阿，絲光襪子，手絹！是是——他突憶起了這兩件東西，跑到所小小洋貨店裏唱着『黑的女絲光襪子，絲光手絹！有麼？』

掌櫃的是一個少婦，打了一臉胭脂，望一望他，隨卽拿出兩個大的扁黑盒來，微笑說：『先生，是麽？這襪子最時樣，我這方常時有女學生來買的。』

『多少錢一雙？長的。』他拿着襪子玩弄，正似摳着情人底玉腿。

『一塊兩毛。』她釘住他，很很地。

『五塊錢買幾雙襪，還帶手絹？』

『先生，待我算算，』她笑了，似乎嘲他的笨氣，『二四得八，三七二十一，二十一，逢九進一十……先生，這不好算，隨便拿幾樣吧。』

他省悟了，只好隨便揀幾套，自己敲算了一會：兩雙襪子兩條手絹恰合五塊錢。也不叫她包，付了錢，就那般玩弄的拿著，有時還挨在鼻尖上嗅嗅，大概是聞聞那未來的香氣。

到她那裏去麽？啐啐！這點小巧東西提了像什麽樣兒，不會笑丟我底臉——他底臉熱沸似的，忘了形在街上亂撞，末了才發覺自己在雇車。

坐在車上，登雲駕霧好像成功了得抵幸福之邦。

（二）『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班婕妤底。

第二天是星期，萍心躺在籐椅正在看新出版的「小說月報」之「橘子」一篇作品，只覺得滿目的油滑調，而且不曾感得一絲毫忠實的興味，不禁自語的『……湖南人底頭，橘子！殺人的事描作滑稽派小說，眞是玩世！又値得報告報告亢夫——湖南藝術家的殘忍！』

在這當兒，外面校役高聲有勁的叫了一聲：『Y先生，有客會！』接着的的得得，的的得得一陣細碎的高跟靴聲，姍姍然的她來了！

他忙掙起身，迎上去。

『密司忒Y！沒有出去？』她嬌聲呼着，一面半歪腰兒走進門，朝他笑了一笑，接着將圍在羊脂般頸上的狐皮（？）取下，很流利的朝牀上一擲。

『從那裏來？』他笑的問，放下書，順手按了一按鈴子，外面吆喝一聲繼續。

『在密絲王那裏來，你喫了飯了麼？』伊瞟了他一瞟，將豐隆的股肱輕輕貼在褥上。

『喫啦，喫了很久啦，你在密絲忒王那裏喫的麼？』這當兒，校役——梳得光光的腦袋的——捏着水壺走進來，將在桌邊的茶壺揭開，水壺嘴朝着茶壺口一抬，發出一種迅速而簡捷的流聲；很有經驗的，也可以說是在女子面前一種性的表徵。

『看什麼書？』她又瞟了他一眼說，在校役走出之後。

『「小說月報」，十五卷……十期的，』他迷迷惘惘的。

『我早就看了，沒有意思！只有冰心底就好！』

『……也未見得……我說她太隨便，其實有些句子還欠圓，詞性也沒分清的句子多，——』

他還沒有說完，她「顧而言他」：『密司王下星期結婚，你去看看麼？』她將絹兒掩着櫻唇，微聲的。

『……不好意思去吧，你呢？』他心頭顫顫的。

『這什麼不好意思，反正你——』又不說完，就那般停住口羞答答的低下頭去。

這樣兒太奧祕了！——他底心顆擂出了腔，靈魂跑出了竅，——生出一些遲疑不決的意志來——走上去麼？偎着她坐着麼？抱抱麼？吻吻麼？——可是他太胆怯了而且自出娘胎就沒有親近過女人的。老實遲疑不決的情操和情緒起衝突；已經從椅上站起來了却又坐下去。

她微微覷破他底用意，又笑的瞟了他一眼。

他迫得沒法了，收收縮縮的走上去，在她身邊兜了一個半圓圈，伸起手僅僅摸她底手兒。

這麼細巧的舉動，反惹她慚愧了，似乎是生出莫大的鄙薄心了，可還沒有動氣，厭聲說——『幹甚麼！…

…太——』

大慚而特慚的他，臉皮紅過了石榴，熱賽了沸鐵。反走回去，硬硬的坐在椅上。

房裏死寂了一晌。

還是她能幹，生出了變態的動狀。站起來？換出一幅莊嚴的面孔，走近他底對面桌邊，任意在書堆上翻着，那玉琢的手臂距他面前不過一尺五寸遠。

她冷冷的拿着那本他新買來的「自己的園地」揭着。

『三年了……我們是三年的朋友了。』他振起精神說。

『……』她答不出什麼話，似乎覺得他這話味同嚼蜡，有些兒村氣。

「這書你覺得好麼？』他醒悟的說，這才是兩線相切的話呀。

『周作人著的麼？從前是我們底教員，很有學問。這書幾時出版的？怎麼我老沒有看到。』她還是冷澀的說——自語似的。

『不久吧，是，很好，有研究……』他一陣灰心。

『……「綠洲」……小說麼？……不是……什麼——許多日本——啊，討論日本文學。』如前。

『你想看麼？這很不錯。研究文學的人非看不行，……尤其是……女界——，』他念到這裏，有些兒澀口，但再說不出什麼話了。

「哼；這裏面又沒有討論婦女問題。你沒有看吧？』她這話太冰霜，太使人難堪了。說畢，放下書，倚着桌沿坐下，臉只朝着門口，輕輕的散淡的噫了一口氣——大約是嘲着『痴情女子騙不過呆大漢』。

『不過——咳——不過無論男的女的看看都好。你是愛研究文學的，「那麼」這種書看了鼎有益處。』他

硬聲說，特別覺悟的添上了個「那麼。」

她只默然。

『你很有文學天才，有創作天才……』他只想努力前途。

『你怎麼知道？』她微笑了，可是和進門時的笑有天差地別，乾澀極了！說次，將手玩弄着桌上的紅墨水瓶。那慵慵的玉指——就可以證明她底心境如一座被冷水潑熄了的火爐。

『你不是常時寫信給我麼？寫得很好，眞有文學性質！』

『那像什麼，隨隨便便畫的——』她指兒將瓶弄來弄去，不留神搭的一聲掉下地去。在他，心頭猛然跳了一下，不啻一個迎頭霹靂，低頭一看，幸還沒有打碎。她懶懶的拾起。

『就是要隨隨便便隨得好……愛美生說文學並不是好的思想記錄。』

『寫信算得什麼文學！』她慚然說，拭着眼，有些倦態了。

被熄了的火爐永永燃不着熊熊的炭火了，他覺得她底話句句如針芒刺人，又似極冷酷的冰天朔風，吹在面上使人發噤；灰心之下漸漸由悽涼而悲哀了。

『唉唉！——人生問題眞難解決。』他嘆起氣來。

『有什麼難解決！我呢，只要有碗飯喫便彀了！』她還是拭着眼睛。

這麼一來，——他覺得——連她底女性也失掉了，最美的女性也失掉了！她那種話實在不像一個女子對情人說。他自己也曾沒有當着別人這般說過，竟料想不到出在他底意中人之口！『唉——！』他只有悽顫的長嘆，可是再也不能博得她底同情心了！而且她掉轉臉不理會似的，將視線挂到牀頭箱上去了。

『這那來的女襪子？』她駭異的站起，攫取着擱在箱上的那幾套他新買來的物件，反覆的審定了幾次，還譏笑般的說：『送你底情人的麼？絲光的呀！』她那口脗，直像他底嫂子或姐姐妹妹。

『送你的，要麼？』他簡捷的說，而頓覺得「要」的疑問句不妥。

『我有我底——』她拒絕了，似乎不願意受他底「薄禮」，隨手擲下，接着伸了一伸腰，嘤了一聲，取着圍巾說：『要走了！還要替密絲王到大柵欄買首飾去，再會！』她頭也不回的一徑走出門外。

『就走，——還早呀。』他忙跟出去，正像一個破產的人。

『就走，不要送吧！』她走得很迅捷，飄飄若脫籠之鳥。

失却了心似的他，只周身冰般冷，除灰心敗興懊惱外，別的都不覺得。送她差不多出了街心，她還是頭也不回的說一聲「轉身吧」，雇車而去。

他沒有靈魂般的走回房，由煩惱而失望；由失望而淒涼；最後便是悲哀了！他倒在牀不住的飲泣。泣了差不多兩三個鐘頭，才改變方針，寫了一封抱歉的信：

『淑纔吾友：月色當牀，憶及頃間事，不禁萬種愁情齊上心杪。想我與卿交誼摯厚，體貼同心，且能互相諒解，拙於辭令之我，卿所素知也。縱有犯卿容，吾意卿必掬誠相諒，即微言薄責，我亦當默然承之；殊不知事違人願，卿竟以意氣相加。回溯往年交誼，安不使我潸然下涕耶？

愛人者人恆愛之。我於卿亦猶是耳。放誕風流，以浪漫象形色，乃一般輕薄子之舉止，我亦決不藉是以悅卿也。卿慧者，安不體察于中？自茲受聘以來，我與卿之前途正在輝煌燦爛，一旦以瑣事相違，于卿不過爾爾，而我之心腸節節寸斷矣！悲乎！所購絲織品數事，原意欲遺卿者，詎因物薄禮非，乃未曾面告，而卿故以詼諧相加，刻薄甚矣！

旣往不咎，我決不至見罪於卿，惟冀卿毋以此事耿耿于懷也。暇時望再臨敝寓把談，順問刻好。

萍心，八日。』

（三）『誰愛風流高格調』？——秦韜玉底。

這兩天裏，她得了哥哥底介紹，又新結識一位朋友，丁乙一。

他是P大學的學生，不但說得一口最流利的北京腔與英語，還穿得一身華麗非凡，襯出那白嫩嫩的臉，笑迷迷的眼，更顯出他底特色。

頭一天相見，她就沐浴了他底恩惠——他請喫華美底番菜。

她起先還是羞澀澀的，不苟言笑，依在他哥身邊若小鳥。有時又覺得他底笑聲——音樂般的——使她心靈震蕩，不得不偷覷他兩眼。在座上，他殷勤極了，噓寒問燠，實在是一見如故。

『啊，密絲李是文藝家，狠可佩！』他這般恭維著，一雙五花眼眯着她，『守璐，介妹將來在文壇上決不減色的。似乎……在什麽雜誌上看過一篇小說。』他時而朝她說，時而朝她底哥哥說。『署名淑純女士，是密絲李做的麽？』

她覺得這恭維的話有些蹊蹺，其實她曾沒有投過稿出過鋒頭的，可是這話又有些魔性，使她露出一絲悅服的微笑，輕輕說聲『那算不得什麽！』

『反正女孩子們只能學文學，別的都幹不下地！』她底哥哥說。

她一面對付，有時留心屋裏的陳設，眞是華麗極了！她雖曾沒有進過番菜館，然她早體會番菜館的器具是不易惹的；番菜館的規矩是不容易學會的；所以處處留心，連手也不輕妄動一下，有時不過在白布桌幃邊玩弄一回，似乎是表示她非常的閒散，儼然是番菜館的老顧客。

他們交了一陣談，陸陸續續的刀，叉，杯，碟都擺上案了；不一會紫紅色的葡萄酒斟得滿滿的，紅紅綠綠的一盆什麽『什錦海味』擱在她面前。經他勸勞了兩次，她免強的，用了一番苦工，才拿起杯無聲的呷了一口，約莫有一杯八分之一的進口量。他和哥哥喫得非常嫻熟的，似乎沒有什麽希異的規矩，她才放大膽左手拿刀右手拿叉就那般嘗試。站在門邊光油着頭的伙計們只睜着眼望住她，私地耳語着訕笑似的。幸還他底哥哥靈

巧，無意笑說：『妹，放下刀叉，我和你換一下，』她才悟會，忙照樣的放下，由他哥哥換了。這麼不動聲色的手法，才將她底醜像輕輕掩過，可是他哩，連瞧也不瞧裝做沒有理會，眞是她底知心了！

由是她更特別細心；他哥哥做什麼她也做什麼，哥哥停她也停。他倆盤子留下那樣不喫，她也留下那樣不喫。

他一面和她問答，一面只管敬她的酒，有時還拿杯送在她口邊柔聲說：『莫客氣呀，你是好酒量的呀，淑嫻妹，——你哥哥叫你做妹，我是你哥哥底至交，也就叫你做妹吧。』

這樣比酒還甜的話，不禁惹她一陣迷惘。話和酒兩樣甜的夾攻，她那柔嫩未成熟的心顆兒不覺滿含春意了！因此她不時偷瞅着他，——髮光可鑑的，笑容可掬的，半啓半閉的朱唇，影約露出牙上的兩道金光；聲音比音樂還動聽，一雙瞳人直是勾魂的使者！——一絲絲情網，縱縱橫橫的織成了。

有時她和他底視線迸成直綫，兩兩平行。

散宴後，他笑的，大大行行的握了一握她底手腕。這一握，就在她心底生了根。然他還是那般威威武武的，不僅就在這一握就打了止，明天還約她叉麻雀。

她那天晚上輾轉反側的想了一晚。

第二天，她收拾停當，裝扮得嬌嬌嬈嬈的，單說熵頭髮得費了半個鐘頭。臨去時還要對鏡回眸一盼。

她是叉麻雀的高手，不說別的，麥式是至少可以打一百分。跑到他那裏，他迎出來握着她底手，問寒問熱的殷勤得了不得。他底房裏陳設得極精緻，不亞于番菜館。壁上掛滿的油畫印刷品就是他底愛美性之象徵；桌上列滿了的原本英文書就是他底學識的現形；整筒香煙，大盒點心表示他是慷慨好客的；「婦女問題號」「性的研究號」那種雜志指明他是尊重女子的。——一切一切都默默鐫在她心上。

他倆相對笑的談了一會，都客客氣氣沒有昨天那般的多情。

一會兒，又進來兩個少年，大概是他約來叉麻雀的朋友。

通了姓名，就那般架起桌子推推就就的開始玩花樣。

她底恣式是女性的表露，輕輕的，牌在桌一些兒聲息也沒有。他們三人要算他爲最有經驗而活潑，一張牌揑在指間瞧也不用瞧就一聲「水煙袋」，果然是個七筒在手邊飛到桌心。他底笑話最多——什麽「眼鏡」，「草把子」，「冬瓜」，「鑽」，「恭喜」樣樣都精熟。有時拿起一根五條，似笑非笑的朝他底朋友們映兩映說：『Good night』，或者拿起一塊白板那麽在嘴上親一下：『Sweet』，他底朋友似乎都是些滑不滑的，笨不笨的人，只有笑。她也只微微的笑。有時他也談起學理：『我說，打麻雀牌也是一種科學，和邏輯學差不多！學了邏輯學的人十個有九個精於麻雀！大前提爲肯定，小前提爲全稱；小前提爲特稱，則大前提爲否定！R！這也不是喫牌時的奧秘麽？若A爲B，則C爲D；若E爲P，則A爲B；若要喫三筒就可以喫六筒，若要喫六索就可以喫九索，眞是七十二般變化！』

『若是單喫一個「邊」或「間」怎麽行哩？』他底朋友不信實的說。

『當然，那不是全稱特稱，肯定否定，直接改造，間接改造的關係！』他信口的說，其實也可以將那兩個大寶活活騙過。『還有變格改造，AEIO，Barbara, Cesare, Colwent 等等方法，咳，你說我丁乙要著本麻雀學說，不怕「風行於世」？現在美國正需要這種書呢！……密絲李，學過邏輯學麽？就是論理學！』

『論理學？不就是倫理學麽？……』她很有見識似的說。

『不同點吧，其實也沒有什麽分別！』他麻麻糊糊答着，和她鬭眉眼的熱起情來。可是當在朋友面前不好猖狂，只好一面說學理籍以培植她底愛情：『譬如論理學底「中名辭不周延」，「某中國人爲學者，凡江蘇人爲中國人，故凡江蘇人爲學者」——這種謬誤在打牌時也找得出的呀！如某三番「四風會」，凡「清一色」爲三番，故凡「清一色」爲「四風會」，哈哈，正是這勁兒！』

這幾圈雀戰，不料她底手紅，贏了不少的戰利品。最後一次三番也快成功了，十三張牌裏只有兩張不中用的了。她心裏不禁懷了一團希望熱，態度不免有些變異起來，幸虧只有靈敏的他察破些兒似的。

他坐在她底上方，趁這個良機就暗地使起情來。第一輪放個「金三銀七」的七萬。她喫了一行「七八九」，以爲這不過是儌倖的。可巧第二輪他又放個三萬，惹她又喫了「二三四」一行。這樣一幹，她才暗中知會他底用意，不覺「非常感謝」。

這一牌成功，是她「勝利的」成功，也就是他「愛情的」成功！

有一方面勝利必定有一方面失敗。這個人生財，那個人必定破產。破產的就是他朋友中之一，看見這勢頭不對，敬謝不敏的告了退，搔了一陣頭髮，約個口號走了。

『贏多少？』他笑迷迷的對她說。

『這算不了一回事：贏不贏沒有關係呀。』她的神經緊縮了，心意迷惘了，瞅住他只管笑。

『笑什麼？』他柔聲說，走近她身邊並着坐下。

『沒有笑什麼……』她底嬌態露出，笑的低下頭指兒玩弄衣角。

『……我愛你！』他一壁緊緊的偎着，握住她底手腕。

『愛就愛吧！』她瞅了他一眼，歪頭倚在他肩上。

接着他又換了個姿式，左手撫着她底肩，右手挪住她底手，效西法的將嘴湊近她底嘴邊還要那麼停頓一會，才他在上她在下吻了一陣。

吻了差不多五分鐘才停住，兩方迷惘的注視着，煞尾的動作就是將他指上一排金戒指取下一個套在她指上，她也就收收縮縮的受了。

（四）『一支穠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李白底。

萍心自從那回唐突了她，寫信道歉也沒有效，簡直她還要報他一個天外飛來的惡消息。他煩惱且淒涼極了，只得寫封信給亢夫消消遣。

他底眼皮不知在什麼時候紅腫了，臉色便蒼白的可怕，無限悲哀從筆頭湧出：

『亢夫！前星期的信收到了麼？我這幾天的生活狀況又改變了一些，由樂觀變成悲觀了！「女子以爲她底過去的戀愛生活是虛僞」 Ibson 這話實在說得不錯啊！我寫這套改換了口腔的論調，當然你將破顏大笑了。唉，一個粘着了戀愛質的少年，永永是不及孤獨者底察事明理，我相信這話實在了！現在，我的情況，和C. L. Philippe差不多了，我倆都是因愛女子而詛咒女子啊！我現在只看着A. Franco底作品博一點同情淚吧！託爾斯泰說，「犧牲自己的幸福以求全鄰人，」我就應辦吧。

『世界上唯一的罪惡，金錢造出來的！我恨不得將他們一律剷盡！唉，中國的青年只會唱著Nihilist底腔調，中國的學者也只「紙上談兵」的講無抵抗主義，唉！把惡人殺盡才有眞理出現啊！——』

他寫到中部，停下將書邊擱着的一封信拆開再檢閱一次，似乎是找些材料：

『萍心吾愛，我還沒有提筆就要痛哭了！萍心呀，我害了你！苦煞了你啊！我威嚴的父親替我和一個不相識的男子訂了婚，我到今天才知道，唉，我眞薄命！萍心呀，事已至此，安能救藥？我的身雖屬他，我底靈魂還是你底啊！我永永愛你啊！我希望你莫爲我而悲哀，我希望你斬絕煩惱努力前進。我現在不能自由了，不過是一個囚徒吧！唉，人生是無意的，前途是黑暗的吧！你底愛人洵蘋。』

他看了，淚珠又顆顆的挂上了臉，既恨她，還是愛她！最後覺得恨也是無益、愛尤其是虛用了！於是再繼續的寫——

『唉，世界上的虛僞遍滿，一切的東西都是虛僞的喲！唉，我寧願回溯到石刀時期去被猛獸殺死，不願生活在這等虛僞的世界上。你那同性戀愛的失敗史，現在想來不過是一個泡影吧，我這次的情形將永久

在我心裏留下一個滴血的傷痕啊！哎，我——』

他正在泛寫着，門呀的開了，校役拿着一封紅色封套的信擲在桌上走去。他覺得很奇怪，怎麽這麽早就有賀年的麽？急拆開看，只見片上幾排金字：

月之某日（星期日）謹設喜筵恭候

光臨

王一乙
李淑蒓　鞠躬

座設某某大街某某大飯店。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作，載晨報副刊，）

輕微的印象

黎錦明

『四小姐，你的大姐和人家講戀愛了。』多情的亢夫不到十五歲便成熟了，微笑的挑撥鄰家汪氏的女兒。

『啐，……！我告訴去！』四小姐說時，朝亢夫駭怪的翻了翻白眼，從玩伴中引身出來，倉忙的往角門回家走了。

兩點槐花由樹杪飄下。在亢夫白的頰上偎了一偎又飛去了。他默默無言，低頭弄着肘旁的石榴花枝，折了一片小葉含在口中，嚙出一點辛酸來。玩伴們都鄙視他了，因爲他侵犯了汪家寡婦的貞潔和莊嚴。……

燈光投在亢夫的髮上，映出那柔黑的光輝。他面前斜擺着一册薄薄的英文，兩箇綠從窗上撲來，落在書面上和小蟹似的橫行。——他呆呆的覷着，憶起剛才的事來。

『下次說話要謹慎些，她是青年的寡婦，怎麼能用這種話去侮蔑她呢？』她的嫂子在窗外說。草扇拂在衣衫上的微聲。

『趕緊去陪個禮罷！不然……』他的哥哥說，接着又調着他的女兒嬉笑了。

一陣幽揚的絃聲從西屋樓上傳來。他想起那樓上妙年的女兒，大約這時正在曼歌淸唱。他又想自己如在非洲的大森林裏孤獨的踟躕，濃烈的樹香包襲他的靈魂，也有毒蟲猛獸戕害他的生命。不覺間他倒在燈前昏昏的入夢了。

以後再也不看見四小姐來聯合他來作玩伴。角門從此長時的關住，只偶時看見汪家太太開一回兩回，伸出

頭來叫兩句。他再也不敢出大門了，因爲怕經過汪家的院落，怕遭受從窗鏡裏攖來的寒光，怕人們排斥的喁喁私語。

汪家大小姐還是標緻啊，他仍然這般縈想，不過從此他在苦悶的縈想裏漸次失却給她的愛力以至消滅於無。并且他相信女人的心情符合了孔夫子論女子與小人的一段話，他漸漸的畏忌女人，不愛和女人親近。

槐花一片片瀧到塵土上，又和塵土一同消失了，枝頭結出一球球和扁豆似的槐實來，已是初夏了。愛亂噪的喜鵲報着榮華的消息，鴿哨央央的在大氣裏放出和平的聲浪。

好幾回偶然擋着汪大小姐，在她容顏上領受了一些冷酷，和他的心境一樣冰霜。

一天，他夾着幾本書在一條大街上踽踽的走着。一聲叮噹突然提起他沒在沈思裏的注意，他擡頭看見一列正在飛行着的洋車。車上都坐的時裝的女子，其中一個便是汪家大小姐，臉上還罩着凛然的冰霜。

『是麽？』一個悄聲回顧說，於是她們的視線撲刺刺的一齊掛上他的臉。帶着微笑又帶着一些輕浮蔑視的神情。他不禁一陣羞慚，在羞慚裏覺到這件不可解的事：似乎陷到不可拔的深淵裏去了，只是遭受人們這樣的侮弄和輕視。

這一件事永永鐫在他的心頭。他洞悉這事的內層了，他在狐疑裏造出他初期的想象。

『哈哈，貞潔原來如此！』以後他常時兀自的笑說，將那英文課本拍的一聲擲到桌上。

在夢境裏也找不出像這一個奇幻的事。……

綠蔭蓋着全部院落，暑氣未消的夏晚，人們散聚在院中。孩子們只從花枝裏竄，小姐們便默坐在竹牀上，柔柔的拂着羽扇，擡起眼望着蒼穹，在回憶過去甜蜜的故事。淸淡的月光投在她們的身上，由聳動着的輕紗裏映出潔白的肌膚；晚風也和月色一樣的淸涼，吹動了花枝，吹動了她們的美髮，流出同一樣的幽香。

亢夫從外歸來，走經這箇小小世界，深深的受了一回誘惑。

覺想不到她——他所忌畏的女人——斜着眼波睇着他了。他的心神一陣緊張，忙望了她一眼低下頭去。然而他還是覺得女人的虛偽——這樣甜蜜的暗示雖陶冶他生命的全部，只是昏黑的四周，找不出一條到那田地的道路。他受了誘惑，但他永永懷着猜疑。

每一次每一晚經行彼處，這機會裏繼續的給他以斜睇，目語。有時微笑，輕顰。然而不過如此罷。他的心意只是在縈想裏奔流。

一直到深秋，木葉由枝杪『嗤』的一聲落下，院裏佈滿了涼風和蟲語時，才不見她的倩影。

年華如流水相逐的去了，他再來京都時已暌隔四年有餘了。

他住在已經遷移了的寓所，站在茫茫的前程上，把這件殘餘的舊痕完全消滅了。他有時聽到人們口邊傳來她的消息，說她已經得到一個美滿的職業。他聽後便淡淡的忘却，不願意聯想到那些故事。

有一天，他偶然聽說她來到這裏，他只是挾着好奇心去探視她。她着了一件狐皮外氅，容顏還是和往年一樣，只是消瘦了一點。他絕料不到她會發覺他的窺探。最令他驚奇的：她忽然臉上一陣紅暈——流出少女時的容色——朝在他窺探的處所望了一眼，低下頭來。

如今，他爲她悲哀了，想到在世界上爲禮教所牢籠的女子：有時很想戀慕她，但心意再也不許他戀慕她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作，載烈火。）

復讎

黎錦明

板橋驛沒有什麼值得欣賞的，除開那裏一種崇古的風尚。房屋的年歲至少都在一紀以上，貼近着四面險峻的石山，蒼老的林木和碧淸的河水；山基與一處豐美的牧場接壤，山腰便矗立着一座傳說有六百年歷史的古塔。居民個個熟諗這塔的歷史；他們是傳統的樂觀者，世界上莫測的變幻似乎始終是漠然，只這塔算是崇拜信仰的中心了。

人們心目中都印着這塔的神異。種種尋常的自然現象，他們都附會在塔上——傳爲許多談屑；如聚居在塔裏的烏鴉偶然啞啞地鳴着飛散了，他們便說：「山神回來了，……」於是都恍恍地造着空想；孩子在這一晚又有講故事的資料和興趣了。尤其是在節期的朝禮與社戲，他們確定這是外鎭的人對於這塔同樣的崇拜和信仰，因爲外鎭的人常時團聚在這裏演劇，打花鼓，燈會，擂台……藉祀神爲名以賺他們的花費。在這時期，農人們停了操作，婦女穿紅著綠的來聚會；如其這一年確定有豐收，更熱鬧了，過客們多歇下行程來參與他們一同歡樂。尤其是各處閒散的人，聞風便都齊集起來。

只是近年來顯得蕭條冷落了。這自然是兵禍又加以百年不曾有的水災作惡。塔依然是塔，然烏鴉們哄塔的奇談轉變爲怨神明不靈的詛咒了；除開五月照常幾盞寥落的禾燈參會，一切的歡樂好似成了故跡。現在勤苦的少年都想上進——當兵去了。禾田荒蕪的多，山坡上的蕓薹花倒繁茂了；冷寞的山林彷彿連鳥也絕滅，碧流上托着幾條終年不曾解纜的漁船，和茅屋裏兩三個老嫗作悲涼的絮語。此外只有過客的酬酢，因爲地方冷寞，他

們也多半不落脚。

有一天，鎮裏的空氣似乎沸騰着。臨河爲市的楚萬鎰茶肆裏來了幾個異鄉客，走進門便嚷着看熱鬧去。

「那裏？……打花鼓的？……」附近的人羣趕來詢問，呈出驚異的喜氣洋溢的臉色。

「玩武藝的。我們跟他們一幫跑了五十里，聽說打這裏歇脚。……有舞飛叉的，有打少林拳的，有走索的；頂愛人的是三匹馬啊！紅，白，黃，三樣。到末場，馬戲出來了。一個沒年紀的後生拿把足有三十斤的九環刀在馬上舞，從這個馬背上跳到那個馬背上，又從那個馬背上翻跳到這個馬背上；刀舞得只看見一團白光，鐵環子嘩喇嘩喇的響。……」

一聲吆喝，全鎮的人都趕到塔下面的牧場去了。

那裏確是非尋常的熱鬧，然罩着一層森嚴的氣色。人衆把全場繞成一個圈，堅牢得和城牆一樣；圈外是隨行的婦女，微微喘着氣，扇着衣襟坐在石墩上歇息；還有許多乘機行貿易的行販，列成一排已經像個市集了。場裏呈出異觀了。山脚紮了一處營幕，幕後面豎着大紅色的三角旗在風裏飄蕩；幕兩旁排插着鋒鋩耀日的刀鎗，將此處清冷的風光演成了一片肅殺之氣。營門口坐着幾個猙獰的大漢，只見他們滿身露出粗壯的力多的筋肉。

鏜鏜！……幕後面震了一聲鑼。營門啓處，一個姣豔華服而離奇的女子走出來，一壁舞一壁唱地繞到場中，兩手在木架上一按，細小的腰扭了兩扭便跳到懸在空間的索上了。在大衆看來，她實是一個令人驚服而可敬的女傑。在索上她可以唱淒婉纏綿的歌和細柔的跳舞。索的蕩動和歌聲的節奏和成一律，遠聽去正像春風從柳絮裏傳來的鶯簧。青年男子都麻醉了，他們從來不曾受過從異性身上得來靈魂的摧撼；多情的鄉姑都痴呆了，她們滿腔熾着豔羨嫉妬的火；婦人們震怒了，在丈夫身上使勁地擰扯，說：「少起心！這怪形的賤骨頭。……」

踏索的女子囘營時，第二聲鑼震動了，場中立刻呈着緊張的空氣 。人衆往後退去將地面留下一個廣的圓場。三個大漢把拴在營後的馬控着出來，狂怒似的繞場旋轉；馬雖貴州種——顯得瘦小 ，然而獷猂矯捷的形態，怒目奮鬣的精神，確是鎮裏未曾有的奇睹。約莫有半個時辰，馬跑得喘息了，便漸漸地轉成馴服的徐步，當步到場心，第三聲鑼響了。

出來的是一個作古時武士裝的少年。他全身都現着敏捷英俊的氣概；那身段的苗條，眉目的秀麗，——確具有東方武士所特有的美。他的頭上紮着一塊壓眉的綢巾，三朵絨花在耳旁顫顫地震動着；緊身的元色短褂和淡紅的披肩襯着他，風度更美了，美到使人們忘記了現在，浸潤在古代少年英雄的夢想裏。

「有請！」他拱了拱手，唱個喏。這喏音正像兩聲音樂，宏亮裏含着嬌柔。全場的空氣都變了；少年們的神經鼓動着，恨不得跳起來即刻和他結識。女人們流動的瞳子凝滯了，只跟着他的身轉。她們的胸膛好像裂開了似的，狂熱的心直跳到咽喉下了，全身熱力都聚匯到心裏來，把兩手都緊緊地壓在胸上屏着那迫促的呼吸。孩子們只是睜着大眼口涎直流成一線地從嘴角挂到襟上。老人們只是低聲讚嘆，說：「黃天霸再世了。……」

兩個大漢將九環刀捧到他的面前來，他輕輕地將兩條白皙的臂膊從翠袖裏擭出，披肩卸却了；當兩手把着刀柄時，那帶軟弱似的身軀好似憑空加了一股偉大的氣力，刀在他手裏正好比一片枯葉。起手往空中一擲，人衆的心一齊緊張起來，只見刀鋒由他耳邊剎下，一轉瞬便原復接在手裏了。再一擲時，他叉着手抬起臉直承着落下的刀口，這時，婦女們驚駭地叫了一聲，然而刀尖已牢牢地插在他的齒縫裏了。

他周身如罩了一簇森寒的光鋩似的。場中的空氣似乎鬆動了一點時，忽然瑲琅一聲，刀已如飛劍一般朝人衆擲過來。全場都驚動了。然刀似乎帶有靈性原奮落在手裏了；他的兩脚蹬了一蹬，已躍上馬背了。那一簇光鋩由地上移在空間，在太陽裏如流星似的閃爍。馬忽然行動了，排列着徐徐地走，閃爍的光鋩也跟着走。只見這光由這馬上跳到那馬上，由那馬上又跳到這馬上。……

一會，馬歸到場心立着，他把刀攬在腰間對人衆又唱了一個喏。他的臉頰已緋紅得和林檎一樣，然並沒有一點汗濕；星眸閃着傲慢的流睇，彷彿將一切都鎮壓着；喘息和着胸部起伏的節奏，激昂的歌聲也吐出來了。

咱是板橋的遺族，
咱有顯赫的門庭，有富裕的產業。
咱的爺娘有慈善的心腸，有高貴的名節；
你要記得這座起了五十歲的橋梁是他的施惠，
你要記得這裏的禾田都是他的產業。
他的恩典永久不會埋沒，和紫霞塔一樣的長久；
他的尸骨埋在斑竹嶺上，嶺上的草還帶着他的血跡。
可憐他死在你的手下；你把他連骨都剁碎，
如今他的寃仇還不曾清白。
可憐他一世慈悲，造了這一個結局！
你不要忘記他，他的魂跟着你永世不會消滅！
看罷，他的英魂正踞在這高高的紫霞塔。……

歌聲由激昂變成凄切，忽轉成慘厲了；傳到對面山間，一聲聲地回響過來，好像眞有個幽靈在那裏唱答。他的臉閃着發怒的光彩；兩只秀眼圓睜了，好像欲裂眦躍出。脚底下的馬都窒息着，托住他那鎮定的身軀，威嚴得和亞鉢羅的石像一樣。人們的心全都冰涼得如澆上了冷水，只一種神聖到可驚怖的感覺占着他們的靈魂。孩子們發着驚異的顫抖。老人蘇軟到屈下膝來了。少年與奮着，兩眦也好似將裂了。女人們感受着心的創傷似的，悲哀的神態充溢在她們臉上。

歌聲又轉成悲壯了：

……我的刀如今已經吐出一線寒光，
如今要飲他的汚血！
我的刀只認識他一個人，
立刻要飲他的汚血！……
可憐人的墳上蓋滿了幾層野草，
如今已踩成了一條大路；看罷，
把墳上的草都要染遍那奸人的血。

斗然間，他從馬上長嘯一聲，直朝人叢中竄過來。人衆驚駭地一齊散開，婦人們癡呆着，孩子嚇的哭了。

「借光借光！討幾個盤川錢罷。……」

「哥弟們，積福積福！有慢了。……」他變成溫和的笑臉了，取下頭巾來繞場地請求着。

錢和雨一樣飛到他身邊來了；婦女們從耳上扯下耳環來，老人們那吝嗇的手也插到腰邊去了。

× × × ×

那一天晚上這夥人便在鎭裏楚萬盛茶店安宿。他們好像一羣入洞的虎狠，將全鎭的空氣都變成森冷了。店中的鷄都捉來佐酒，有姿色的女人都叫來侍飮，以慰藉他們安閒地過這一夜。

卻是半夜裏，全鎭突然佈滿恐怖的空氣了，深夜裏暴戾的犬吠聲和促急的鑼鳴將人們從夢魂中驚醒過來。孩子們在被中顫慄着，婦女蒼皇地把值錢什物都往暗處藏收，壯健的男丁忙拿起鳥銃鋼叉跑到前後門去巡守。漆黑的深夜充滿了殺氣！

他們一同巡到楚萬盛的大門邊，只見門半啓着，裏面黑魆魆的沒有一個人影，只那一排刀械閃着陰慘的光

鉎。店家一家人都瑟縮在竈下，和古廟裏死寂的木偶一樣。探聽之下，他們斷定這夥人已乘夜到遠處打刼去了。從那聲浪的測度，這悲劇多半發生在桃樹村的豪富黃七王爺家裏。

恐怖雖然包襲他們，然他們反覺得榮幸。原來七王爺是一個有名的惡鄉紳，固屬近來做了許多慈善事業，然他過去的罪惡彷彿刻在人們的心上永永不會磨滅。他們由慶幸轉成安閒，顫慄的呼援變成低聲的讚嘆了；他們讚嘆七王爺的厄運。

「以後七王爺可以改悔了罷？他那作孽的錢給他們搶空些也好！落得我們受罪的小百姓痛快一場啊……」

他們望着那陰鬱的桃樹村口這麼沉聲說。

「……也莫把他傷害了罷，我祝福老天！」慈祥的老人這麼禱告着。

「他受凹創又算什麼！不喫一次虧後來那裏會警醒？只是莫把他屋裏的人傷了…… 唉！可憐的七王娘，她是何等樣的賢德人，和王爺一年十二個月都是對頭呀……」

他們議論七王娘的命運了，一同替她祝福。

村樹叢裏漸漸閃出火光來，呼聲變成了號哭。犬吠和鑼鳴已寂然：好像這齣悲劇已無可挽回，演成最後一幕了。

「這是七王娘的哭音啊！……」

「這黑白不清的世界，好歹又那裏分得清白啊？……」

那一帶樹林變得通明了。火燄從林後漸漸吐露出來，將半邊天染成一片殷紅了。一切的聲音都浸於靜寂，僅只幾點微微的畢剝聲和屋棟坍塌的響動。一會林樹中的宿鳥噪鳴飛散起來，彷彿這回災禍已延到牠們的命運上了。

× × × ×

第二天清晨，楚萬盛店裏的宿客全然失了蹤跡。空洞的茅舍裏只留下一地破舊的衣服和不値錢的器具。店家老幼都帶着驚恐後的茫然的神氣，靈魂不落體似地和外人談着。

「這一對手鐲還是七王娘的，我前天還看見帶在她的臂膊上……現在他們搶來送把我了。」店主婦帶着一種希罕的笑臉將許多舊式的飾物陳列出來顯示着。

由此可以斷定七王爺一家的命運了，確實，黃家在這一夜已全然化成刼灰；他們的尸體也就在灰裏火葬了。昨日巍岸的亭樓，和祥的氣象，今日已成一片荒涼的景色。滿鎭的人都跑去憑弔；悲嘆之餘，他們也彷彿懂到人生的一幕了。「……富貴又有什麼好處呢？……」他們都這麼說，「你想富貴，我也想富貴，還是害了這般小百姓——他們就是從小百姓身上剝削出來的呀！」

然而事實並不如此。一個老者將原因猜度出來了。他說這是五十年前七王爺的爺爺種下的禍根。你們不記得這裏曾經住了一個有德聲的富戶嗎？他姓方，叫方板橋，這橋是他花了五年的血汗造成的；有頌慕他的功德的，於是把板橋稱作這橋的名。他是百世書香子弟，不事功利又好淸貧，後來家境日漸零落了。他的結局就是因爲他的大兒子誘惑七王爺的姐姐的事情，——那時她稱爲全鎭的美人；——七王爺的爺因這事就上縣衙告了他。後來七王爺的姐姐又吊死了，這件訟事便延長起來。畢竟七爺是那時的財主，他把錢買動了官，暗地將板橋的大兒子殺了。板橋不服氣，就跑到省城裏稟告上司。然而這就只怪得七爺家裏太陰毒了呀！他怕上司來拿，當板橋一家走到距這裏不遠的斑竹嶺上，他暗地約了一般平日不歸正業的人就乘機捉住他們，打的打傷，殺的殺了。板橋娘子那時肚裏還懷着孕，那般人看她可憐就把她放走；後來也不知道她的消息，有人說是一個弄蛇的乞丐救了她，流落到貴州去了。昨天那個沒年紀的後生或者就是她的遺腹子罷？……這事又是何等迅急呢，板橋雖死了三十年，然他的寃仇一轉瞬又報了；這不是老天親眼看見的嗎？……

這件故事便成近數年來比烏鴉哄塔更令人神往的奇跡。

就在那幾天，有幾個販鹽的由鎮裏起身到花市去，經過了老歷埠。老歷埠的空氣同樣沸騰了。原來那夥賣武藝的已在那裏歇脚。滿埠的居民都來參會，一個小小的神王廟前成了一座人山。那英俊的少年又站在馬背上激昂地唱歌：然而從前的悲切悽厲都消去，轉成一體豪邁深沉的腔調了。

……我的刀收進了鞘，飲着了奸人的血；
回去罷，這世界是咱的家，
這山河是咱的屋。
咱想到梁山去憑弔英雄的遺風，
咱想到巴蜀去領略豪傑的舊業；
世界上本來是不公平，
取了窮人的血汗來造富人的罪孽；
把一座大好的江山弄成苦海，——
把帝王的寶座讓與奸人，——把國家賣把外洋的仇敵！
還是綠林清明，還是草莽高潔；
這一去我把王基重建，
恢復四十年來中央的舊業！……

歌聲依舊打動了大衆的靈魂，彷彿把一處市集化成莊嚴的皇宮了。他唱畢時的情形却不同了，從囊中抓出一把把的錢來朝空地上散去。只見一羣羣貧窮的乞人和孩子們一齊奔上來搶着。和煦的太陽照着他在馬上，臉上飄浮着閒散的英雄的笑靨。

（一九二六年一月作畢，載破壘集。）

惘然

川島

(一)『你早點來！』

倘若我不知道伊是到什麼地方去的，那我就要去尋伊。偏偏我又知道——不但知道，並且還曉得伊將要在什麼時候回來，正因為這個，正因為知道伊到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却使我不能耐了。

老早：不論是我在做工，讀書，或者和朋友們談笑，總好像有一件東西壓在心上。雖然見伊時會忘却，但總也要想到：『今朝總算還在一處。』

伊和我並肩坐着的時節，還在下午。伊低了頭說：『這幾天裏我要不在你面前了，平時勸你加衣加餐還不聽；以後就是受凍挨餓，又有誰來管你……』

『且不要說這些吧！』我這樣的說，我的心也就和切斷的蚯蚓似的在那裏拘攣。我想還不如說別的：『雪林來向我們要照片，就給伊寄去吧！如果你要給伊寫信，只好等你到家……』說到這裏，我就說不下去，而且再也想不出別的話來。

室內已經黑茫茫了，我們還和平日一樣的坐着吃飯，伊說：『我午飯吃多了，現在不想吃。』後來經我的勸總算勉強吃了一點。我，本來就想在這一餐裏要多吃一點纔是，不幸因午餐很遲，也不能下咽。因而說：『我們不如喝點酒！』伊說：『不要吧！』可是我想到喝了酒能忘去一切，終於喝了一杯，伊就在我的杯中啜了一口。

等到行李都放在車上，送伊的人和我們也都站在門外；年長的說，『路上小心！』小弟妹們是默默地在一邊站着，伊坐上了車，我也惘然的跟伊坐在車上，送的人跟着車走了幾步，年長的還是說『路上小心！』弟妹們只高聲說了一句：『你早點來！』

（二）售票處的門已經關了。

在車站的電燈底下，我看見伊眼圈紅了。但因運行李，尋同伴，匆促間還不覺得什麼。好在我已經向伊說過，在車走以前我就要離月台的。

等行李安置好以後，伊到車口來和我說：『路上你放心！我就回來。不要……』說罷眼圈又紅了。『好！我想先你而走！』說完這話也就跳下車了，但是終於沒有先伊而走。

我在月台上，伊在車內，旁邊站的是伊的同伴，隔着一層玻璃彼此默默的站着。那時伊的頭是低垂的。肩膀是在聳動；我是一句話也沒有說。一直等到鈴響，我纔如夢醒似的辨清此刻伊眞要走了，才覺到此刻是只隔着一層玻璃，以後將連人影也不能見到！

汽笛叫了三次，每次都使我感到驚悸，後來車慢慢的動了，伊離我也漸漸的遠了，遠遠的望去，看見玻璃窗中的伊，肩膀還在聳動。一直等到車走的聲音也聽不見，我便走出月台，信步走進郵局去買郵票，但是郵局售票處的門已經關了。我使一個人歸來。

（三）『我也要跟去』

街市上的人仍如從前一樣的忙碌和奔波，洋車夫也和平日一樣的和我論量去八道灣的車價；這些在我看了是感到冷靜的，並且覺到他們的無聊。

我和從前一樣的進了伊的住宅，可是走到窗下時，不像從前那樣有人先叫我了。這在平時並不留意，而今回想起來纔覺到苦。窗前的爐子已經沒有火，桌上雖未蒙塵，然已一無所有，日常伊所坐的椅子，現在是放在

一邊，伊的床也一半露着藤棚，一半是爲伊捲起來的被褥遮住，就是掛在牆上伊時常所照的鏡子，此刻也已經放在抽屜裏面。

室內不只是靜寂，似乎還比從前大了點。後來我就去鎖伊的房門，但是鎖門的一個手正是我平日和伊相握的手。

惘然的走進裏院，和我的先生與師母去談笑。我先騙弟妹們說伊又回來了，他們現着疑惑的臉色說我撒謊，豐一還要到伊的房裏去看。

『昨天姊姊們都難過了，只吃一碗飯。』師母說。

『是的！伊臨走的時節，他們說「你早點來」的那一句時，我覺得他們的噪音已經異樣。』我說。

『也難怪小孩子們，我也覺着寂寞。』

我沒有回答，只把我的目光移到簷下的那盆文竹上，可是師母又接着說了：

『眞的，昨天我也有些難過，如果下半年伊要到外國去，我想，我也要跟去。』

（四）我

弟弟和我說：『你該出去走走，如公園這些地方。』

『不要吧！』

『要不然，我想你也當去找一個醫生。』

『我那裏有病？』

我覺到把我的身軀關在房裏，便可關住了我的一切，我並不要出門，我在家裏是適意的，如果能在被窩裏靜躺着尤其是適意。我願在這期間內沒有任何事物來驚擾——使我已經閉住的眼又張開。要不是爲西布利島的皇后，要不是爲看從伊處來的福音；那末，我的眼睛就可永續的閉着。

（五）『你那弟兄有三倍的榮幸』

我記不起來了，然而不是忘記，是不敢回憶。如果我要很分明的記起：那時伊怎樣的和我坐着，或者我們怎樣的並肩走着，路上曾遇到過什麼，這樣，我將分外的感到孤寂，而且增加對於別人的淡漠。

據說：伊的弟弟是在這一天死的，等到臨死的時節，曾斷斷續續的向他悲泣着的母親和姊姊，父親和兄弟說他在伯父家時的遭遇：在深黑的夜裏，命他單人越過森林去購物，在飢餓的時節，就偷了餵牲畜的黑豆來吃，要是冷呢，便只好抖着，一面還要防着被伯父母看見。這樣的兩年，這個弱小者便被凌辱死了。他是他伯父的嗣子，所以住在那邊，等到死的那一年，纔知道在受凌辱把他接回來；但是接回來就死了！

伊時常夢見伊那弱小的弟弟，在黑越越的森林裏東張西望的走，小手在那餵牲畜的食具裏取黑豆，或者看見身上多少靑腫的傷痕。

就在去年這一天的傍晚，伊備了多少的紙錢；和我走到城外的曠地裏。伊說：『我知道這是無用的，但是萬一有用，那被擠出人世的靈魂，就能得到微小的幫助。』

等燃着了紙錢之後，我也爲這弱小的靈魂祝禱。但是伊，伊總是默站着沒有作聲，一直等到紙錢燒完。後來紙灰飛揚起來，飛到我的帽上，伊的髮上，我們纔掉頭回來，似乎那紙灰也跟了我們幾步。

當我要和伊分離的時節，伊淒然的向我說了一句：『謝謝！』

（六）我的覆信

伊來信說：『在十五以前，我們就能相見了。』我覆信中說，『萬一老人們堅留你，那就多住幾天，寧使我們受苦。』

橫豎近來我的希望都寄托在夢中，雖在醒時免不了惆悵，但在平日夢醒時原也一樣的惆悵呵！

（七）簷廊底下

我喜歡從圖畫中去找美麗，喜歡從玫瑰花中去聞香氣，我愛那百合花的柔媚，也愛那海棠花的嬌豔，可是對伊時就覺得這些是乏味的了。

一天的雨後，我們都在簷廊底下；我靠柱子站着，伊斜倚在我的身傍。

『你喜歡什麽顏色？』

『淡紅的和淡綠的。』我說。

『這樣我便要用這顏色的材料去做被；並且還做一套薄似雲霧的裙衫，那時我梳着辮子，等你囘家來時，我便躱過。』

『家？那時？』

伊的臉紅的好像玫瑰花，或者有如朝霞，停了片刻，伊低聲的說：

『家呀，那時你在什麽地方，我也在那裏，沒有離開你的時候。』

『謝謝你！就這樣辦吧，可是母親呢？』

『親愛的！我總不離開你，要囘去也同着。』

『是要這樣的。』

『唉，你呀——親愛的！』

伊看了我一眼，許因爲伊想到了將來，伊的臉便更紅暈了。

（八）『我便終身向你頂禮』

他們在嘲笑，在諷刺，這便是我白晝所受的；夜裏呢：我是受夢神的欺騙。

朋友們在那裏說——『柏生囘了家再也捺不出工夫來寫信咧。』『小峯的佳期近了。』這些話在我聽了，只惘然的想着：上帝呀：你既降福於我，爲什麽又時常的給我這寂寞？

伊寄給我三張畫片，裏面都畫着美女——可是這使我更難受！每個美女的胸前或者手裏都黏着鮮花，蓬鬆的頭髮都很像伊，雖然沒有伊般可愛，但因爲這個，我更感到這畫片的可愛了。有時我在囘憶，我在夢想，便思從這些花裏去聞些香味，然爲了頭髮像伊，爲了怕太與接近時，伊知道了就要說我『你太鹵莽』呵！

或者是我的懸想吧，我總覺得伊在給我的信箋上是撒了糖的；不然，——那末靠緊我的唇邊時就不會覺着甜了。要不是紙上寫滿了酸辛的字，我就要把牠終日的噙在口裏。

還記得去年，冰盤似的月掛在天空，我們站在長不及人的刺柏園中，伊靠着我的身子，還有我們的妹妹也站在旁邊。那時：彼此遠遠地看見花炮的起落，便齊聲的說：『這裏！』『呵這裏！』而今是只缺一個伊呵！

上帝呀！你既肯賦與我以一切，就請再給我一個『如意』吧！如果伊這囘不愆悞了來期，那末，伊就要更親近的靠在我身旁。你要是肯了，我便終身向你頂禮。

（九）小孩子般的

自然我不諱言我心裏的焦慮和記掛，即令他們要來打趣我。可是我不能寫在紙上，你想：我要不太蠢，我又何必把離愁再在心上濾一囘呢？

朋友們有新婚後就遠離的，也有早婚了不在一處的，平日看他們的心緒，看他們面上的表情，似乎都沒有什麽，因而暗地裏不免就罵他們道『你這傻子！』，但這囘是我勸伊囘去的，是我送伊囘去的，更知道什麽時候伊要來的，畢竟我再焦念不將也成了傻子嗎？不過我眞要傻了——原先我是不傻的，比如說：在天寒時，我就假裝手冷，那時伊就來握我的手，或者把我的手放在（其實是我伸進去的）伊袖筩裏，有時還用頰來溫。可是就爲諸如此類，現在我便眞要傻了。最大原因是我不知道我該怎樣——不論在家，出門，或者訪友，看書，處處都提起我的心事，這心事便是好像我的心已經缺了點似的。

我想放汽球，也想放風箏，更想放的高高時割斷了線；然總沒有放。就是放了，我想也不會飛到伊處，雖

然還沒有試。可是試了不將更加焦急嗎？那末我該怎樣呢？㘈，還照舊讓我的神魂蕩漾着吧。

在伊前天的來信——忘了第十幾號了——中說：『你怎麼小孩子般的？』我知道伊這話是來勸我不要焦急的。可是在伊自己信中的文字上，伊沒有留意到這一層，所以我回信說：『彼此何必客氣』。其實，也曾有人當我孩子般看待，即如伊對我的稱呼和撫慰就是鐵證，但是現在却孤另另的把我留在這裏，我眞如孩子般的了，種種的寂寞，焦慮和惆悵，使我惘然的不知該如何是好！伊還說咧！

（十）㘈！吾愛

我久不出門了，偶然出去散步，偏偏遇見一對一對的人在那裏走，這——這搖動了我的靈魂。其實也不僅這個，現在我的心就好像一條公共的道路，誰也踐踏得着；至於對於這些一對一對的，我便想：這般冷的天氣，你們坐在家裏——只求不讓我看見，不比在外面亂跑好的多嗎？

我心裏並沒有受什麼打擊，似乎我的抑鬱是沒來由的。我眞看不出，我爲什麼這樣頹唐，以及這樣的難過，在人面前我總裝着昔日的模樣，有時還故意的尋趣話來說，但總說錯了話，比如：今天就說錯了人名，以及昨天還沒有穿上裏邊的便衣就披了大氅。這些，我眞看不出是爲什麼來！

㘈！吾愛！

（十一）惶恐

爲了知道人家處有伊的信，就是久不出門了，我也決意振起精神來要去擾人家的，况且有事可以藉口。然一進了門，一見了主人，我便惶恐起來。幸而他們都把信給我看，我也都含混的看過——不敢一字一句的讀者是怕我鬧笑話。伊手上的皮膚因受冷而開裂，這是我知道的，以冷水潑在我身上似的一句是：約在二十前來京。

到此刻伊的來信在我的兩隻大衣袋中要盛不下了，但我還是盼伊的信。有時盼不到，不但自己焦急，還怨

恨伊。然而總爲郵差所戲弄，結果便將所有的怨恨都付與郵差——他眞不幸！

從中途的來信中，知道伊是如何的受冷和吃苦，從到家後的來信中是知道：老人病了，伊病了，手也裂了。並且還有其他的不幸。

、可憐的Alci呀！我喜歡你的來信。我是寂寞呵！

（十二）『兩地誰夢誰』

道德家會輕視我的，白天是喝酒，夜裏醒來時我還不絕的吸煙。

就在昨夜我臨睡時，彷彿如基督徒的晚禱。捧着伊的像片（那時我想縛住伊），小語了多時——這些話我不願別人聽到。後來伊也向我笑了。

翌晨醒來時就回憶我昨夜的幸運：似乎是在一個私人的花園裏，我獨自在徘徊，恰好遠遠地看見伊屈着身在採花，許是牛郎花吧，等我過去時，一朵淡紅的已經插在伊的髮際，還有一朵伊要求給我佩在胸前。正這時節，好像我們都坐在花叢中，伯靈鳥在空際嘹亮的叫着，四圍是唧唧的虫聲，眼前沒有一個別的人，伊的手是在我的唇邊。

在這一天給伊的信裏曾說：『謝謝你的祝福，昨夜安睡了，到天亮時還不忍起來，眞甜呢，你也嘗到嗎？親愛的！』

（十三）願意這段是空白

我憎惡這『十三』的數目，自然我要忌諱，我就不願意寫一點關於伊和我之間的事。

近來覺着我的脚大了，腿長了，這些都是在走路時看出來的。莫非我瘋了嗎？可是我還有什麽話可說！讓人們來詆斥我的迷忌吧，倘若話是從他嘴裏出來的，那末，就讓牠在我的耳朵邊飛過。

（十四）懺悔

滋味是在心頭的，我眞說不出的苦呀！就只是這一回吧，自後我永也不離開伊，或讓伊離開我了。卽使伊要回去，我也該設法留住，但在事實上卻是我勸伊去的。莫非那時我瘋了嗎？竟會做出這些事來！

越是算得歸期將近，我越是難挨，這時理智也完全失了效力。從前還能終日的伴臥在牀，現在就連夜裏也不能睡。從前還能讀書，雖然只要見到書中的情節和話語有與我們的經過相彷者，總不免要停留，而今簡直的不能讀，就是提起筆來也覺得淒涼。從前我是恍惚的，而今淸楚了，然而這正是苦痛。我曾想：誰要能立時把伊請到我面前，我可以拿血去酬謝他；現在只想：誰要能安慰伊，並且不讓伊受我現在這樣的苦痛，我就要用淚去洗掉他脚上的塵埃，用頭髮爲他擦乾，還給他抹上香膏。

要是天氣不好，我總陪伊在家的，倘若天好，在林間水邊也就能尋到我們。但是現在呢：只求郵差不來戲弄。

還記得夏天的某日，和伊使性，賭氣要回來，等臨走時，伊和我說：『就是要走也慢點走吧，我的不是……』可是我還竭力裝着氣惱的神情，雖然在路上就後悔了。不一刻伊也到了我那裏，當我聽見門外有伊脚步聲時，就趕快去躺在牀上，臉朝着裏，要等伊先來叫我。但伊進來了沒有作聲，一直等到我不能耐時轉過臉來，看見伊含淚站在牀前，就和我說；『苦了你了，不要氣我吧！』這話壓的我眼中迸出淚來，可是我笑着向伊說：『虧你會認眞！咱們是鬧着玩咧。』

現在呢；就是想切了，或者想起從前我粗暴的地方，也不能到伊面前去呵！我後悔不聽朋友的勸告和伊同走。

這算得到了一個非常的教訓。

（十五）我們原是一個

不知道一張一張的日曆撕去有多少了，從伊走後。我每次擧起手來時總感到今天已經過去是可喜的，卻從

不敢想明天怎樣。僥倖現在夜短，雖然白晝是長的，但總好一點——只少在日裏有伊來信的希望在前面。

一夜不曾合眼，次日偏偏要到郵局給柏生去寄信，到了郵局，又因爲信封口在衣袋內摩破，應該重寫。於是去找住在附近的T君，匆促間把名片交給傳達者，我也跟着到了客室。及至我那相識出來，他一見我就瞪了眼露出驚奇的神氣，一聲也不作。那時我想莫非先進客室是失禮的嗎？或者因爲我那憔悴的顏色？還是我又把裏面的便服穿在大衣的外面？然而都不是，一直等到他把名片拿出來，總知道方才拿進去是伊的名片。這時我只辨清臉上在發熱。還好：幸而他又把名片還我。不然我隨身就要沒有了；如向他要還，又不好意思。

人們特別喜歡嘲笑我的一層，我早就看出，這回他們又算得到了材料。但不論他們如何的譏諷或戲謔，我雖不曾回敬一句，心裏總罵他們道：『蠢貨！我們原是一個呵！雖然現在離遠了些。』況且這個——這個就許是——不，確是伊快要回來的先兆。

（十六）巧？

已經盤算了幾日夜了，決定在這一天無論如何伊是不能到京的。忽然心血來潮，就匆匆的出了門，坐上車，要到車站上去。在出我寓所的胡同口時，第一聲即聽見走路的人說『眞巧』，這就更使我有了憑藉。除眞『巧』以外，我沒有聽見其他的話，或者也正不需聽見；我只是在想：倘若要眞巧我接着了伊，頭一句話當向伊說什麽，伊要和我說什麽。

火車時間表中特別用紅字寫着特別快車十點十分到京，自然伊要來時一定連尋常快車也不願坐的。時間已經過去，車還沒有到，我也沒來由的焦慮起來。那時我手裏拿一張曉報，然而不能看，就是看一會也要看看錶。記得曾在月台上來回走了五次，車還不來；又繫盤數了一千的數，車還沒有來，後來決計再數五百，幸而等數到快四百時車就到站。我便很仔細的留心行客，在人叢中也沒有看見伊。這本來我沒有想到這一天伊眞能到的，所以還不十分失望，很快的就回到公事房裏來了。

『方纔C先生給你打來電話。』

『沒有說什麽吧。』

『沒有。』

『那我就去看看他。』

我出了公事房就走到C先生那裏。

『方纔是你的電話吧，因爲我到東車站去了。』

『是的，接着了沒有？』

『沒有，本來也應該明後天才能來。』

『那末，明後天你還得去吧。』

『唔。』

『…………………………………………………』

我以爲能從C先生那裏得點消息的，可是他說『明後天你還得去』，等到別了C先生回寓所時，只覺得腿是重的，脊背上也出了汗。

侍者給我倒了茶出去，不一霎又回來說：『八道灣有電話』。我就覺到異樣，但從電話中知道伊是回來了。

（十七）『只有歸時好』

你瞧，我太可笑了，一個月來從早到晚總是惘悵的，我怨恨太陽，怨恨西北風，怨恨郵差，看見月蝕似乎出了我的悶氣，並且忌妒別人，有時還常常駡我的兄弟，但是——如果要說這些是因爲伊離了我的緣故，還不如歸咎於別的，因爲伊所給我的正是歡喜。

還能模糊地記得，掛上耳機似乎就跳上洋車，路上一切都覺得很好，就是車夫走的慢一點——實在太慢了。許伊是在窗口望着我的，在我進門時，伊就在門口，還不及說話，我們便急急的握着兩手，有如舊式婚禮後進洞房的樣子，伊倒走着，我順走着的進了家。約有五分鐘以後，我纔說：

『等一等，且讓我脫了大衣。』

……………………

我的手如帶子似的圍在伊腰間，伊在我耳邊低聲的說：

『親愛的，以後我們就好了。』

（一九二四年作，載月夜。）

傷心的祈禱

汪靜之

值翮是V省城裏H中學的國文教員。有一天，他過江到H鎮去，被親戚留住吃了午飯，急急忙忙地回V省城去上下午一點鐘的課。他到六碼頭時候，過江小輪船剛要開出了，他勉強趕上去，船上乘客已滿，他便站在船頭上靠着欄杆。過江輪船由H鎮的北岸駛到V省城的南岸只要十二分鐘，原也用不着坐的。

值翮站着望了望蒼黃的江水，又無意識地望到船當中去，他的視線在那人叢中的一個婦人的臉上停駐着了。值翮很懷疑地注視着在那裏思索，他覺得這婦人是誰，但又決不定是誰，後來他聽得這婦人和坐在伊旁邊的男人說話，說的是他的家鄉C縣的土話，他才恍然了。他和伊不見面已二十年，沒有聽見過伊的消息，到V省後才聽說伊在H鎮，伊的丈夫在H鎮開了一爿洋貨店。他曾想去看看伊，但他和伊既非本家，又非親戚，憑了什麼名義去看伊呢！

伊的衣服頗華麗，頭上有許多珠寶首飾，手上帶了兩個金戒指，穿着一雙有花的紅緞鞋，說話時嘴裏露出兩個金牙齒。伊旁邊坐着一個三十幾歲的商人，伊膝邊站着一個五六歲的孩童，是伊的丈夫與兒子。值翮在這裏遇着伊，感着一種失望，哀傷，憎厭三者混合起來的心情，他不料伊已如此粗俗老醜了。

× × × ×

值翮和秋英十三歲的時候，同在故鄉C縣西鄉Z村的一個私塾裏讀書。這個學校南鄰Z村，北臨田野，是一個半舊的祠堂。先生是一個窮秀才，面上竇塔似的掛着一個很高的竹節鼻，他講書講到『史記』上『隆準而

龍』一句，必定很欣慰很得意地說：『漢高祖的鼻子是很高的。』

這個學校裏有三十幾個男學生，五六個女學生。値翻和秋英坐位相並，兩人最講得來，先生也特別歡喜他們。

秋英圓圓的臉兒很豐潤的，皮膚雪白粉嫩，常常頰間現着水紅的血色，頭髮很黑，梳着一條辮，又極聰明伶俐，說話的聲音也很淸脆：伊在Z村是很出色的女孩，而在値翻的眼裏却是空前的美女。

値翻和秋英什麼事都互相關心，互相庇護，有一個和別的同學吵嘴的時候，另外一個必定來幫忙。他倆從不吵嘴，有時稍微有點生氣的事是有的，但不到五分鐘就和好了。他倆生氣的原因總是做玩具之類的東西意見不合而起的。 卽如有一次他倆同用香烟匣做了一個孔聖廟，値翻要把『大成殿』的匾額用紅紙做，『至聖先師孔夫子』的牌位用綠紙做，秋英却以爲要綠紙做匾紅紙做牌位。他倆爭執了一番，他便把香烟匣和一些零碎的紅綠有光紙推到伊面前說，『你一個人做去！』伊又把這些推到他面前說，『你能幹，你做去，我是不會做的。』彼此推了幾遍，結果推在兩人的書桌的接界的地方。兩人背着臉無語了幾分鐘，不知不覺地又在那裏頭碰頭地一同做着他們的藝術品了，至於剛才爭論的紅匾綠牌位的問題似乎已經忘却了。這樣的事是常有的，甚至一天發生幾次，但他倆從沒有認眞地爭吵過。

那時C縣鄉間讀書的女子絕無僅有，Z村這幾個女子讀書是空前的事。伊們大都是家境很好的鄉間小康之家的女兒，伊們的父母把伊們讀書有兩個願，第一聽說城裏有女學堂，覺得把女兒讀讀書是很時髦的事；第二是女兒讀得很通達，他們以爲女子一通達就不守本分了。秋英也是這樣讀書的，所以伊雖和値翻同年，但上學上得遲，書比値翻讀得少，常要値翻教伊讀。値翻很喜歡教伊，可說是不厭百回教，而伊到先生面前去背書時更爲伊着急，怕伊要背錯。但他有時又希望伊背錯，伊背錯書後很羞慚，便更溫順更柔和地做出懇求的樣子來問他生字，而對他一切都更殷勤了，他看了伊這又可憐又可愛的情態覺得很滿足很暢快。他常對伊有點驕

傲——不，不是驕傲，乃是表示自己的能幹，——而伊每每被他所屈服。

他家中帶了糕餅來必要分一半給伊，伊帶來時也一樣要分給他。先生每天要睡一午覺，那就是他倆偷偷地吃糕餅的時候。他倆如此要好，同學們便取笑他倆是夫妻，他倆難爲情得紅了臉要去告訴先生說人家侮辱了他倆。但他倆心裏却有一種微妙的朦朧的感覺，覺得『夫妻』這兩個字是非常神祕，非常高貴，非常可愛又是非常不好意思。他倆心底裏對於同學贈送的『夫妻』二字，實在是很願意領受，覺得有不可說的趣味。而他倆就眞的顯出夫妻的樣子來了，他倆更親近更不分你我，他對別人說到伊，伊對別人說到他，都有點避諱的樣子。

放了學在外邊，他倆也常一塊兒玩耍，如春天的捉迷藏，夏天的釣魚，秋天夜裏的跟月亮跑，冬天的樂雪人，他倆總是同伴，大人們見了都稱讚他倆的整齊清楚，說：

『好一對活潑可愛的孩子！』

學校門口有一條水溝，有三四尺寬一尺餘深，値融和秋英常於放假的日子在那裏捉泥鰍捉蟹。秋英拿着一個臉盆在岸上跟着，値融赤了脚在水裏走來走去地捉，他的鞋子是伊負看管的責任。有一回他捉了一隻很大的蟹，食指被蟹螯鉗出血來了，他叫起痛來，幾乎要哭了，伊很驚惶地跑到他面前摸他的手，幾乎伊也和他一樣感着疼痛，用十二分的同情安慰他，教他不要哭，說是等一忽就好了。他得了伊的安慰很舒服，覺得被鉗眞是大幸，流血的代價是太好了。

水溝以北是一片曠野，有稻田，有桑園，他倆常在桑園裏採桑葚。他爬到樹上去採，伊站在樹下兩手拿起衣襟來，他便把採得的桑葚丟在伊衣襟裏。他採了爬下樹來，和伊在桑園裏走着另找一株樹再採，灼熱的太陽晒着，伊臉上有一粒粒的汗珠，他用小手帕把伊揩拭，伊立着不動讓他揩拭伊的白嫩如凝脂的面孔上，因熱而浮着一重輕淡的紅潮，和桃花的顏色一樣。他把一個烏紫的熟透了的桑葚塞在伊嘴裏，伊便動着鮮紅的嘴唇吃起來，並不推辭。

他的佔有慾很強。不許伊和別的同學要好。一天伊和別一個同學一同玩，又一同在院子裏移栽鳳仙花，値翻見了便生氣，等秋英囘坐位的時候對伊說，『你和他好去，不要再和我好！』說着便把自己的桌子拖出來和伊的桌子離開一寸寬的一條縫。這對於伊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天雷，伊急得要命，把桌子搬過來和他的接連着，表示一定要和他好，但他却再把桌子拖過去一寸，伊沒有法子，結果哭起來了。一哭之後兩人馬上又和好如初了。伊好像是他的屬國，要受他的干涉，但人家要侵犯伊的時候，他也要保護伊。

後來那竹節鼻的先生說是女學生年紀大了，用幾張竹簾把廳堂的一角圍起來，教五六個女生在竹簾裏讀書。此後他和伊內外隔開，在學校裏終日不能在一塊玩了，而且在校外也因年紀大了，不便打在一伙，便漸漸疎淡下來了。雖然形式上比較疎淡，他倆的感情却仍舊是很濃密的，然而値翻總常感着寂寞冷清。

大概是春尾的時候，値翻秋英兩人的母親去燒香，把他倆也帶去。那尼姑庵在深山裏，離W村有十來里路，他們一清早去，在那裏燒了香便在菴裏住一夜。這是値翻秋英同房睡的唯一的一夜，値翻以爲這一夜是他今生最可紀念的。秋英和母親睡在裏面的牀上，値翻和母親睡在窗口的牀上。若在前兩年他倆必定很頑皮地在牀上滾作一堆，但這時他倆已十五歲了，已知道男女有別了，所以他倆說話舉動都很規矩斯文，拘束得很，但他睡在牀上却異常地不安靜，他不斷地想着伊，他把伊睡着的情形以及其他種種都幻想出來，他翻來覆去，輾轉不已，只是不能入睡，他非常興奮，非常苦悶。而又兼之滿枕的潺潺的溪聲，尼菴旁邊冷寂的溪聲，所以他更難堪了。

第二天早晨他們在尼菴裏吃了早飯，兩個母親捐了一點修補正路的錢，便動身囘Z村，那笑容可掬的尼姑送他們到山門外。這條路雖是深山的路，但因爲這個尼菴遠近聞名，來燒香拜佛的人極多，而老尼又會化緣，所以一路都是石板做的。山上有許多住山莊的人家，每天挑了山中的出產品到村裏去賣，村裏的人也起早到山上去砍柴，因此路上行人也常常不絕。那天早上天氣清新，萬山皆綠，綠得異樣鮮嫩，山上草木鬱鬱蒼蒼，高

高低低地好像碧海的波濤一般。便是那山腰的暗灰的岩石，因了上下四方的草木的掩映，也罩上一重淡淡的薄霧一般的青翠的影了。

他們走路很慢，秋英當頭，値翮第二，兩個母親在後面。他不望兩旁，也不看着路，只不移地看着伊的婷婷的後影，伊的頭髮黑寶石一般黑，又很茂密，打成一條辮，辮的下端束了一個紅綾的花結，伊的粗細適中的腰身，走路時前後擺着的肥嫩的手，圓白的頸項，提起踏下的脚，他只是看不厭，他覺得樣樣都完全中意。伊雖只離他幾尺路，他却覺得很縹渺，很恍惚，好像隔着遼遠無涯的海洋，可望而不可即。他心裏隱隱地感得一種無望的苦痛。

行路間看見旁山上有幾朵紅的杜鵑花，秋英想要去採來，但那杜鵑花在數丈之外的草叢裏不容易走，伊很爲難，打算託値翮去替伊採。値翮會意，便馬上爬上山去，嘴裏說着『我替你去採來，』像俠客一般勇敢，飛也似跑上山去，不顧籐條與荆棘。後面兩個母親連忙喊着『慢慢地，小心一點！』但他不聽這些話，很興奮地向草叢衝上去。他把杜鵑採來給伊，好似求得什麽希寶奇珍來貢獻與女皇一樣。伊戴了兩朵在頭上，其餘的拿在手裏。

這天太陽頗大，又已是暮春天氣，他們走得熱起來了，到一個路亭裏坐下便脫衣裳。秋英脫了外面的黑棉襖，裏面穿着淺藍的湖縐夾衫，起先有棉襖胸部看不出高低，這時衣裳單薄了，鄉間女子又沒纏胸的習慣，所以那胸前兩乳便很分明地看得出來。這是初發育的少女的兩乳，高高地撐起有如將開未開的蓮花。値翮對着坐在石凳上的秋英，伊含着無限的愛嬌，他感得一種不可抗拒不可思議的有力的誘惑，這個使他心裏很煩惱。

他們從路亭裏起身時，他看見伊辮上戴的杜鵑已經萎了。

× × × ×

値翮和秋英一共同學了兩年半，第三年的暑假裏他便到T鎮去讀書了。後來他又到W省讀書，一直到如今

二十來年沒有回家去過，因此也未見過秋英。他今天在過江輪船上遇着，眞是出乎意外。伊妙齡時的美麗已完全失去，成了一個惡俗老醜的婦人了。從前白嫩如玉的臉現在灰黃了，從前象牙彫成似的額現在有許多縐紋了，從前水汪汪的眼皮，黑晶晶的眼珠現在是枯澀而無光了，從前淸脆的聲音現在很粗大了。値翮看了這樣子，他二十年來對於伊的愛便如退潮一樣低降了。他一方面覺得很悽愴，很慘然，一方面更又覺得異樣的憎厭。

他望了伊很長久，伊並未注意，伊已不認識他了。他臉上已罩上陰陰的苦惱的網，他眼睛裏已含着沈沈的鬱悶的光，即此二端便儘夠使伊不復認識他是誰何，何況他的髮已白？何況他的背已勾？値翮雖還是三十幾歲的壯年人，但因連年東西流徙，常困于憂勞愁苦，所以頭髮已白了許多，而背脊已和村學究老秀才一樣彎曲了。

小輪船到了長江南岸，値翮坐了人力車到H中學。他坐在車中回頭望了一望，看見秋英和那個五六歲的小孩坐在一車，後面還有那三十幾歲的商人的車。轉了幾個彎以後他再回頭望時，秋英已不在後頭了。

他趕到H中學時上課鈴已經搖過了，他連忙到教務處拿了幾枝粉筆便上講堂去。這天上的是文學史，正開始講漢朝。他這一天講得不像往常那麼起勁，聲音也很低。講到後來他停了，對學生說：

『我這時候想唱一隻歌，要唱一唱才舒暢些。今天講到的漢武帝的「秋風辭」我會唱，從前我在C省時一個女朋友教我的，我現在唱給你們聽聽吧。』

他這樣說了就唱起來。他緩緩慢慢地高低抑揚地唱着，聲音淒厲而悲涼，唱到最後『少壯幾時兮奈老何——』一句，聲音全然顫抖而破裂了，聲調裏含着無邊的哀慘。他的眼眶裏滿噙着淚水，幾乎要滾出來了。學生們因爲先生在課堂上唱起歌來，覺得有點希奇，都開心得忍不住要笑出來。

× × × ×

此後一年値翮在P地做教書匠，有一天，一個從H鎮來的同鄉來看他，這位同鄉和値翮秋英都是幼小時候同過學的，他和値翮說了些關於別的同鄉們的閑話，後來又告訴他秋英現在病重的事。

同鄉去了以後，値翮茫然地獨坐着。他心裏忽然生出一種惡魔的思想，他憎厭伊，願伊便這樣死了。但他這思想裏其實並未含着一絲惡意，與其說是殘忍的惡意，無寧說是一種無可如何的無助的傷心的祈禱。雖然如此想，但當他想到『花一般的少女已那樣老醜了！』的時候，他眼裏的悲痛的淚一滴逐一滴地落下來了。

（一九二五年八月作，載文學週報二四五期。）

繡枕

叔華

大小姐正在低頭繡一個靠墊，此時天氣悶熱，小巴狗只有躺在棹底伸出舌頭喘氣的分兒，蒼蠅熱昏昏的滿玻璃窗打轉，張媽站在背後打扇子，臉上一道一道的汗漬，她不住用手巾擦，可總擦不乾。鼻尖剛纔乾了，嘴邊的又點點凸出來。她瞧着她主人的汗雖然沒有她那樣多，可是臉熱的漿紅，白細夏布褂汗濕了一背脊，忍不住說道：

『大小姐，歇會兒，涼快涼快吧。老爺雖說明天得送這靠墊去，可是沒定規早上或晚上呢。』

『他說了明兒早上十二點以前，必得送去纔好，不能不趕了，你站過來扇扇。』小姐答完仍舊低頭做活。

張媽走過左邊，打着扇子，眼看着繡的東西，不住的嘖嘖稱嘆：

『我從前聽人家講故事，我總想那上頭長得俊的小姐，也聰明靈巧，必是說書人信嘴編的，那知道就眞有，這樣一個水葱兒似的小姐，還會這一手活計！這鳥繡的眞愛死人！』大小姐嘴邊輕輕的顯露一弧笑窩，但刹那便止。張媽話興不斷，接着說：

『哼，這一對靠枕兒送到白總長那裏，大家看了，別提有多少人來說親呢。門也得擠破了。……聽說白總長的二少爺二十多歲還沒找着合式親事，唔，我懂得老爺的意思，上回算命的告訴太太今年你是紅鸞星照命主……』

『張媽，少胡扯吧。』大小姐停針打住說，她的臉上微微紅起來。

此時屋內又是很寂靜，只聽見繡花針噗噗的一上一下穿緞子的聲音和扶扶輕微的風響，忽然竹簾外邊有一個十三四的女孩子叫道：

『媽，我來了』

『小妞兒嗎？這樣大熱的天來幹什麽？』張媽趕緊問。小妞兒穿着一身毛藍布褲褂，滿頭汗珠，一張窩瓜臉熱得紫漲，此時已經閃身入到簾內房門口邊，只望着大小姐出神。她喘着氣說：

『媽，昨兒四嫂子告訴我這裏大小姐用了半年工夫繡了一對靠墊，光是那隻鳥已經用了三四十樣線，我不信有這樣多顏色，四嫂子說，不信你趕快去看看，過兩天還要送人呢。我今兒吃了飯就進城，媽，我到那邊兒看看行嗎？』

張媽聽完連忙陪笑問：

『大小姐，小妞兒想看看你的活計行嗎？』

大小姐抬頭望望小妞兒，見她的衣服很髒，拿住一條灰色手巾只擦臉上的汗，嘴捌開極闊，露出兩排黃版牙，瞪直了眼望裏看，她不覺皺眉答：

『叫她先出去，等會兒再說吧。』

張媽會意這因爲嫌她的女兒髒，不願使她看的話，立刻對小妞說：

『瞧瞧你鼻子上的汗，還不擦把臉去。我屋裏有臉水。大熱天的這汗味兒可別薰着大小姐。』

小妞兒臉上顯出非常失望的神氣，聽她媽說完還不想走出去。張媽見她不動，很不忍的瞪了她一眼，說：

『去我屋洗臉去吧。我就來。』

小妞兒撅着嘴掀簾出去。大小姐換線時偶爾抬起頭往窗外看，只見小妞拿起前襟擦額上的汗，大半塊衣襟都濕了。院子裏盆栽的石榴吐着火血的花，直照着日光，更叫人覺得暑熱，她低頭看見自己的胳肢窩，汗濕了

一大片了。

× × × ×

光陰一恍便是兩年，大小姐還在深閨做針線活，小妞兒已經長成和她媽一樣粗細，衣服也懂得穿乾淨的了，現在她媽告假回家，她居然能做替工。

夏天夜上，小妞兒正在下房坐近燈旁縫一對枕頭頂兒，忽聽見大小姐喊她，放下針線，就跑到上房。她與大小姐搥腿時，便有一搭沒一搭的說閑話：

『大小姐，前天乾媽送我一對很好看的枕頭頂兒，一邊是一隻翠鳥，一邊是一隻鳳凰。』

『怎麼還有繡半隻鳥的嗎？』大小姐似乎取笑她說。

『說起我這對枕頭頂兒，話長哪。咳，為了它，我還和乾姐姐嘔了回子氣，那本來是王二嫂子給我乾媽的，她說這是從兩個弄髒了的大靠墊子上剪下來的。新的時候好看極哪。一個繡的是荷花和翠鳥，那一個是繡的一隻鳳凰站在石山上，頭一天，人家送給她們老爺，就放在客廳的椅子上，當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髒了一大片；另一個給打牌的人，擠掉在地上，便有人拿來當作脚蹈墊子用，好好的緞地子，滿是泥脚印。少爺看見就叫王二嫂檢了去。乾媽後來就和王二嫂要了來給我，那晚上，我拿回家來足足看了好一會子，真愛死人咧，祇那鳳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樣線。那翠鳥的眼睛望着池子裏的小魚兒真要繡活了，那眼睛眞個發亮，不知用什麼線綉的。』

大小姐聽到這里忽然心中一動，小妞兒還往下說：

『眞可惜，這樣好看東西毀了。乾媽前天見了我，教我剪去髒的地方拿來縫一對枕頭頂兒。那知道乾姐姐眞小氣，說我看見乾媽好東西就想法子討了去。』

大小姐沒有理會她們嘔氣的話，却祇在回想她在前年的伏天曾綉過一對狠精細的靠墊，上頭也有翠鳥與

鳳凰的。那時白天太熱，拿不得針，常常留到晚上綉，完了工，還害了十多天眼病。她想看看這鳥比她的怎樣，吩咐小妞兒把那對枕頂兒立刻拿來，

小妞兒把枕頂片兒拿來說：

『大小姐你看看這樣好的黑青雲霞緞的地子都髒了。這鳥聽說從前都是凸出來的，現在已經蹈凹了。您看！這鳥的冠子，這鳥的紅嘴，顏色到現在還很鮮亮，王二嫂說那翠鳥的眼珠子，從前還有兩顆眞珠子鑲在裏頭，這荷花不行了，都成灰色了。荷葉太大，做枕頂兒用不着，……這個山石旁還有小花朵兒……』

大小姐只管對着這兩塊繡花片子出神，小妞兒末了說的話，一句聽不淸了。她只回憶起她做那鳥冠子曾拆了又繡，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污了嫩黃的線，繡完纔發見；一次是配錯了石綠的線，晚上認錯了色；末一次記不淸了。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的線她洗完手都不敢拿，還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繡，……荷葉太大塊更難繡，用一樣綠色太板滯，足足配了十二色綠線，……做完那對靠墊以後，送了給白家，不少親戚朋友對她的父母進了許多諛詞，她的閨中女伴，取笑了許多話，她聽到常常自己紅着臉微笑，還有，她夜裏也曾夢到她從來未經歷過的嬌羞傲氣，穿戴着此生未有過的衣飾，許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羨慕她，許多女伴面上顯出嫉妒顏色。那種是幻境，不久她也懂得，所以她永永不願再想起它來擾亂心思。今天却碰到了，便一一想起來。

小妞兒見她默默不言，直着眼，只管看那枕頂片兒，說：

『大小姐也喜歡她不是？這樣針線活，眞愛死人呢。明兒也照樣綉一對兒不好嗎？』

大小姐沒有聽見小妞兒問的是什麼，只能搖了搖頭算答覆了。

（一九二五年三月，載現代評論十五期。）

妻的故事

小酩

那時我們都吃罷晚飯了，我便提起狼毫，在墨盒裏將筆尖輾轉地醮着，一面呼琴拿過信箋來。信箋已經玉人的手展鋪在綠的桌毯上了；我仍在那兒醮着筆尖，這表示着我尙且沒有捉摸到要寫的情愫的端倪；伊低低笑了一聲，這個我聽見了，就輪過眼睛去看伊。

『又是寫給誰呢？』伊緩緩的說：『這般爲難似的。』

剛要旋轉到腦上的思潮的渦兒，被伊這一說打散了；我帶了憤意說：

『你……你休管這個！』

伊默默的走了。我只恐怕對不住伊，於是一種說不出的情味湧了上來，心便突突的跳，手亦似乎有些戰抖；按着我的習慣，煩惱的情愫緊張的時候便長歎一聲，把筆往下一投，很吃力的將身子往椅子背一靠！枯枯的發怔。

『不要惱！』伊亦似有幾分歉意，雖則話音仍是溫柔的。『好好寫你的「愛的書簡」吧！……我那裏去管這個呢！』

『是呀，我想寫什麼信便寫什麼信！……』我覺得伊太多疑了，故意嘔着伊說。

伊哭泣了，坐在床上，用手帕掩着臉。

立時我亦難過起來，但不願就去認錯，而且還想伊來給自己道歉的；——終於受不了情的湧沸，到伊的身

旁說：

『你眞惱了？太孩氣了吧？』

伊默然無語；一時的室裏的什麽全然靜寂。過一會兒，我接着說：

『別哭了，全是我寫信寫出來的錯處。』

『那倒不見得。』伊一壁說，淚且簌簌的滴下。

『全怨我心直，要照你的釘上碰！……』

『何以呢？』

『何以呢？你別問我；……你怕我問出破綻，故意嚇開我，不要我問……』

那麽，我便解說伊全然誤了，我那裏再有愛人呢，除了伊；並且給伊加了許多安慰的甜蜜的情話。

可是伊還不盡信，臉上遺留着慍容，一會兒自己用手擦了擦眼角，忽然說：

『你還乖嘴呢！掀開你的本子：青山，涓涓，……那裏邊沒有給人家的信麽？——你敢拿出來證？……』

陡然的我明白了：伊疑心我的那幾篇原稿作正式的書札了。當時我便告訴伊，那是意像而已，實際上並沒有那回事；所謂小說者，就是這樣的東西。

伊聽了亦不作聲。祗無聊的慢慢的將桌上的洋燈的燈帶往上擰。燈光便放大了；我趁勢說：

『哎，對了！我希望你的心亦這般明亮。』

『我的心明亮極了，』伊迅快的說：『可不知你的心怎樣？……你既在小說裏有愛人，那麽，我亦有篇小說，這篇小說亦是談我們的愛情，……你樂意聽麽？』

我彷彿很坦然願意了，伊便說了底下的故事：

從先，大約是九年或十年之前，我家住在湘東。那時父親是培英學堂的教習，我們全家——我的父母及

我，還有個乾媽——常常一禮拜出外遊逛一次，遊的都是什麼園，什麼塔，……景緻都是好極了。記得有一個廟，彷彿『天仙行宮』。那個廟裏的大殿，廂房，都是修蓋得氣派極了，滿院裏都是蒼柏，將院裏遮得不透日光，樹根一傍還預備有石桌，石凳，桌上刻着棋盤呢。

父親的脾氣，愛孤靜不愛繁華；所以母親最好逛窮目樓那裏的商場。其先，我亦同母親一樣的愛熱鬧，後來却變了，只喜歡去那幽僻的古廟。因爲那裏有我的一個愛見的……

這廟裏大約有九個和尚，其中有個比我高些的小和尚，名叫凡空的，我非常的愛見他。

我不是說了麽？父親專愛遊覽禪宇，所以我常常跟着去。到那裏都是叫廟的後門，每次都是凡空來開的；眞是妙中之妙，我叫門喊不到三聲，他便從裏面把門開開了。

我們到裏邊遊，亦是他跟着，而且跟在我的一旁。其先我覺得很別扭，很拘束，心裏有許多話，統統給抑止住了，誰知他倒很乖覺，他會向我們講說這碑是誰人的手筆，那塊匾是那家太太掛的，以及什麽走廊，神像……他都說得娓娓動聽！

有一次，他給我們說『青蛇白蛇鬪許仙』，那纔有趣呢！（這件故事你知道的，我不說了。）啊！那小和尚，光着頭，穿着僴的藍袍，襪筒套着褲腿，還唸着『阿彌陀佛』的小和尚啊！從他講了這故事以後，我更願意和他談話，而且但願只剩我們倆人；不要父親跟着，因爲有幾次父親阻止他的講話。

我吃不下飯的時節，便想要他來給自己散心。眞的，我在夢中，和他在一個園裏遊逛。那時只我們兩人在田隴上散着步，握着手，很親密的，浪漫的談着……。醒來我很奇怪，以爲夢中的事雖不十分可靠，然聽說夢着的什麽，就能得到什麽；於是，我時常想和他，衹是他，照夢中的勝境去探尋一遭。

長久的沒往那裏去呢，因爲父親去省城一趟，費了兩個禮拜，而且回家就臥病了。我覺得我的心願已經是『刻舟求劍』似的沒希望了。我是多麽悵惘呵！

一天，母親忽然亦要去逛這大廟，爲的是給父親許口願，望神保佑他早早痊愈的意思。早飯過了，我同母親帶着乾媽前去了。到那裏叫廟照例是我，開門呢，亦照例是他！

我們一同到了正殿，他替我焚上了香。母親拜罷，跪着抽籤；捧着籤筒的，還是他！他呀，今天異樣的在我的眼內顯出可愛了：臉兒瘦瘦的，雙頰比別的部份都紅暈些，眉毛很密，黑而韻秀，包在眉下，隱於睫絨內的眼睛，發出清亮，在這陰森森的大殿裏。

霎時，母親將三根籤全抽了。和尚按籤給了藥方，上批了：『病在西方，月圓入強』。母親算算今天初一，恰恰再有半月，父親便可好了，伊是怎樣的高興呢！於是就令我磕頭。我們出來了，他亦陪跟在後面。這使我不由的想起夢中的故事，便向他微笑，——雖則自己亦覺得怪羞的——他沒向我作聲，也沒向我微笑，然而他的有情有意，儘在他的默默的神容上表示了。我趁母親的高興，便要伊不必走，說這廟裏有好玩的去處。母親似乎還不允許，但擋不住我的糾纏，而且凡空也說：

『太太，廟裏的景緻好極啦！豈不知詩上說的『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麽？……現在，正殿後菜園裏，石榴花開的火焰似的！』

母親願意了，我喜歡的很。我們一同繞過這殿，穿過這門，到底到了園子了。那裏一大片全是青菜，靠東牆角有口井，井上搭着草庵。庵的的左右一排好幾棵石榴，樹的身段雖則低矮，而枝葉却是起伏，參差。遠遠看去，眞如崔絣疊翠，於青鬱繁茂之中，點綴着鮮明的血紅花朵，煞是可愛！……我們在家輕易見不到這樣雅潔耐賞的地方，所以各各都是很愉快的走過這裏，踏過那裏。

一會兒，母親輕輕的告訴我——伊去小解的——句話兒，便同乾媽往井畔石榴叢後去了。這裏祇留着我和他了。這時我纔覺得自己的夢，眞要應了；心裏一陣喜悅，喜悅順着急流的血液，擴佈到臉上，化爲一堆默默的淺笑。……忽而又想到一件事似的，我說：『我夢見你和我在一個園子遊過！……』

「是的，小姐，我亦做過這夢。」他回答着，用眼不住的瞟我。

「那麽，」我疑訝的問他。「你夢的是什麽樣的園子呢？」

「……………………」

「是否，」我加着問，「就是這園子，或……」

他仍是不說，祇向我身前來。我往一邊躲，他亦跟我躲；同時他用指將我的左掌手心，那麽一抓，祇輕輕的一抓，使我全身發了冷戰，心裏却發着熱餤；這時我彷彿略扭一扭頭，馬上他的嘴唇正貼着我的右頰，於是一種涼涼的，熱熱的感覺，很快的先從臉上泛溢，而頸項，而週身，彷彿都歸宿到心海裏，使我的心劇烈的激蕩了……一刹時間，我似落了魂魄，等稍微清楚了些，像被捏在鬼的手裏，驚怖的叫聲『媽呀！——』……

以下的故事，伊不再敍述了。這時伊的全副眼光都注射到我的臉上。當伊開始滔滔講說的時候，好奇的心，使我靜着去聽：漸漸的我便討厭了，發呆了；及聽到臨尾一段，渾身難安，心頭更不知是什麽滋味！

伊向我笑，我亦冷冷的笑。又一會，伊問我還聽麽。我以爲伊的故事，亦不過止於此了，故意縱着伊，說：「要還有，可以繼續說。」

伊仍是笑着望我。那時我像個罪囚怕要斬頭似的心虛得發慌，又像立在炎烈的太陽下，再亦不敢仰頭去看伊。

「你知道我的雅號怎稱？」伊勝利似的說。

「請教吧。」沒精打彩的我說。

「敞凡是也。」伊用力的說。「這亦不用給你講解了吧？……」

我默默的坐在伊的身旁，伊還是將身靠着桌子。我們雖則近在咫尺之間，但從聽了伊的故事後，好像在我們當中有高山長水的阻絕！……那時，燈還明亮，鐘擺動麽？……我彷彿都遺忘了。

停了好久，伊衝破沈寂，笑着說：

「怎麽了！……」

我只是冷冷的笑，找不出回答來。

（一九二五年七月，載莽原週刊十三期。）

三個真命天子

青雨

在麻市遭了水災之後，人民由流離中恢復到日常的生活，雖然他們受的痛苦不小，以後的生計更要艱難點，但是他們的工作，至今特別努力了：水冲壞了的田隴，不到幾天都修好了，新的秧苗，已經插到水田了，倘若以後不加上蟲災，旱災，這區區一點水災，似乎不能使他們對於他們的前途悲觀，所以麻市的前街幾家商店仍然是一入夜就燈燭輝煌，照常熱鬧，就是後街的幾家農家前面的地坪裏，也依然的三五圍坐，談着笑着，那薰蚊蟲的豆殼把子，同吸旱煙的草結的烟味，隨處可以感覺得到。但是比較起來，就算馮三嫂的門前坪裏最熱鬧，因爲他家正在後街通前街的道左邊，一般後街到前街去聽消息的，和前街得了消息要在人前眩耀眩耀的，都得由他門前經過，加之馮三嫂的招待又好，馮三爺的爲人又和氣，每晚茶烟之外，還時常有炒黃荳吃，所以去的來的，都要跌岔來坐一坐，有些人簡直連前街也不去了，等着別人回來了，就向他打聽，所以他家的坪裏愛聽的，愛說的都有了，就不怕他不成熱鬧會集。至於他們所謂的，竟究是些什麼消息呢？也不一定，反正前街譚過了的事，都得要在這裏重述一次，水災之後自然要算水災裏的消息爲多了。就中不愛上前街去而愛在這坪裏擺老龍架子而且特別說得多的就首推順八胡子，以他的博聞強識，閱歷老成，也實在能令在坪的人們拜服。所以每當新消息說完了，或缺乏的時候，就是順八胡子來說古了。他眉頭一皺旱烟管一吹之後，或是姜子牙封神或是薛仁貴征東，就可以聽得一大段。若是他高與解釋或批評，那更有趣了，他說一個眞命天子出世……有些不同的相貌，有見識的人一見就會認得的。所以劉伯溫訪主，一見朱洪武，就認得了，至於

『推背圖』，『燒餅歌』，他尤其熟記，每一個圖，一句歌，自過去以至未來，他都詳細的在坪裏解釋過，而且不止一次。他很不願意人反對他，人家不同意時，他不是說：

『你們少年人懂得什麽！』就說：

『書上有的，難道哄你不成。』

這一天黃昏時候，馮三爺把薰蚊蟲的火把燒好了，滿場中的荳殼烟中隱隱的包圍着有幾位形色不同的人，有坐在高木凳上的，有坐在矮靠椅上把椅子前後擺動的。馮三嫂坐在一個竹牀上，把扇子在熟睡的細和的身上拍着，靜寂中只有札札芭蕉扇聲和坪前的牛尾在背上打擊的聲音，可以聽見。一會兒由坪前的路上，聽得有人一路唱着『打牙牌』的小曲兒來了。

『五司夫，來坐一坐，』馮三爺對着來人叫道。

說話之間，那個唱的已經到了坪裏了。馮三嫂即刻把扇子放下，走到屋子裏提了一把大椅出來，交給那人說一聲『請坐』。那人把椅子又拖後了幾尺，才一屁股坐下來。原來他是王五木匠，是個最愛打聽消息的，在馮家前坪的來客中，順八胡子之外，本鄉的掌故，就算他最熟了。馮家坪裏的談話會的材料，多半是他由前街打聽來的，所以馮三爺才熱烈的邀他來坐——其實你不邀他，他也少不得要繞灣來坐的。他的消息非找順八胡子替他討論，和品評，他似乎有點不放心。

『五司夫』馮三爺說，『前街有省裏下鄉的人說新聞麽？』

『沒有。』王五木匠此時正把旱烟在火把上亂操，口裏啣了烟嘴狂吸，一會兒才繼續說道，『只有前日由北京回來的定少爺在福隆號裏看同三老，說了好些的北京新鮮事。』他說到這裏，又把烟袋啣在口裏噙着，一面，臉上現出微笑。於是這些人都知道他還有下文沒說，把耳朵張起注意的聽着。他吸了幾口之後，才哈哈的先笑了一聲，然後繼續說道，『……眞也奇怪，北京的事情……定先生說什麽門外的東嶽廟的銅馬……不，也

許說是鐵馬……初一十五，去上香的女人們，要是想生個兒子，哈哈，哈哈……要在馬的下面摸一下。』他說了，又連着一個哈哈。

『下面蹄子上摸一下？』馮三爺問道。

『蹄子？蹄子有什麼關係？哈哈。』

『到底是那裏？』

『嫂子在這裏，哈哈，我怎麼好說？』

這個問題在滿場的人，雖似乎很滿意的去聽，但是順八胡子在暮色與煙氣中，默坐着，表示一種很冷靜的態度。似乎在他的年高識廣的人，這一類的事情本來沒有什麼興趣的。

『定先生說前清的皇帝怎麼樣了嗎？』在一些人的笑聲已經停止之後，他才緩緩的問着。

『正說着呢，』王五木匠很敏捷的答道，『他說：什麼宣統皇帝把腰帶取銷，被馮玉祥趕出宮了。』

『優待條件，是不是？』順八胡子很有見識的說。

『正是，可惜，還有許多說得文酸酸的，我不懂得，以下我就沒再聽了。』

『照書上看，清朝氣數本已經完了。』順八胡子說時把蹺着的大腿往下一放，把手在腿上拍了一下，於是坪裏的人知道胡子又要開話匣子了，大家有好的典故聽了。

『我說他早就要出宮的。不過新眞命天子還沒有出頭，所以他又在宮裏坐了幾年殿。至於民國呢，這不過是一個關卡罷了，那有不要皇帝能夠坐天下的呢？照我推起來，民國就好像三國時候一樣，三國時候，孫劉曹都不是眞命天子，所以都不能一統山河。不然，何以說『孔明雖得其主，未得其時』呢？劉備雖然是個仁德之人，他總不算眞命天子。曹操，孫權，都同他爲難，這不究竟是福分不足麼？於今的民國也是一樣，袁世凱哪，孫文黃興哪，他們那一個不想做皇帝呢？不過他們都是福分不足，沒有人服他罷了。所以這一十三年，雖

然他們掌着兵權，仍然要宣統在宮裏坐殿，來壓服人心呢。因爲宣統到底是做過皇帝的。現在說是把他趕了，我想，大概新眞命天子總快要出頭了。』順八胡子說到這裏，聲音漸漸的高了，無意中一隻脚的鞋子已經脫下了，這隻脚就地下搬上了凳子了，手裏那長烟袋也漸漸向空中劃圈了。

『那麼，你老曉得將來的眞命天子，是個怎樣的人呢！』王五木匠很高興的插着問道。

『哈哈哈，』順八胡子笑了一聲，叫小馮三爺把火遞近了，緊緊的在烟袋肚上，上了一肚煙葉子，把那隻剛搬到凳上的脚，仍然踏到鞋子上，把烟吸燃了，才繼續說道：——

『……這件事呀，恐怕我們麻市上，只有亂記得呢？那一年？不，我也不記得是那一年，隆裕老太后在宮裏閒坐，想現在天下各處有戰事了，莫不是我大清的天下要變了不成？於是她焚起一爐好香，對天禱告，要往過的神祇報他一個預兆的夢。你們要知道，皇家屋裏的神明是常時不離遠了的，所以祈夢多半就可以做夢的；不像我們的人家，雖然有門神，灶君，屋簷童子等神明，但他那能常時守着一個平寒人家呢，所以我們祈夢，是有時候靈，有時候不靈的。加以皇家用的香，都是九州外國進貢來的，那種香燃了，一線煙和香氣，可以直冲到天上，所以神明無有不知道的。所以那時隆裕老太后，果然做夢了。她夢見一個方臉長鬚，魁梧八尺的男子，一直的闖進了皇宮。太后卽刻叫人把他拿下，但是旁人一到他身邊，都倒在地下。太后大懼，大聲問道，『你是什麼人？』那人向她一笑，也不說話，走到桌子邊，——皇家的桌子，不叫桌子，叫龍案，——一走到龍案邊，拿起一枝朱筆在桌上劃了四個圈兒，把筆對龍案上用力一擲，一直出宮去了。隆裕太后大叫一聲，就醒了。當時太后儘想，總想不出這是主何應兆。後來他同一個最親信而且最聰明的老太監商量，老太監就稟告太后說，從前唐太宗夢見薛仁貴，是怎樣被徐茂公猜出來的。隆裕老太后到底是一國之母，天生聖人，她立刻也猜着了。』順八胡子一路說來，聲音一句一句的高大，已經不住的咳了幾聲嗽了。一到這裏，就頓然停住了。但是他在這裏停住，並不爲咳嗽，——咳嗽不能止住他的高興的。他平日的經驗，是以爲凡說故事，到了

緊要的地方，一定要停住，等聽的人忍耐不住的問時，他一說出來才能動人，才可以摻一摻自己的脾胃。所以這一囘的最有意思的部分到了，他當然不能輕輕讓人家聽過了，顯不出自己的能耐來。所以他一面含着笑容望着在坐的人，——雖然這天快黑已經是看人不清了，一面把烟袋頭兒在凳脚上亂敲；一面又連聲的咳着。一直等到這些人忍耐不住了，問了一聲——

『猜着了什麽？』

於是他又連接的說道，『太后她到底是聖人，一想，在龍案上畫四個圈，此人一定生長在四川，把朱筆一撻就走了，此人一定名朱必達。』

於是坪裏的人聽了，一個個都把懸起的心放下來了，而且臉上都有了笑痕，心服太后果然猜得好。但是瀕八胡子仍然的說下去——

『老太后於是差遣了兩個有能爲的心服校尉，帶上御賜的寶劍，前去四川私訪，要是訪着了朱必達，殺了囘來繳旨。後來這兩人到了四川，一連兩年，沒有訪得下落，要囘去，又恐怕太后降罪，就流落在四川了。有一天，他們倆人想着，囘去是不能，在此處打流，也不是長久之計，於是商量了，不如同到峨嵋山訪道修行去。你們要知道這峨嵋山，非比別的山，乃是五岳之祖，五岳都從此發脈，上面的雪，伏天都是不化的。外山中，廣出猛獸，再去一點，就常有妖精出沒，內山中，却是洞天福地，仙人居住的地方。他們兩位校尉，仗着自己是英雄，所以入山後也不怕猛獸，也沒有被妖精吃了，一直就進內山了。一天夜了，他倆到一個小茅屋裏借宿去，就有一個三十上下的人，方頭大耳，嘴上的鬍鬚還不甚深，出來招待他們進去。及至他倆進去一看，雖然茅屋，佈置却非常精致。草堂上幾個書架，滿堆着書籍，前庭擺的，盡是武器。他們倆人，行禮坐下，就問那位先生貴姓。那人答說，姓朱。倆人大驚，細一審察，同老太后所說的都像，只鬍子短一點，於是兩人私語着，意想把他殺了。忽見那位先生一笑說道，「二位貴客是不是太后教來殺朱必達的？在下正是朱必達。奉

勸二位不必多事吧，你想我既是眞命天子，也不是二位能任意殺得到手的，要不是的，殺了我也無益。二位想一想吧。」二人連忙起身說道，「我們果然是奉太后所差，先生如何先能知道呢？」那先生笑道，「我若連這點也不知道，如何能做皇帝呢？」二人答道，「足見先生是將來的眞主，我二人願在此同先生守守門戶，俟先生將來作事時，好略效微勞。」於是二人就同這朱必達住了。』

順八胡子的故事說完了，全坪登時寂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除了馮三嫂的蕉葉扇，有一下復一下的在睡在竹床上的小孫身上拍着響以外，四圍的天色已由黃昏變得漆黑了，各人的心裏都畫着一個眞命天子，彷彿不久就要出世了。這實在是順八胡子說得源源本本，有起有收的效果。然而順八胡子的話匣子開了，是很難得收場的，他把火把揚了一下，吸燃了一袋旱烟，繼續說話了——

『……朱必達的事情，我也久沒聽見消息了。但我所想得到的，有天子福分的，還有兩人，現今還小呢，頭一個，是朗琳市的一個乞婆的兒子。聽說他一胎生三個，都是兒子。一個白臉，一個紅臉，一個黑臉，彷彿劉關張三人一樣。而且生下來的時候，滿市都看見，天都紅了半邊，烏鴉兒一大羣都圍在他們的頭頂上亂飛。朗琳市的人，於是互相傳說，施衣的施衣，喂奶的喂奶，後來被玉皇山的護國軍聽見了，派遣軍隊，把朗琳圍了，全市的人，都嚇得心驚胆戰。後來一問，說是他們是奉命來迎眞命主子的，全市的人民才放了心，把乞婆及三個兒子，好生裝飾了，又籌了一點錢，幫着軍隊，鑼鼓喧天送上玉皇山了。您們想，要不是眞命天子，怎麼生來就這樣奇特，就享這大的榮華呢？第二個就是這次寧鄉水災的事情；這一次寧鄉出蛟，那紮在此地的軍隊，不敬神明，不知利害，見溈河裏水頭有兩三丈高，一路下來——你們曉得，蛟有善出，有惡出。惡出是犯天條的；所以你只要不去欺弄他，多半都是善出的。這次寧鄉的蛟本是善出，所以水頭雖有兩三丈，兩邊的河堤以及田山屋宇，都沒有倒塌——那站在山上的軍隊，不知高低，用砲對着水頭打去，把蛟打怒了，所以變為惡出。一時之間水又長了兩丈，溢到堤外，把兩岸的田園屋宇，洗得一塊坪。人要淹死多少啊！豬牛器皿更不

必說。在這個當兒，在上流漂了一個小兒的坐籃下來。籃裏一個小孩，坐在那裏，笑嬉嬉的。任憑多大的浪來了，那坐籃也不翻面，也不沈，後來漂到……』

順八胡子越說越有勁，說到這裏，忽然坪前路上來了一盞氣死風（一種行路用的燈），後面跟着一個長衫馬褂的先生。這就是由北京新回家的定先生，現在由福隆號回來，他聽得說話的聲音，問道——

『說話的是順八爹罷？』

『是！』順八胡子打斷了話頭應道。

『今晚到我家裏喝酒談天去，我在家裏悶得緊呢。』順八胡子也不等故事完工，把脚對正鞋子一套，手裏烟桿在地下一點，就離了凳子；一步一步蹋着趕着定先生去了。另外黑暗中，有人叫道——

『五司夫你明天到我家來盤水車，我要車田裏的積水（未退盡之水），等着用呢。』說着時，那人已走近了，拖了王五木匠就走——

『來，來，我們前街去喝一碗。』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載莽原週刊。）

我的情人

朋其

——我愛你。

雖然我已經沉醉，可是我那粗闊的嗓子，决不會發出美妙的聲音來的；况且還有她柔媚的『我愛你』三字珍珠似地從血玉般的櫻唇吐出來對襯着。總之，這兩個『我愛你』，所表示的就是我愛她，她愛我，於是我那厚拙的唇感着最高的熱，我們就彼此覺得天地間惟我獨尊了：太陽祝我們努力，微風奏着大和樂，人們齊唱讚美詩，我們已經相愛了。

社會上的人，不會很簡單，就如『我愛你，你愛我，我們結婚。』這樣一件簡單的事，也會表現出很多複雜的心理來：有些人見著『情人』二字，就感着討厭，有的變討厭為憤恨，甚至有感到頭痛的，肉麻還是小事。說到彼此相愛，那更是古今以來打不破的謎：有的盡了一生的力在那裏追求，駝鳥似的儘走曲線的路，就在文章上看見『我愛你』三個字，也罵一聲：『粗鄙！』有的以國事為重的人們，又大都把女人當作如吃飯一樣的需要，而以愛為手段。有的又覺得凡是對付一點的女人，他就得『鞠躬盡瘁。』

我們的愛，却來得奇怪，我第一次見了她，立刻腦子裏就生來一隻手，從口裏伸出來吶喊道：『我愛你！』在『我愛你』這一句話以前，我們是什麼話也沒有說過的。請不要替我着急，以為我這樣傻，這樣粗暴，會有一個大釘子給我碰。可是她實在是非常的可愛，如我的理想一樣，如一切愛人們腦子裏的情人一樣，其實這不過專指那性情面貌和學問等等而言，——性情，學問，而貌上面不敢加形容辭，是因為嗜好有別而分量也有輕

重——她最可愛的地方，却還不在這裏，是在她竟至於不給我針一般細小的釘子碰，反回答我一個『我愛你』，如空谷裏的回響似的。自然，結果便是這樣，我們就成了彼此最親愛的情人（得聲說兩句：她是我的情人，我是她的情人）。也許你們以爲這樣的戀愛太沒有味兒，太直截了當，是不是？可是並不那樣，我覺得世間上再沒有我這樣有趣的事、我也問過她，她說：『眞有趣得很！』我們的見解竟和人這樣不同，大概又是嗜好上的差異，我知道你們愛的是優柔不斷和情話纏綿，你們覺得最有趣的是頭腦昏昏和長夜不眠，你們最高興走的是那迂迴蜿蜒的曲線。我好容易找着了這麼一個可愛的人，幷沒有碰釘子，罵我一聲：『冒昧！』——天曉得，拿我這樣的文筆來寫情書，會騙得了半個女人嗎？

有了情人過後，應該做些什麼樣的事，我也明白一些，我們那樣做了時，我們就差不多形影不離了。回想起那第一次見面，我就熱烈的，魯莽的求她的愛，我也覺得可笑，她却感覺得更有趣，因爲她的認識我和被我認識——自然，認識是不一定要說話的——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究竟在什麼時候，雖然都有點模糊，可是大概在知識初開時，我們都相信。

天哪，這是多麼危險，我們把很多意見，放在『我愛你，你愛我』後面來交換。

那一天我們携手進入一個森林，她偎着我，我倚着她，我們擠坐在一個很短的石凳上，石凳短得來，以至於祗能容一個瘦小的人，除了照例地說了一大篇『你愛我，我愛你』以外，我們還談到許多問題。

『愛人！你這幾天，怎麼一下子又不講究修飾呢？你看，你又不弄點胭脂塗在你的兩頰上！你那灰白的顏色，使我有點生怕哪！

——怎麼？你怕了我嗎？老實說我很可以立刻離開你的！

你瞧，你的性情一下子又變得這樣急，你想你能離開我嗎？要是沒有你，我眞不能生活。

——爲什麼又怕看我那灰白色的面孔呢？我給你說罷，我是不會爲了你而修飾的。

我一聽見這一句話，就像吃了一個耳光似的，我眞還在做夢！現在明白了，她是不會爲我修飾的。她不爲我而修飾，又爲誰而修飾呢？我一下子倒在她懷裏，不說一句話，『媽媽不給糖喫』似的，急得來淚珠兒直往下滴。

——怎麼？又哭什麼呢？

——你不爲我修飾。嗯！嗯！你不爲我修飾！

嗚咽裏我答她了。

——小孩子，別哭！慢慢習慣就好了，灰白色的面孔，不一定就十分難看。

——我不要看灰白色的面孔，我不要看灰白色的面孔！

——那有什麼法子呢？

——你不會淡抹一點胭脂嗎？

——我不會。

——你不會，那就把你那白綢圍巾給我，我要在你面前，立刻就吊死在那棵松樹上。

——那你就拿去罷！

——你眞這樣狠心嗎？……你這樣狠心，我又不死了，祇要你還在世上。

——塗胭脂，不塗胭脂，在你爲什麼看得那樣重？你不會等一等嗎？也許待幾天會變成關爺的臉一般紅的。

——我不要看關爺臉。

——起來！起來！你看，像那蘋果似的，好不好？

這場小糾紛就算這樣結局。

不過我却看出破綻來了，我們的意見確有許多不一致的。她總覺得高出於我，常常發出一些高妙而不切事理的言論，起初不過使我有點不可捉摸罷了，後來我簡直有點討厭。『我們這樣下去，終沒有一個好結局，你不諒解我。』這個最後通牒，我就提出來了！

——你瞧，究竟是誰不諒解誰？你隨時慣拿『諒解』這兩個字，來和我打麻煩。你要我怎樣諒解你？你愛吃酸的，就不要我喝醬油，你愛喫火鍋子，就不讓我喫冰淇淋。你瞧，究竟是誰不諒解誰？你喫你的醋，我喝我的醬油，你喫你的火鍋子，我喫我的冰淇淋，這樣不行嗎？況且你還隨時向我訴窮，你窮我就不應該有幾個錢嗎？你有時又要咒罵一點『社會黑暗！社會黑暗！』社會黑暗，我就不敢向光明一邊看嗎？你夠了，我不諒解你！……好，好，我諒解你、我諒解你，把這一條白圍巾拿去！——雪白的圍巾，懸在碧綠的松枝上，掛着一個灰色的人，日光斜射下來，這種色彩的配合，多麼好看！

沒有那一個字不是釘子，她是我的情人，她叫我去死！我盡了我所有的知識，在腦子裏的書本裏，一頁一頁地查去，也找不出一句駁覆她的話。結果祇好承認自己傻，要找世間上沒有的東西：諒解。

我悶悶然不知是她帶着我，我帶着她，仍然回到我的斗室裏。

我在抽屜裏，取出一張極美麗的信箋。我得寫情書！我得寫情書！

> 我的情人：
>
>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
>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
> 你曾經愛過的。

這一封情書寫好了之後，我還躊躇了半天：她還愛我嗎？要是還愛我，我這封信，就可以先不去。要是已經不愛我呢？這封情書去了之後，還有萬一的希望，可以挽囘來嗎？她是愛過我的，我敢斷定，現在我不諒解她（老實說，碰了這次釘子，眞使我有點了解），她不是已經失了戀嗎？失了戀，囘情人的信怎樣寫呢？『我恨你！我恨你』『我駡你！我駡你！』『我們從此是路人！我們從此是路人！』她究竟怎樣寫呢？要是置之不理，我不是也失戀了嗎？我又怎麼辦呢？自殺？奮勉？墮落？——這樣光怪離奇的社會，多麼美麗啊，我怎能就離開她？沒有了她，我又確是不能生存的，這不是自欺欺人。自古英雄多好色，我還是裝作一個英雄，到花天酒地裏鬼混去罷！不幹！不幹！酒和女人都不能十分迷得住我。除了自殺，奮勉，墮落，就沒有旁的道路可走嗎？……管他媽的，把這封情書交去再看，也許她因了我那美麗宛轉整潔可愛如詩歌一般的字句，又會以全生命來愛我。如果她依然愛我，却又不便就有表示，我這封絕無僅有的情書，對她還是無限的慰安。——不對！不對！她是愛我的，但是故意擺架子，擱置在那裏，三天，四天，一月，半月，才寫囘信呢？我在這樣長期中，又怎麼辦？

我買了一大瓶哥羅仿，放在我的床頭，我終於把我的情書交了去。

我眞高興得很，立刻她就囘了我一封最甜蜜的信，你看！

> 傻子！我並沒有不愛你呀！我們將永遠不能分離，如一些男女們在牧師面前說的一樣。
>
> 最愛你的。

後來，我就很安靜了，她要喝醬油；我就讓她喝醬油，她要喫冰淇淋，我就讓她喫淇淋。她也爲我買了好幾罈陳醋，整天叟鍋子。我整天尋黑暗，她整天找光明。

我們絕不會感到失戀的苦痛。

——你說的『我』，究竟是誰呀？

——就是『我自己』，『自己』的『自己』。

——她呢？世界上眞有她嗎？

——有的，她在『自己』的腦子裏。

——她這樣的人，畢竟是可愛的。

——那你爲了什麼要自尋煩惱往外邊四處找情人呢？

（一九二五年作，載荊棘。）

蛋

朋其

一

張大人醉意中興奮得不知所以，橫擱在床上，眉飛色舞地，時而用手撫一撫馬二奶奶的頭髮，時而用腿去敲一敲她的腿。可是馬二奶奶把這樣的舉動，看得比一天要吃兩頓飯還平常，她祇顧烤烟，不理他；他也似乎不得勁，祇兩隻眼睛時開時閉地把她楞着，開着時如像一隻貓釘着一隻老鼠。

在他看來，馬二奶奶的嘴臉，直可換他的生命。

自然，她的嘴臉在全城中也不是沒有名，櫻桃嘴，眞正的櫻桃嘴，小得和三四歲的小孩一樣；卵圓形的，鵝蛋似的——當然事實上要大一點——一張小臉，眼睛，眉毛，鼻子，耳朵的配置也絕不是人工所能作得那麽愜當。尤其是那無時不掛在嘴唇上的微笑，她用來表示各種不同，相反的意思：善，惡，喜，怒，愛，憎，……的微笑，似乎上帝造就她祇給了她微笑的本能。也許這正是被知名的最大一點。

但是紅顏多薄命，幸或不幸她二十歲就死了丈夫。不知道是因爲她不知道悲傷，抑或是她不願作機械式的哭，所以，雖然她丈夫一命歸陰，但，她却不曾下過淚。起初幾天人還用『死生有命』一類話來安慰她，後來她丈夫的同事們看見她自己已經很能自慰，他們也就把朋友身後的囑託弄來安慰自己。就這樣，她的生活也漸漸的寬裕，而馬二奶奶也就變成全城紳士，官僚，尤其是自命名士的師旅長們談話的資料，和景仰，拜倒的對

象了。

現在她已經二十八歲了，但是粉，雪花，胭脂把她因多抽雅片而起的灰黃色遮蔽起來，使她還和二十四五的少婦不相上下。當她坐在四人轎裏跟着一個護兵在大街上飛跑時，誰能說她不是某闊人，遺老的姨太太；或準闊人，遺少的少奶奶？

張大人除了愛她的嘴臉而外，還迷了她的交際手腕。他以為要想升官發財，非有像馬二奶奶這樣一個姨太太不可。他腦子裏來回地在那裏打算，怎樣把她取來擱在家裏；一面又恨他的女人什麽話也不會說，却又不讓他討姨太太。蠢東西！蠢東西！竟敢對自己的丈夫說這樣的話：『你要討姨太太，就把我攆出去。又要討姨太太，又要留我在家裏受活罪，給兒子作榜樣，我可受不了！』眞是蠢東西！他又看了一看馬二奶奶的粉紅短襖。

她一面執着烟鐵在那塊兒小玉石上轉，一面却仍想着她的表兄。怎樣成為表兄的，誰也不明白，也許是他開烟(註)比她開得好而又恰姓了她外家的姓。——不過近一兩年來她確是有點厭倦風塵了！這到是的確的。

——又在那裏發什麽瓜氣，儘釘着人。

馬二奶奶把烟烤好了，捲好了，安上了過後，順手把煙槍順過去，但是張大人不似平常立刻伸手來接，馬二奶奶眼皮往上一翻，才看出張大人的視線直射到她的臉上死也不瞑目的羊似地一點也不動。她的兩隻壓在張大人的腿下的小腿往上一活動，又笑嘻嘻地說了這兩句話，張大人的神才入了舍。

——就是你……讓我……釘……着……你！（多情地，油膩地，頑皮地他慢慢地吐出這幾個字，仍涎着臉看她。）

——儘說這些不三不四的話……還吃不吃？

——不抽嘍！

——怪難聽的，討厭死！又說北京話。

——眞是總記不着！我的好太太，下回再說你打我。

——不要再東說西說，哪個是你的太太？你的太太在你們的大公館裏。

——唉呀，嘿要說，除了你誰配作我的太太？

——哼，又來這一套，要是你看得起人啥，我的表兄早出來嘍！

他思索了一下。

——你表兄出來倒容易，光是表兄出來就不認得人，那我有啥子辦法？

——我不是給你說過了嗎？什麽時候你把你的太太弄出去，我就來跟你。

——好，那我明天就去給李處長說，後天就把你的表兄放出來，再把那個蠢東西弄她回娘家，萬後天你就到我家裏去。

——祇要我的表兄出來得了，什麽事我都依你。

——後天一定出來。我已經和李處長早說過哪，看我面子上，五千塊錢也不用罰！

——那我表兄的千兩雲土呢？

——你還想要那個？私販雅片一個錢不罰就放出來，還不好嗎？

——呵，呵，我們隨便運點土來自己吃吃，就是私運雅片，那楊師長拿輪船裝起往上海運，又算什麽？

——那自然大不相同，他們是賣了錢來買鎗，爲的是衞國安民。

——算了罷，我不聽你的肉告示。

二

張大人就是十四年在觀音場上和西施結婚的朱元璋。現在人不稱他朱元璋了，祇是老前輩叫他做敬文，朱元璋祇是他的諢名。諢名的來源，自然是起於他那由額部至下頦那根過於凹入的線了。這條曲線，却又與胸部的凹入一致，因此背有一點駝。臉上還有天花爲虐的瘢痕。但是這些對於他和西施結婚一點都沒有妨礙。鄉裏的美人在土豪鄉紳眼裏是可以用勢力用錢去論斤買得的。因此觀音場上祇徵聽着幾個好事者的閒話：『哈！哈！朱元璋和西施結婚。——哈！哈！朱元璋和西施結婚。』他就爲他父母娶了媳婦，她也就作了人的媳婦和妻子。——西施是觀音場上因了風水慣養美女的陳甲長家裏的最漂亮的一個，但是因了他沒有功名的家世，和僅夠養女的財產，遂使他的女兒任人瓜分。觀音場上的人們對於歷史上的美人，僅知道西施，而陳么姑兒最美，所以陳么姑兒就是西施。西施對於男人。也沒有多大願望，她覺得似乎每個女人都應該有一個丈夫似的，而況朱元璋還在唸書，將來還不會妻以夫貴而討封贈嗎？朱元璋確也很愛他的夫人，因爲縱然依着他不很純良的脾氣，也不能找出她什麼錯來。這樣他們第二年就成功了一個孩子。

二十二歲朱元璋在縣高等學校畢業過後，錢又使他入了中學。中學留了兩年級，到六年上也畢了業。社會不讓他服務，他父親也說他每年的租穀還可以叫他兒子升學。又因爲王知事是在早稻田大學畢業的，於是他也就被父親送到日本。七年回來，又在北京住了一年，才回到家鄉。日本話他是不大會說的，但是他說他會看日本書，兩次被法政學堂轟出來過後，他却作了省公署的第二科長。

他歷來就覺得觀音場這樣一個小地方把他的大才壓住了，當他作了科長時，他就全家搬往省城。

這時的西施在張科長看來却老大不順眼，他覺得他不會說話，不會笑，對於他的政治生活前途，實在沒有什麼幫助。因此他又想起那日本最合人意的下女。『眞可厭！這個蠢東西一點也不像日本的下女。』這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他差不多要灰心了，他覺得中國的女人沒有一個能體貼入微如日本下女的。馬二奶奶的發現，在他却以爲是『菩薩顯聖 Mirnolo』。因此他就成了橫亙在馬二奶奶的床上短笛無腔信口吹的張大人，入幕之賓。

三

那晚上已經兩點鐘哪，他才囘家。一囘家來就發他女人的脾氣：『眞是我們當男人的就是天天給你們作牛馬的嗎？半夜三更跑囘來，門也喊不開！這麼早，就睡，又不是攤屍！』

西施坐在旁邊，沒法答理他。迎風的淚燭，在那裏搖晃。隔壁傳來他兒子的鼾聲。

『眞是像你這樣也配當太太。沒有那麼多！』

『看在兒子面上，你少說幾句好不好？』她忍不住囘答了他這兩句。

『還好意思說兒子，你配作母親嗎？』

她的頭又低下了，滿眼腔盛着淚。

『眞好意思，你配作母親嗎？地方我也走得多，我就沒有見過你這樣的母親！』

她的確不知道怎樣做母親，除了純眞的愛。她也不知道怎樣做妻子，因爲社會和家庭教訓她的祇有服從。而張大人却以爲當妻子祇服從還不夠，有時還須要如馬二奶奶的……的什麼祇有他知道。

『究竟是脎子把你充濕哪？天天一囘家來就拏這些來和我鬧！』

『和你鬧？你曉得脎子？哼！哼！……』

『也不要再哼哪，這樣難你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明天我就囘娘家去，你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話說淸楚哪，又不是我休你。什麼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就算我自己心廿情願囘娘家去永世不囘來，好不好？』她說這一句話，也不過是試試她男人的心腸。她還恃着她有一個十幾歲的兒子，他不會以這樣鐵石心腸對待她的。但是她祇得了一個『隨你的便！』他立刻就跑去書房作美麗的夢去了！

她怎樣也睡不着，雖然收拾東西，已經夠使她疲倦！——還有什麼呢？祇嘆她自己的命。她持着燭臺輕步移到了他兒子的睡房裏，不覺眼淚又一顆顆地往外邊湧。燭光照在她兒子的臉上，紅潤潤地，一點也不像朱元璋。但是她是不會作母親的，她必須和她的兒子別離！

——昌兒，昌兒，明天我就不是你母親哪！你爸爸成天和我打架，你也看夠了！明天你就不再看哪！

她心裏這樣念着，又在她兒子的嘴唇上吻了一下。——

我走了你也許會好點，免得你天天陪我吊眼淚。……我的兒哪，我想你不會忘掉我罷！……你長大了，千萬不要像你父親。……幸好我也祇有你這個兒……。阿，你也有十六歲了！

大地寂靜，屋裏祇有嗚咽聲。她心如棼絲。

——媽！媽！……姆，姆，……

她的兒夢囈中叫了一聲依然又沉睡下去！

漸漸窗紙就發白了，她吹滅了燭，仍然回到自己的房裏。張媽來和她打臉水，她也不要，祇叫她等大少爺起來時和大少爺說，叫大少爺不要念她，她過一個月就回來。倉卒回鄉，是因爲他外婆病重。

四

張大人也起來不晚，不過才十點鐘，因爲他平常至早也是要十二點鐘才起來的。所以起來早的原故，是因爲他一晚用思想太多了：第一他想到要是他的女人再不走，他就直捷把馬二奶奶迎娶到家裏來，如果有人向他理論，他唯一的理由，就說他的女人不能生育，在他，有一個兒子還不滿足。第二就是怎樣迎娶馬二奶奶了：用花轎或是用平常轎子？請客不請客？請多少客？叫兒子怎樣稱呼？……後來他決定了一早起來去和馬二奶奶商量過後，他才迷胡了一會兒。似乎他和馬二奶奶已經在一床芙蓉帳裏，似乎他也升了官，似乎他的房子也高

大了好些……滿意極了，一翻身他的身子從床上摔了下來，在那地板上，咚的一聲。『唉喲！——唉喲！——』驚破了他的迷夢。他慢慢地爬了起來：雙手揉着腰，一面暗叫倒楣。

啊！啊！怎麼這樣晚哪？他幾步進入他女人的寢所。

——怎麼，太太哪？

——我不知道。張媽誠惶誠恐地說。

——叫看門的來！

——推矢爬運糞似的她一拐一拐才出門去。

——李爺！李爺，大人有吩咐！

張大人心裏雖然知道是怎麼一囘事，而且很痛快，但是他還得問：『太太上那兒去哪？』

——太太今天早晨起來得很早，她一起來就叫張媽叫我給她喊轎子。她說要到東門外四眼橋碼頭去。我問太太，大人知道不知道，太太說『大人知道。』

——好嘍，下去罷，沒有什麼事。……啊！還有大少爺咧？

——他一起來，就去上學去哪！（張媽說。）

馬二奶奶活躍在他腦子裏，使他立刻坐也不安地：『叫大班提轎子！』

勤務已經不大趕得上，但是他還嫌轎夫怎麼不生翅膀。他想着馬二奶奶，也許還沒有起來。呵，睡美人多麼有意思。也許已經在梳粧了，水晶簾下看梳頭，也好玩。第一句就得跟她說，那蠢東西已經被我很不費力的攆走了，那她應該多麼歡喜？這樣多麼好，一對美滿的夫妻這就成功哪！……腦裏有事想着走起來也快些，他一看見北橫街的小匾在他的眼前橫着，他就知道要到了。他又在他扶手板左邊的小鏡子內看了一看他的尊容，揑了一揑他的鼻子。眞討厭！爲什麼不長高一點起來？轎子停下了，張大人對着

——忠厚傳家遠
詩書繼世長——

這付對字發怔，因為在忠與詩字中間正橫着一把大鐵鎖。這是怎麼一回事？他自問。也許去買東西去了？不會的，買東西也不會鎖門。

勤務轎夫一句話也不敢說在那裏站着。

——站着幹什麼？還不去叫街坊來問一問。

勤務答應是是。

隣居誰也不敢前來說話，因為他們都是善良百姓，他們一切都說是不知道，尤其是關於軍人的事。

後來那勤務才弄來一個砍柴賣的老媽子：

——先生，先生！

那勤務狠了她一眼，又拿脚撥了她一下。

——是，先生，我不不知道。

——這是大人，不准叫先生。你剛才不是和我說過，你送柴去，馬二奶奶說不要嗎？

——是的，馬二奶奶說不要。

——旁的說什麼沒有？（張大人問。）

——沒有說什麼。那個時候馬二奶奶正和表老爺在房裏吃酒。

——吃酒？

——是的，吃酒。他還給我一塊臘肉骨頭吃的，那塊臘肉眞作得好，跟火腿一樣。

——後來你不說又喊四乘轎子嗎？（勤務問。）

——是的，四乘轎子，像搬家的樣子，裝了不少的東西。

——搬到那裏去呢？（張大人急於想知道。）

——那我不曉得。

張大人又看了一看那忠字與詩字間橫着的一把大鎖，他心裏想着『這忘恩負義的東西！』嘴裏罵：『混蛋！混蛋！』——呀，張大人又說起北京話來了！

勤務與轎夫現在對於混蛋都很懂得。祇是那賣柴的老媽子莫名其妙：混蛋？混蛋是什麼？是臭鹽蛋麼？

（一九二五年作，載荊棘。）

（註）烤烟斗上的工作，四川叫做開烟。

子與父

尚　鉞

報曉的雞聲，把李自有從夢中驚醒；他抬頭看了看示時的窗上：淡淡兒有些暗意底灰白。

他好像做錯了一件要事，忽然明白過來了而立要悔改似的，翻身從床上跳起，嘴中帶着悔恨的口吻自語道：

『天怕是已經到了卯時了……莫遲了咧！？……』

三把兩把穿上了衣服，走出了房門，到院中叫道：

『小二！起來沒有？……快起來套車呀！』

叫罷，聽了小二的答聲。便轉身到院中草垛前，址下幾捆麥草。一再用手試了試，彷彿嫌輕了似的，又找了幾塊破磚，從草捆散亂的頭上，深深地塞入草捆中間；塞罷，又在外邊補填些雜草，使草捆還復原狀。一切停當了，小二始睡意蹣跚地從外邊走來說：

『套好了，搬吧？』

『搬！』

他和小二便將些沉重的草捆，一個個向門前套好的車上搬運。運完了，又用繩索索好。李自有坐在車頭上，囑咐了小二看門的話，手中鞭稍一動，車便推着牛走開了。

紅星星的大太陽從他迎面遠遠的遠遠的一道黑暗的霧中水汪汪地爬出半個來，照得滿野金紅。半面陰暗的

秫苗，豆苗，都喜歡得含着淚滴，相互微笑地搖擺着。他整個的靈魂都彷彿蕩漾在這種和藹的晨曦裏了。

城裏邊飯晚，這大約總不遲吧？——李自有心中這樣盤算着：——我先去把這幾個捆麥草賣了牠……割塊肥肥的豬肉，灌瓶好醬油，好叫他——他的愛兒——回來享享福……補補他用半年功的虧。

「工東東，工東東……」車在乾硬的地上強向前走的聲音。

殷紅濕潤的太陽，已經離地二三丈高了，漸漸乾燥起來，金白起來，有些熱的意味了。然而這景色，完全不在李自有的覺察中。他腦中的許多賣草買東西的計劃，漸漸也都凝集起來——成了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影像——洋學生，這便是他整日家在心中自誇的愛兒。他是瘦了？這當然是他用功用的。是的，他是很用功的，年假回家，他一天到晚在屋裏「吧吧」地唸——唸洋文，洋人子的洋文，洋老爺的洋文。他還說他會和洋人子說話，洋人子連官都怕。從此，無論他是誰都不必怕了。……官，將來叫他去考法官，做縣官……老太爺上任，坐在那圍着一圈副兵的大亮轎中，人都伸長脖子看，威威武武地。李自有的心花亂了，他儼然坐在一輛安樂轎上飄飄然的隨着屁股下「工東東，工東東」的車聲浮蕩。移遊地他馳放了的思索漸漸又凝成一個——耀武揚威的大官的影像——帶着洋氣的大老爺，這便是他整日家在外面所誇耀於鄉黨鄰里的愛兒。的確的，這樣的兒子，在天下實在不可多得的，大約幾幾乎也只他李自有自己有一個。他目空一切了，拿東莊王立本的大兒子比一比，呸！那裏夠格？拿西莊郭得龍的第二個聰明的兒子比一比，呸！外面也比不上，莫說學材咧！就讓拿這羅山縣城裏的劉家，方家，呂家的少爺們比一比，他們都是吃煙的煙鬼，好賭的賭迷，好嫖的嫖棍，呸，都不是他娘的正經東西。一切的背後的上邊，一個站在很大的希望中的少年，長的眉清目秀，就是給天仙女做女壻也不愧，而且還有一個大肚子，裏邊滿裝着預備將來做官的學問，這便是他白日夜裏凝想着以極力練習着做老太爺的鬍子的愛兒，而且是天下無論是誰都絕不會有。

「工東東，工東東……」他屁股下的車子，仍然毫無感觸的發着這樣乾燥的聲音。一羣豬肝色的人臉從他

低一頭的面前過去，他輕蔑地用眼瞟了瞟，他無意中覺得他們這低一頭的行走，是應該向他表明的他們應有的身分。一列豬肝色的頸脖子，被重担壓得上一伸一伸地，從他車子兩旁匆忙地趕到他前面去。他用眼看了看，他們那肩頸交際處的被壓的深痕，他找着了他們應該鄙薄的證明，如車轅下的牛一樣。

「工東東，工東東……」車子在牛屁股後發着空洞的恐嚇的聲音，好像受了牠身上放着的一塊驕矜的死肉的壓力的暗示。

『噓，嚇！』他驕喜地擧起手中的鞭兒發驅逐的聲音，而車子立時好像忘了自身的重載似的，向牛屁股上推去。

李自有宛然坐在一切的尊位上邊了。眼遙遙地竊看着那遠天升起的一輪紅日，好像覺得只有牠——日——才有與己比配的資格。風經過草的身軀，拜倒在他的脚下；坟墓戴着牠們青汚的土冠，列在他的遠近的兩旁；田埂縱橫如接駕的隊伍似的排着他身由近及遠的左右，他昂了昂頭；摸了摸背上駝着的小辮，他儼然如戲中的皇帝似的，身臨於緊心傾聽的羣衆之上。但是在他的靠近的前面，一個較他稍矮而身軀較他龐大的華麗影像，便是他的天下第一名的唯一地親愛的兒子。然而條然屁股上受着些微痛的感觸，他依然坐在「工東東，工東東……」的牛車上了。車前來往着許多豬肝色的人臉和頸頷。在這樣的人叢中當然不會有他兒子的，他在無意中這樣承認着：雖然，而在來的人臉中間他仍是驚心地尋查着。

八里堆過去，三里橋橫在眼前了，在他面前流水般來去的物影，仍是那些豬肝色的人臉和頸頷；在他兩旁遠地裏排列着仍然是些汚黃的田埂和靑黑的坟墓，毫無感觸地向他身後移動。而他的思索，却不是像剛纔那樣複雜了。他的心好像已經尋到一個安樂的處所，在那裏邊他決定的追尋着他的唯一的親愛的兒子的幻影，他的心的舌頭舐着時間滋味，彿彷是與路程有關係吧？一程比一程嘗着甜蜜，香美。他的驕傲也沒有了，他的自尊也沒有了，彷彿能證明他的可以驕傲和可以自尊來源的卽在目前，驕傲和自尊是不必需的似的。

跨過三里橋，城牆上向天獨抒一隻烟突似的奎星閣，已經隱約在望了。他的心裏思慮，不知怎的，到此完全變成一團急進的情緒。他舉起鞭兒，車猛的又推着牛快快地跑去了。

向他來的一列豬肝色的人面叢中，他陡然發現了幾個玫瑰色的臉來。在他眼望見的遠處……近處……他看見了，他看見他的希望和渴慕堆聚的親愛的兒子的面孔。但是又惑疑，惑疑那臉對他的生疏。這是可以證明他的惑疑是虛偽的了：他的眉毛那樣長在他的眼睛上；臉笑時嘴那樣裂開；那樣的衣服是他上月與他親自送去的。這無疑地是他的親愛的兒子了。

——沒有見我麼？老和那幾個漂亮孩子談話……——李自有自己在心中疑想着。

他們走到車前了，那個臉仍然不敢向這邊一視地偏向那方，和那羣漂亮孩子有說有笑的前走，好像是想闖過這輛卑鄙得可怖的牛車。李自有滿腹渴望和希望的熱情促他跳下了牛車，攔阻着那羣玫瑰色的人臉，向那個臉問道：

『你怎麼沒有等我去接你呢？』

『什麼？』那個臉驚異地圓着眼睛答問。

『你不是天成嗎？』他淒然地感着恐懼的問。

『什麼天成？！我是李秉旭。』那個臉氣憤然地答。

『你怎麼認不得我了，我是你的父親。』他乞求地申述。

『我怎不是你的父親嗎？天下同名同姓的多的很，你認不了這樣多！這老東西，怕你也是想不吃了！』那個臉惱怒了，其餘玫瑰色的臉，調和着將那個臉拉去。他們所餘下與李自有的，只是一陣譏笑的「哄，哄，哄，」的聲音。

——他不是我兒嗎?!他的體態，他的舉止動靜，他的言語笑貌，他的服裝，他的名字，完全相同，完全相

同！……是的，決不能不是，……那他爲什麽不認我呢？……他瘋了？不，他還是和從前一樣泰然自若的說笑，他決沒有瘋。他喝醉了？不，他自幼不會喝酒，每沾一滴酒便要臉紅，他決沒有喝醉。……那他爲什麽不認我呢？爲什麽他遠遠地看見我，臉上便現出一種迴避的顏色？……我有什麽對不起他的地方嗎？……我有什麽不配與他當父親的地方嗎？……——他回頭追望着輾轉地凝想，他漸漸有所覺察的憤怒了。

『呵——？』從憤怒中他失望地呼出一種了悟的聲音。

他又緊緊地追看了看，一個發現突然從他的彷彿覺察中跳出，他明白了，他明白他的希望和渴慕，完全被那個搖晃行去的玫瑰色的頸脖帶去。悽然地，悲傷地又轉眼看了看那停止的載着草的牛車，自己身上的襤褸的衣服，和那遠遠行去的玫瑰色的頸脖，嘴中不由地自言自語的說，彷彿又有所畏懼而不敢說出似的吐出半句言語：「是的……，」一個死人般冷濕的冰手的緊捏，他在心頭試出。他心頭的憤怒，好像有一塊磐石壓在火山噴口上似的，在他心腔血管中阻悶起來。他痛恨地將兩眼逼直地釘住那個搖晃行去的玫瑰色的頸脖，直到跟在距離上消失了牠「光之形」的作用時爲止。他始又惑疑地回頭來看看自己，看看牛車，看看牛車他頂上的青天。他的彷彿惑疑漸漸得到了一種確切解釋，預言給他說：絕望便是那搖晃着行去的玫瑰色的頸脖帶去的他的希望與渴慕。

他失望了，他絕望了，他的生之「知」和「動」，都被他心頭所噴發的怒火燒滅了。他看了看青天，看了看橫在眼前的黃土，看了看牛車上的重載，看了看自己的窮酸，看了看眼前流過的許多豬肝色的面孔和頸脖，以及那些充滿着簡單的幻想和惑疑的眼睛，他漸漸發現了他的馬上要走的「生」的大道。橋下流水在唱歡迎他的仙歌，護橋石欄向他呈出歡迎的冷笑，他身內的熱血遊着欲出毒火，他的脚被憤怒從地上拔起。迸然一聲，一陣裂心的疼痛，在他眼前把死之黑幕張開。他的單簡的記憶戞然斷了計算的寂鳴。

三天後，李自有的家內正房中：放着一口新的棺材，道士進門，打着鐃鈸，唱着超渡經，以解救他的被「碰死鬼」捉去的靈魂。棺前地下，披着麻布，跪着燒化錢紙，致哀慟哭泣的，正是李自有前天在橋頭所遇的那些長着玫瑰色面孔中，他所認爲兒子的一個。紙灰飛去，玫瑰色的頸頸愈垂低，所發的致哀慟的哭泣的聲音亦愈悲切，悽慘。

（一九二五年十月，載滸背。）

誰知道？

倘鉞

自從元月二十一日信陽「國聯戰事」消息傳到羅山之後，她一向所抱的「能忍自安」的意旨，與不贊同她丈夫所行為的責備的心，陡然沉入在一種不堪測度的怨望地恐怖中了，並且有時她還意思到，浸在信陽的那種紛亂的狀態中的人民，是怎樣在忍受着兵的苦痛與傷害。當然的，他的切身的人，也不能是例外。她的深切地，熱摯地愛的心，發狂似的與時俱深地加增着恨與怨。在暗中祈禱着她所幻想到的而不敢目覩地毒害的發生，而詛咒着戰爭的罪惡。

戰事的消息，是一日緊迫一日的向羅山傳來着。並且撼震天地的沉重破壞地隆隆的大破聲，也不時的，尤且是黑夜人靜的時候，帶着一種毒狠的刺痛地由她耳中打入她的焦灼地迫切的心裏。她無端的戰慄了。而她又有什麼法子呢？可是她嘴中不時吐出的：『這拚命的不都是人的兒子嗎？』的熟語，大約是她解决她自己心中的不敢擬想的恐懼地震痛哪？然而又似乎不是，因為她此時心中的所有，其實只有『誰知道？』一句漫茫的急切的問語，是她心中莫名地震蕩的最明白的解释，也可以說是她心中的最模糊的想像的擬解。

『你屋的掌櫃的有信回來沒有？他是為什麼往信陽去的耶?!看，當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倒叫我們躭多大的心呢？』這是她鄰居佘老媽時常向她發出的一種同情的問聲。

而她的回答，照例是：

『沒有耶……！不是因為西關外李五猴子，強佔我的房子嗎？我兒不願意，他靠着官的勢力，將我兒打一

頓，又把他送到棚子裏去押起了。』每每說到這兒時，她總是深深發出一聲怨望地嘆聲『唉——！天有麼理可說呢？我的老頭子皮氣也不好，我叫他莫去碰老虎，他偏偏不聽我的話，要跑到信陽去告上狀！』她的兩眼老淚，不由地便隨着她的嘆聲送出眼眶了。『你看好不咧？又碰到信陽打大仗，』而結尾的一句，常常是又抱屈又憤恨又傷心又沮喪的一句：『誰知道呢？天爺睜眼不睜耶！』

無根的幻想，常常使她是這樣在灶神面前許願：叩罷頭之後，便豎起頭跪哭着：『灶王爺在上，我家的老頭子，他一生也沒有幹什麼虧心事。要是你老人家能保護他平安回家，我情願替你老人家打十年清醮。』

然而當她許罷願起身之後，心中又不由的生出許多恐怖的問題來：末刼年是人類罪惡滿盈的時候，老天爺收生的時候，當然的，「黃巢殺人八百萬，在數難逃。」他——老頭子——這一輩子固然沒有做什麼壞事，他前生呢？他前幾生呢？她不由地戰慄了，亂麻似的紛亂的思想，在她心中橫一陣子，而一切的回答，也只有近於神經錯亂地輕輕從嘴唇上彈出那又抱屈又憤恨又傷心又沮喪的一句虛渺的答詞：『誰知道呢？』

而算命的先生又常常用着很鎮靜的態度，這樣告訴她：『不是我說，你家的先生這一輩子雖然沒做什麼壞事，那一輩子却有點寃孽呀……你看「年爲祖宗，月爲父母，日爲自身，時爲子孫，以成八個字。本來他是該申時生人，日上該有貴人。因爲有寃孽過重，硬等到申時尾酉時初才生，貴人才有一半，只有這半貴人；所以遇着有困難的事，還有人說些好話。今年的流年正走庚運，運氣不好，所以去要有些小難。要緊是不大要緊，因爲這年底正是龍德星照事的時候，人是要吃點虧的。張太太，以我說，你也不必躭心。這二十的是三殺五臯換位的日子，二十二，二十三兩天是接印的日子，所有的寃孽到那時，都是要退避退避的……你瞧，他二十四的不回，二十五的一定可以到家。不過你要想全好，也須得解化解化。』

『怎樣解化呢，先生？』她緊切的追問着。

『解化到不值什麼——到二十一日的夜正子時的時候，我給你祭祭北斗……』

『得多少錢呢，先生？』

『提起錢來做銅氣，不要錢……』他淡然地笑着說。

『唉，看先生說的，先生說一吓是個記印，多少總要請先生說一吓！』

『好，旣是你要打錢上過一吓，就拿兩串錢我買點祭禮，本來我和你屋的掌櫃的都認識，說不上錢的。』

他得意的微笑了。

『這倒不値什麽，請先生務必費費心。』她卽刻付與了算命的兩串錢，又緊迫一句地囑託他道：『先生，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他要平安囘來了，我一定替先生掛紅子，給先生傳揚傳揚。』

算命的去了，她看看她家中的一切，桌椅器具依舊發呆的蕭條着，牆壁窗戶依舊死寂地沉默着，彷彿示與人以絕望地悲哀的悽惻似的，冷冷地使她亂麻般紛雜的心緒，再轉到那使她又是恐懼，又是難堪的問題上『誰知道呢？』

『誰知道呢？』她將這個問題來反問她自己，反問來問她的人，反問她丈夫所遺留的一切的器具的默詢。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她心中默禱着龍德星君地計算着。然而這些有好消息的日期，都如斜面滑冰上的琉璃球一樣，毫無顧慮的，不堪稍留的馳去了，她心中的沉重的，久懸而急待解決的問題，只得又付之那忙亂的，茫漫的『誰知道呢？』幾字去解釋。

可是又有人替她想出一種頗可引爲慰安的計劃來：

『李大嫂，你聽着發幾個錢，請一位下力的人，到信陽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嗎？還怕他是因爲行李累住走不了呢？』

計劃是有了，然而這計劃又何異羣鼠計劃與狸貓帶鈴作自己的警示呢？她想遍了天涯海角，那一個是可與她勝這種重任的人呢？況且當這兵荒馬亂之時，是能走長路的人，那一個不爲躲避「拉夫」而匿於幽處呢？計

劃啊！你是可以實行的生之路嗎？抑是柏拉圖式的片面的癡戀？她心中眞是被不知有多少計劃塞滿了，然而又似乎被那萬能的計劃吸空了。她心中盤桓過來，盤桓過去，但結果也還是只有那簡單的近乎呆板的『誰知道呢？』的難以申說地恐怖的惑疑。

是這麼一個面孔的輪廓可以說稍微認識的人，而且身上也披着一件兵的烏衣，突然撞見她問說：

『李大娘，可庭大叔有信回來沒有？』

『沒有耶，你這個大哥請到屋裏坐。信陽現在麽樣耶？也不能通個信，誰曉得他是個什麽樣子呢？……』說是請一個人去看看也請不着，你看多麽急人！……』

『我明着預備上信陽去接個人，這樣，李大娘，你把可庭大叔住的地方告訴我，我去替你打聽打聽。』

『哎喲，那務必勞叨大哥去替我打聽一吓！』她彷彿得着生命了。

『不過，現在我的盤纏還沒有弄好，大約去還得兩天，趕明着要是去了，打聽這個消息算我的。』

『大哥，你預備趕麽時候去嗎？你要能明天動身，盤纏錢多少都算我的。』

『唉，不，不，好說，好說。可庭往日在我們一塊兒都不錯，還能說要你老行子的錢啊？』

『可不能，可不能。』她用着十二分感激的快步，跑到屋中取出五串錢來付與那人說：『大哥，薄意思，莫嫌少，留着在路上喝喝茶。你到了信陽，務必去替我打聽打聽。他住在車站上麽悅來升棧房裏得呀，請你務必費費心。趕明着你大叔回來了，再酬你的情啦，大哥。』

這個計劃也可以算是實行了。然而從這個去的人的身上，她可以得到一點到底如何的消息麽？他可以將她的丈夫安安全全的保送回來麽？她丈夫可以將他心中所藏的使她心安的言語，告訴他帶回來麽，他可以在她自己和他的恐怖的命運中，當一個龍德星君，一個貴人麽？而一切的結論，還是那就是費盡一切的深濬地思想家的詢慮，也不能說出半點兒證據來的答案：「誰知道呢？」

但是於第四日，在她的極端迫切的怨望中，她又看見那個人了。可是於她的許多的問話訴出之後，他的回話，可惜，可恨，只有這麼很淡然的幾句：

『十八里廟還正在開火，連我自己也沒有走到就回來了。等我再去時，一定替你打聽打聽……』說罷，他用着與己毫無關涉地漠然的態度，扭轉身向他自己要去的方向去了。

「就回來了，」「就回來了，」這四字究與「誰知道呢？」四字，有什麼區別呢？沒有區別嗎？不的，這四字是價値五串錢的。於是她心中又劃了一道傷痕——五串錢。然而她又有什麼法子呢？她心中不還是只有「誰知道呢——？」的茫然的疑案盤住着嗎？所異者，不過多一個「再去」的希望罷了。

舊歷年中可有的許多設備，大約都是她可以引爲傷心的吧？她年紙也沒有燒，年供也沒有上，她的傷心使她在夢中度過年去。一切都死過去地正月初一，她撑起她宛若經了一次大病的疲弱身體，看看院中的她屢屢曾在正月初一豎起頭就看的新生的天宇，看看她曾過過多少歡樂年節的房屋。她依舊不堪支持的躺在床上，她似乎又睡去了。

次日的清晨，她忽然從來拜新年的客的嘴中聽說，南關外有新從信陽回來的某人，而且他還是她丈夫的熟人，她彷彿從一向的黑暗中，陡然看見了光明的，立時換換衣服，去那兒去打聽一切的究竟。

『老陝見咱南五處的人都要殺，說咱們不該養他們的敵人，我是住在城裏我的親戚家裏的。聽說他們要來搜，我趕快從他門口的一個通到城外的大陰溝中爬出來了……咱們羅山人聽說也死的不少，致於可庭怎樣，我還不知道淸楚……』

這是她一切惑疑的結論嗎？他實在更深的沉在恐怖中了，因爲她丈夫有養老陝敵軍的嫌疑。

她出了人家的大門便哭起，一直哭到她自己的家中，她覺着她的頭重，她覺着她的身體不由她的主宰。她眼前覺着一昏，她的世界漸漸黑暗起來。以後的一切，她彷彿睡熟了似的，不知了，她死去了。

不久她被人用木匣裝起，送到她一生從未踐踏過的野地中葬埋了，致於戰事：今日信陽已經打開多日，此地的軍隊已經移到鄭州一帶地方去了。而她丈夫的消息：街上的閒人們談起，雖然說「還活着」是絕無僅有的事，而結論依舊是她求神問卜所不能解決的那個疑案：『誰知道』，不過，於此後，因為他犯有曾經養活過老陝的敵人的罪案，他們又加上一句評語：『恐怕不保吧？』

但不久，連這聲音也不見有人說起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作，載病。）

飄渺的夢

向培良

北京的冬天，是何等的淒涼呢！冷的風不時衝碰你的窗戶怒叫着要進來，破的窗紙，便嘶嘶地哀號。這時你爐裏的火雖然很旺，但身子仍然寒噤，手足仍然冰冷，你便拋了書，湊近火爐，想要烤熱自己。然而凍凝的空氣又常常從遠處送來一兩聲沈悶的犬吠，或者是不知賣什麼東西的小販淒厲曳長的呼喚，使你的心更覺得淒冷。這時候若是你要免掉寂寞，祇有邀幾個朋友閑談，圍爐閑談，你的心便可以不去注意外面的環境，暫時忘掉寒冷同淒涼。

正是大風振撼着一切的晚上，我拋下書本，因為再不能讀下去了，便走到朋友的房裏去談天。我們最先談到天氣的凜冽，都囘憶着故鄉溫和明靜的春天。漸漸談到戀愛的問題。坐中C君性的經驗很多，說着他自己的舊事。我只是靜靜的坐着，畔近火爐，想要烤熱我的身和手。忽然S向我說，T君，我們中間算你的年紀最輕，又沒有結婚，也有你的戀愛故事麽？說出來給大家聽聽。我沒有囘答他；使人依戀的童年的囘憶充滿了我的心，我却不能說出牠們來。

晚上就寢的時候，拿出我的日記本子來想記一點什麼，但是我的心被往事所盤據，我的筆能夠在白的紙上寫下：『只是稚子的愛與憎而已！然而已經使我生命的樹生了一個新枝，稚弱的心上加上一層新的深刻了…………』

樹枝的怒號同窗紙的哀嘶使我不寐，不知賣什麼東西的小販的淒厲曳長的聲音漸漸沉沒在凍凝的空氣裏，

狗子也寒噤着。我的脚漸漸縮上，不敢向冷的被伸去。噯，這冷清的冬夜，只有囘憶；瑣屑的孩子氣的囘憶充滿了我的心。

下面是往事中的幾葉，圖畫般藏在我的心裏，現在就從心頭移向紙上罷，再來囘憶時，也許不致那麽使人迷惑，那麽惝怳，那麽追尋無着。——在這凄涼的冬夜，我不能再睡，拿我心上深刻着的痕跡，一筆筆記下來罷，然而筆和墨是人們最笨的工器，又怎麽能夠把飄渺虛幻的往事記下來呢？也不過聊勝於無罷了！

× × × ×

學校裏的暑期試驗已經完畢，同學們大半走了；學校裏頓現冷落，自修室裏凌亂的殘紙，寢室裏空的牀鋪，處處觸目。我等不到家中來接的人，不能再耐，便約幾個同學一塊兒囘去。從學校到我家縣城要經過四五點鐘的火車，而我家隔城有二十里左右。上午十一點鐘，我同小朋友志達容亭同到火車站上去，那時政局不大平靜，通行的車輛很少，我們得不到客車，都靠着行李坐在敞的貨車裏，風吹着一陣陣黑煙，把牠夾着的煤灰落下，我們穿的白制服，都變爲暗灰色了。天氣很熱，曝在烈日之下，都覺得十分不適，我又有暈車的毛病，弄得半途嘔吐，幸好路程不久，下午三點鐘便已到了。容亭年紀同我差不多，今年十三歲，他家住在城裏，一路上招呼我，又約到他家稍微休息，喫過飯以後，他要我住一兩天再囘去，說：『你路上病了，天氣又熱，何不憩憩再走？』『我祇是暈車，到岸便好了的。以後有什麽機會，你寫信給我，我一定到你家來罷。』其實我心裏有必需急於囘去的原因，——哥哥一個多月前，新娶了嫂嫂，聽說嫂嫂讀過書，程度很好，我却因試驗近了，不得囘去，心裏十分着急。所以雖然好朋友留我，也不願意停留，他家裏爲我雇了一輛獨輪土車，我和行李一塊兒坐着囘去了。

到家時差不多黃昏了，我見過了父親同繼母，便立刻跑到新嫂嫂的房裏。——哥哥沒有在家——他在城裏辦事，大約每星期歸家一次——嫂嫂坐在窗前看書，我進去對她行了禮，叫了一聲嫂嫂，她立起來囘了我的

禮，很和藹地叫我坐下，替我泡了一杯茶，又拿了一些點心。那時天色已晚，房裏的光線不大充足，又因爲是初會面，我沒有十分看清她的容貌，但是覺得很和藹可親；她說話的聲音也溫柔圓潤，好像對於我有種吸引的力，不，不如說是一種輕輕壓迫在我心頭的力。我總覺得有點靦腆害羞——其實我並沒有見人羞怯的習慣，今天却不知是什麽緣故——呼吸覺得微微有點急促，但是這個她一定沒有曉得。她問我怎麽不等家裏的人去接便囘來了，路上受了熱沒有。『我等家裏的人不見來，是同兩個朋友一塊囘來的，路上倒沒有受熱，却有點暈船，不過到岸也就好了。』我緩緩的囘答說。『你走城裏來在什麽地方雇的車？』『一個朋友家代我雇的。』隨後她又問了一些關於學校裏的事情，我一一都囘答了她，直到女傭請喫飯的時候，我才告辭出來。

晚上我在父親的房裏坐了一會，他也問了一些學校裏的情形同半年來的成績；但是父親態度同言語，怎麽一年比一年不同了呢？從前我是他鍾愛的小兒子，現在不知爲什麽不大喜歡我了！我坐了不久，祇推說走倦了便囘到自己一間小小的房子去睡，其實我那里能夠睡着：房子裏靜悄悄的，沒有聽見就寢的鈴響，也沒有聽見小朋友的笑語聲，使我非常孤寂，而且有許多新的事情要想。家裏好像添了幾分生氣；我繼母待我頗冷淡；我也同樣的對她；哥哥又不大在家，所以我往日總是極不願意住在家裏。這次囘來，門前同我的白制服一樣灰黑的牆壁已經粉刷一番，家裏陰陳古舊的神龕也煥然一新，而且堂前粘的紅對子尚沒有褪色，一切都現出新鮮的顏色迎我；而且現在我可以有一個同我親熱的人了。我雖然剛同嫂嫂會了一面，而她那和藹的面容同溫柔的言詞使我像同她會了若干次很熟的一般；但是，我又覺得有點羞怯，這是什麽緣故呢？……

第二天哥哥從城裏囘來了。我知道他要囘來，便遠遠的到外面去迎接。他不料我囘來的這麽快，見面時，只說了一句『你又長了許多了，』隨即緊握着我的手，一同走進來。

我又在哥哥房裏坐着，他告訴我說，『我本打算親自來接你的，公司裏忽然發生一點事故便牽住了。』『這也沒有什麽，』我說，『我自己會走的。學校裏派的校役爲我們買了票。』哥哥又笑着對我說：『雖然在

暑假期間，也不要把功課拋生了，我不在家，你有什麼不懂，你篤嫂——以後你只叫她篤嫂罷——程度很好，儘可以問她，她沒有不告訴你的。』我心裏很喜歡，便說，『只要篤嫂肯告訴我就好了。』篤嫂微微笑着，我知道她並沒有拒絕我。

門前池畔，綠蔭的底下，我同哥哥坐着釣魚。投下釣餌，便靜看着浮子。不一會我的浮子動了，我用力一提，魚沒釣着，倒把鈎子繞在樹枝上了。『你還是這麼急性，』哥哥一面笑着說，一面忙替我設法解下釣鈎；『你要等魚吞下釣鈎，才輕輕一提。這時魚不過來嘗試的，沒有認眞吞食，你冒失一提，怪不得撲個空。』哥哥說。

『二少爺，你什麼時候囘來的？』我正釣着魚，不防後面有人，幾乎沒有駭一跳，囘首看時，却是陳老爹來了。『你好，陳老爹，我昨天剛囘來的。』陳老爹是我家的佃戶，人極和氣會講故事，又常常送我們一些玉米豆子之類的；可是今天看見他眉頭不展，像有什麼不快活的事情，便也不去糾纏他。『老爹，今年的收成何如？』哥哥說。『不好！打苞的時候發了東風，白穀子很多，今天特來請少爺老爺去看禾的，』他說完便走了。

晚飯的時節，父親說：『陳老爹眞討厭，今年雨水很好，怎麼也來請讓租，要我去看禾！』但是我心裏想，陳老爹很老實，決不說謊話的，而且我來的時候，看見田裏沒有低頭的禾線確是不少，便說，『今年的白穀子本多。』父親望了我一眼，我便低下頭去喫飯，沒有再說別的了。

× × × ×

酷熱綿長的夏日，暖風微微吹着，倦蟬繼續的繼續的唱着惟一單調的歌，使人總覺得酥倦，想要午睡。這時候，我耐不住家中的寂寞，每每不顧中午的太陽，常常向外面走去。有時候在樹蔭下乘涼，有時候也走到莊戶人家去，或者是徘徊在禾穗垂垂的道旁。也曾獨自釣魚，但我不大會釣，往往半天得不到一個，甚至於弄壞

了鈎子，總是掃興，不如出去走走的好。

有一天我拿着父親的手杖出去了。在左近的竹林裏盤桓了一會，覺得平常走的道路都有些討厭了，便從竹林後面走去，不到半里，遇着一帶小山。我爬上小山，回頭便望見我家的屋頂微露在竹枝稀處。展望片時，又順着小山走下，轉過山脚，便有一口池塘，大部份被野生的荷葉長滿了。紅的白的荷花正開着。一陣微風從隔岸吹來，夾着荷花的香氣，走路的暑熱全都消了，我忽然有一種想摘荷花的欲望。我穿着鞋襪，不便下水，用手杖試了幾次，也不得到手，正在着急，忽然陳老爹的兒子小七在後面喊道：『你要摘荷花嗎，二少爺？我來幫你摘罷。』小七僅穿了一件短褲，頭上戴了箬笠葉子的斗篷。走過來把肩着的鋤頭放下，便下水去爲我摘了三朵荷花。他上來的時候對我說，『少爺你快回去；看那頂上的一朵黑雲，說不定就要下雨哩。』

我抬頭一看，果然黑雲將遮着太陽了。才下得小山，忽然風起，太陽立刻藏在黑雲的大衣裏了，我心裏發慌，步子更加緊，究竟還沒有走得一半，大顆粒的雨追上我了。

我到得家時，渾身已經透溼；繼母看見我狼狽的樣子，狠狠的望了我一眼，也不理我——她忽然望見我拿的手杖，便駡：『定要把爹的手杖弄斷了才算的，唉！你這……』我沒有等她說完，便衝向房裏走啦。

走進房裏我賭氣拿蓮花中一枝白的撕碎丟了。剛自己解開溼的扣扭，篤嫂拿着一身汗衣褲進來說：『你到那處去來？雨下得這麼快，怪不得你淋溼一身；快換，莫要着了涼！我替你拿雙鞋來。』她立刻又出去了，我急忙換好衣服，心裏知道篤嫂爲我做了雙新鞋，不覺微微喜歡，果然她又進來，手裏拿着剛做好的新鞋，『弟弟，穿好快出來喫飯。』

找着瓶子，插好花，我在自己房裏放下一枝，其餘的一枝送到篤嫂房裏，說：『這是多謝你的鞋子送的。』她沒說什麼，笑了一笑，我彷彿得到我送花的報酬了。

雖然平常我並不大留心身上穿的，但這次確是例外。篤嫂送我的鞋子，我穿上覺得非常舒服，便也十分愛

惜，因此好久不大出去走。甕閒人靜的下午，淸涼的夜晚，我一人坐得無聊時，總是找篤嫂爲我講書。有時我要求她講故事，她也不拒絕。她講的故事，大半我曾經在學校裏聽見講過的，然而我並不厭倦，反倒一字一句聽的十分留心，生怕疏忽了什麼。我又很注意她的聲音同言語的態度，這些都奇怪地誘引我；然而，也許是怕她覺得罷，我從沒有呆呆地看過她一次。

園裏的玉米新熟，篤嫂說要去看看，下午快要落日的時候，我洗了澡：便邀她一塊去。近來我很歡喜在她房裏坐——我知道她並不討厭我的——也喜歡同她到園裏或房邊散步，要她告訴我田園的一些知識。我們到了園裏，菜畦邊一人多高的玉米果然已熟，她先摘兩個給我拿着，又看長工灌了一回新種的菜，我忽然說：『今天禮拜六，哥哥一定回來的，我們接去。』我們便從園子後面一直繞到門前。

太陽銜着半邊山了，斜斜的紅光映得池水十分輝煌。篤嫂傍着池側柳樹站立，一手攀着垂綠的長條，一手理她徽亂的鬢髮。我默默地立在她後面，看着斜陽射在她的身上，單薄的白色衣裳更加光潔，半被短髮覆着的耳輪映得通紅，我心裏忽然感覺到莫明其妙的莊嚴和愛慕。——忽然，被飛鳥驚擾的鳴蟬大聲嘶叫，我大喫一驚，再看時，哥哥從左邊的路上回來了。

× × × ×

因爲受了軍事的影響，我讀書的高等小學停頓了，而時間又已很遲，我因此不能入學校，在鄉間的家裏閒逛。有一次我接到容亭的信，方知他也留滯在家裏。他說我們倆很久沒有會面，很希望我能夠到他家裏去。我拿着他的信去向父親要求許我進城；父親倒也沒有說什麼，繼母阻止我說：『走到人家去做什麼？在家裏鬧還不夠，要去打攪人家！』父親說，『他們小朋友，不妨的。』我沒有等繼母再說話便走了。

到篤嫂房裏，我告訴她要到城裏去，她把哥哥用的一個小提包給我裝上一身襯衣同手巾等，臨走時又給了我些錢。

我在容亭家裏住了兩天，同他到我哥哥那裏玩了一天，差不多城裏通走遍了，我約他過幾時也到鄉間去玩，便回家去。在他家的第二天早上，我剛起嗽口，一個婦人從旁邊經過，我祇看見她白色適合的背影，幾乎喊出來了。忽然覺悟並沒有在自己的家裏，那並不是我的篤嫂，趕急把吐到唇邊的字嚥下去。

在回家的路上遇着小七，說他的爸爸病幾天了，我想去看看他，便叫推車的先回去。陳老爹的家我是到過的，隔我屋不遠。這次到他家裏，看見房子同陳老爹都老舊的多，一條條掛着的陽塵——滿粘着灰塵的蛛絲——更懸的密，一床黃黑色的蚊帳也破了。我見他睡在破舊的床上，似乎格外覺的他額上的皺紋加多，鬍子亂而且長。臨走時節我把容亭送我的點心轉送一份給他，先他不肯收，我勉強他才收了，還說今年收成不好，沒有什麼送我的。『只要你快好了多說幾個故事給我聽就夠哩。』我笑了，他也笑了，枯皺的臉稍微開展一點。

走到家裏，一進門便遇着繼母，我沒有喊她，一直望裏走。『在外面尋死回來，見了人也不喊一聲，就像躲開我似的；難道我會喫你！』我聽見罵聲也回答說，『我不愛喊你。』『好！你娘都不放在眼前了！你這少了教訓——』『我的娘死了！』她聽見這話，便走來要打我，傭婦恰來勸開她去了。我憤憤地走到房裏，東西一丟，便睡在房裏哭了。我記憶中尚留着娘的影子，高高瘦瘦的慈祥的婦人，從沒有責罰過我一次的……

『弟弟，弟弟，你莫哭！』篤嫂忽然走到我房裏來說。我看見是她來了，便咽得更利害。『你莫跟繼母鬥性，弟弟，回頭爹知道你又得受氣了。你總是性傲，就喊她一聲也不要緊的。』走近來坐在床沿，她拿手巾替我揩了眼淚，又叫傭婦打水，一面說，『弟弟，沒有娘的人是要自己愛惜一點，莫使氣性，因為只有你喫虧的。』我聽見她愛撫體貼的話，心裏已經漸漸平靜下去，剛才的忿氣忘記了，心裏似乎覺得不應該如此鬧，害得篤嫂着急特自跑來。

× × × ×

H省驅逐督軍的戰事，一發而不可收拾，我們縣裏和鄉裏漸漸為軍隊所常經過。風聲一天天緊急，時時有

前敵敗退的消息，我們知道兵一潰散，必自我們鄉裏逃走，爲預防計，貴重一點的東西早已收拾，人也預備到城裏去，後來曉得城裏更加不穩，才中止的。

我們天天處於驚風駭浪中，時常從隣人進城囘來的口中聽到怕人的消息。因爲道路不平靜，上星期哥哥也沒囘來。

一天喫中飯的時候，我看見大家沈靜的臉色，便知道事情不大好，但又不敢問；果然父親告訴我們恐怕潰兵今天要從這里經過，又告訴我們潰兵搶刼的時候不要太慌張，從容點不妨的。大約下午三點多鐘，忽然聽見急促的擂門聲，我知道這一定是潰兵來搶刼了，急忙走到篤嫂房裏，她午倦睡着，起來時，着枕的那邊臉上尚帶着紅暈。她聽說潰兵將要進家，驚慌得說不出話來，只是握着我的手；我覺得他的手很熱，而且微微顫動。

我們穿過旁邊的小浴室，望後園走去，才到得園口，彷彿聽見後門外也有人聲，慌的又折轉來，爬上猪圈旁近一處放稻草乾藷藤的小樓，我倆坐在裏面，藉稻草藏着身子。那時我並沒有覺得什麼恐怖，只得緊緊握着篤嫂的手；她的手很熱而且微微顫動，我的心也似乎微微顫動。我聽見『頗—頗』的槍聲—比爆竹的聲音也不見得大—又從後廳的窗戶裏看見灰色的軍帽同槍。篤嫂也許沒有聽見，沒有看見，我惟願她沒有聽見看見哩。因爲我望着她的面貌，望着起伏的胸膛，知道她心裏的恐怖，若是再看見那個，不更加恐怖麼？——我又聽見玻璃打碎的聲音，確是從篤嫂房裏來的。她的臉色變成蒼白，全身都好像顫動，我緊緊地傍她坐着，心裏並不恐怖，只痛恨那班强盜，他們驚駭了篤嫂的午覺，打壞了她的器具：：：

完全寂靜了。我們緊緊依傍坐着，悄悄地一動也不敢動。我靜靜地望着她的面貌，沈默中，我的心似乎被什麼壓迫着：單薄的衣衫，死的空氣，尤其是她微微顫動握着我的手，都沈重地壓着我，我的心跳得很，但是我並不怕那潰兵，那搶刼的强盜，怎麼又這樣膽怯呢？

樓上的光線漸漸弱了，我們握着手更緊地依傍坐着，不敢走出，甚至連動也不敢一動。靜寂極了，我能夠

聽見筠嫂輕微的呼吸的聲音，她的面貌漸漸躲到黄昏的灰色大衣中，但我仍就淸淸楚楚的看見她微微鬆亂的髮髮，和藹可親的臉龐，帶着午睡時被枕衣所壓迫的紅暈……我忽然覺得我們是在另一個世界裏，沒有人也沒有物，只有我同筠嫂……

聽見傭婦熟悉的足音，我們才敢下來。『少奶奶同二少爺怎麼躲在這裏？』傭婦說，『我以爲也同老爺太太到朱家二爹家裏去了。唉，眞正怕人！我活過五十多歲了，才看過這樣的年成。』

走進筠嫂房裏，我看見她常常自照的一架穿衣鏡打破了；桌上一個小楠木箱子，她常常拿紙筆給我的也沒有看見了；二口皮箱都已打開，裏面攪得稀亂。滿地丟的碎玻璃同衣服等。『你把地下的東西收拾一下，莫讓牠礙脚，王嫛老。』筠嫂說時聲音尙不大自然。『弟弟你餓不餓？要王嫛老弄飯喫去？』

『我不餓……。』

死沈沈的夜來了，空屋裏只有我同筠嫂同王嫛老。我們仍然沈默地坐着，我想說話，終究尋不出相當的言語來。燈光只照了小小的光明圈子，愈散愈淡，房子裏總是陰森森的。我們留心細聽，時時彷彿有急促的撞門聲，我們注視暗的屋角，恐怕尙藏有灰色衣服拿槍的強盜；地上鏡片閃光，疑是刺刀晃哩……

× × × ×

中秋節的晚上，哥哥早囘來了，一家人歡聚着宴樂。我心裏很喜歡，一杯一杯甜蜜的酒，父親也不禁止我多喝，也許我喝得太多一點。

喫完飯我走到哥哥房裏。今天我心裏很快樂，走路也極其輕揚，好像比平時更加敏捷；我遍身的纖維都充滿着力同喜悅，心裏浮着飄渺的美麗思想，一個跟一個地很快的飛過去，快到甚至連我自己也知道不淸楚到底牠們是些什麼——一些飄渺的美麗的東西罷了。我喝的酒雖然很多，但自己知道確實沒有醉。

傍着筠嫂坐着，我聽哥哥說中秋節的故事同傳說。傍着筠嫂坐着，我望着她說話的姿態，聽她圓潤溫和的

聲音——但是因爲沒有聽清她所說的字句之必要，所以我便不去聽那些——使我覺得十分可親。如亭同我也極好了，但是怎麼總覺得不能跟筠嫂相比呢？她特別的方言同語尾，平常細微的舉動——譬如說話時的神情，走路的狀態——我都覺得羡慕，可愛，時常要私下摹仿；她所說的話我都聽從；她所愛的東西我也覺得愛；但是我怎麼常常覺心裏的嚴肅同怯退，同她在一塊的時候，我的心總是微微顫動呢？然而我離開筠嫂的時候，又感到無味同孤寂，這是什麼緣故呢？……

然而今晚上我很快樂，飄渺的美麗的東西充滿了我的心，可是我的頭却分外沈重，很費力地支持着，不覺的漸漸向筠嫂靠去了。我靠倚在筠嫂的膝上假寐，我的心戰抖，是爲什麼呢？我雖然喝了很多的酒，但我確沒有醉，倚在筠嫂的膝上靜靜地聽她的聲音。

好像聽見哥哥說到嫦娥，我飄渺的思想立刻想到聊齋志異裏有一篇嫦娥；但是我記不清楚，彷彿是一篇戀愛的故事罷。又聽見哥哥說，『你看弟弟喝多了酒，醉了，要他睡去罷。』『弟弟，弟弟，』筠嫂輕搖着我說，『你倦了，睡去呵。』我確實沒有醉，也何曾睡呢；然而我倚在她膝上，靜靜地沒有動。又聽見哥哥說，『弟弟睡了，你扶他在我們的床上暫睡一刻罷。』我確實沒有醉，又何曾睡呢；然而靜靜地合着眼，讓他們抱我上床去，讓他們給我蓋上薄薄的棉被。我的心戰抖，是爲什麼呢？……漸漸的哥哥的語音，愈隔愈遠，慢慢地沒有聽見。我覺得到了我自己的房子裏了……

傭婦來叫我，說父親要我去，我走到父親的房裏，只有繼母在那裏，我轉身就走，忽然又聽見父親叫我，再進去時，哥哥也在那裏，繼母不看見了。父親同哥哥的相貌，我總覺得跟平時有點不同。『雲兒，你年紀已經不小，』父親說，『我想要給你訂婚，你莫再像從前違反我的意思了。做父母的都只願兒子好，你的婚事我那能不留意呢。』

我聽見父親的話，心裏十分奇怪，他怎麼忽然跟我提婚約呢？我最不喜歡這個！況且我已經有了愛人，他

不是不知道，我全心全意的奉事我的愛人，願意把身體同靈魂都獻給她，她也眞誠地愛我。然而我們並沒有提起婚約。為什麼他要給我訂親，這是故意打攪我嗎？我跟她在一塊的時候，我心裏是怎麼樣覺得幸福，而離開她的時候，又怎樣的感覺到寂寞的悲哀呢。她的音容，她的笑貌……

哥哥看見我遲疑的態度，看見我半天不作聲，便說，『弟弟聽了爹的話罷。爹要跟你說陳家姑娘，也在學校裏讀過書，相貌程度樣樣都是好的。聽了爹的話罷，弟弟。』

我聽見哥哥這話，心裏很有點不耐煩。『哥哥，你怎麼也說這話呢？爸也許不知道，難道你也不知道我的心事麼？我跟她尙且不願有什麼婚姻來攪擾，你怎麼應該跟我說媒呢？』我說。

『弟弟，我因為全知道你們的事，所以勸你聽爸底話的。不要再痴想了，弟弟。你雖然愛她，她却早已不曾愛你，而且現在跟人家訂了婚約了，你或者不知道罷。』

『沒有的事，謠言罷了。縱使她訂了婚，我的心還是她的。她不能信，要我去信誰呢？』

哥哥向父親耳邊密密的說了許多話，我沒有聽淸楚，左右不過是計算我同她罷了。不耐煩再聽，我站起來要走，父親喚我說，『雲兒，等一等看哥哥給你拿來的東西。』

我又坐下，看哥哥在身畔摟了半天，才拿出剪下來的一幅報紙，上面有兩個人的相貌同一段新聞，記載我的愛人同人家訂婚的事情，但是相貌却不像，沒有她那麼美麗同和藹。我一把撕了。『誰不知道是你們的詭計！無非用什麼詭計來離開我們兩人罷了。殊不知道我們的心互相知道，難道就為什麼結婚搖動了嗎？哥哥，爹也許不知道，難道你也不知道我的心嗎？』我哭了……

『弟弟，弟弟，時候不早了，起來到你自己的房裏睡去罷，』我睜開眼睛一看，篤嫂拿着燈站在床前。我到底喝醉了嗎？怎樣睡的，我完全不知道。篤嫂扶我起來，我揉了揉眼睛，燈光射在篤嫂的臉上，輝耀得好像一個慈愛的天使。

（一九二四年一月作，載飄渺的夢。）

六封書

向培良

第一書

老友，我今天執筆寫信給你，我預先抱歉，因爲到了這里已經許久都沒有給你的信。今天要走了，才寫這封信給你。我不寫信給你，也沒有別的緣故。我的生涯不過如是，從這里飄流到那里，海鷗似的，毫無留戀，也不遺下痕跡。我願意這都像輕烟一般，我過去了，也就消滅了，何必告訴你，多此執着呢？

然而今天一個新的念頭盤據了我的心，發生了新的意境。

昨天我同林和振送亭回去。臨行時：亭雖然很留戀似的，然而他終於醞着歡娛同希望走了。我們三個人同來，在路上，林嘆息似的說：『只有家庭是最可惡的休息所，你看亭呵！』我默默地沒有作聲，年來已經冷却了的心，似乎微微抖動了。

別過他們，歸到我的寓所——其實不過是我喫飯睡覺的地方，又怎麽能說是寓所呢？——已經黃昏了。開開我的門，走了進去，誰也沒有注意。屋子裏只有空虛。從外面遠遠傳來的歡笑聲，時觸我的耳鼓；然而屋子裏只是空虛。我只是孤零。這時候，一個很強的觀念抓住了我，老友，我劇烈地思我的家。

這幾年來，我像秋風般吹過各處。冷冷的，冷冷的，我從東直到西，從南直到北。經過我的眼前的，有許多的事物同許多的人，我毫不留意地讓他們過去；於是又接觸着新的東西。人與人沒有情意，沒有關係，不相

識似的，我經過了這許多的時間，實在厭倦了。飛疲的鳥兒，希望得到休息，我也是一樣，我的心不能再是這樣空虛的，我需要安慰，需要溫情的人間關係。

人窮則反本，我已經決定了歸我的故鄉。

從此，我要像經冬的蟄熊，把浪游的心思收起。蜷曲着我的心靈，靜默的聽大地的呼吸，自然母親的默示。當你接到這信的時候，老友，多年飄泊的我，已經在故鄉的河中，看兩岸垂蔭了。

你忠實的朋友容

六月九號。

第二書

昨天上午，我已經到家了。船一攏岸，就聽見嘈雜迅利的鄉音。這鄉音與其說是給與我一種親切的感情，不如說是一種奇異的罷。一聽到這，我立刻知道是到了家；但是我離開家已經這樣久了。我差不多能認識他，大約他也不認識我了。

家裏是知道我今天要到的，我想一定有什麼人來接我的吧，提起皮包，並不即走，却站在很方便的地方。大約那些車夫同挑夫們，看見我的服裝奇異點，所以怯於招攬罷。我站在那里，冷清清的站在那里，等着，看着，直到形形色色的人，影一般的散了，碼頭又沈入平常寂靜的時候，才慢慢的向家裏走。

離家裏不遠，轉彎的地方，有一株老大的楓樹，你說像一個莊嚴的老人的，現在已經沒有了。我走到那里，遲疑了一下。路沒有錯，我家的屋頂已經望得見，然而那株莊嚴的老人確實沒有了。老友呵，你知道那時候我的心是何等的顫抖呵！

我敲了幾下門——銅環仍舊是那麼光亮的，漆却剝落了許多了——犬吠聲中，我聽見問道『是誰』。唉，

老友，這一聲沈重的刺了我的心。這是那陌生的冷硬的問聲，我從無數不相識的人處聽到的問聲，淡漠而粗澁的問聲。唉，老友，我已經到了故鄉我的家了！

告訴你吧，這就是我回家的情形。

父親含着長的烟管——老的多了，比你從先看見的時候。鬍鬚已經半白，腰也有點彎曲，不過還很康健——緩緩的，但是我彷彿覺得是冷冷的，問我這幾年來的光景。老友，你是知道的，我這幾年的光景，何堪重述！我端莊地坐着，極力搜尋一些可以對答他的言語。這時候，四歲的侄兒走來了，怯生生地靠着我的父親。我伸手拉他過來，親熱地撫着他的頭，親熱地問他的話。他呢，輕輕地叫了一聲，那目光，陌生的，怯疑的目光，偷偷望着我，又偷偷望着父親，他的祖父。

夜已深了，到了鄉間休眠的時候，我說，『仍然到我從先的那間房子裏睡去罷。』

『你還忘不了從先的那間房子嗎？』父親輕輕地笑了。雖然是輕輕的一笑罷，老友，我覺得，的確覺得的，這完全沒有溫暖的意思，悽涼的微笑呵！

昨夜我一晚沒有睡着，許多新的事同新的情緒煩擾我。今天早上，我起來得極早，在後邊園裏，徘徊了兩點鐘。園子裏大致沒有什麼改去。薔薇長得更茂盛，竹子也多了。只是從後面望着屋的全形，雖然粉飾得很新，但是好像盛粧的老婦人，越現得青春已經消逝了呵。

到了幾家親隣的地方，在客氣的招待中，我覺得，彷彿有點奇異。

我的房子還全變了，那紅色同綠色的玻璃已經換了白的，大穿衣鏡也不見了。一切的器具，除掉那吱吱叫的床——從先不是這樣的，現在上了幾歲年紀，所以在重負之下呻吟了——以外，都改變了。我留心尋找，只有我們從先在窗旁邊釘的釘還在那里。

燈光撥得很大，然而房子裏總是很暗的。牆角裏，床脚下，椅子中間，一堆堆奇異的不可測的黑影；天花

板上，有許多古怪的圖畫。

我投筆靜聽，——沈重的脚步聲，輕微的語聲，同遠遠的關鎖大門的聲音，一切的，尤其是我冷清的房間，都好像那將要靜寂的旅舍的情形。呵，我幾幾乎叫出『茶房』來了！

爲什麽呢？老友，我已經到了故鄉我的家了，然而淒凉的茫昧的漠然的心情並沒有離開我，毒蛇般死死的纏着我的心情呵！老友，你說這不過一時的現像罷。是的，我極希望是一時的現像。往後怎麽樣？我不知道，也不敢想。

容。六月二十一日。

第三書

老友，錯誤永遠不能糾正，現狀永遠不能改去嗎？我要告訴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你能指教我是什麽緣故嗎？

半月以來，我只是伏處家中，沒有去追尋歸遊的勇氣。今天早上，天氣是這樣的晴和，微風是這樣的溫柔，小鳥又這樣清脆的鳴叫，使我不得不走出去，到了那祠堂後面的樹林裏，我們從先在那里摘過苦栗子的——你大約記得吧。我在那里，一步步徘徊，一處處查看，從先留過我的足迹的，我要再踏上一層印記，我找着了梧桐樹上刻的字，隨着樹身的長大更加明顯了。

我回來時，一進門，就聽見他們的歡笑聲，姑母，哥哥同嫂嫂，四歲的侄兒，同那個年老的周媽——他是在我們家裏極久的僱工，從先曾經伺候過你的，現在頭髮都白了——他們很起勁地玩笑着。我一進去，你肯信嗎？眞的，我一進去，他們忽然不作聲了。趔趄地，周媽尋着一些事做，哥哥跑開了，侄兒仍然用那陌生的怯疑的目光向我望着。姑母呢，他用些不要緊的話同我閑談，如同兩個人不好意思時用以破破寂聊的那些話。

還有一些與這個相類似的事情。

到家大約十天的光景，黃昏時候，我走到園裏，坐在薔薇叢後面。我聽見周媽同姑母的聲音，還有侄兒。薔薇長得很密，他們沒有看見我。

『少爺出去好幾年，這次回來，想必做過官了。怎麼帶的東西這樣少，大概是清官罷？』

『什麽官？一點事情都沒有做，這兒跑到那兒的。』姑母嘆息似的說了。

『一點事情都沒做？』周媽似乎很驚訝的。

我恐怕他們走到近面來，輕輕的，溜到林中去了。

就是前天晚上，從父親門前走過，剛聽見他對哥哥說，『這樣下去，終久不是了局，難道能夠在家裏住一生嗎？』我想要再聽下去，但是我的脚不自由主地急急走了。

我到家已經很久了，我竭力想做得使他們忘記我是一個久客歸來的遊子。我竭力想使他們認我爲家庭中普通的一員，橡皮鞋，便帽，洋裝書一類家裏不常見的東西，我都收藏着。不是鄉間所用的言語——有許多是客中極普通的——我都留心避免。現在我的裝束，完全像一個農夫——赤着雙脚，穿着毛藍布的褲子，土白布的汗衣，外出時便戴着斗笠。我學着鄉間一切的舉動習慣，爲的是要加入他們的生活中。然而……

晚飯以後，同在屋前的柚子樹下乘涼。柚子有碗口大了，就是那株很好喫的紅瓤的，大約再過一個月就可以喫。

我們坐了一會，默默的都沒有什麽話說。這情形，正好像我們有了什麽不熟識的客人似的。我知道是爲我的緣故，便假作倦了，欠伸一下，說我要睡去。

其實呢，我並沒有走，躲在窗後面。果然不到好久，他們開始談話，談得很自然。姑母重複的提起那古老的謎子，哥哥說點外面的新聞，一切都活潑有生氣了。呵，要不是周媽的足音驚醒我，我不知道要站在那里多

久呢？隨後我趕急偸偸地跑進我的房子裏去，像一個賊從人家屋裏跑出去一樣。

到了屋裏，我擦燃一根火柴，因爲手的顫抖而滅了，我便索性不再點燈。在這一閃裏，我看見我的房子，空虛的，渺茫的，奇異的，正如我的心。沒有上床的勇氣，我伏在桌上，手背濕濕的，也許哭了罷。我自己不知道。再抬頭時，月亮轉到西邊，照進我的窗了。就借着這一點光，我急忙的畫了這封信給你。

容。七月。十八號。

第四書

老友，無論我怎麽努力，他們只當我是一個客。呵，永久的，永久的，我只是客，在他鄉或自己的家裏！父親長日冷冷的，那種嚴肅而冷靜的態度，使我不敢同他說什麽話。哥哥呢，好像故意避開我，又好像看見我這農夫式的裝束覺得滑稽似的。姑母雖然因我的請求，偶然講一兩個故事——我不在的時候却常常講的，我知道——但是講得很勉強。甚至於我拿起鋤頭學着掘地，，工人們一定說，『少爺，那不是玩的，待我來罷』。一類的話。無論走到那里，總是有陌生的怯疑的目光注視着我。呵，這目光幾乎使我瘋了！

有一個時候，我很想跪在他們面前，說：『我雖然是一個浪子，但是現在我已經回來了，請收容我罷。』然而我不敢。

呵，永遠的，永遠的只有我一個人，永遠的，永遠的我只是作客。

老友，我不能再寫了，祝你康健！

容，七月二十八。

第五書

我想再告訴你一點我去會福生的事，老友。

福生——你想必記得的——比我大三歲。那年你到我家的時候，我邀他同去摘過苦栗子的，他爬樹那麽高，你慌的只是叫下來，記得嗎？那時他比我兩個都高多了。胖胖的面孔，圓圓的眼睛，粗黑的腿露在短褲子外面，並且左耳上戴一個銀耳環，你很笑過他幾次呢。

這一次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已經娶了妻，有了兩個兒子，成爲出色的農夫了，他依然住在他父親的茅屋裏，雖然隔了許多年載，却一點也不顯得老舊。

我剛走進去，恰好他也從外面回來。我叫了一聲福生。他一認識我，立刻露出驚訝同恭謹的神色，抹了一張凳請我坐，說，『二少爺怎麽跑到我們這種地方來了？』他接着又說，『聽說二少爺在外面已經做了官，現在想必是回來享福的罷。怎麽也戴着我們一樣的斗笠呢？』他回頭看見妻子，立刻駡道，『還不快去泡茶，站在這里作什麽！』

我心裏十分慚愧，說不出什麽恰當的話。

他恭謹地立在我的旁邊。

他的大兒子走了進來，看見我，便怯怯地站在他父親旁邊，用那陌生的疑懼的目光望着我。陌生的疑懼的目光呵！

我走了出來，像做了什麽不應該的事。

我原來的意思，是要尋那臉兒胖胖，眼兒圓圓的，嬉皮笑臉，同我一塊兒作伴玩耍的福生。然而只有恭謹而疑怯的農夫，再不認我作伴侶。唉，這眼前的大變遷！

老友，我知道我已經被他們遺棄了。雖然努力要恢復從先的地位，然而無效。我同他們已經兩樣，這中間隔着不可越之坑。

為什麼呢，他們漠然地對我？我的父親，我的姑母，我的兄嫂和我從先的伴侶。一切的人，是的，一切的人！

我不能忍受這個。我寧肯受陌生人的疑忌，而不能忍受這故鄉的漠視。我寧肯飄流浪蕩，而不肯在家裏作客。老友，為了慰安，為了休息，我從遠道歸來，然而，然而……

已經決定了，從此天涯，當滿印着我的足迹。我將永遠作客，在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人之前，只除開故鄉我的家。

鐵從貴陽來了封信，要我到他那里去。我跟家裏說了一下，自然的，他們並沒有留我。臨行時，哥哥沒有在家，父親送我到門口。雖然也叮嚀了幾句。老友啊，我覺得這叮嚀是冷冷的，不能使我有絲毫留戀。

又提着那個皮包，依然是我一個人，緩緩地向口岸走去，轉彎的時候，就是那從先的大楓樹底下，我回頭一望，對於這故鄉的永別，我心裏似乎一動，但即刻冷冷地消滅了。呵。我歸來時無人歡迎，我出去時無人留戀，永遠的孤零，永遠的淡漠啊！

從此天涯，當滿印着我的足迹。無所係戀的人，是沒有歸宿的。老友，我祝你康健，並且祝永遠的不要離了你的家！

你忠實的客，八月十一，離家後一日。

第六書

我已經到了辰陽，再一個星期就可入貴州了。

茫昧地，無目的地向那不可知之未來走去。

老友，你的好意，我永遠記着。但是忘了罷，從今以後，在你平安的心裏，永遠忘了我這樣的一個人罷。

容，八月十九。

（一九二五年三月作，載飄渺的夢。）

吸煙及吸煙之類的故事

向培良

剛喫過飯以後，即刻作事之類是不相宜的；看書罷，看書大概得坐在桌前，豈不是也是衛生家所禁止的嗎？而且才喫過飯，誰又有心情去看書，尤其是晚飯之後，還沒有夜的黃昏時候呢，這時候你便燃上一枝煙捲，用一隻手拿着，其餘的一隻插在褲袋裏，在你窗外的小院子裏徘徊着。這時候，你最好不要看天，不要看星星，那引起人許多思潮的；你只要低着頭，在院子裏緩緩地走着，看那一口口的煙如何消散着，你的思想，便也會如這煙似的，輕輕地消散於無有了。

這樣的吸煙，其趣味是無窮的。

而誰不曾在深夜的時候醒來過呢。

是這樣深黑，是這樣靜寂，好像遍大地只有你一個人似的，於是引起你深而微的不安。你轉側着，睡已經避去了，被子變得冰冷。這時候，你索性探起半截身子來，摸索着劃燃火柴，點着一枝煙捲，於是擁被坐着。火柴的光被你吸煙時吹得一閃一閃的，你便會看見牆壁，看見桌子，看見凳，甚至於看見遠遠的窗子——這一切與你處得慣熟的東西。這樣，你便會知道，在世界上你不是孤寂的了。於是，你便背靠着牆，慢慢地抽你的煙，不時在床沿上輕輕敲去煙灰，時而明時而滅的火光，螢火似的，對於你有一種誘引的力量，使你的思想漸漸輕微，於是不安消滅了，你便拋棄煙頭，再縮到被子裏睡去。

就是這樣，藉着吸煙，淡而永的悲哀便被忘却，窘人的倦怠也可以脫除了。煙是苦的，而一粒細微的烟絲

落到口裏，（大凡好吸煙的人多半是不用煙嘴的呵，）又使你感到刺人的辣味，但並不使你不快，却使你得到一種痛苦似的快感。她把你的精神全耗在這上面，把你的鬱積全宣洩在這上面，於是你便得到休息，內的生命，得到安慰了。吸烟似的，把我們的思想消磨在外物上，不讓活動，不讓想，這樣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多很多的，尤其是晚年，疲倦於生活的晚年罷。

吸烟的韻味是無窮的，因爲她能夠使你休息，使你忘却，使你的心全在她上面，而暫時脫離時間同生活的重軛。

以上是關於吸煙的，以下我將講一個吸煙之類的故事。

去年的夏天，我在家裏住厭了，便也學起闊人們的消暑來。跑到距家很遠的溈山那邊一個廟子裏住下。那時候是——唉，我跑到鄉下住，連通行的曆日也忘記了，我只記得那是舊曆的五月底，農家的早稻快要收穫的時候。

我到鄉下去住，原來是圖清靜的；但是，淸靜的代價便是孤寂。在鄉下住了不久，我便感到很沈重的孤寂了。

我所住的廟子，名叫金剛禪院，旁山建築，離四處的房子稍微遠一點。這所禪院，據說是建築得很早的，其實我們就外形看來，也可以知道了。我第一次走進那佛殿裏，高而深的屋子，巨大而遼闊，如不知所底，裏面立有莊嚴偉岸的佛像。暗陰的，幽微的，從佛前傳出髣髴的香煙。於是我看見那長明燈，那倦怠的長明燈了。她已經燃了如此之久，永遠照着那不可知的佛像，而她却不能燃得有力一點，把全佛殿都照得光明起來，如是她便倦怠了——倦怠得好像要消滅自己，但是不能夠。從不知什麼地方傳來木魚的聲音，這木魚，也非常衰弱懶惰，若斷若續的。

良久以後，我的眼習慣了佛殿裏的黑暗，才注意到左邊香案後坐着的一個和尙。他垂眉合目，輕輕地擊着

木魚，念誦他的經典。他顴骨很高，兩頰非常瘦削，而下頦又特別尖——完全一個三角形的臉。他年齡大概不過三十歲罷，而額上的皺紋，已經很多了。我忽然想到，這樣天天同樣地擊着木魚，念着永遠如是的經典，行着一成不變的儀式，無所用心，也無所用力，一定是很沈寂的罷。於是這沈寂，便蛇似的，已經深深地爬進我的心了。

我住在禪院後進的房子裏：一架床，一張桌子，兩條凳，同我所帶來的少數行李，放在這大的房子裏，覺得十分空洞，嘲笑我似的。早晨的光照着我的窗，樹葉子在窗紙上搖動游戲，我於是想，要是這里有小孩子快活的笑聲，同婦女們輕而高的語聲，同他們迅速活潑的脚步聲呢？

院子非常廣闊，而且空洞。

我簡直不能同和尚們談話，這完全同我的預料相左了。每日的生活，便是拿着我刻刻不離的手杖，帶上把小刀，有時也帶上一點繩子，到野外散步。（你若是慣於山遊的，那你便知道小刀的用處了，因爲在那里有許多你心愛的想要折取的東西，你若是沒有帶上刀，便將後悔了。）

這樣差不多有一禮拜，我幾乎把全個潙山都遊遍了。最初望很遠的地方走，以後，大概也有點疲倦罷，我只在廟子的周圍，不出三五里地方。隔廟子一里多地，有一家瓦蓋的房子，從外面看起來，也很潔淨整齊，我想大概是一家中產階級的人住的，很想去訪問一下，終於嫌太唐突了，所以沒有去，也沒有向人家打聽。

有一天我在外面走了兩三里路，天氣很熱，有點不大耐煩，便走回來了。在已經看見廟子的地方，相距不過半里多路，我看見有人在收穫早熟的稻。才不過六月初頭，而這一年的節氣很早，鄉下的頭禾，（一年兩熟的第一次，）已經開始收割了。有一個老人在那兒，大概是田主罷，指揮似的，又好像不過是娛樂他自己。他立在田塍上，時時同農夫說幾句話，又走來走去，在各處視察。這個老人很引起我的興趣，而且我知道他必定是那瓦屋子的主人，便走上前去，向農夫們乞點水渴。

不久我便同那老人談的很熟了。他姓楊，在這村裏退休已經好幾年，我的父親，他從先也是認識的。他是一個很康健的老人，他廣闊的背，粗大的手臂，迅速的步伐，都好像未曾衰老。只是從他擴大散漫，又像尋覓似的那眼裏，投出一種完全倦怠了的目光：這目光，你可以知道他經歷了不少的世故，厭倦了，而且，從隱匿着的一角裏，尙含着不少的熱情呢。他請我到他的家裏去，喝茶並且休息，以後我們便成了很熟識的朋友，常常到他家裏去。

每次我到他家裏去，總看見他非常忙碌，忙碌於一些很瑣屑的事。有一次我看見他在擦煙袋，一共有四根。他吸煙是用一枝長的旱煙管的，這些明明是他家所有的煙袋，有些很汚黑，製作也極拙劣，大概是工人們的。他呢，彷彿是世界上最要緊的事，擦了，灌上水，又倒出來，重新擦一次，而一面同我談話。又有一次我看見他整理壁上的畫幅，足足有兩個鐘頭。他是非常忙碌，其實他並沒有做什麼事的必需。他是非常厭倦了。我常常看見他走來走去，搜尋一些可做的事，把安置得很好的東西弄混亂了，於是，又一一的整理起來。

『我眞不願意在這鄉下住了，』他對我說。『簡直沒有一些可做的事。』

『那麼你老人家何不到城裏去呢？』我回答說。

『兒子們不讓我去呢，他們很孝順的，以爲我老了，怕做事辛苦了我。就到城裏去，又有什麼可做的呢。』他說的時候，把他的衣袖勒起來，好像把他的手臂顯示給我看。這誠然是粗而且大的手臂，有我的兩倍這麼大，但是，不知道是老了還是很久沒有工作的緣故呢，瘦了，衰弱了，他說完之後嘆了一口氣，又大聲笑着，『兒子們不讓我做事呢。』

我不由的想，這一個偉大的巨人在我面前坐着，站起來要比我高六寸，他的胸部要比我的寬三分之一，現在他雖然六十七歲的年齡，但力量比我的還要大許多；但是，他却儘在家裏擦汚舊的煙袋，或者整理壁畫，或者做這一類輕微的工作。『兒子們不讓我做事呢。』這句話在我耳裏響着，我不由的望着他那擴大散漫，又時

時尋覓似的那眼睛，於是暗暗地說道：『老了，衰弱了，而且是怎樣倦怠的一個心呵！』

『你們一天動到晚的年輕人，倒不覺得什麽罷。你不知道，沒有事做是多麽困人呵。這樣長的天色，巴不得牠到晚。從先我有事作忙着的時候，一天不覺的就黑了，晚上也睡得好好的，晚上睡不着的時候，你就得想——你們年輕人大概不知道這麽一回事罷——想到很多很多的事，白天閒着的時候也是一樣，閒久了眞是窘人呵。老坐在房子裏，望着一些死板板的東西，我眞是活厭了。兒子們又不讓我走遠了，他們說我老了呢，哈哈哈！』

於是他對我講他從先的歷史，怎麽勞苦和用力的歷史，講得很有趣，又很瑣屑，同時他臉上不由的露出一種和悅的笑容，同一切老人一樣。

我走了回去，我的步履非常緩慢，當我到廟的時候，恰恰遇見一個和尚，我忽然覺得他不知道什麽地方很像那個老人——大概是額上的皺紋罷。

這樣繼續着我們的友誼，大概又過了十來天，有一天我起床很晚，這於夏季是一件很使人疲倦的事情，所以我喫過午飯以後，便覺得非常困，把廟裏的藏經翻了一會，也沒有什麽趣味，便想到楊姓的老人來了。我走到他家裏，正是下午二時，天氣達到最高的熱度。他家門前三合土築的場子晒着新收的稻，一條狗垂着大紅舌頭懶懶地從我面前走過，並不似平日一樣大聲吠着。

老人坐在一張小竹椅子上，吸着他三尺多長的烟管。他看見我來了，慢慢在門限上敲去烟灰，踈略地指着他對面的竹床請我坐下，如他向日的習慣一樣。但是他今天並不忙於一些瑣細的事情，很悠閒地用兩個指頭在水鳥皮做的烟袋裏團聚了烟絲，裝在大的烟斗裏，然後慢慢地吸着，我看着他的眸子，他看着烟的消散。在他的眼光裏，表示出和平同閒散，像一個得到很好的休息的人。怎麽樣的變更呵：他今天是。我心裏這樣想着。

第二天早上，我照例出去散步。沿着山脚，穿過一叢樹林，差不多走到楊姓的屋後面去了。這時候，曉霧

還沒有散，一團團落在山凹裏，水池上面，或者是樹林當中，好像蓋着一層輕絮似的。水池上，稻田裏，彎彎曲曲的小溪，甚至於牛蹄裏面的積水，都輕盈地，升着白的水蒸氣。一粒粒的凝露，從樹葉子尖端溜落下來，疏散地，打在地下，聽着好似有點小雨一般。而我的鞋子，從露草上面走着，也漸漸浸濕了。剛剛走到楊姓的屋子後面，我忽然看見一個人在那里鋤地。他兩手舉起鋤來，高過於頭，用力掘下去；於是把手向前一推，一大塊土便被掘鬆了。這就是那個老人，他強有力的兩臂上下舉動，寬闊巨大的背便俯仰着，正確而決定。他向前掘了幾步，便立着鋤，回頭看看他所掘的地。我從他那從容舒展的樣子，知道他是很滿意的。但是他已經看見我向他走去了。

『原來是先生呵！』他忽然喫驚似的說。『對不起，我恐怕是兒子們來找我呢。』

我走近前。他微微笑着，天眞似的，得意似的，微微地笑着。放下鋤頭，他拿起三尺多長的煙管，又悠閒地吸着煙了。

『不要見笑，我借此舒散筋骨呢。』他舉起一隻手，抖動了幾下，讓衣袖落下來，露出他強有力的但是已經瘦弱了的手臂來。『這兩隻手很久沒有作事，瘦的多了呢。』臨我走的時候又叮囑說：『不要說呵，兒子們不讓我做事呢。』

我回來的時候，太陽已經起來了，灼熱地晒着人的皮膚。午後的太陽使人困乏，但這却是早上的太陽，牠使你的神經同肌肉都一一躍動呢。

剛到廟門口，就聽見木魚若斷若續的聲音，我心裏想，這也是倦怠透了的聲音呵。『兒子們不讓我做事呢。』這句話還在我耳朵裏響着。倦怠實在多着呢。那擴大散漫，而又尋覓似的眼光，那縐紋，那三角形的臉，那奄奄欲滅的長明燈，同那……那一切，都跳起來，在我的周圍。但是爲什麼呢？

我走到我的房子裏，便躺下了，房子十分空闊，嘲笑我似的。我想站起來，但是沒有力氣。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作，載飄渺的夢。）

留下鎮上的黃昏

魏金枝

來此古西溪邊，已是梅花落後，滿山杜鵑花映紅的時節，心胸煩愁，天天吃活蝦過去，正像活了好幾個世紀般，自己覺得自己是蒼老了！第一原因爲着無事可做，第二原因也爲着不願去做，因之疎散放閒，行屍般踱來踱去，立起坐倒，天天遇着一樣刻板的生活。生命浸在汚腐的潦水中，于是永古不會伸出手來，祗用惡毒眼睛，向四周以殘酷的瞭望，尋求人吃的老虎般，在找些弱者來消遣我的爪牙。今天重讀下面這點記錄，不覺自己也寒悚起來了！

「一早起來，街上就夏天的蒼蠅般，喧擾着人聲，鐵匠打鐵聲，叫賣聲。關于這些，我照哲學上的五個W考問起來，一個也得不着答案。他們也祗像我一般走着巡迴繼續的路，——譬如第一次過了陰溝橋從街上走轉來，第二次又過陰溝橋從街走轉來——這麼起早落夜喧擾着吧了！

「但是早上究竟空氣新鮮些，還可以到樹林下聽聽鳥聲。再不然時，就到街上去直衝橫撞地夾着亂走。這麼一來，要顧到鄉下人的筍担柴担，以及他們的油瓶，着火的黃烟竹管等等足以損害我衣裳的東西，于是我可以稍稍提出一點精神。因此我記起一件事實，自己覺得好笑起來。在我們村間，大夏六月的戲台下，有許多赤膊的農人，他們老是挨挨擠擠的將汗汚故意揩到別的着衣人身上去。我呢，彷彿如此，不過揩去的是煩愁吧了。這樣，也就把每天的上午消去了！

「可是黃昏，——說起黃昏，不要我自己經歷牠，感悟牠，以前早就在前人的書本中認識牠的面目

了。——眞是每日難過的難關。而我也一點不客氣的張着口把種種無聊像飲食般吞下去了。有人說起這個地方，在金人南下的時節，因爲二軍相持，曾經過殺戮姦淫，祇賸了張三李四，趙五王六這十八家。在現在每個早上看起來，正也和別個市集一樣，繁鬧也一樣了。祇有在黃昏時候，我們無論到那里，見着些冷靜的散了的市場上堆着的稻草廢料，小油火攤上鐵絲網裏爬着的黧黑的紹興臭腐乳，肉店鐵鈎上的流着鼻血的臭猪頭，焦黑的猪肝猪脾，茶店裏狼藉的棹椅，或是聽到些黑的小麻雀在屋簷上孤寂的叫聲，以及任憑那一店裏疲乏店夥們的呵欠聲，隔岸樹上伸長頭頸吐出的烏鴉聲。在這黃昏的晚上，彷彿在我口裏鼻子裏聞味着一股焦澀的木頭燼餘的氣息。而那些懶惰的街狗，在這個市過人散的當口，就頹廢的帶着牠自己疵盡了皮毛的身子，無氣沒力地來躺在店廊的石板上。閉着牠們的眼睛，連頭頸都委放在地上。有時有幾個孤寂的行人，也茫茫然若有所思若無靈魂般走過去，竟踏在牠們身上，于是牠們就很忠厚地朝起來看兩眼，走了幾步又躺下來。有幾隻牠們竟公然不懼，不以爲意，略略張了張眼，將脚縮進一點，合上眼就算了！

「這宗時光最熱鬧的所在，要算汽車站邊了。末班車還未到站的時光，天未大黑，有些憩工的汽車夫，負手挾着煙筒的老人，放學歸來的兒童，以及承受新聞紙彩票號單的商人，在那里徘徊。當然在他們心裏，也有所希冀，有所等待；但是看起來，他們對于生命的需要，總是可有可無般的。凡是這些人們，命運雖然主宰了他們，他們却也知道牠不能對于他們增長了什麽意義與價值。所以對于萬事都是無意識的。每每這個時光，臨橋的一家館子裏，總有幾個做白心賓的客人，在樓上聚餐，一個二十多歲，養了博士式的西洋髮——將髮兒一概掠到後面，光光的掩護在大小腦之間——的夥計，老又在臨街的一張小方桌上動手殺鱔魚了。于是那些所有在路上徘徊的閒人，都溫文漫斯地踱攏來，消解他們的無聊。起先就是那個管板桌上生意的下等堂倌，他將肩上的抹布抹淨了方桌，又到竈梁上坐着竈神的所在，拿出兩根三寸來長的竹釘，然後在籃裏取出鱔魚來。他是老得手都起顫抖，眼毛蓋沒了他的視線，那種蒼老衰頹的樣子，彷彿覺得他的心肝也被這店裏的油膩蒙污了似

的。他用發抖的右手，執住那根釘，左手揑住一條鱔魚的身子，一滑一滑地想去釘住牠的尾子。可是這還想掙扎的牠，將牠的尾子像結兒般扭起來了。于是他幾次放下他右手的釘子，想去幫助握緊鱔魚的身體；等他將身子恰巧擺佈妥當，拿起釘子去釘的時光，牠的帶血和沫的身體，又盤繞在他的手上，死命地用力滑出牠的身體。于是他的釘子又放下來了。而那樓上博士式的堂倌，祗是點起紙烟在那里吸，眼看他的助手臉上急出大的汗珠，一若無事地昂首冷笑着，時時吹他的烟灰。那些旁觀的老人們，眼上罩着一層灰色的沈悶，縐起眉毛在微微地不自覺的搖着頭。別的也都一聲不響地立着。這些黃昏中的一個，有個小孩子，他很聰明地說：「執住頭裏，釘在頭裏。」于是衆人的眼光，都朝到這孩子的身上去了。這老堂倌才羞澀地換轉他的手法，將左手執住那鱔魚的上身，將釘子正確的「吱」的一聲，釘在鱔魚的頭部，然後又釘住那尾子，于是衆人把嘴唇掀動着，太陽穴上起了陣酸辣的記號——縐了兩縐；又朝那孩子用怨恨似的眼光看了兩看。那老堂倌自己覺得自己的笨拙，也羞慚地俯下去了。鱔魚的突出的眼珠，正圓圓睜睜的發赤，而身體又宛轉地想轉側着，口部的咽喉一上一下地衝動着。于是那博士裝的堂倌才將他的紙烟頭，掉轉來塞在竹烟管裏，拿出一柄光亮的刀，『嘶』的照準正中解過去，而且一面就敏捷地取出腸胃，把骨脊丟在籃裏。爲表示他的能幹起見，他並不抬起頭來，一面殺他的鱔魚，一面哼着一曲歌。旁邊的人，不知是在聽呢，還是看，靜默的立着發呆。樓上的客人，此時已用了些酒，伸出他紫漲的頭，看着這些快要落鍋的饌食，向外噴出些烟圈後，喊：「鱔片，炒鱔片，多放些胡椒。」「不，還要多放些油，不要乾燥無味。」又一個同樣紫漲的頭伸出來喊。于是店裏的人，老板管賬先生夥計們都應起來了。看客們猛然都抬起頭，向樓上的食客，在迷濛的眼光裏，發出些羨慕的神氣。一個頂老的，他嘆了口氣，又輕輕地閉了閉唇，咽了口唾液。隨同大家相對的發呆了。

「汽車來時，鱔魚總也殺完了。仍是起先的老堂倌出來收拾桌子。一羣旁觀的看客，于是慢慢地踱到汽車邊看另一件去了。」

（一九二六年，載莽原半月刊十二期。）

嫩黃瓜

李霽野

一天的奔波之後，頗想有片刻的清閒，晚飯後天氣也涼爽得多了，便決定晚間不再看案頭放着的幾封關於業務的無聊信，也不再去看別人底淡漠的鬼臉，一定要獨自過一個清閒的夜晚，於是就搬出睡椅去，放在扁豆藤下面。

院子確是很小的，大概有兩丈長，還不到一丈寬，但是上面是晴朗的天空，深藍裏現出閃閃不定的白星，左邊也不時吹來清微的涼風，這已經足夠減輕白日裏的疲倦，使人覺得身子輕鬆得多，心思也自由得多了。我這裏向來是沒有人來的，所以我很安心，知道不會有什麼來攪擾我底清閒。

手撫摸着藤葉，我可以清清楚楚摸出牠底葉脈來。時或有蟬底鳴聲，但並不像在日間似的，使人聽到感着燥熱。

這樣一直躺了兩點鐘，沒有想什麼，也沒有入睡，只是朦朦朧朧的。

忽然地，我坐起身子來。我用脚跺一跺地，覺得還實在，便離開睡椅，踱起步。細看了灰黃的窗紙，摸了摸生滿了綠苔的牆頭，摘下一兩片扁豆葉，我才確知這是我住的老地方——這一念把我拖出夢境來。

據說夢後若迅速地一轉身，夢中的事便會忘得乾乾淨淨的，這話多半是可靠的罷。這次我底夢殘留下來的似乎只有一件東西：黃瓜。

——黃瓜？——我自問地低聲說。——這有什麼意義呢？

滿懷着疑問與惋惜，我緩步走到街上去，我走進菜店，我買了幾條黃瓜回來。我想藉着牠或者可以憶起一些夢中的事，或者可以把我底夢給補綴起來。

我躺在以前躺的睡椅上，我數着黃瓜底刺，我閉目默想。——但是夢境却離我更爲渺遠，我倒想起別人底故事來了。

微微彎曲的中等的身材，枯黃而憂鬱的臉面，語尾話前愛帶着拖長的「唉」字底聲音，我一見這樣的H君的時候，便似乎覺得他底內心裏有一件不幸的故事埋藏着在。

並不是出於同情，或者也許是出於拿別人底不幸來開玩笑的心理罷，我時常笑問他心裏可有什麼事。

——唉——沒有什麼事！你莫關心，唉！——他要向我說。

有時候他談話談得高興了，便很快地在屋子裏繞圈子，兩手不停地作着手勢，甚至把身子屈成直角，右手猛力向下，好像是要打什麼東西的樣子，語尾底「唉」字音也就隨着加重起來。

這樣過了兩星期，我也就慣了。

一天他淸早便出去了，晚飯後還不曾回來。頭天夜深他收到一封快信，我被他從夢中叫醒，他很不安地時而臥在床上，時而呆站着凝視窗外，時而跑出屋子，時而低着頭在屋裏徘徊，我焦灼地看望着他，直到天明才閉目微睡。我和他是新近才認識的，幾次問他，他又不肯說出原委，所以我底話也無從說。我想多半總是愛情方面的事罷，便從這方面設法勸解；但是我自己也知道感情興奮的時候，什麼話都是白費。我以後只不安地看着他，直到我疲乏極了微微地入了睡。第二天早晨我看他匆匆地出去了，一天不見他回來，我很覺得不安，獨坐在屋裏也很無聊難耐，我便跑到屋右的廣場上去散步。

這時是新晴的初秋的夜晚，天色藍得窘人，我便躲到樹陰裏去了。

我靜立着默想了半點鐘，有脚步聲從我底左邊走近，我看去，原來就是H君。

——這時才回來呀！——我向H君叫，很帶些歡喜的神氣。

——有點事，唉——他底聲音很小很沉痛，把我底歡喜卽時壓下去了。

——那末現在已經辦妥了嗎？——我緩聲問。

——沒有什麽可辦，唉——一陣瘋狂過去了就完了，——他嘴裏吐出强烈的酒氣。

——哦……？喝酒了嗎？——他底答話使我更加懷疑，我問。

他不作聲，他底兩眼銳敏地向遠方凝視，好像要在空中攫捉住什麽東西似的。靜默了許多時候。

——哈哈哈！——他突然大笑起來，這笑裏含有更大的悲哀，似乎要使四周寧靜的空氣炸裂。

——有事還是請說了罷，何必放在心裏難受呢？——我催促他說出心裏的事來。

他不作聲。

——女人女人兮，愛情愛情！……我想他大概也是鬧這一類的事罷，便戲口說出這話來。

——唔？我要回去赴結婚的喜筵哩！——他隨卽接上說。

——那還有什麽不高興的呢？——我隨卽問。

——我昨夜接到一封信，她底他底信……說時他摸索着口袋。

——哦……

——他說他和素芬要在一星期以後結婚，希望我那時候能到他們那裏去玩，哼。……

——唔？

——我起始想那畜生是來要我底好看，——說時他臉上現出凶狠像——繼而想他不知道我和素芬底交情。……

——哦……

——這封信是她寫的，但是下面也有素芬底署名……我想女人終究是不可靠的……——他說完後嘆息了一聲。

——三個月以前我和素芬初次認識，我是在鄉間住慣的，她也很愛鄉間，K城城外也很好，我們便時常到鄉間去玩。——停了一會之後他接着說。——有一次她約了幾個相知的同學和我一塊出去玩，我們從午後一時一直玩到傍晚，我們都很渴了，便到鄉村裏去買瓜吃，那時候黃瓜還嫩哩，只有……

他用大拇指和食指作了個手勢。

——也許我太對素芬殷勤了罷，——他微笑着向我說，——我把洗好的嫩黃瓜分給她們的時候，素芬底一位同學說：把最嫩最好的一條給素芬罷，說後她們笑起來。我看一看素芬，她底頭已經低下，她底臉向着地，紅紅的，紅得眞可愛。……

他好像沉迷在那過去的幻夢裏一般，靜默着，微微地搖着頭，閉着眼。

——但是歡樂容易過去！——他忽然聲音沉痛地說，緊握着我底手，——我底素芬一月以後便不再愛我了……他底聲音逐漸地低下去，話沒完他便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

他底哭聲透進了我底心，我緊緊地握着他底手，我們默默對望着。

——不久便聽說她和他訂了婚，唉——K城我是住不住了，我想去漂泊也罷，便私自跑到N城，唉——那凄涼實在是說不盡！

我們默默地對望着，我竟想不出一句話慰安他。

——但是又何必說呢，她不愛我了，這是我底運命——他仰首望着天空，盡力遏抑着他底感情，——我上個月在N城，這月在這里，下月誰又知道到那里去呢！現在雖說她底影子像水蛭一般緊伏在我底腦子上面，不

久總會忘却的罷，朋友，不必担心，這是我底運命。……

他底啜泣的哀音眞要擊碎我底心！

晴空裏閃着羣星底眼睛，微風在樹葉上沙沙作響，彷彿是在悲悼他底不幸一樣。

——回去罷，唉——天已經不早了，對不起得很，——他向我低聲說。

——好罷。

——這信也有素芬底署名——他自語似地說，途中他又摸出昨夜的來信。

——怎麼知道我底地址呢，我對舊朋友都沒有給信？——他自問。

——過去的讓牠過去罷，不必過分傷心，——看着彎曲的弱身子，我不由己地向他勸說。

——沒有什麼，請你寬心，——他忍着眼淚向我說。

過了一會，他狠狠地撕去昨夜的來信。

H君去後已經將滿一年了，到如今我還不知道他底消息，他現在流落到那里了呢？我手指撫摸着黃瓜，眼前浮出身體微曲，面目枯黃的他底形像來，我凝視着遠方的星辰，沉思着愛情底魔力與神祕。

（一九二五年八月作，載影。）

微笑的臉面

李霽野

空氣儘夠嚴肅了：幾個人聚在閱報室裏低聲談着話，叙着F.軍班師回京的消息，有時話聲高大起來，這沉悶的圈子裏透出幾聲喧嘎的笑，但是這笑聲底陰影裏顯然藏着一種不可言說的恐懼。電燈光像昏灰的薄霧一樣，彌漫在這小屋底白色的四壁裏。懷着似恐怖而又歡欣的心情，我加入他們談話的羣中去。

——打得又不澈底！——有人似惋惜而帶憤恨地說。

——沒打到你家裏！——有人反駁他。

——早結束，少死人，少費錢。

——哼，明年開火可以早些。

——開他底去，兵多着哩！

——狠東西！

…………………

議論紛紜，我有些不耐了，便回到自己的房裏。心裏很安靜，但是書卻讀不下去。睡也不能成寐，我只閉着眼躺臥着。

——得……得……得……馬蹄聲緩緩地從隔壁的巷中響過來，伴着巡哨的兵士底踏踏的步聲；這時候已經是夜深的時分。

——得得……得得……馬蹄聲加快地響起來，我底神經便覺緊張而清醒，我底想像便追隨着靜夜中的這嚴肅的蹄聲。我陡然憶起一個很可愛的和藹微笑的臉面，這臉面照着莊嚴森冷的夜，好像是一面大的圓鏡一般。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微笑的臉面隨着蹄聲隱現。

× × × ×

戰爭爆發以後，這駐在我隔壁的兵房裏的兵士底微笑的臉面，我便沒有再見到的機會了。和藹可愛的微笑的臉面！紅潤壯健有如初昇的朝陽一般！

——對不起，——他放下電話機向我說。

他借用學校公用電話，向他底朋友告別，在他要開拔的前晚。他要他底朋友轉告他底母親和妻子，他說他不願再回家去麻煩她們了；他說他底孩子要勞他底神照管照管；他說他此去大概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最後他誠摯地低聲說了再見。

我等候他有一刻鐘，但我却在旁邊裝着看報，使他可以從容地把他要說的話說完。他放下電話機才察覺我在等着他，所以他謙恭地向我道了歉。

這時候他底感情大概已經到了頂點：我覺得他底在感情中燃燒着的微笑的容顏和溫和的雙眼，美麗得如鮮花和晨曦一般。他底抱歉擊動了我底心。我想假如我打斷或縮短了他和朋友敍話的時間，那是怎樣的罪過呵！吐自眞情燃燒着的心裏的「對不起」三個字在我底心底作響，那瞬間我底眼裏腦裏便深深地印入了他底微笑的臉面——永不磨滅的微笑的臉面！

自他開往前敵以後，我心裏有些懷念，他無意中却把我對兵士的態度改變了：以前我怕兵，我以爲他們除要獲要殺以外沒有其他的情感。我時常讀着詳細的戰訊，好像戰訊和一個小兵底生死沒有什麼相干！自然我是

一無所知，我想也許如他所說，此去沒有什麼危險，但是……我不儘着想下去，只在空想裏保存着他底微笑的臉面——空想是唯一的慰安。

站在樓窗旁可以看清楚隔壁的兵房，兵開後好像是一片荒涼的墓場。每日清早的號聲，在平日有時足以引起悽涼而甜蜜的兒時的回想，已經是多時聽不到了。月光下的方格的紙窗，好像是垂死的人底眼珠，充滿着悽慘的深情向人悵望。白茫茫的風後的操場比死人底容顏還令人感傷！

白天裏時而有拾字紙的老媽子進去拾兵士們扔下的破衣破鞋，夜裏他們底住室便成了老鼠底宿場。

我愛向這兵房看望，因為我願飽飲這悽涼，這樣可以增加我對於那可愛的微笑的臉面的懷想。

懷想——懷想——微笑的臉面却永不能實現在我底身旁！

× × × ×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微笑的臉面隨着蹄聲變化，蹄聲鼓蕩着我底幻想。

半空裏飛來一顆流彈，正中在他底兩眼底中間，鮮血便泉一般從這里湧出，一切都被血淹沒。

一顆炸彈正拋中了他底頭顱，他便整個地變成了火紅的塵霧，散在空間，散到空間底極處。

他底心中燃起了憤怒的烈火，他底微笑的臉面變成了洶湧的海洋，他要翻蓋着人類，洗去他們底汚辱。

他變成了一面平明的圓鏡：要普照出人類底汚行。

他親吻人，擁抱人，撫慰人，有如嬰兒底母親。

四周響起震天動地的砲火聲，威嚇着要毀滅他。

他掙扎，他奮進，微笑的臉面擴大起來，覆罩着一切，一切都蒙被着晚霞底桃色的澤潤，宇宙底新生！……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馬蹄聲忽加嚴厲起來，涼風掠過我底臉，我從幻想中驚醒。

微笑的臉面被馬蹄踐踏成絲絲的碎紋，但他們還在踐踏下掙扎……他們要擴向無限的遠處，普蓋着宇宙，以大的微笑的臉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作，載影。）

天二哥

臺靜農

爛腿老五坐在柵門口的青石塊上，脊梁倚着柵門，手捏着一打錢紙，在那里慢慢地撕開。嘴裏不斷地禱告着：

「你活着俺倆愛鬧着玩，現在你死了，千萬不要嚇我。我膽子並不大，又歇在這柵門口。朋友，你讓我再討二年飯，俺們再到一塊鬧着玩罷……」

「乖乖，昨夜嚇死我了！我聽着鬼叫，連連叫了三聲，從俺屋後叫上大路了。我趕緊叫喚小毛子的媽，又忙着拉被條蒙着頭。」開飯店的王三說。

「咳，莫提了！昨天晚間，我看了天二哥以後，我就到一點紅家裏弄紙牌。結了場子，已經打三更了，她留我歇，我說我錢輸光了，今夜讓油匠鬍子二哥快活罷。我走到三叉路，將要向南拐，忽聽着一個人在我後面哼，我以爲是病人走黑路的，待我回頭一看，却爲都沒有，我的頭髮幾乎嚇豎了。」

「我忽然明白了，這也許是天二哥的鬼。於是我壯着膽子說：『你是天二哥麼？』他却是『哼哼』；『你是天二哥麼？』他還是『哼哼』。『你要眞是天二哥，到不必這樣，明天幫你埋深些就是了，你請放心罷，這事有我！』……」

「媽媽的，你說得眞嚇人！要是我在一點紅家，打死我也不回去的；就是拚命也要在那里快活一夜，讓他媽的油鬍子作什麼？」汪三禿子忿忿地截住吳二瘋子的話。

在劉家茶館裏說書的吳六先生，扇着黑摺扇，穿着空心屎綠色的舊洋布大衫，後面補了兩塊藍布，一是長圓形，一是三角形，斯文地站在爛腿的對面，他很慨然發了議論：

「唉，」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大家都睜着眼望着他。「你看，什麼事都有一定的。你看，風波亭將星落下，五丈原八掛無靈，這都是玉皇大帝同着列位諸仙排定的棋勢。你看，常言道：『閻王要你三更去，誰能留你到五更？』你看，天二哥昨天這時還能罵人打人，今天就沒有氣了。你看，天二哥雖是平凡人，也是經了閻王爺從黑色的生死簿子，圈將下來，交給牛頭馬面的，所以就不早不遲地在昨天下半夜將他結果了。唉，唉，你看。」

他嘆着氣，輕輕地搖了他剛剃過的青亮亮的頭殼。王三向他只點頭，很嘆服他的妙論。吳二瘋子頹喪着臉，不轉眼看王三的女人在麵案上和麵。汪三禿子蹲在柵門的石限上，側着耳朵，斜着眼看吳六先生的手勢，好像是在茶館裏聽他說書。

「他媽的，賺了活人錢，還想賺死鬼的錢；錢紙這樣濕，一撕就破了。他媽的王八……」爛腿老五不耐煩地罵起來了。

天二哥在這南柵門外一夥中算最能喝酒的，他自小就會喝，他活了三十多年，從沒有同酒離開過。他自已說：他爹會喝，他爹的爹也會喝，這酒癮是從他娘胎裏帶下來的老癮。

他近幾天身上有些不舒服。昨天下午的時分，覺着心裏比平常還難過。於是他湊了四百文，都買了燒酒喝。酒便是良藥，可以治大小病，這是他爹的爹傳下來的。他說過：「他媽的，有錢的老爺，剛得了頭疼腦熱的小毛病，就忙着請先生喝藥水。要是俺，就是一場傷寒病，也不過半斤老燒酒就完了事。」

他喝了四百文的燒酒，着實有些醉了。他坐在王三的飯店前面饅饅桌子旁邊的一條大板凳上，兩腳翹在桌

楔上，兩手摟着腿膝蓋。他的整個的臉面，以及他禿了頂的光頭，都成了豬肝的一般顏色。

這時候，賣花生的小柿子提着花生筐從北大街來。天二哥一眼看了他，就笑着曳着嗓音向他說：

「我的乖乖，你來得眞好，趕快送來給你天二爺親個嘴罷！」

「去你媽的，怎麼出口就傷人！」

「怎麼？這小王八兒，你說什麼？」

「說你媽的……」

「乖乖，反了天了麽？……」天二哥站起身子，舉了拳頭對着小柿子打來，但一躲開，拳頭落了空；小柿子轉過身子反在天二哥脊梁蓋捶了兩拳。

這兩拳是小事，但在天二哥身上却是從來就沒有馱過別人的拳頭；雖然十幾年前挨過縣官的小板子，那是爲的蔣大老爺告他游街罵巷的罪過。但是這只能縣大老爺和蔣大老爺可以打他，這小柿子又怎配呢？這恥辱，當然他是受不了，於是他發狂，他咆哮地趕來。沒想到，他將離開饃饃桌子便撲的一交跌倒在地下。

他這一跌，却非同小可；就是王三汪三禿子以及爛腿老五他們都驚異了。其初他們都想叫小柿子狠狠地喫一頓打，到沒料着天二哥弱到這樣。於是他們將他扶到原先的板凳上，安慰他道：「你喝醉了，酒醒醒再說罷。」吳二瘋子帶着老前輩的口吻，去申飭小柿子，不准他罵；要再罵，他就來打嘴巴。

他自家很失望，以爲生平沒有這樣地丟人過，在大衆面前；旁人說他喝醉了，於是提醒了他解酒的老法子——這也是他爹的爹傳下來的。他摸了一個賣粥的大白碗，左歪右斜蹌踉地跑到門口的尿池前，連連舀了兩大碗清尿，順便倚着牆坐在尿池的旁邊。

小柿子遠遠地蹲在一旁，帶着勝利的呆笑。天二哥藏着殺氣的醉眼，忿怒地看見他這種藐小的傲慢，於是破口大罵起來：

「你這小王八羔子，老子馬上叫你知道厲害。你媽的，你莫要跑，要跑是衆人的兒！」

「好，你的大爺就不跑，咳，我怕你嗎？」

小柿子自從前回夜裏，在他嫂子房中打跑了一個生人以後，於是才相信自己的兩臂，果然力氣不小。況他今年正是二十歲的少年。所以他敢這樣的倔強。他又想：這樣一個泥醉的傢夥，又在病中，無論如何，也不是他的敵手。

他只顧去妄想，却不提防他這位天二爺一顛一簸地跑來了。他將要忙着站起來，他的頭倒被按住了。天二爺用一雙猛力的脚，將他的花生筐踢翻，銅錢滾了遍地。他把身子斜下去，想顧全他的花生筐，却被他的天二爺乘勢壓伏在地上。

「小王八羔子，老子叫你知道厲害！」他用了大力狠狠地在小柿子背上連三連四的捶。

「臊你的……你欺負你家的大爺……」小柿子聲音有些顫抖。覺得這醉漢壓在身上，有如一棵大黃梨樹，一點也不能彈動。他的大拳頭，尤其喫不住。

「小矮子兒，今天你總認識了你的天二爺？」

「饒了罷！天二叔，我認識你了！」小柿子終於哭着求饒了。

畢竟小柿子輸了，一般看的人也都痛快。他們笑這個傻小子，將鷄蛋去碰石滾，太不量力了。吳六先生看得有些不忍，用力將天二爺拉開，小柿子從他的拳頭下竄了出去。

「古人云：『敗兵之將，不必窮追』，天二哥，記他下次罷！」

「呵呵，六先生，今天不打他個龜叫鼈爬，他那裏知道厲害！」

「呀，好個下馬威！」王三說了，大家都笑了。

小柿子也不去睬他們冷刻地譏笑，草草地拾了花生，撿了銅錢，含着眼淚強打光棍地罵着，「今天打了大

爺，緩兩天再算賬，你媽的……」悄悄地走了。

「呵呵，緩兩天再算賬，好罷。今天便宜了你這小東西！」

顯過好身手的天二哥，狠光榮狠疲倦地坐在原先的板凳上。

「還是天二哥，小柿子總算叫乖了！」他們向他賀彩。

「呵呵，他敢不叫乖？不然，還能姓天麼？」

說來姓天，這也是他的光榮。幾年前，他在王三飯店裏推骨牌，遇着警察來查店，警察很不客氣地要拿他。先問了「你姓什麼？」他說，「我姓天！」他趁着這當兒，打了警察兩個耳光，就迅速地跑了。從此以後，他們就稱他叫「天二哥」。

他坐在板凳上精神有些不能支持。驟然跌倒了。

爛腿老五狠明白，他知道這一定是他的病以及酒和清尿發作了。於是同一些人將他擡到柵門的底下。

「我大概不行了……」他的顏色變成了蒼白。

這一夜爛腿老五陪了他，也沒有睡覺。

在第二天東方發白的時光，這天二哥便離開了爛腿老五。據說是，正在鷄鳴丑時。

（一九二六年七月作，載莽原半月刊。）

紅燈

臺靜農

王五躬着腰站在水井沿上，喫力地在那里拔水，頭上汗珠幾乎落到水井裏，拔在光脊上的藍布手巾，已經一塊一塊地濕了。

吳二姑娘拎着菜筐同小水桶，遠遠地趕到，站在王五的一邊，等着王五拔水的竹竿，

「你站在水渦裏，不怕濕了鳳頭鞋麼？」王五一面在拔第二桶水，一面故意地向吳二姑娘調笑。

「砍頭的——」

「怎麼？大清早晨，出口就傷人！」王五雖然是這樣地說，却是笑迷迷地看着吳二姑娘。「好罷，我來幫你拔一桶，莫等累了繡花手。」

「我自己能以，不要你獻好！」雖是這樣拒絕，却不由地將小水桶遞給王五了。

「嘍喲～～～嘍喲～～～乾妹子～～～」李發担了一副空水桶，遠遠一看見了這里的一男一女，先是咳嗽了一聲，然後便叫起巧來。

這時候吳二姑娘正蹲在清石板上洗菜；王五拿了扁担，預備担了就走，雖然兩隻黑眼珠依舊是向着吳二姑娘迷惑地看着。

「我以爲是誰，原來是老五！」李發先招呼了王五。

「今天來得早，太陽曬着屁股了！」

不是的，今天大淸早晨汪家大表嬸子找我借錢，她說她昨夜夢見了她的兒子得銀，血着身子，也沒有穿衣裳，忽然來到她的牀面前，老是站着不動。她哭着說，他是寃枉，想黏幾件衣服燒給他，要問我借幾百錢。我眞對不起她，我現在手裏一個錢也沒有，下月的水錢還沒有到月。……」

「得銀不是在柵門外賣餃子麽？怎麽死了，又有什麽寃枉呢？」吳二姑娘驚異地問。她菜已洗完，袖子高高地捲着，露出紅嫩的手膊，站在小水桶一旁，聽得出神。鳳頭鞋是同小划船一般地向上翹着。

「怎麽？你還不知道他是已經死了麽？虧了二姑娘你！」李發故意驚訝地答應她，兩眼釘在她紅嫩的手膊上。

「你曉得，他是幹了這個買賣，將頭混掉了！」王五連連地接着說，伸出一個拳頭，幾乎碰了二姑娘的鼻梁；這拳頭，是表示得銀曾經捶了人家的大門。

「哦，沒想到得銀不好好的，作了這事！」她說了，同時收拾了菜筐，拎了小水桶，大擺大搖地走了，王五貪饞的一對目光送着她。

「唉，眞沒想到得銀這樣的老實人，居然改了行。要不是碰見了那一位，我想他年紀青青的決不會！」

「那一位是誰？」王五茫然地問。

「怎麽，那一位你也不知道了，不是他麽？——三千七！」

「哦，他我是知道的。」王五恍然地說。「他能打少林拳，他能夠在黑夜裏跑到三十里外的人家去捶門，或是跳進八九尺高的圩牆，姦了人家的女人。……」

「你看，得銀這孩子有這大本領麽？這年頭眞不容易混！」

「他媽的，反正巧糧食喫不得。要想使巧錢，喫巧糧食，就要緊防着頸脖子分家！」

「可憐他娘守一輩子窮寡，爲了他一個，那知道只開花不結果！」李發嘆息地說。

「世上有這些慘事的。不過我問你，他在那里碰見了三千七？」

「我也不大清楚，聽說是一天早晨，得銀到河沙灘去買劈柴，頂頭就碰見了那一位，他兩個便親熱地打了招呼，因爲他兩個從前住在一塊認識的。好像，當時三千七約他到了沙灘西岸的柳林裏去，在那里說了幾個時晨的話。說些什麼，誰也不知道；還有好話嗎？自然是勸他下水！……」

「什麼勸他下水，不過叫他的二斤半，好像三個錢分兩下，一是一，二是二罷了。」王五有些慨然了。

「唉，老五，到那里講天理？我越想大表嬸越替她可憐，她沒有做過虧心事，又守了一輩子窮寡！」

拔水的人漸漸地多了，他倆于是匆忙地担了水走了。

得銀的娘夢見了她的兒子以後，夜間就打算給他黏幾件衣裳，但是想來想去，在那里弄錢買紙呢？最後，便想到李家二表嫂的兒子李發，他人還實在，總可借一點，等到秋來新棉花下世，可以紡線賣錢還他。

鷄叫一遍的時候，老人便起床了，這時東方是魚白色。她是靜等着天亮，好到李發那里去。老人悽慘地坐在小房裏想着。錢借到手時，除了買二斤錢紙外，要買半刀金銀箔，給他叠些金錠銀錠；再給他黏一套藍衣，一套白衣。但他生前也活了二十三歲，從沒有穿過大褂，當他十二三歲在過新年的時候，總是羨慕人家穿長衣，那時總是敷衍着說，大了再穿罷，現在他是終於沒有穿過長衫死了。在他死後，應該給他黏一件大褂，一件馬褂。

天是亮了，太陽在東方放了紅彩，老人於是帶了希望的心往李發那里去了。但是不久，老人便頹唐地從那里回來了，她的一切的希望現在都破碎了！不經不由地，老人又默想到了她的一生。

當得銀的父親斷氣的時候，雙眼是可怕地睜着，她跪在他的面前說，「放心啊，孩子有我！」于是不多時雙眼更閉了，這時得銀纔三歲。二十年來，爲了這孤苦零丁的孩子，人們所不能受的欺負，她竟忍受了；人們

所不堪的，她竟掙扎的度過了；終沒想到，竟得了這樣的報應！一切都不說，將來有什麼話可以對他的父親呢？老人的心愈紛亂，於是又想着他的得銀。

那一天到河沙灘去買劈柴，回來狠遲，劈柴並沒買着。問他爲什麼，他說遇見了三千七，此時她還罵他：生就不是好東西，同這一流人交接。但他只是匆匆地將餃扭子挑走了，她並未注意他的神情。當晚得銀沒有將餃扭子挑回，他說是放在張三的更蓬裏，平常有時也是這樣，所以她也沒有理會。但是在喫飯時，他已不似平日般的活潑了，只喫了一碗飯，輕微地嘆了兩口氣走了。她這時才覺着他的神情奇怪，但也沒想到有什麼意外。當晚打二更後，他纔回來，開口便說，「娘還沒睡呢？」她說，「等着你呢，今天爲什麼回來這樣遲？」他當時勉強地說：「乘涼去了。」油燈昏昏地照着，好像房中隱伏着陰魂般的慘淡。她是懷了疑慮，究竟不知兒子爲了什麼，因而一夜也未睡覺。更使她不安的，是半夜裏聽到得銀在夢中嘆氣。有時還在夢中說：「主意定了，去罷！」她幾次想叫醒他，終于不敢，怕的是加重了他的煩惱。

第二天清晨，他的顏色慘白，比他平常賭了牌熬了夜還難看。她故意從容地問他：「昨夜夢裏說的是什麼呢？」他不自然的微笑着：「娘還不知我是愛說夢話麼？」于是他要了白小褂換了，慢慢地扣了，又慢慢地捲了袖子。他的目光從全屋輕輕地移到她的身上，于是出門走了，走到柳樹下又回過頭來，似乎要說什麼而不及說了。她想到這里，更是茫然了，萬沒料到他從此一去不回了。

她悔恨，她是這樣的蠢笨。那時候，她應該追隨去，用她全生命的力量；要是果然這樣做了，那這一隻鳥——她的一生中惟一的一隻鳥，決不會飛去的。

「老東西，他用我的錢都不是錢？哼，還要挑子！」

她偶然想到得銀的餃挑子存在張三更蓬裏，打算將牠要回，變賣出去，黏紙衣的錢是有了，還可以請道士

給他超渡。他找了張三，張三居然說得銀欠他的錢，他已經將挑子變賣了。她是知道她的兒子平常不大向別人借錢的，即或爲着天陰沒有生意借了錢，必定告訴她的，並且張三這人弄點錢就喝了酒，那有閑錢放賬呢？她同他理論，反遭了他在十字街跳着辱罵。

「不講理的老畜生，好，同你見營長去，你兒子的贓還要拿出來……」

她哭着走着囘去，這辱罵時時在她的耳裏。

她雖是絕望了，猶幸還是七月半的鬼節的前幾日，市上有的爲了慈善，有的爲了在神前早已許下的心願，在夜間，請道士爲鬼靈超渡。于是有了這種機緣，她在這幾天的夜間。總是扶了竹杖，偷偷地踱到那道士們所設的亡魂的寒林之下，恐怕被人發覺，輕輕地呼喚着：銀兒到這里領錢罷。

南山陰雨，河水暴漲，沙灘已深深湮沒。市上有人提議，趁這鬼節的七月十五，應該備些河燈，免得今年被營長示衆的雄鬼們，老是在這曠野中徬徨着。

她得了這種消息，也想糊一個小小的燈，雖然她的兒子並非死在此處，但她總是相信得銀的魂是能夠囘到本鄉本土的。但是錢是一文沒有，已經一天多沒喫東西了，眼前就要討飯去，用什麼買紙呢？偶然她抬頭看見荻柴的破牆上，夾有小小的紅塊，她將牠拿下來，正是一張紅紙。她忽然心頭一熱，眼淚落下，因爲這紙是得銀去年過新年時買了未用完的。她又很快地將眼淚拭乾，恐怕滴濕了這紅紙。

爲了要竹篾作燈骨，於是她往楊太太的園裏去求一棵竹子。她剛到楊家的籬笆前，猛然撲來了一條黃狗，此時她便昏跌在地下，同時屋裏出來了人，斥走了狗，將她扶起。猶幸狗還未咬着，可是她那衰老的容顏，已慘白得沒有人色。

她將一枝新竹拿到家，辛勤地將竹破成四片，再破時，竹片一軟，刀竟落在她左手的食指上。鮮血迅急地流出；她不覺着痛，用了她顫慄的右手抓了一些香灰敷在創口上，用布裹好。她又繼續地破下去，只是兩手仍

奮顫慄不止。

黃昏時，她將這燈糊好了。她看來這是美麗的小小的紅燈。她懽欣的痛楚的心好像驚異她竟完成了這種至大的工作。

當天晚上，便是陰靈的盛節。市上寫了將放河燈，都是異常鬨動，與市隣近的鄉人都趕到了，恰似春燈時節的光景。大家都聚集在河的兩岸，人聲嘈雜，一些流氓和長工們都是興高彩烈，他們已經將這鬼靈的享受當作人間游戲的事了。

「瞎了你的眼，踩了你姑奶奶的脚！」吳二姑娘站在一棵椿樹下口裏放沫地駡。

「踩一下又怎的，摸一摸呢？」

這調笑聲傳遍了，于是都洶洶地狂笑起來。

「砍頭的！」

「哦！哦！看那燈！」亂雜的人聲，頓時停止了，都轉移到河燈上面去了。

「前面是一個小小的紅燈引導呢。」

大燈沉重走得遲慢。這小紅燈早順着水勢，漂到大衆的前面了，牠好像負了崇高的神祕的力量籠罩了大衆，他們頓時都靜默，莊嚴，對着這小紅燈。直待大燈來到的時候，小紅燈已孤獨地漸漸地遠了。

這時候，得銀的娘在她昏花的眼中，看見了得銀是得了超渡，穿了大褂，很美麗的，被紅燈引着，慢慢地隨着紅燈遠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作，載莽原半月刊二卷一期。）

新墳

臺靜農

在這六月裏，市上並不像冬臘月那樣的忙碌，除了幾個鄉下人，上市賣柴火和買零碎的什物，好像買芭蕉扇或蚊煙之類，其餘大概什麼生意都沒有；所以掌櫃的先生和徒弟們，都喜歡這個清閑月。

午飯後，大熱的長天，自然都要睡午覺的；這時市上比什麼時候還靜得有趣，可是鄉下人在田間生活，却大大的相反，因爲這六月正是鄉下人不能偸懶的時期。

太陽將偏西了，大家都午夢醒來。隆盛茶館灶上的劈柴火，煙焰冒得二三尺高，開水壺撲撲地沸騰着。這時候一些人都慢慢地聚集起來，有張二爺，汪老光，蕭二混子這些人。他們都在等吳六先生說「虮蜡廟搶親。」

「怎樣還沒來，日頭馬上偏西了。」有的等得煩了這樣地說。

「想必是鴉片煙癮沒過足，你信不信？」蕭二混子接了說。

大家嚶嚶着，好像一窩馬蜂。都不提防，從西巷口傳出一種破竹般的女人的聲音，「哈哈，新郎看榮，招待不週，諸親友多喝一杯喜酒，——嘻嘻，恭喜，恭喜！」大家都聽熟了，知道這是瘋了的四太太的叫喊。

「她又來了！」一個少年煙匠，帶了討厭的口吻說。

她果然從西巷口走出來，手拿着一個細竹竿；穿了一件舊藍布掛，滿身是泥土和鼻涕，頭髮如銀絲般的蓬亂在頭上；滿臉都是縐紋。她大聲的叫喊着，嘴邊流出白沫。

「西廂屋開兩桌海參席，東廂屋也開兩桌；大廳屋魚翅席，是送親的。恰哈，眞熱鬧！招呼作樂，阿，你聽放炮了，劈拍，劈拍，劈拍——拍。哈哈，新郎看菜，招待不週，諸親友多喝一杯喜酒，——嘻嘻，恭喜，恭喜。」

「恭喜四太太，娶媳婦了！」有人故意地打趣。

「同喜，同喜，多喝一杯，這喜酒！哈哈，眞熱鬧，劈拍，劈拍，劈拍——拍！」

「四太太，你那手裏拿的什麼呢？」

「哈哈，你不知道嗎！小姐臘月臘八就出閣，這是她的衣裳料，你看，這是摹本緞，這是綾綢，這是官紗同杭紡。」她左手拿起那小竹竿，右手一節一節地指着對人說。

「四太太眞有福，娶媳婦又嫁囡！」

「有什麽福呢，哈哈，人在世上不都是爲兒女嗎？嘻嘻，我這一輩事算完了，兒女都安頓了。你看，要不是他們父親死的早，我也不這樣累！哈，招待不週，親友們不要客氣，多喝一杯，這喜酒！」她說了，白吐沫噴得滿衣都是的。

「那不是來了轎麽？請你喝親家酒呢。」拎茶壺的李大，故意這樣說想叫她走，就是恐怕吳二先生來了，免得她在這里打擾。

「對啦，對啦，又偏大家，親家接我喝酒呢，哈哈。」她拿了竹竿向東走了，嘴裏還咕嚕着，「女兒嫁了，媳婦娶了。」

大家目送了她走，吳二先生還未來，都不免有點煩燥，這時候有一個鄉下人是順便在這里喝茶的，他不知道她，于是就問他同位的蕭二混子：

「她到底是怎麽一回事，這大年紀的女人？」

「她嗎，她是一個瘋子！」

「他媽的，沒有見過女人這樣地出醜，女兒被大兵姦死了，兒子被大兵打死了，自己却瘋了，也不知前世作的什麼孽！」汪老光憤憤地接了蕭二混子的話，睜着他朦朧的醉眼，噴着酒氣說。

這時候，吳二先生手裏拿了一塊被汗抹光的木分牌來到了隆盛的門口，向認識的打了招呼，頓時大家靜默了。

黑雲布滿了天宇的夜，老更夫昂三打了三更以後，回到更樓上，打梆子的老七正在香油的燈光下，燒酒煨得胃直汽地等着他，每夜他倆都要喝幾杯的，因為夜間不能睡，必得弄點酒纔好過。

「怎麼回來這樣慢？」老七問。

「天黑得很，怕出事，四個柵門都看了一看。」

他倆隨坐在更樓板上喝起來了。

「哈哈，新郎看菜，……親友們多喝一杯…………好好地上轎到婆家去……在家是嬌生慣養，在婆家可不行，……」從遙遠處隱約地傳到這小小的更樓裏，老更夫昂三呷了一口酒，雙眉感着說：

「我眞有些怕聽，好像鬼叫，在這夜裏。」

「她這將來也不知怎樣？」

「到這樣了，還問什麼將來！唉，人世眞不能說，沒光復前趙四爺在衙門裏，給人家說公了事，家裏是出一屋進一屋，倒是何等的風光，現在是這樣的結局！女兒被兵強姦，兒子被殺，四太太怎能夠不發瘋呢？四爺死後，四太太自然是眼巴巴地望着男婚女嫁，沒想到兒女將長成人，遇了這樣的兇事！」

「五爺為什麼也不問她的事？」

「入他的，這不講良心的！要是他問她的事，倒不致於這樣了。那次兵變，他自己只曉得跑；要是着人招呼一聲，她們母子不也跑掉了麽？他媽的，有了這樣的親兄弟！」

「四太太的家產不都歸了他麽？」

「可不是？她家兇事出了以後，他便貓哭老鼠假慈悲地替她傷心，趁着四太太死去活來的時候將紅契都哄去了，她是一個女人，自然沒心，其實要錢也沒用，根都絕了。」

「要曉得倘若留點錢，也不致現在沒飯喫！」

老七忽然想着什麽似地將樓門開開，伸頭向外探望，見沒有什麽，於是又將樓門重行關起。「到婆家去可不行……新郎看菜……這喜酒……」那啞啞的聲音依舊斷續地傳來。

「遭這大兇險，想是墳地不好的原故，但爲什麽五爺家還好好的呢？眞難說！」

「也許是墳地不好，四爺家是長門，自然是先遭兇險；反正他也不會好的，我活了五十歲了，看的多，惡有惡報，你將來是看得見的。」

他倆談着，喝着，酒已盡了；老七覺得是時候了，拿了木梆下樓走去。

「……新郎看菜……到婆家去……這喜酒……」先是獨自啞啞地在這悽涼黑夜的空虛裏叫喊，現在却同了木梆的聲音混在一起了。

秋節過後，市上漸漸的不大清閑了，四太太已不常在街上，但大家也並不感到寂寞，好像她已經從人們的心中遺忘了。

四太太可是較以前更寒瑟了，她幾乎成天都在她兒子浮厝邊守着，要是從南鄉往市上來，經過那大河旁的小義地，便可以看她在那裏；她那頹喪的神情：與無力眼色的慘光，見了人來時，她總是要招呼的：

「請進來，喝一杯喜酒罷……看看新郎……」

「你怎麼在這裏呢？」有時候行人是這樣問。

「怎麼？我家在這裏，你不知道嗎？」她因爲人家不知道她住在此處，便有些憤憤，「你看，我的兒子，我的新媳婦，不都是住在這裏麼？」

「小姐呢？」

「女兒麼？是人家人，已經出嫁了！」她於是高興起來，發出一種直嗓音的「哈哈」笑聲，「你曉得麼？女兒嫁了，媳婦娶回了。」

氣候既已交秋，正是多雨的時令。這一次連陰了六七天，市上的人更不注意四太太的行動。

一天的下午，一些人都在南柵門外，有的在賣熱牛脯的桌旁喝酒，有的是在買餃子，南灣的地保周大發，和老更夫昂三都在這裏。

「你該曉得，四太太是不是死了？」昂三向地保周大發說。

「你莫要提了。她老人家哪里死了？下大雨的那夜裏，還鬧了一件事，就是河那邊劉二爺家裏的小金過河來請醫生，戴了斗笠，提了小燈籠，正走到南義地邊，她老人家便在義地土地廟裏叫起來：「來罷，看看新娘。」小金抬頭一看，正看見一個白頭的黑影，在那裏搖動着，小金以爲是鬼，提起脚步就跑；她老人家却叫着趕來，那樣的滑路，小金竟跌倒地下昏過去了。劉二爺家老是等小金不見回來，隨着又叫兩人過河來，倒看見小金的燈籠掛在土地廟前，她老人家還在叫：「……哦，好意變成惡意，叫你看俺家新娘，你跑……」他們很奇怪，於是不多遠就見了小金在地下哼。」

「該小金倒霉，膽量也太小了！」昂三說。

「以後劉二爺找我，說小金病倒了，叫我將四太太關起來，我胡里胡塗地答應了，其實我有鳥的力量關她？」

「今天我走那裏過，見她是睡在她兒子棺邊，想是天晴了，她又搬到原處。聽旁人說她是病了，但嘴裏還是『新郎』同『女兒』地叫着。」王九插說。

「哪弄喫的呢？」

「她那隣近的莊子，倒不斷有人送點飯，她既不大在街上討飯，要是沒有人送給她喫，不早已餓死了麼？」

「一個人到她這樣，什麼都算完了。」

「眞是，誰也沒想到，她老人家是這樣的結果！」

重陽節的前一天，從隆興茶館裏傳出了四太太的消息，就是不知怎的，她將她兒子浮厝上草燃着了，她便被燒死了，據說她這事發生在夜間，人們都在夢中的時候。

去看的人很多，在這一大堆浮厝的灰燼裏藏有一個小小的黑團，這便是她的屍體，大家都爲之嘆息，有些婦女們爲之流了眼淚。有的說，「幸而她女兒的棺不在這裏，不然，她母子三個都要這樣葬送了。」

地保告訴了她家五爺，出了錢，將那灰燼埋在一起，築了一個小的新墳。

從此以後，每逢無星無月的黑夜，老更夫昂三總是同着老七一塊在街上打更或敲梆子。但有時候，彷彿還能隱隱地聽着一種淒慘的聲音：

「……新郎看菜……到婆家去……這喜酒……」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作，載莽原半月刊二卷三期。）

蚯蚓們

臺靜農

虹霓縣的人民，今年眞不幸，十來年沒有遇見的荒年，他們竟碰着了。其實有錢的田主們，早已知道了虹霓縣的人民免不了要遭大刼的。呂洞賓不是在這些有錢的家裏下壇說過麼？下界的窮人，心術太壞，一天狡猾似一天，凶惡之氣已冲到九霄，早遲有一天玉皇大帝一怒，降下一道御旨，教這些壞人一個個都死亡滅絕。這些有錢的早就替天行道，將這預兆告訴大家了，無奈大家不改，終於免不了這一場大刼。

前幾天稻草壩的窮人，闖下了大禍，他們眞膽大，居然聯合起來，一起向喫課的田主們討借貸，逼得田主們當面非承認不可，有的允許給錢，有的允許開倉給米。但是田主們連夜派人進縣，遞了稟帖，告了稻草壩「民變」，頓時上頭派下來了兵，將這些大膽的人，一個個不提防綑走了。聽說省裏公事一到，這些人都要割頭的。這些人眞傻，錢沒到手，米也沒到嘴，二斤半還保不住。

這麼以來，別處窮人的囂張，確是好得多了。就拿我們的住處五家村來說，沒有人敢向田主人胡鬧的，像張三炮吳二拐黃鼠狼這些傢夥，在太平年歲的時候，田主人都覺得他難纏的，可是現在他們反老實了 。狠奇怪，李小平常狠老實，這時候偏膽大起來。他居然跑到他的主人那里去，向他的主人討借貸；幸而他的主人待人厚道，僅僅向李小罵了幾句：「你這東西，還不知道利害；要曉得我一個稟帖送了，你這條命就沒有啦！」李小聽了以後，不禁有些怕了，終於啞口無言想帶着感激的神情跑回來了。

天要叫虹霓縣的人民遭一場大刼，誰也沒有法子挽救。就是有錢的田主們，天天也在埋怨：窮人們不修

好，累得他們的倉裏少收成。

到這當兒，大家都不得已各人想各人的法子。自然是往別處逃荒的多。李小於是也免不了走這一條路，但沒想到，他的老婆竟不願去。分明是缺了喫的，他的老婆偏說他有錢不拿出來，有時還罵他沒有本事，連老婆也養活不了。鬧得三翻五次，終於依了他的表舅母的調停，讓伊改嫁。在他本不願意，不過這年頭，實在沒有辦法，而且改嫁又是出於伊的意思。表舅母知道他心裏難過，一再勸他，心放寬些，年頭變好，弄點錢還可娶一個。終於，他想到這大概是命裏定的，也只得順從了。

成事就在第二天，在頭一天的晚間，他約了范五明天一同去，幫他將錢拿回來。

在月光之下，他獨自回到家。這時候，他的四歲的小孩，正孤獨地在柳下站着，見他回來了，狠快的跑到他的面前，高興地問。

「爸爸，明天你也去嗎？」

「什麼事，你知道？」他冷然的說。

「不是媽媽說，明天帶我走人家麽？」

「是的，」他的神情頓時慘沮。「你睡去罷！」

他的孩子聽了，跳着走了。

他坐在柳樹根下，嘴裏啣着旱烟袋，烟頭閃灼的發光。他看今年八月十二的月光，特別明亮，好像十五六似的。但是今年中秋節，却是冷清清的；要是年頭好，大家都忙着結賬送禮。他想到去年的這時候，他正忙着碾穀子，那時碾了兩斗米，往鎮上賣了，買了些牛肉豬肉，月餅，還給小孩縫了一件夾衣。大家都痛快地過着中秋節。小孩剛會學話，老是「月姥姥」地唱着，半夜才睡。誰也沒有想到，今年是這樣的結局。他的口中噴

出清烟，映着月光，更顯黯淡。他回過頭來，對着面前一大堆枯萎稻草瞧着，他的眼中閃閃地發光，不由地他對這稻草仇恨和憤怒，因爲這稻草給他帶來了極不幸的命運！他向來沒有仇敵，然而這枯萎的稻草，竟成了他的仇敵了。

現在是作惡夢罷？他這樣想。要不是夢，爲什麼是這樣離奇呢？眼看妻子小孩，馬上要遺棄他，要離開他，要向一個陌生的人歡笑去。他的目光昏瞶了，他看見他的茅屋，他所插的柳樹，與那凶惡的稻草堆，都一起向他輕藐地笑，好像它們都在同聲地說：「天下竟有這樣卑怯無用的男子！」

他站起來狂放地在稻場上走來走去，心中越紛亂，脚步越急促，安然臥在一旁的小黑狗，這時候也被他的脚步聲驚醒了。這狗居然向他汪汪地叫起來，於是使他更忿怒了。惡運來了，一切事都改變了，狗也不認主人了。他舉起了脚，喫力地向狗踢去，狗受了傷，頓時更凶橫地咬起來。

他仍舊坐在地上，微微嘆息，將烟頭向着樹根磕灰；重行安了烟，搓了火不停止地吸。他的滿腔忿恨，漸漸隨着青烟消逝，心情也漸漸隨着平靜了。他認識了命運，命運的責罰，不在死後，却在人世；不在有錢的田主身上，却在最忠實的窮人。最苦楚的，命運不似豺狼，可以即刻將你吞嚥下去；而命運却像毒蛇。牠纏着你慢慢喝你的血！現在這命運忽然降臨在他的身上，他不反抗，他知道，反抗是毫無用的。他預備了忍受，忍受着，終有盡止的日子。

於是他回到他的茅屋裏，這時候他的妻在床沿哄小孩，他便輕輕地到床裏頭和衣躺下。屋裏滿是月光，照着他妻的神情，正如平常一樣，忽然他感到一種將要離別的情味，他的心不由地悽愴下去。他想此刻可以同伊敍敍舊日情分，但是想到伊當他艱難的當兒撇了去這樣的薄情，他便冷然靜靜地嘆了一口氣。轉而想這也難怪伊，卽使伊不改嫁，給伊母子什麼喫呢，難道竟教伊們喝風麼？

慚怍與憂傷交攻着，使他不能安然睡去。終於似睡非睡地閉了眼，不久又驚醒了。醒後睜了眼，見月光依

然明亮地照着房中一切，妻在門口迎着月光坐着，正在收拾伊平日的針線，隱隱地還聽着伊傷心的嘆息。於是他向伊問：

「爲什麼還不睡呢？」

「那有心腸睡！」伊低聲說。

他聽了，全身立刻震動了，又顫慄地向伊說：

「我眞對不起你，使你走到這條路。」

他說了，並未聽見伊的答話。少頃，他看見月光之下的伊的影子，在那里顫動，原來伊是在啜泣。於是他也忍不住哭了。

在這偉大的夜幕裏，淸光照着這一雙不幸的男女。除了兩人無聲的暗泣而外，惟有小孩的低微的鼾聲，美滿的微笑的面容，表現着正在幸福的夢中。

明月漸漸西沉，遠處的晨雞叫起了。

他的不幸的晚間到了。在他的心中不僅存留着傷痛，却重重地蒙上一層恥辱。但是他可以自慰的，就是他所以到這種地步，不是個人的意志，却是受了命運的指使；大家一起生活在人世間，又誰能非笑命運呢？因此他很坦然。

在一間矮的樸陋的客廳裏，生客有七八位，有的坐在長凳上談家常，有的默默地吸水烟袋。最使他侷促的，便是一個短胖子向主人道喜，並且嚕嗦地說；聽說這位大嫂賢慧，一定會過日子，眞是你老哥的運氣……這些使他不安的話。

終於吳官人站起來向主人說：

「那麽，將字寫了罷？」

「請那一位寫呢？」

「自然是請張朗翁。」

這時候這位張朗翁正在同一個麻臉人談他教三字經的經驗，忽然聽到有人提起他，便扭過頭來向主人問：

「還是請楊二哥寫罷？」

屋角站起來一位紅臉大漢，笑着說：

「虧了朗翁你，何必這樣客氣，老夫子不寫誰寫？」

朗翁哈哈大笑，手摸着下巴鬍鬚，一屁股坐在預備好的座位上了。於是故意向大家問：

「請教大家，怎麽寫呢？」

「哎呀，讀書的人禮節眞周到！朗翁經多見廣，還不是那一套嗎？」吳官人說。

朗翁於是從口袋裏摸出一個眼鏡盒子，將眼鏡拿出帶上，抽了筆，鋪好了紙，轉過頭來向大家問：

「那位是本夫？」

李小聽了，木然地站起來。朗翁一雙眼睛，出神地向着他：

「貴姓哪？」

「姓李。」

「名字呢？」

「國富。」

朗翁便不理他了，他又木然地坐下。朗翁旁若無人地在紅紙上莎莎寫了兩行，又向大家問：

「說定的是多少錢？」

「四十串文正。」吳官人接着說。

「還帶來一個小孩吧，是男，是女？」朗翁又問。

「是的，一個男孩，五歲了。」

朗翁仍舊偏着頭寫下去。不久，將筆扔下，頭搖擺着念了兩遍，站起來說：

「請大家看看，對不對？」

「朗翁又客氣起來了，那有不對之理。」吳官人說。

「好罷，我來念給大家聽聽：立賣人字人李國富今因年歲欠收，無錢使用，情願將女人出賣於趙一貴名下為妻，央中說合，人價大錢四十串文正。女人過來以後，事後不得反悔。外者女人帶來小孩一口，亦由買主養活，日後不得藉此生端。恐口無憑，立此字為證。同中蔣三星陸華堂江福貴周三范五劉六蟹子張朗翁代筆。……對不對？有什麼遺漏沒有？要是沒有什麼，那就教本夫畫押。」

李小聽了不作聲跑到桌子前面，拿了筆畫了一個粗大的十字。

「不成，不成！」朗翁忽然叫起來。「畫十字沒有用，這樁買賣，比不得賣田地呀！你這本夫，要打手記的。」

「什麼叫手記？」

「怎麼，你連手記也不知道？見識真淺。手記就是將手塗上黑墨，印在這賣字上。」朗翁譏笑着說。

李小重行拿了筆，將左手塗了墨，重重地印在賣字上。

「對了，對了！」朗翁對着李小叫，頭卽刻扭向大家。「我看，要是沒有什麼意見，那就可以交錢，交了錢，喫了飯，俺們還要鬧新娘子啦！」

「是了，是了。」主人一面答一面往後屋裏跑。

李小這時候孤獨地坐在一個小椅上，覺得四面的人都是向他冷笑，雖然廁身在大衆裏，但是一種可怕的陰森抓住了他。在大家不留意的當兒，他聽見後面一個老女人說：現在你不跟他了，小孩子你給他養活着，還不向他要點錢，作小孩子的私房嗎？……

主人將錢當面交給李小，他剛點了數，忽然他的小孩跑出來：

「爸爸，媽媽叫我問你要錢。」小孩說了，便眼巴巴地看着他。他冷然地瞧了桌上的大錢，忍着眼淚拿了一串錢放在小孩手裏，小孩拿不動，曳着走，高興地說：

「爸爸給這些錢！」

這時候同他來的范五走到桌邊，拿了布口袋，一起裹成了兩包。主人留他喫晚飯，他辭謝了，於是同范五背了錢走了。

當他同范五走出的時候，主人的門口掛着一對紅燈，已經輝煌地點起了。走過半里路的光景，便隱隱地聽着鞭炮聲，這聲音深深地刺透他的心。

（一九二六年作，載莽原半月刊二卷二十期。）

一九三五，四，十日付排

一九三五，七，十五初版

1———2000

No. 354

全書十大部售大洋二十元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一六六一號